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九册目次

盡言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　明隆慶五年張佳胤等刻本　〇〇一
左史諫草一卷（宋）呂午撰　清鈔本　一二九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十五卷（明）王恕撰　明正德十六年王成章刻清嘉慶十一年補刻本　一六一
馬端肅公奏議十四卷（缺卷十三至十四）（明）馬文升撰　清刻本（四庫底本）　四二四

盡言集十三卷

（宋）劉安世撰

明隆慶五年張佳胤等刻本

盡言集十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祕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福序，皆云得鈔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讐偶疎，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為僉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於君者，遂如鷹鸇之逐雀，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為蘇軾所善，程子為蘇軾所讐，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為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為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為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為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嘗劾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厥氣正性，凜凜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吕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

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叅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溫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張　九成序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内移書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游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録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輙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顔愧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冨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為司馬光吕公著所薦職諫官累

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衆之譖以投荒凡今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葷期寘之死梅守勸使自為計先生色不為動既老梁師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為子孫計先生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冨貴貧賤威武所能動耶盖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危言歟不得為諫官毋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抑初先生

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卞佞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扒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録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蘆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

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陽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參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淡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逄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

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為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將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攻擊章蔡諸䟽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佇復奏不為諫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盡黜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奈之何鑿枘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實

雷化諸蠻烟瘴雨之區卒為先生奉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繇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為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縉紳大夫游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顧為之執鞭而有不能執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廬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廬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為真鐵漢至今名為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為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為先生序亦少致嚮

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

隆慶辛未正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謹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
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
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
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
是罹罪貽毋氏憂乃入白毋太夫人欲辭職終
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毋太夫人述先君子
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
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
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

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
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
蔡確強買識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
讜論百折不廻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言乃已
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
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瀕
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
以是與龍逄比干而下如先生者迺僅
逄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
[illegible]竄逐炎荒過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

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
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
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
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
渫沉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
中來也是集也盧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
一旦於汴中
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
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
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録而鋟諸

梓與先生語録行録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
炳奚俟余叙為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
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
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彝好德之衷又勃勃
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
為之叙若盧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
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

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

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譔

元城先生盡言集目錄

第一卷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九首
第二卷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二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獘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絫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第三第四卷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第五卷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二首
第六卷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
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一首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一首

為愆亢乞罷上元游宴二首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為愆亢乞罷春宴一首
為歲旱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
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奬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第七卷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九首 錄黃二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卨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一首
第八卷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畿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一首
第九卷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十二首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畿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穜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第十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第十一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駮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罷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獘一首
論堂除之獘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獘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第十二卷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第十三卷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時爲寶文閣待制權發遣都承旨）

盡言集目錄終

史199-009

盡言集卷第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謭薄媿無以稱
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　陛下所以不
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
盡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
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
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
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　陛下毋憚煩而試
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
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
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
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
也今　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
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
他哉特以　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
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
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

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　陛下好賢之志稍
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
惟　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
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
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
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　陛下深居九重政在
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采納而前日臺
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
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
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
而不敢受若果出於　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
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　陛下宜
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
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患諫足以折其
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
視今日何如　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
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
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
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
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

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密言奬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 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踵除者吏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循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

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 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隷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 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司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

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竊觀 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乎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 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 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今

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有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 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

示優恩方今貼職今 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
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
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
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
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
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
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
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
只是數處閒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
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
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
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爲並
據高勢根連蔕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
膏粱之驕氣寖成大獘有不勝言是以 祖宗
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
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専用親黨務快私意二
十年間廉耻掃地 陛下踐祚之初勵精求治
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

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
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循習故
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
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
聰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恊物
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
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祿少卿保雍將作
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
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税院孫婿李 由
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
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
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
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與其
婦翁共事於實録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
龢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
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未及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
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
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洺州胡宗
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

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拔擢除授也宫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
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婿趙演宰相
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婿王讜京東
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
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户部侍郎妻
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穀近自常調堂差知長
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撿院臣聞
鼓撿院乃天下訴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
之熈寧初嘗以宰相子曽孝寛判鼓院是時言

者以此論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
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
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
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
入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
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
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
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
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
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

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
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
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
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来天下兵興政事紛亂
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
賂盛行剗塞公路綱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
弊凡奏請一切杜絶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
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
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
盡公則搢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

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
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
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宫教畿内知縣之類號
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
足賓如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令後每
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
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
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
二年遠闕則世禄權要之家何幸而踈遠平進
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来畿内知縣皆選

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闒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 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畧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 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堂勝幸甚

貼黄

臣孤立小官蒙 陛下誤有拔擢寘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禄而今日之論適及柄臣既犯衆怒决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招撼大臣私事以為捭闔之説蓋得於衆論所共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貴州錢暎為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願 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闒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覩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税院葛蘩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輒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蘩新命以伸公議

貼黄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
兄葛蘩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
狥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
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

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
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諠傳皆謂
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 陛下知人之明累公
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

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閥閱素無聲問才旣暗陋
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
孫朴揚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㕘預家論號為
死黨搢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
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
官之三長今棐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
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
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
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
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為兩制
豈容小人輙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
史伏蒙 陛下特狥公議已令追寢搢紳傳誦
莫不抃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
臣竊疑之恭惟 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
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
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

猶召試而命不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
間纔三四舉何嘗輙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
狀已具前奏旣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
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
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
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旣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
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

日未聞指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
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
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棐而不論
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 祖宗之典故而
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
事伏望 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
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
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

懇誠上凟聖覽臣聞 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
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
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
之旨召試而命之 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
所知 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
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
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
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
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
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奬共力主張不議人

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
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況 陛下平日
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
臣之緣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
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掌蔽 陛下之聰明臣
若不言則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狥公深
疾朋比特除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
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
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顥畢仲游楊國寶
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
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
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
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
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
陛下耳目浸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
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

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恊
公論終決是非輙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
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
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作降予奪多
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遷怒曲生詰
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
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群
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除俾長
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
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

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
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
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
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 陛下以此
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
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
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
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
不得以私之而况大臣乎伏望 陛下謹守
祖宗之典章愼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
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
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
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
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
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
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
高選 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
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

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
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
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
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
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覩 陛下即政以來
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
反覆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
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
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 陛
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

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旣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葢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旣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亟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

歲左司諫韓川韓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用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旣猥下性復憸回巳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巳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　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其喧物議遂令追寢自尒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　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旣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旣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群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　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　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巧進邪說熒惑聖聽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

曰棐嘗爲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
妄之甚也且棐旣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
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
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
貼以職者非舘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
即時爲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
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
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
人言旣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
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

用機巧而取之欺罔　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
以謂棐名預五鬼爲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
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
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
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　陛下試以今
日棐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上用韓
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棐則百日之內三被恩
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
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爲營助何以至此古人
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

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爲妄不可盖也
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
不爲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　陛下
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別邪
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䘏是非
使　陛下納諫之美漸戕於初年小人之道寖
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　陛下力主正道以折
羣枉罷棐新命慰荅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
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
望於　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

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
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
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
一郎官闕若不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
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　陛下至公之政
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怨而必欲伸天下之公
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復以
授之似不爲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

且棐昨任郞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
職清選優異於郞官也然不卽時兼除省郞而
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郞官俸給優厚資任
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
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旣已沮
過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
小人用機巧以撓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
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
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
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

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顥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棐
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
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
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
程顥則先以罪去　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
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
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爲辭卽授開
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尋擢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

陝西尚額　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
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
問大臣一薦遂用爲著作郞臺諫交攻僅得追
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
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
勢所欲必獲朝廷莫從畧無公道上欺主聽下
拒人言欲望上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
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不協公議惟臺諫
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
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

行致　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寖長臣
雖愚暗深以爲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
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
道以折群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一　終

盡言集卷第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爲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鈌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　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爲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汚辱搢紳伏望　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　神宗皇帝遏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汚辱搢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明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　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爲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爲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爲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爲執政玠之所犯遂

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　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　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

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縝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後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謫責

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　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二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　固不足瀆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黜

河南未久遽遷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過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　陛下至

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往往即加擢任遷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

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旨鮮能稱職

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措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寛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請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

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惰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状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買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罷買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界界有增無減即取界界

中次高一界爲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爲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産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

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秖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羸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節次裁減官錢深慮寖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爲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録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看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着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

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産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

罷實封之法叅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盖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户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户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剥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

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争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今若復開争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充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説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

復生臣雖至愚竊為　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　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蕪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陜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攺濮

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 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
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
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
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
尤為慎選自 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
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
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
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

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
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
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
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
臣等嘗 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
材為乏是以常願 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
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
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
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
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
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
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
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
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
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 先帝初
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

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纔初入館事體
不類而又密迩明堂便得仁子重叠僥倖煩招
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
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
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
亂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
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僻罪人
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

揮錢緦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郡范子諒並與
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錐門下省皆具封還
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　陛下至仁至厚不
欲窮治而緦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
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
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
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
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
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
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

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
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
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吏亦霑恩賜播傳
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
繆妄　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
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
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緦善者不過如此
今實有罪何以示懲　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
偽之迹因在緦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
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追緦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
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
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　陛下無
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
非特區區為一錢緦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
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
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皆總漕計專
務掊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

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閒居厚擢為待制數對
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効彼蒙
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　陛下即
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
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
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
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
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
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
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

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贓狼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蹤其醜惡既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妳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

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于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之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紿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 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

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

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第二終

盡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恊公議　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　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險佞雜處其間臣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　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恊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　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議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
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冀
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
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　先帝頗
有可稱及　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朞之
内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
以巧言邪説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
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
役之上户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
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户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遂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搢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
劉昱以謂户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户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
之人固有内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
不察以叨寵禄而歸恵於己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
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
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
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
上聞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營
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
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熈
寧中嘗知諫院　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允
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説以
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
共知臣竊謂熈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
迎合之迹則同　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
察其本末則姦回附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
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
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
覽臣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盩即乞特
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愚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　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搢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覩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　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愚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賤蔑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察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攺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中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毀蔑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

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仝巳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遂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僦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巳無耻辱國巳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来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 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僦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污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 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

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
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
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
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
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
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
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
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曾奏請乞治其

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嘗指揮中
間伏遇荊王奄忽覺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
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復半
月竊惟 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
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
論以冀開允惟 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
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
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
賢而都俞[redacted]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
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

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
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
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
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
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
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害堯暴君在
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
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
可不察也今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
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

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
宗愈除自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 陛下臨
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
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
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
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狥私公犯義分毀
滅廉恥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
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
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
兩存雖 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

史199-031

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
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
務緡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翥若無所
瞻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耻未
見如此之甚者臣闒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
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
得志忠賢解體褻紊綱紀汚辱朝廷累 陛下
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瞽不勝憤懣
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
丞日不償務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
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
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
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
不施行臣竊謂 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
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
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
惟 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

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與訟姦邪之人方為之
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
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
廉節自好者豈肯賃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
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
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緡之在開封常以
不畏強禦為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
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孤弱豈容滅裂
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
禮義廉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緡之徇

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
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 陛下今宗愈
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
言出於誣揑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
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
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
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
則 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
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

官掌　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况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茅闆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　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　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　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聲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　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　祖宗之制凡見任

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　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

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
言陰結姦豪儌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
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
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隲
相接覩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
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禄而自為
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
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
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
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置在第二

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
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　由乃文彦博
之孫壻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
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来
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
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　陛下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
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
而宗愈不惟無所憚劾又使同列使勿上疏皆

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税周知哲之第每月僦
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
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
不足於財而税人之居不給其直挾勢負賴
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
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户
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
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
欲須諸路户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

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
不合事遂中輟搢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
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户
部郎官有近来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
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户之患意在阿黨不顧
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
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
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来大臣
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
騖爭進而宗愈又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閞陳及

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赴勢
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
皆以婿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産旣而誘説厥妹
陰取貲貨遂作巳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
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
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
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詛韓琦當國
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
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
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

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
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鶩若無
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
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
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
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　神宗皇帝
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
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
含其事情旁爲邪説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
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

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
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　陛下出臣此章
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
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齰舌不敢
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
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
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
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
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
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

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
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
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
下皆知獨　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
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
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
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
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
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
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

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 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 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既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蹔廢 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徼幸異日顯主

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擬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 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 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陷宰相之私親廢 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徇私毀蔑廉恥

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 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 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毋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

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
補蓋皆等見 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
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
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
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聽下犯邪黨
蓋臣內顧謏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
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
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
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罷宰
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
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
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
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
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 陛下所以力遏衆
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
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
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
祖宗以来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

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户庭而
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
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
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
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忝輔弼之任其
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繼言其
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
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

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
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 陛下以謂既用
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
乎若然者 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
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
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 陛下自四月後
来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 陛下一切
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
政爪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

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　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脩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　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不廉（無懼無愧）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　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捃摭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　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

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　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

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第三 終

盡言集卷第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 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幷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耻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 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寖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掩睿斷明示天下不

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巳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决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閤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　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絜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

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　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　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　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䟽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巳後凡十四次奏䟽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　二聖臨御以來厲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

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　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捃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援據昭如日星雖　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逡巡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懲姦惡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决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爲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
至今未奉指揮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
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
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
萬一然而數月之間上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
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
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
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
陛下粗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

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
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汙廊
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
非爲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
陛下博考僉言詳爲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
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
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寢衰以爲不然亦乞出臣
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 陛下之拔擢下
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
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
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 陛下曲示兼容
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
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若力犯大
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
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
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耻所以待
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
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 陛下恭己於巖
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
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
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
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
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黷廢 祖
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
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
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耻固已掃地 陛下
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

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　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覆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蓋有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之聽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

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則是熒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

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 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群小浸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 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

謂日月已深艱於追褫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 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 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 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 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

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謗誨猶見賢而思齊如 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宰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 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循廉節乃所居房錢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隳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尚多 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

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遂叨大用疑其陰有趍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 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爭臣若未至黜逐終不敢緘默以負 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
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
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
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
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
肯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　陛下未賜聽納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
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

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
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　陛下極辨邪正則臺
諫之風日亦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
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
也臣歷觀　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
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
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爲言而依違
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　陛下
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
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

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
位　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
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
之壞風憲也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
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
確章惇之罪則　陛下爲之罷確宰相罷惇知
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
等論韓縝不協人望　陛下用縝爲右僕射纔
方數月遽令外補傅堯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
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

服以謂　陛下用人納諫有　祖宗之風故三
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
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
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其懷姦爲利與璪輩
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　陛
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爲難哉
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
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
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
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

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
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願 陛下以詩易之言爲法
以唐太宗之事爲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 陛下之心多
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 陛下以
宗廟社稷爲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
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
聖治天下幸甚

貼黄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
一豈敢輕爲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
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愊盡於此章
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
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頗惜
名位不知廉恥僥倖 陛下務爲優容
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
聖意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
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
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
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
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
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
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
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爲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

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
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偃據丞轄包羞朞年辱
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
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
目近世輔弼廢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
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恥之
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
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
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
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

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　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　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况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第四　終

盡言集卷第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雖有不即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　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藏詭計動為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姦慝以至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　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

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刼持州縣強市民
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
謂惇閑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
之敢忤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
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
望 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
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
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賊邑之
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
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
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
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
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差臺臣置獄推究今
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
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
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搆起邊隙徼幸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
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眞大樞而內懷姦謀沮

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 陛下曲示含貸
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
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
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詞牒可
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輙違詔旨將朱迎等
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
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己則是縣官畏惇也朱
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
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
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

揚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
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
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
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輙據
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
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
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
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
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

及御史臺尚亦畏悸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
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
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户部論
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
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吾再

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
遽與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
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
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
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願惜
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白
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
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

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
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
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
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
迎等經户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体
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

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
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恐喝良民必不肯於案牘
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措摭他故
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
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
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
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
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
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户尔訪聞
發運司体量到乃有二十一户是舉蘇州之內

官賣田産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
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
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刼持州縣
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撿准律文
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
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
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臣勿不
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為之則咎將誰執況
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
者粗有𥹋粮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
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手去業遂至流亡

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洪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
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
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
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
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

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
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　陛下詳閱朱迎等四
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
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
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
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户朱
迎等經户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
産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

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体量奏到事狀
雖係違戾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巳見朱迎等
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
狀承買官賣田産共二十一户皆有按據最為
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
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
法兼諸有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
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
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
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

暴官司嚴憚寧居　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幹將如何哉今体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幾而故為畱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詞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乱政致亀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体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歳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肰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畱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

庶幾亂法賊亀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呉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体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　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使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屛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体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

尚在捡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
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别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
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
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
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
姦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
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寔人倫之所共
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
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

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
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别
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
下不受朱迎訴状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
産亦已衝替捡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
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揍事約法亦分首
從今千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
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

甚况下状之日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事状著
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
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絶滅義理止從
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
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
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
父在而别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
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
别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

臣别無異説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
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
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
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
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産至五月十
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状之日惇父見在推致
事實别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
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深戒若謂惇為君子耶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人耶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 祖宗之法伏望
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
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 祖宗之制雖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 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

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体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往編勑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無降
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

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
訟者不已蓋恃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
朝廷特為伸理是以兢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
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
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
國体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
権塩之法務為慘刻殘害一路比蒙朝廷下本
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

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
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
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肯
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
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害下以苛法愁苦之
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剥掊克與吳居厚略
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
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
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塩事殘民
害物遺毒累年適者朝廷体量得實謂宜重貶
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
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
聞續有指揮令候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
平是敢冒避再三塵瀆天听按秉推賣塩貨峻
刑害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
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顡累聖德澤深厚是
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
甚斂怨於民　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

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剥無異居厚
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
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覩　祖宗以來尤以失
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貫一人入於
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
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
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　陛下仁愛元元之
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塩事設

法苛嚴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 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嚴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 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侍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 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覈既不入等 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誥勑未敢祇授以祇為秖以受為授虛謬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 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秖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後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 陛下懲其淺陋稍損誤恩追寢悰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諒悰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廷施行臣聞秘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奏請乞與假借　陛下曲令收錄為後進之勸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歷陳其尤亡狀者凡數十條而悰申尚書省狀又以祗為祇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庭而悰之荒蕪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寔恐太優況悰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第五　終

盡言集卷第六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頻衆今春及夏旱暵為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疏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復之大方臣願　陛下夙夜祇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

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
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亟委
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勑緣邊帥臣及捕
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
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亟乞停罷分命監司按
視寃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
之路塞群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
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尔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
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

聞焦勞輙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
納不勝幸甚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霄地震星殞巨異
仍出輙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
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
今既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僥
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
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
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

行道之殖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
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
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
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
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
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
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
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
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

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効
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
帝王之都而為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
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
武之地況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太半
用度漸窘止務裁節　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
先而乃以不貲之費弃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
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
正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
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

天意以致膏澤

為愆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
暵閩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
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
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
為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卹元
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
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　陛下繼

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
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
遠方之民未見　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
密迩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灯臣愚欲望聖慈
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内莫
不戴　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
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灯竊聞尋已降付三
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　賓客
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麰之望殊
不可期民將荐飢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
災傷猶不放燈著為令勑　陛下子育黎庶以
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況閩陝淮浙
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卹伏望特降中旨
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
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
和同嘉氣自効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
止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
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飢可憂然
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
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
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
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
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
已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
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　陛下之所宜

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决畱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門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苟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䘏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闊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

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嗸嗸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

不必待時責躬求言䘏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為愆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稿秋種未布雖　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飢伏望聖慈深加軫䘏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為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

旱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　太祖建隆元年以楊泗民多飢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必俟報　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　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畱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

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偉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偉得內降旨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偉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

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覩 陛下即政以來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偉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 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偉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偉得內降旨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以謂偉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揮更不施行而偉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緣賞罰之柄實繫國休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偉陳請之日若使 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塋必不至徇其私曲輕降玉音良由偉志在苟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咈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咎皆自偉書

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偉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無足恕萬一 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 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偉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
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
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
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
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
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
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
礙令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
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
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

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　祖宗以來亦有內
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
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
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
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
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
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
法行於下矣臣愚欵望　陛下威克厥愛治遠
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
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

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
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與梁燾連銜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
先朝為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
以為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
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
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
倖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
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

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
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夫正
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
善良青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
內人矣況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
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
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
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尚當
癈之況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
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

臣以善郡 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
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使安使正臣自
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
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 陛下深
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
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欲遷
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黄

臣等撫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為
御史時聞欲治蔡確存實之罪即先入
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實之死天下
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
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
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
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
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晉守李承之燕會
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
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搢紳喧
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已不無私恩既效
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
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
推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為甚循名觀行
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
旨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体量如果有實
乞正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為信州教授考之公議
不以為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確劉仲昕貿貸官
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
仲昕等本非同謀遂有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

世不為弃人其為僥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
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
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為先豈容此輩塵汚清
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厲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擬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
行有聞於時 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
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

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
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永等
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
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
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
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
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
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

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
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輙進
瞽言以瀆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
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
道路歌頌誰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桴鼓之
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
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
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
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　二聖崇尚寬
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樁錢物尤宜謹
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
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
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
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
謂　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
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
非惟為國家惜費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忘意
陛下為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

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只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
掊斂雖號為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
頭壕寨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
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
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
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
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
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
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
板築方舉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為延慢無

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
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廂軍兵士
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
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
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主轄所
貴事有統領不至乖失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催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
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
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

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
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
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為受敵之具其如
天下何議者不能為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
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
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費弃於無用之
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
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
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
敢具愚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
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
賄贓汙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　陛下特加
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
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
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
太速頃至彼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
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
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

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
並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
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
綱雖復蒙家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
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
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還碩便或自求京師
宮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　陛下又將許之
乎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
使漸得親近廣為蹊畦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
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節鉞未復

職名考之典故循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　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徹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為接境旱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放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牽於隣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敢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崔誅鎮白晝叢劫愚民急迫皆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至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飢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体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尚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盡言集卷第六終

盡言集卷第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関到本月十八日勑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者以為侍郎侍郎久次而為尚書尚書久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是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臣之選艱其進用之路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況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

溫除日則衆人訩訩料果為不繆按景溫在
先帝時為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
州建置城塞以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
南湖北及廣西兩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
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
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
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況景溫昨治開封殊
無善狀方 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猥惡公事上
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關將帶
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覬大任日使子弟就其

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自為聖母輦轂之下惑
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
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
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
蔡州未幾即從潁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
行無人臣恭順之禮 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
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
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
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己然猶以人言
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

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
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由省部闕官忽有今日
不次之擢 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
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
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
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
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
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

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体量
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
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
城塞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
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
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
附上罔下孰甚於此 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
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
景溫之妹婿也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

陳邊務其言皆　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
之論景温借爲己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
他人所能預聞上旣疑安禮漏洩中之語又怒
景温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温與
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爲宰相首自
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發人子弟縱
酒犯法景温釋而不問爲蒙察所糾朝廷送大
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
之都下日令子弟者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
民又爲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爲執政遂薄其責

止罷開封出知蔡州曾未席煖復徙潁昌旣辞
成都之行仍竊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
况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
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本來
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
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温之
名預爲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
分深厚當欲援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
温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爲人窺
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

陛下猶以爲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
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温上不能
奉承　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
僥倖旣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爲聖朝惜之
伏望　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旨揮收還景温新
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
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温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
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温之命而權官

之法未蒙旨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
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亞執
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　先帝命官之
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
主行未聞關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
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
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
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
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
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爲聖朝惜之況國家

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
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
明勑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体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
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
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温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
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
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温與范純仁韓維素來
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温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

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憾為言
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
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款迫純仁直露私求
款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志不恤人言
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
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
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温五日之間除書果下
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 陛下用文彥博為平
章軍國重事所總政日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
上白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温彥博初

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擬定格議者皆謂呂
大防等明知不協上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
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既已遍脅同列又欲
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
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
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
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
辭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
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
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

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温赴闕更為營求差遣
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
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
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况純仁憑藉門閥素無
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時以為賢
一入樞庭罔已改節 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
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
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
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
此事甚近 陛下當悉記憶光未薨半月之前

嘗與臣言純仁自爲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爲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弃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　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　陛下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黄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疏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外移鄆州近日閤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尋考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其家雖景温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祗受閤門繳納自合毀抹所者再行移鄆之制遽用刑部新銜搢紳之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妄授景温雖欲陰借稱呼暗畀資序而顛倒錯亂殊失舊章伏望聖慈特令追取依例毀抹所貴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温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

付比聞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輙受謂宜因其辭免遂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旨揮理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覩朝廷自來常格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温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鄆之制遽列新職有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故殊無義理況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與之者不足爲恩受之者不足爲榮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体不可妄

變非爲景溫而發也惟 陛下謹守成憲防微杜漸追還景溫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綱紀不紊

第七 已上係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同言

謝景溫除命錄黃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景溫差知鄆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閤門繳納尚書省奉勑機衡之任內則入座爲重方嶽之寄外則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資出處奚異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

書白新除已下七字係白貼子添注在傍用印上柱國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謝景溫

李常除命錄黃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鄧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勑持橐侍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異所以奉承寵眷簡在朕心其揆一也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臣等伏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者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致人言移鄆州元降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鄆之制只合用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省再取事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錄黃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閤門繳納告命即合依例毀抹而欺罔天聰以謂作差知鄆州告內係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近李常罷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州與景溫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正用龍頭閣直

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階未嘗加新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等差除而行遣頓異任情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會承准何處指揮增注貼勑黃如委實違法即乞明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第八

右臣等近嘗論列謝景溫昨除權刑部尚書未曾受命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茲事上繫朝廷典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降旨揮早令改正以存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溫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
改未奉旨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
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
中輟況李常景溫均為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
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議
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
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
奪也方 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
上不顧國体沮遏公議變易舊章不防其微將
亂政事惟 陛下早施𣃁斷特振主威追取命
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
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
忝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
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邇者
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䟽付外
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
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緣聞宗愈已

罷政事乃知 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
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 陛下仁厚容諫如
此而臣内懐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
達天聰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
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持性柔邪秉
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
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
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
中皆由閑冗之中寘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
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
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
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
顯著者試為 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
事發下獄罪當大辟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
赦而不誅又免寘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
周歲確乞内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曾不
旋踵確又陳乞頴昌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
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
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
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終無

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
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
弟親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
是以見景温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
在蘇州公違條法强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
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
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姦豪徼幸
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害
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
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

人之戒搢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
而常等亟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
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
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
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擊汾
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
事四也　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
患故復用　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
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僱募及為中丞猶聞
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

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
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
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
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　陛下聖明主執
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皆公死黨其事六
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變法以來農民
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
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赵於
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
而朞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

之自如者實以　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
已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況二
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　祖宗之法曾無
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
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
之有君子如人体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
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
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将
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遘疾雖

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邪陰賊不能同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爲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跂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爲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

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　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群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況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　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卨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卨爲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　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体或以其久在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委藩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卨治鄜延未滿三歲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卨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体兼臣風聞卨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爲羌人執而殺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

況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卨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爲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嘗有鈇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有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礪瑕垢漸次任用或爲請

議所答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席煖擢寘宥密臣恐修絜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　陛下旌别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盡言集卷第七終

盡言集卷第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採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姦性憸佞行已無恥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誚目子韶為衙内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鋭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憂嘗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其利　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輙爾冒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别擇賢者庶無虚授

輿議厭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縉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謀人主下欺官長　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于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

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寘清途臣恐倖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　陛下重惜名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憸邪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皆於上前矯訴悉露　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弃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耻自媒挾持私怨　祖無擇之大獄諂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汙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

罷豈茲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略無忌憚遽已視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儌幸一至於此方　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輙汙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

衆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
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愼簡庶僚而謬引姦慝塵
汙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
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
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
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昧者
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恢諧口吃之類
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
已試柔屈不恥老而益甚遷躋華貫貪冒簪紳
况汾以小過而弃損子韶有大罪而拔擢用捨

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
還子韶誤恩別攺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群
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
有旨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
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
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
疑似朝廷使之追攺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
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
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
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群小僥倖之門
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總覽權綱愼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
外補或謂即今若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
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第六

右臣近曾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
任卻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
議今既累日不蒙旨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

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自
處而七寺卿列乃是橍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
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為
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
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
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
拜侍郎安得謂之橍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
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
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
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

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
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
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
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 陛下厲精求
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
賜施行

第七 自此後論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秘閣權知廣州
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
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
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
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
脫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余行之
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
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 陛下嗣膺大寶驅逐
群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
素為蔡確腹心極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
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
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止誤恩未敢
悉塵天聽伏望 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

惟文廣之人免被殘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
威仰冀睿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
書省勾收告命搢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
旨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
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削刻狡獪
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撿醜聲
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
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
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
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
其私怒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罷而
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
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
武人劉振孫者伺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
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
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
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
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

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竄錄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獲游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華要　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竄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　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擇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

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款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　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況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　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併論子韶昌衡

右臣近已累狀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
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
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
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
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
少正卯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
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報親
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
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
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
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
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
纔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
貼職以為潭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
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
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
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
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厲於薄俗用之

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
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
惟　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貽養虎之患檢會
臣累奏事理早賜指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
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
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
大臣當為　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
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
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
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
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
反汗為說臣所未論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之
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
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略其細則無棄人
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
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
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弃之惡大用
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

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
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
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
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
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
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怨而求勝直欲
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聽庶幾退斥姦邪奬進
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
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
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
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
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
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已者特
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爾伏望
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
事狀下御史臺体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
特降睿旨號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
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
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
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累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
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
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
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

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
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
會王珪蔡確憂與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
免廢弃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
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
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况因彈劾而所
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
邪黨輒尒濫處臣恐朋邪群小以苟得相矜而
正人端士以同受為耻 陛下厲世磨鈍之具

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
臣累奏事理追寢呂衛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
惟使不孝酷吏之類無以覬幸誤恩亦足示朝
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罷畿內保甲

右臣竊惟　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
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
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
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
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

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
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
習武事　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
農隙之月做　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
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
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
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
事常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
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置保
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兼連歲災傷依例免教

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
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
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
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它
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畀尤重搢紳之士一歷茲
選必貴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
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
郎黃廉立朝無正直之名莅官有附會之實宋

悅側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
擢其爵衆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緣恩家居
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乘間切據
方　陛下辨別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廉仁狀
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罷免伏望
聖慈洞覩欺僞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
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留
聖慮早賜旨揮取進止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陝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

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師處價直增損
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
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纔至西京所賣
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
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
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
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
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兼將尚或
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來
竊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

欲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鹽以實邊備臨
處或賤或貴客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
利今則官司自契助價賤州軍收買却於價高
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
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
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
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別止自近歲以來
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
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
入即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令應

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
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
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
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
此况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
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昔以此也久而不革
為害浸深權特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
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
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
在樁管銅錢盡數兌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

支用並依舊日家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
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
處亦令與復如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
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
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八 終

盡言集卷第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挾少外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群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恣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為

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攄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覩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己輒爾刻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鄭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推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

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　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第三 此一章與梁燾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

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
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
舉會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
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太半在朝慮
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
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
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
鸇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
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
與未易彰敗臣等向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

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
益更明白伏望　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
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
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具論奏
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
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
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
死力若使邪説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

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　陛下之
計臣竊觀　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
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
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
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
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
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
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
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
何賴焉彭汝礪任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

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為解其餘進説之人臣雖
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
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
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
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
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
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
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
則群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
言誅鋤奸慝次行竄斥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

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
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　陛下聖德寬厚体貌
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府旨令確
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
安州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
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
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
劘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

固可自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
擢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雖此言之則確
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毋恤
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
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
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害確朋黨不顧君親
苟尚兼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
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
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
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
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
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
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
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
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辦給此亦不能文也詩
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
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寘誅竄恭以
太皇太后以　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

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
太皇太后本意蓋為　皇帝年在沖妙以保護
聖躬為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
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
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
竊幸　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
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
義當歸美報上書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
能庶幾於此乃引蝸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謗密
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

刑者人主之權也 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
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
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
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 皇帝陛下與大臣
也 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
臣如少歆寬宥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 陛下之
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末減則是朋姦養交
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
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 祖宗之法以失

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強黠無所忌憚後時有
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
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
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 此一章與梁燾同上

准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
理切害者
准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
准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户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此附
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
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
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
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
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
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

恐 陛下未知群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
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
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
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
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
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竊
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
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繩治
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
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

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
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為告
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
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
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很
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
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
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
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
事今汝礪出位進說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睥

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欵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
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
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 陛下謂之與臣言
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
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
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 陛下已賜
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搢紳無不知者
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 陛下以臣之論詳覽
汝礪之跡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
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

黨乞行竄逐惟 陛下秉不可失之機特行英
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此章與梁燾 與安詩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
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
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
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
日進對之際因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
可驗有實伏望 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
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
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
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
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
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
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
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剱頑贓汙罪惡貫

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　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爲詩什輙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鄉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　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

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
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　陛下孝治之風伏望
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爲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晋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爲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蹙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爲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黨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爲救解歆望朝廷尊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　陛下深察姦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　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　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

懼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
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
贓汙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
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
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
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
相稱舉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
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
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　先帝傳位之詳然
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

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
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諠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
一也自　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
起居及疾勢稍增　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
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
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　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
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
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　外助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
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　陛下之聖
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
此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
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
燕語之次稱賛確等不已探其微意欵皆捭闔
盖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
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
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

恐歲月浸久邪説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
確雖萬死何補於事伏望　陛下起福於無形
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
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
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録然後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
履邢恕欲乞並行竄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冀姦宄弭息它日無患惟　陛下取臣千慮之
得少賜睿聽不勝幸甚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魯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禀姦回趣向頗僻昵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捭闔執政欺罔同列茍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　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纔半年遽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暴小人寖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物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參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　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權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

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為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為之体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

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準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又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

歛全無收穫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寛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質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鞫瀘南之獄舉以白隋使正臣罔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搢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追還新命以折群枉取進止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諠傳頗駭群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　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

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爲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所以　嚴宗廟也今種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覬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輕貸伏望　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好惡

盡言集卷第九　終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畢中書後省所條
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都事時忱於司勳所
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
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旨揮改從司勳元議而
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繫綱紀須至論列檢准
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勑節文應三省人吏除
歲終比較𤔡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
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勳既已勘

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旋擬特旨
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
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
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
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
專豈有胥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
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今謬
賞之人除果無大過自來不為人所指目者並
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靜
任永壽時憚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
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至亂政
取進止

第一

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
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
忱及任永壽已令外補時憚蘇安靜尚留公
府物議未安須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
恩澤厚薄固未足論然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
度之所自出若容姦慝廢格條詔將何以訓迪
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驗實狀惟此四

人者招權用事蠹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
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賜省
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并蘇安靜時憚
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
聖政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忱等違法冒賞乞
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而考之輿論皆謂
行之未盡公議尚鬱臣不敢蔽輒具條析上取
睿斷臣伏見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勑節文檢會

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別看詳六
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了當今參酌欲任永壽
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惲侯補充守當官日升四
名蘇安靜與減二年磨勘時忱與減一年磨勘
用為酬獎尚書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忱特減
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
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樁戶房合循兩資乞換授
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祗應時惲擬升八名緣
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
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

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
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
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今來纔用封樁戶房轉
官酬獎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
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
於己循不可論功況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
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置局蓋
因籍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書覆行參校稍有
損益既無絕異之效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

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二也
又勅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與
濫惟三省人勞績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一面擬畫遂致陰廢正條漸增例優今
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
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
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効等第支賜而
乃以減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尚書省至於都司
則又棄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
三也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

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
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
及熙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
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是也
雖未能盡除竊弊而近歲僥倖之風亦稍革矣
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典刑
陛下既命大臣出造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
具則上下官吏所以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
條陳其事建乞改正今前件詔敕並無衝改不
識有司安敢廢格其尤不可恕者都司於吏部

所定之外別擬特旨假人主非常之斷奉胥吏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黜罷吏部擬賞不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罷今已累日未聞旨揮臣竊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轄糾正省闥自行官制以來尤為高選非聰明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之乃者猾吏舞文妄干恩賞都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勑以任永壽特揮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群小之欲考之輿論皆謂永壽輩雖憑恃城社僥倖苟得而可否之決法度存焉為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予奪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覬望奉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衡攷而輒敢廢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忘不有顯黜恐無以為天下職官之戒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為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　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徇舞文之吏蔑棄典刑則是職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則是辜　陛下之寄任方　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尚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罷斥以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晋中

臣近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竊料　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

豈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体是以聊伍衆論以
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固已上体聖意然臣
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
明白的確為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
之所自信而　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永壽
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
遷補人吏非大臣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
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
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閣撓俾
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今臺並皆論奏

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生畏罪巧說執政引
咎自歸責懇切聖慈容貸以免已責又大言於搢
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恍之會而賞未嘗
有事皆誣罔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
曾與不曾造時恍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
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
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
其說御史無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置之
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
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

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於
踴躍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
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
倫亂折以正論合為一奏具之別幅敢冀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
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
職而不能守　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
若　陛下粗以臣言為是即乞批降指揮盡除
外官或聖慮猶以為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兩宮
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

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群小知朝廷有臣等
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憚臣不勝激
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
其罪至今未奉指揮臣聞群姦被劾頗有遂非
之論竊恐邪說交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
伏望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
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撿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

張置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緣乃其本職自非鈎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如編修看詳條列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房亦有許點檢酬奬條例緣自熈寧後來之始用升名之法初但歲終比較以為賞罰其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為過當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點檢外司勞績等並詳依舊施行其見修例冊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為定例遵守施行

臣竊惟上條雖編脩看詳條例有理當推恩之語緣下文却有增累夸大頓升五六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脩完人吏功過條例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聲說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司勳拘泥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

臣以不見得左右司條到例冊雖據元條以熈寧後來升名之法指為過當已令裁損而司勳尚以時暉升四名蘇安靜等各減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有不所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責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熈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兩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之中有不該收使等第故令逐事各理豈得併為一處顯是僥倖欵乞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

臣竊惟上條既已指合定今後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即是已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今司勳以任永壽吏額房酬奬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吏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特換本等班行司勳以時暉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都司吏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

當官顯是蔑弃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
行罷黜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人吏
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
功況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
空首末行遣皆出他司又自六曹勘當本曹
止是經手行遣却等第支賜事屬無名今後
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
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竊惟六曹寺監人吏頒祿文字本係門

下中書後省刪脩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
參較稍有損益正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
而遂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
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
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曹人吏若行
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然豈得更別置局
如邊事大理河防轉補之類文字雖併期
會敦迫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今
來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別房
手分主行文字顯是專置之局既已了畢
止合支賜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
欲臣是以論司勳所定尚為太優而都司
所擬尤為亂法也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
司勳掌賜勳定賞録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
看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
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勘覆却一面擬畫推恩遂致除廢正
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
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

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
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
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雖
司勳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猶
為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
司不憚無名吏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
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
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　陛下必行之也

盡言集卷第十 終

盡言集卷第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第七

臣近巳累次奏論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狂瞽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郎吏而所可深惜者　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條才得富貴使須改節伏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荐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

守挾私而罔上恃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惟辜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畫一條奏析以義理曉諭俟命今已半月豈陛下以謂既逐群胥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外廷乎臣雖至愚豈敢勸　陛下為巳甚之事蓋任永壽等雖乞酬奬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朱之深責為都司者茍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群小輕侮朝綱蔑弃典刑憑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者正為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益增長臺諫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顏敢處言路況臣所乞止於贖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体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劄子批降指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巳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

黨交結牢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其事亦會言者皆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共詳定疏為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特稱良法後人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敕文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群小輙敢廢格倡為邪說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奏一劄子中盡破其妄且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朋姦罔上蔑弃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具日群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
臣聞中書舍人顔復道右司晁端彦
之語曰裹面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
竊謂　陛下常以至公為心決無曲
主小人之理不識端彦安得此言盖
有大臣漏泄德音故使此輩恃頼愈
增氣燄伏望　陛下察其姦狀出臣
畫一之章庶使群邪自知其罪不敢
造播邪説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
准中書省送到録黄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許
於外州軍任便居住者臣謹按括資禀姦邪貪
冒榮寵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
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邊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
先皇帝痛悼媿耻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
讐俾完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齒仕
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
制特與量移所有録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
望聖慈特賜旨揮中書省別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
右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牽復左降官
吏肖及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等臣
竊臣安世權給事中日已曾封駁或聞得旨令
依前降旨揮行下茲事体大不容差失須至論
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出帥方面不
能為朝廷綏懷夷虜而興起邊事徼幸寵祿及
永樂陷没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陝瘡痍至
今未復　先皇帝雖舉責帥之典而賜以不誅

終緣傷憂遂弃群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
等奉使一道未嘗宣布明天子之恵澤而争為
掊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困於暴令流離轉
死居不聊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　陛下初聽
政事即令黜竄四方傳報鼓舞相賀終身廢棄
猶未塞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録用議者以謂
赦乃國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
先帝之廢沈括天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
也　陛下之貶居厚等天下皆知其欲戒誅剥
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量移即無已

量移者與叙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是小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　先帝與　陛下仁愛元元之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聖慈深察事体收還誤恩允荅輿議此二章與梁燾同上

第二

臣等伏見近日除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湔滌臣等以謂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爲　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歛

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爲己功歸怨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搢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京苛刻聚歛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禁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寛之也若使僥倖復起會緣再用則群小振奮踊踵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宜杜絶伏望聖慈申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兼容未忍盡弃即於爲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群枉取進止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中置籍

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度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遠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盖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爲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

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　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進以聞伏乞　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爲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爲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臺諫官章疏内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執政聚議批鑿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却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 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留中然臣之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數而勸 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

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為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臺諫之言令三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責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廣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令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寬恤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豊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碍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 陛下至仁至厚重慎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内懷覬望造播撰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

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莫之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弃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窮困損九分之資

民以益一分之上户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
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
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
惟欲誅剥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
議者又謂人户輸差不及三番誠恐役次太重
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
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
元豐之後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
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
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

千之類謂之輸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
縣或有運值凶歲人户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
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
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
更六聖隨時損益悉皆中理考觀已試之効固
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竊謂知
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如法之已善守之不
可不固今差法已善 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
政大臣尤宜協心体國拒塞邪說而乃縱使姦
慝倡為異論動搖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綸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
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願 陛下特奮
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
浮言妄有變易庶幾 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
之所奪天下幸甚

貼黃

勘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
見妄有申請衝改過事目不少其間
甚有疎略抵捂反為民害者欲望聖

慈特降旨揮下户部令盡一條析聞
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
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
用外其應緣邪說遷就變動去處並
乞却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
下不惑

論堂除之弊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
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
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

事之聽歲中奏其成功以効於君推此言之則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以次選
掄不容虛授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
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
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
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
之列者或不守其官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
為　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來採擇庶官多由
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員品往外往
啓授送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

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
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
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
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
居遺補及御史宰官猶並立於選曹其後宰臣
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
已擅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
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
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
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

大体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
郎劉敦夫堂除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
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揀求臣
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
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
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
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
長二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
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

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
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堂除之
弊乞照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
等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
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
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
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
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

最吏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蓀
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
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
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
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
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此一章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言）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

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
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
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
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
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
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
疏矣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
有積緡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
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
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

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
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
應干常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
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旨揮將天下見在
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
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
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廒將一路所有錢家
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
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
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常以市價增

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踊或遇旱
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惠
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
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　陛下推至誠惻怛
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
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
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卹
民之仁心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燮理陰陽與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如家任賢使能彰善癉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苟非其人必敗國事臣謹按右僕射范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衆以為賢 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踰三年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大恩而位過其才名浮於實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輕肆於行列之中倡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浚

亂舊章護短遂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僉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口近營救蔡確之事最為公議之所不容輒具彈文仰祈睿斷迺者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不道天下共疾純仁備位次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助姦慝極力救解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懇憫其非辜至論處厚則攘臂切齒謂長告訐教導汝礪使之上疏及見不肯草制則與王存再三嘆賞以謂天下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次屢有覓貸之請宰相如此朝廷何賴焉臣竊謂純仁自為掩蓋之口因司馬光久在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上惑聖聰中明常平舊敕巧言附會却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 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已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一字增損 陛下試用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

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微幸異日懷奸迷國亦已久矣誠不足以敦厚風俗宣明教化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伏望 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使邪正辨別朝廷清明天下幸甚

第二

右臣嘗劾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營救蔡確徼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自吳處厚繳奏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進呈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簾前容為申理若純仁

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内蓄姦意旁與同列是以輒取晋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奮力救解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爲執政固已不可況使姦人處腹心之地乎伏望聖慈爲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存承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殺亂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 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光既爲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爲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輩敢至於此今純仁又存居輔弼之地陰懷二心若不罷免弊將甚於前日惟聖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第三

右臣近再狀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竊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体雖議論取捨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衆以爲賢偶有一眚不足以掩其大德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謗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負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居親情理切害事迹明著按覆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弃之 陛下特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

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爲救解操心頗僻處事顛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体而斷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詳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奉旨揮

臣所以屢進瞽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仁者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上之意無体國徇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絶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 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爲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 此與梁燾同奏

傅堯俞

素有德行衆人推服疑重有守得大臣体

仁祖 英宗朝嘗歷臺諫有正直之譽

蘇頌

學問該博練達典故 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姦人李定爲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

右臣等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奉聖旨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者臣竊謂朝廷大除拜自合出於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可輕議 陛下特示至誠曲降清問欲採外庭公議上禆宸斷臣等不敢堅避僭易之罪輒以名聞伏望聖慈更賜詢考

盡言集卷第十一終

盡言集卷第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止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徵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劾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

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觧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捨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　祖宗之法不至墜廢取進止

第二同前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　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黃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叅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慎簡忠良被舉者体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方今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

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很曰已係監司省郎即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臣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

之患循聖人聞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
公取進止
第三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
揮竊觀　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
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
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
長二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
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
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　祖宗法度為事每於

言路多置私人持寵交養寖成大弊今朝廷之
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
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
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
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
公論臣伏覩　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
風節暴著為搢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
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

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託緣舒亶之薦
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
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
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　陛下審察義理罷畏
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
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
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
邪搢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

況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若無建明雖
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之鷹犬
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
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
降旨揮罷畏新命以稱　陛下為官擇人之意
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備漲水在
近權住閉塞直俟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
謀興工雖日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

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
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夏秋之交
山水泛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
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
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
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
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
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
又修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
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

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
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
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
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
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聞信都
又決継而大名宋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
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
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
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橫堤頗為堅實然尚卑
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遽決梁
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
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
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
纔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
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
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
高仰壅過難通則橫堤以南金堤以東決須受
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

水官既知利病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
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
疏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
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
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弃進退被患
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
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
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
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遏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疏鑿故道人功物料悉

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漲水纔至復槽邊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纔立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呼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梁村埋塞故道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又淤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 回依違觀望

徼幸萬一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旨揮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行子細相度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興功至何時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輙復論列上裨憂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堤道廢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御備殊未有涯脫或疎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若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梢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

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
廷已降旨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
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
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踊貴重困民力其
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
政衆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
吏委任責成寛假歲月無求近効應修河所須
之物並量添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
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備公
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

之庶幾横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
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
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
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
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
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衍溢旋塞
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
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

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
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塡乞不坐罪
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
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
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謹
始不敢自用而廣詢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
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
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横堤已費五百餘萬
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

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
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用乎况謝卿材與張景
先同為一路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
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
再令經度参以李陸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
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
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大沿流州
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

朔之民久罹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如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通共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逐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遼遠甚為妨滯欲乞自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為

文貴不關事伏候朝廷旨揮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官為耻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汚之吏並與削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月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名器有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脩改庶協政体

論執政不合晉占軍兒宣借事

右臣伏覩去年九月內開封府勘到百姓袁贇與李卿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

准法合從不應為重科斷據本府奏為袁贇情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旨揮袁贇決臀杖二十特刺配隣州本城已刺面配衛州本城訖臣聞袁贇家富於財素稱凶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淪溺原其妄賴難從常法　陛下既用本府之奏加等决杖又降特旨刺配隣州非止慰被苦之家亦將為後來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却作宣借名目占晉袁贇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勑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兒軍者不得却

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見任宰相執政官許抽取犯罪非在京犯盜并窩藏盜賊姦軍謗賊人配軍情輕之人充宣借）臣看詳上條止謂情輕之人方許勾抽令袁贊本以情重特旨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議皆謂袁贊家資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屈法縱遣此而可捨朝綱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旨揮收袁贊付有司鞫問行賂次第并違法受賕官吏依公施行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輿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邇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聖纂成大業　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

平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　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貫諫列使　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　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碩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淸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九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旨揮遇有職事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愊少裨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君子擯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祖宗遠鑒歷代之弊　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　主上冲幼　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群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　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愼終如始奬借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十二終

盡言集卷第十三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月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覩告詞乃知 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竊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

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体之君或由儲二或自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傳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 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閤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徇名考實顯為非據況溫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逭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 旨揮臣謹按溫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搆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 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塗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公臣 太皇太后之立孫 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

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特爲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儌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然誅竄已出大恩豈可塵汚玉堂奉承密旨況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 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

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弃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未遠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巳兩曾論奏鄧温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温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聽俞音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 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鄧温伯差除不當 陛下諭臣曰卿等須体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悃愊上凟天聰惟 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

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　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群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　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体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　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遼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己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愼姦者無隙可乘獲正者樂告以善　陛下廣覽

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　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温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為　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覩　太祖以和㠓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㠓眸子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　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與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崇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崇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者　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

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
議已盖将貽譏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
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況玉堂
禁近萬萬於此者乎　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
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盖将求賢以自輔
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幪者固未見過惡之
迹但觀其骍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
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温伯姦邪反覆皆有
頭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晩附蔡確
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儌幸異日非特和幪之比

也但以暫掌牋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
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　太祖雖愛
和幪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
陛下知温伯之姦慝而貸於論思之地
太宗　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　陛下未
嘗出閤温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
竊為　陛下惜之　陛下亦當為　祖宗惜之
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
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
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紜伏望　陛下上体　三聖之心下為萬
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
不能浸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
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
竊聞温伯将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
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
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温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
知頃奪　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

天履地者之所共疾況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
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
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
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
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
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
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録上進惟
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黄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

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群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挈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 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温伯曾掌箋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 陛下所

以待温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寖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賜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滞兩足拘攣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望廣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之賜惟 陛下哀憐早賜指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指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户曹文字竊慮役法内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户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

降指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閤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温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況臣久嬰疾病氣体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

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釐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淩兢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効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寵累政休伏惟　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群臣不違所學願察孫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愚誠迫切屢瀆天聰盛德包含替煩聖諭憂危自失啓處不遑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　陛下不次拔擢寘于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以邪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臣論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宜為之臣屬辭非工詞於應用記聞衰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跼蹐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疏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讙仰盛德臣非木石豈不體陛下曉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得已之血誠須至干瀆天聽惟　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竊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役再中大汗並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今既

踰月而兩脉無力扶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
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
之旣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
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苶無由
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順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
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
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
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
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
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

不避誅夷再陳梳晃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未
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
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
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
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
遣伏奉聖旨令閤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故謝候
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
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

陛下寵睠言路古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
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
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体貌大臣
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
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
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
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体自有典常豈茲
愚臣可冒殊禮而況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
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
譏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

亡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苶
卒未全安詞扳要繁必難強勉伏望 陛下曲
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
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
前降指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祗受私誠迫切尚
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
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 陛下之待臣者至矣

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節
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弃廢
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尔臣論事上狀方俟黜
幽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恧皇是
以屢瀆天聰願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
若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
報上之節喪矣　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
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
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　陛下擴天

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
累奏早降旨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
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逐臣謹古人之戒報
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
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
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
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
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瀆伏望
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
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
旨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塵天聽必
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
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睠
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
陛謝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

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
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
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
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閑局
頤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
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
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愊惟　陛下全臣節於今
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差遣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時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
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
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
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
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二省同奉聖旨令御史
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体義當
盡規願　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
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
震駭伏惟　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

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
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
曉然知　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
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
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敘
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
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
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
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
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覩國朝會要第二

百三十七卷　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
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謫在外者作
經敘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
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
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
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
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
海島殘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已來豈不
在念蓋此等為行巇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
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

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
之以義惟　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効
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
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
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姦使中外群小不
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
止

盡言集卷第十三終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緱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荅曰患不能尔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

舉也作書以謂一見稱奨乃録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綱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綱扶其喪泝汴趨洛過宋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畱飯諄誨良渥因詰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其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

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其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謫即白曰高年遠涉荒非便請畱婦及孫以養某當携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畱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爲慰其子尔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

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秋霜凛然盖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綱以行遠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綱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綱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

祚雎陽絢時守壽春後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儁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又從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傚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後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愼微飾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猶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曩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説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

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

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返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

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鋟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左史諫草一卷

（宋）呂午撰

清鈔本

左史諫草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呂午撰。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官至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知漳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凡奏議六首、後附其子沆奏議一首。後又附載家傳詩文之類。最後載呂氏節女事。皆因家傳附緝者也。午兩為諫官、以風節自厲、知無不言。理宗嘗稱其議論甚明切、又謂其論避事甚好。此六疏皆理宗嘉熙二年所上。雖篇數無多、而宋末時事頗可考見。其論宋宰相臺諫之弊、尤極詳悉。其子沆一疏、并方回所為午及沆傳、亦多與宋史本傳可以相證。回稱午文集名竹坡類藁、是午本有全集而今佚之。茲六疏蓋存於散軼之餘者。其他遺文則頗散見於新安文獻志諸書中云。

左史諫草

宋　呂午　撰

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奏為定規模以一人心據
要害以飭武備欲望聖慈就業施行奏聞事伏候
勅旨

臣聞　桑土於未雨則可以綢繆而無憂索衣裘於大
晚而無及舒緩於閒暇之際蒼迫於警急
便復如故玩心一啟不復關

手無策當斯時也悔何追乎此思患預
有備無患所以丁寧於書有國家者
也臣是以於韃虜之　而　進瀆
則質毋之義焉一曰定規模以一人
以飭武備夫所謂定規模以一人心者
也國家自邊釁既開三省各持一說八
齊規模不定事功難立職此
不能規守非不可也然專持此說

謀　因則敵或以數萬之兵為牽制之舉直擣江南
控扼腹心此豈能端坐而獨存乎堅甲利兵賊莫敢玩
戰、非不可也然專持此說冒昧而前則勝負無一定之
形首尾無相應之援力獨無助氣竭易衰此豈能備弱
而抑敵乎況虜情變詐以和誤人專以此謀又墮其計
矣三者不可專一則其用貴於相機應時而施自有各法
是以近者朝廷措置得宜兩閫翕然協力當戰而戰乎
成武功是守者雖守而未嘗專錮於守和者雖和而未

嘗專泥於和也然機括方轉之時正規模堅守之日是
以上流襄鄂諸而表江陵下流襄京口而表維揚中則
襄金陵而表合肥各命制閫各置重屯三者雖分事同
一體俱以守備為先俱以戰禦為應俱以議和為款敵
而紓急之用其施為之形雖若有殊而
一定人心貿然虜在術中制
之敗而果無易我之心戮用兵
解之說則與之要約各保封疆以全

來和之少假益嚴戰守之隄防彼若突
敵之有素縱橫顛倒無　不宜矣夫
飭武備者二邊之于禦是也國家自邊
要害固守生使韃賊動便長驅川蜀之
守而四路為其所衝突永胡
襄陽兵守而諸郡為其所蹂踐淳
先兩隹之門戶也使守禦之堅救援之速則韃賊安得
至豐黃之境哉幸兩城之間守者之志不屈援者之氣
左史諫草　三
不衰大挫強敵之鋒少張中國之勢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矣然彼之恥於敗衄者其為後謀必深我之快
於更捷者其為後防必怠以我為防之怠當彼為謀之
深勝不可苟為憂方大是必即極要邊害之郡為今秋
備禦之防當如敵至之時不作敵去之解城壁必責其
高峻將士必擇其精良芻糧必豐器械必備山寨水寨
必謹措置義丁弩手必務壬張必廣設機穽以出奇必
千農畢功以奇劫當賞又速下而毋使留滯以懸賞有

請必速頒而毋使施行之緩悠悠關吏有急則援而
人以義相勉以意相孚其相救也如左右之手其相應
蛇如此則非惟守衛益嚴可以事至無虞
以銷患未形上而四川不當徹此多
加葺理之功訓練必精而以上本而責
而革將帥易退之心勿謂蜀為去天之
謂蜀為已壞之證而退　如意關隘
可守而後東南始可立矣雖然臣之二
左史諫草　四
不可預而欲行此二議則在陛下之
之一心天下事事物物之所由以與廢
迭生外患孔急恐懼真切宵旰
心之和期勉人心之協原此一念其端　微此
一心其應甚速上則日食不見而彗星祥和風應律
已有轉禍為福之慈下則將士用命而連收氣攝中國
成仲已有轉危為安之機至於堅其意而使是福之鼎
來持其機而使是安之無變則不繫乎陛下恐懼之心

兢業不替而已此心或替則禍福安危猶未足也庶福
如禍庶安如危兢兢懼常存驕怠不作則上福下和如綱
舉目隨自宰執而達之百僚自朝廷而達之邊鄙規模
可定而人心可一要害可援而武備可修有所不知爲
無不成不假人助之天亦助之矣雖如我何哉惟陛下
留神臣不勝至幸

左史東草　　五

戊戌　月二十五日奏布財賦八事欲望　　晚
諭州縣施行乞以戊寅爲去奏閑事伏候勅旨
臣聞國家之足在財用財用之足在州縣今欲長財用

之足而不知致於州縣是猶欲穀粟之豐而不知致
力於田畝也天下之財不在國則在民而比年以來一
不在民亦不在國問之於上則計省匱而有國不非
國之憂問之於下則田野蕭條而有人不聊生之嘆然
而租賦之取則有加于舊額而稅之入則倍增於曩時
是豈州縣之間必有丘山之積何者不在國不在民則
當在州縣也而所在州縣倉庫俱空解發朝廷反有拖
欠是孜其故是則有由上不歸之國下不藏之民中不

左史東草　　六

積之州縣而悉皆私之於貪官猾吏之家而已夫朝廷
上下侍從議變政易令思所以足財用者幾於廢食之
不遑而貪官猾吏背公營私害民蠹國凡所以耗財用
者反閭巷而不聞嘻亦愁矣臣嘗思之當取之於州縣
者有　旨節之於州縣者亦不知之且夏稅之納紬絹州
縣之解發與支用者有定數而取於民者常溢於數之
外也　其解發支用之數俾令人戶納之而其餘
則計時價　折錢門下未嘗欠而上未嘗得也不過貪

官猾吏巧作名色而掊取之爾合天下州縣一歲而計
之其數至繁也是可徒為官吏之資而不取之以供公
上之費乎秋賦之納苗米州縣之解發與支用者亦有
定數而取於民者亦並於數之外也於是又計其解發
支用之數俾人户納之而其餘則計時價而折錢焉下
未嘗欠而上未嘗得也亦不過為貪官猾吏多方變化
而分取之爾合天下州縣一歲而計之其數不少也是
可徒縱官吏之欲而不取之以濟公上之乏乎近年州
左史設主　　七
縣之酒息視舊有加一倍者有加二倍者有加三倍者
合天下州縣之歲之所入其錢不可勝數也而未嘗一
毫入於公上也與非貪官猾吏之所得也此而不取亦
可惜矣每歲州縣之印契有踈作虧者有歸州郡者有
歸漕司者合天下州縣一歲之所收其錢不可勝計也
而未嘗以之輸公上也與非貪官猾吏之所收也此而
不取尤可惜矣此臣之所謂當取者有四也且州郡之
有公事蓋供州郡之公使而今也不然多其撥入之門

卑為私有之計有自軍資而撥入公庫又自公庫轉入
宅庫者矣有旬撥一料或二料又有旬撥二料者矣名
曰公庫實為私藏闕用方闕急而臣下乃若此是可無
以簡節之乎州縣之有將迎固有州縣之定例而今也
不然當其　承之時每有過　之望倚勢逞其有增無
減吏卒借請越例倍矣一翻將迎動費繫重國用方闕
而臣下又若此是可無以制量之乎康士之居官有一
無所須者有不皆南物者今之為州縣者不然自其始
左史設主　　八
至使喬私辦之心吏輩逢迎專以私辦之術即其官下
之　產公然科買而不疑價直雖償無非移益於官錢
公吏作散往往白取於百姓科買不已物價遂高其害
不細也古人之於民使之必以暇時而所使者無非公
使之必以供送而所使者初非私今之為州縣者不然
衣服器皿凡可以供私家者與一不與造百工技藝凡
可以供私役者與一不恤呼詐緻百端工食不給其為
害尤甚也此臣所謂當節者有四也合是八者積習已

久國空民貧端由於斯譬如千金之家必有千金之産
人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贍其妻孥主人端坐已收其
半而可足其用度當然之理無足疑者乃有强悍之幹
執其收斂之權過取於大佃之家少入於主人之室大
佃有饑寒之苦主人有窘迫之憂而爲幹者家日益饒
用日益侈事屬倒置旁觀不平當今之勢何以異此主
人一日赫然大加懲治則外可以紓大佃之饑寒內可
以胥一家之窘迫矣臣望聖慈亟下此章曉諭州縣凡
左史諫草
夏税秋苗虛額之折錢兩息税契倍收之數目明置簿
歷量資公之餘悉上之朝廷以助軍須支遣酌其多寡
之數立爲等第之賞或減磨勘或轉官資或不次遷或
加恩子弟如猶私有尚務欺謾則臺諫監司覺察案劾
都吏典押亦重私行至於公庫收支於國何補臣以爲
當始與罷廢少俟國用寬裕然後以漸復之將迎費用
尤爲無藝亦當姑與三分減二少俟國用寬裕然後以
漸增之日用飲食之餘不許科買土産公用辦之外不

朴授百工如有違異不從官吏許贓定罪或能謹飭遵
守不當旌賞褒嘉賞罰並行人知畏慕前之四者必能
捐私以奉公後之四者必能撙節以積聚州縣皆能若
是豈不大助公家其視巧取橫求抑又大有逕庭雖然
臣之爲此言者若流於苛臣之所以爲此言者則實未
嘗苛蓋税苗折錢之舉酒息印契之入皆出民情之願
而非强民之從更得一分之寬尤受一分之賜而民愈
樂然矣公庫將迎之省科買工物之禁官無妄費必不
左史諫草
至於科丁官無科需必不至於擾民而民愈樂然矣是
雖文載於官吏而乃大便於百姓也使爲官吏而有人
心亦將翕然以聽命尚何苛之有哉臣言至此可謂煩
凟惟陛下垂聽而力行之臣不勝大幸
臣於邊防屢進狂瞽退而審度要切者三成憲具存
敢爲陳控紹興中兀朮渝盟入寇諸將捷奏踵庭虜
敗而進退保宋亳高宗皇帝逆知虜情必不以一挫
便已乃合兵淮西待之虜果再來柘皋又捷是時僨

錡雖云有隙勢急猶背四軍高宗皇帝亦戒諸將宜合一心勿分彼此兵力全而莫禦兀朮何足掃除既而虜懼欲和莫將過返高宗皇帝則曰將之來虜意未可知但勅諸軍嚴爲之備又曰勿以議和爲意但當作不講和處之聖謨洋洋皆可法則今東口溫不花等人雖退獨不念虜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之訓乎京湖淮東有常山蛇勢獨不念合爲一心勿分彼此之訓乎雖使雖行虜情難測獨不念但敕諸軍嚴爲

之備與夫當作不講和處之訓乎臣願陛下於是三者一以高宗皇帝爲法日夜申儆以聞萬全臣不勝至願併候勅旨

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爲興起天下之治在於和平士大夫之心欲望聖慈與二三大臣主其議於上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聞興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難蓋士大夫之心乃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使其心皆和平無分彼此則合應一務於體國言議必期於可行事不沽激而爲苟異之空談卑不詭隨而爲苟同之腐說辭特於意事見於辭講明精詳規畫堅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奉行網目舉聯臂指應順內與外相叶人與己皆同心力既於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効一歲行之有一歲之功何至於皇皇而不可爲哉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見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謀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藉議已括於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謬也方

欲舉之而此之異議已梗於其後豈於謀國莫肯降心以相從豈於衆事莫肯屈意以協濟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取舍既難推行何定前法奪於後令舊章訛於新制今朝之說不保其夕夜之役甬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旨已但聞議論之繁多不見施行之事實此歲月所以虛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於言也方今外患未息國步方艱陛下宵旰靡遑虛懷無我冀一聞於至論宰輔寢食俱廢敝精竭神期共

濟於艱難而士大夫不能一心以推發國論戮力以共
圖事功樹中各險於山川語下互生於矛戟九重之聽
之也罔知所適從毋每之鬪之也益加於皇惑事之小
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抑何其有成臣恐楮幣
秤提之以漸此乎穩而可行者也又將以求快意而變
矣和戰備守之相為用此斷斷不可易者也人將以立
偏見而揺矣當人才乏使之時欲從事於舍短取長之
說未必不又以問功為言而易之當財用窮匱之時欲
左史東草　　　　　　　　　　二一
從事於稽考措置之說未必不又以生事為言而已之
凡事如斯日復一日天下不復有可為之事事功不復
有可成之期豈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
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議論之多不能以歸一也臣竊思
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厭於多議其終也必貴於有以
主其議始而議不多則无以反覆講明而求真是之歸
終而無所主則无以果斷力行而期事功之濟是必群
上百執事聚而議於下陛下與二三大臣相與主其議

於上不責其議之全利而無害而惟擇其議之害少而
利多見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輕徇而輙變不自為而遂
已則其成也有俟而其末也無憂矣商鞅不足道也猶
能堅持示信之說以贊布公而卒以強秦范蠡未足多
也猶能堅持驕吳之說以贊句踐而卒以伯越孰謂以
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無所主以危退之事勢乃悠悠
而不早圖哉王猷之遠慚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關而
歸皆已校符韓混之遺何士幹也歸家而薪米已羅門
左史東草　　　　　　　　　　古
令斯而資裝罷用先不周備矣有使一人則遲留而不
果行舉一事而牽制而不能決者故失主議者有足力
則士大夫之心不容於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於不
興起矣一持之愚惟陛下哉幸之臣不勝惓惓
臣竊見今日楮幣錢重之弊而熟思所以佐助秤提
之術偶得二說敢以敷陳且會子本以便民之用而
今反不便者以銅錢日窮緡少而無以為之貼湊也
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為

五十文或作一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
便今莫若盡收二百三百之數舊而多造二百一百
之所券則自百文以上皆無所事于鏹而貼奏之數
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於鏹者少而鏹可漸
輕矣又會價之落多在輸官之物方官物起催限急
星火錢會中半頃刻難違人憂責罰之嚴只得低價
兌納會價一落增長愈難然若不取之民官司無以
支遣切計官吏之俸給舊例之雜支事若從權當全
左又隸章 十五
用會惟有軍兵月請勢須半給見錢今莫若約計朝
廷之與州縣一歲軍兵所須若干先以泉司歲鑄之
數充之然後斟酌所　州縣以足之則所用於見鏹
不多而所取於州縣有數由是官司之仰於鏹者又
少而鏹可以一輕矣兩說既行官民俱便軍兵之所
請者官以市價兌之而後充循環之支下海之興鉟
銷者官嚴禁令行之而不特姑息之論由是見鏹可
以常有官民仰之甚輕而富室之私藏者彼積滯而

無益將不待告戒而自出矣凡此秤提之術自與見
行之令可以合舉而不相妨無變政易令之疑而有
錢輕楮重之漸願陛下並與二二大臣熟議行之實
為幸甚伏候勅旨
戊戌年五月二十五日奏為持權在得其道及申
明措置官會見錢欲望聖慈留思力行及明詔大
臣檢會行下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聞有以收天下之大權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權大權
左又隸章 十六
者人主所以命走四方鼓舞動使之權上所命而共
起治功者也是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縱方其
散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則居
乎不致於縱而且不致於散矣臣恭惟陛下親政以來
於今六年矣權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奉
承上命而無有所違天下之治烝如吾意而無有不舉
然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下肆玩偈上務姑息作之而
不應唱之而不和文移往復非不可觀事功興修初無

史賞得非大權雖收而未知持之以奇走鼓舞與且國
用実切於財賦也今也非尽虐以橫取則有害公而利
私耳內事異每於軍期也今也非徵令而不從則有其
文以相應耳從經所當早復也其有慷慨而任責者誰
與使開敵人擾要害役吾民人耕種吾田土以為久駐
不退之資掠取吾財用以為待時會攻之舉蓋何者以
則我而致豐歲之敗今者將懲創而為報復之謀此其
為患豈可畏矣兆民所當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區處者
未之求矣　二二
往與後閒集民強者嗟弱眾者佚蒙無業可復而徘徊
於松江諸郡之間其來日多而浸入於江東內郡之地
蓋何者厝是則可歸今者厝留則難返轉眼人是費紅
不容不能遂生計矣欲請開同心以為備也而相忌相
傾者益甚緩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措制通融以足軍
也而相詆相戕者不已緩急安能彼此之相謀應天路
而兩淮頻失其藩籬江防空而內郡孰為之門戶不容
不和也而所以為和者未必可信乎將不棄擇而又有

數易之忠士卒不妻附而又有不飽之憂蜀道尼役姓
易撤之國而州仍於故常廟朝忘厝大積薪之念而玩
愒於歲月以自有之天下乃若有礙而難行以祖宗之
境土乃留吾世而日蹙此無他有其權而未能持其權
故欲舉此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之謹堅冰可憂是可
以為烟故而不慄慄乎此哉夫以臂使指乃可運動指
大如股則難屈伸吾不待以臂使指之權而反使有指
大如股之勢則人將難使動有拘牽事機亦來何所恃
左史集　一八
決雖然權固甚於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難持持之如何
在得其道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紀綱具在明聖當宁也
賢毅施夫豈有難使之人特貴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
權之所由行也用舍必當而亡是用舍得其道也賞罰
必明而亡是賞罰得其道也號令必審而后是號令得
其道也措置必切而亡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
聞於朝則明白而剖決之不至含糊而兩見是非則
處之之道得矣下有留達而告於上則斟酌而息報之

不至稽緩而憂無可否則應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
則人人合其心權安有不行而事安有不行者乎臣欲
司權不難特在得其道也昔漢宣帝惟信必賞罰綜核
名實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光武惟總攬權綱明謹
政體是以恢復前烈身至太平唐至憲宗時事岌岌而
准西盡定河北底寧承宗欲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巢
度以為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耳夫所謂處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謂行其道也此
左史謹豈　克
三君者皆中興之賢主也不過有持權之道是以能致
中興之功陛下天生聰明久親政事洞照超軼乎三君
之上而何待於微臣之言蓋當明主可言之時則不得
不効明目張膽之忠也伏望陛下留思而力行之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
臣嘗聞欲做外郡帖奏之事行自創造一百會之說蓋
是熟觀市井之交易素習道路之往來灼知民給貼
奏之艱莫如小會日用之便又以其平日思慮之久

切之少成通練之人委使公私乃敢建說今側聽兩
月未見施行深懼奏陳未明不足開悟聖臣以為若
造一百往造三百一百與二百並行則三百已在其
中果行此也人五利為人便貼奏不甚仰錢一也人
既便用必是愛惜二也為錢無多必無偽造三也破
舊小會以此收換四也無妨拜提反可為助五也有
此五利何憚不為式者必以券直百文徒費工本臣
以為不然不有小費莫救大患若做湖會之簡徑則
左史謹豈　下
費工不多更籌狹小其形模則費木亦少費省利博
似無可疑臣又於其末育收兌事兵見錢與夫嚴禁
下海鉟銷之說皆切時務非敢空談併乞聖斷明語
二三大臣檢會施行之臣不勝至願
戊戌年六月二十六日奏為乞委金陵應接合肥
光以財用為急及嚴州見納銀子欲望聖慈當詔
大臣行及下省部照兌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竊見秋令已洞邊防當是上自兩蜀下至兩淮俱是

風災皆合保護西蜀之事前後議論已多臣不敢復言
兩淮之事目今有一利害臣不容自已且兵家常山蛇
勢之說最切初邊鄙戰守之宜京湖者蛇之首也淮東
者蛇之尾也合肥則介處其間外接豐黃内連江西其
為利害實非小故以蛇喻正謂之中敵人犯邊若出之
於此則是擊蛇之中也東西兩關力能援救則是首尾
俱應也去冬之役雖首犯光使陳韓竭力禦之於中而
西叶力以為之應則光不可破豐黃無事於是時曾一
左史諫草 三
進此說惟其不爾光遂不如豐黃從此被圍百戰而後
得解今光既為所據則必窺我合肥若其專為此蜀東
西犄可出援萬一分道入寇東西方自為謀合肥事力
孤單不比東西兩關以陳韓連年經畫不能支定城一
戰而杜杲作此承當豈能以偏師支吾東西倘不援之
利害視光尤重臣不暑寢處日懷隱憂因思金陵之與
合肥實有唇齒輔車之勢別之傑在金陵其朴實可倚
伏乞頒詔旨應援合肥運內郡之米而列貯於江須練
新舊之卒而多備於器械凡其有所請乞朝廷極力給
之事事預圖日日申飭合肥有警即遣以前啟之兒攻
毀無窮我之應援亦無已守者堅壁清野而使敵无所
抄掠援者出奇應變而使敵不得安居以飽待饑以逸
制遠雖有智者莫為彼為此墨之九攻九拒之遺規而
昨者力援豐黃之明效也臣嘗於去冬冒昧奏陳欲於
沿江整頓一軍名曰遊擊東西有警調而援之江面有
虞又可是守近軍臣備邊十事有置遊擊軍一條料敵
左史諫草 三
料已尤為詳悉尤非此意所當亟圖抑臣聞之守禦司
以應援為先援急先以財用為急且咸元堅等之估籍
不為無補於朝廷卻宜嚴節移積專備軍須毋資他用
徒成費耗至於前來此等之財物皆當愛惜之可也淮
東總臣之格易頗費朝廷之應處卻當早令文承促辦
錢米毋以含糊有誤秋防至於湖北總所之告急速宜
周給之可也以貫今日之急務伏冀明聖之留神容語
大臣亟行措置兵財既供有備事至可以無憂臣不勝

惓惓
臣生長新安一州六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而夏秋
賦税之輸乃獨倍於他郡大抵一錢之税納官十文
一畝之收輸官大半何來官司不卹暗行增添或加
一文或加二文則州人驚叟如被盜寇必須陳訴以
求豁除三數年來事乃大異自十文頓增至十五自
十五頓增至二十今又增至三十矣不知何時而已
耶昔之十文已是重賦今之三十兩倍於前官吏暴

左史諫草 二一

如狼虎百姓銜恨莫吐又有一事尤爲害民土不産
銀産勒輸納舊止三貫一兩州人辦納已艱中間朝
廷知之且以銀品低火元納本色以會代輸歷年既
多省劄可照比乃行下復勒納銀銀價騤高五倍於
昔追納既急其價愈增以多年不納銀子之餘而遽
責之於銀價湧貴之際當二税已多兩倍之日而又
重以銀子五倍之輸百計誅求日加月益民生困苦
可言如是以六邑之人皇皇焉赴愬於州千里之守

汲汲焉申聞於部皆言停閣不得已以從請爲期伏
望聖明垂思民爲邦本之言深察用一緩二之說下
之省部檢照已行先令納銀仍舊用會少寬民力以
固本根臣不勝至望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奏爲應天莫切於至忱莫切
於自反欲望聖慈盡恐懼修省之實區處淮之流
民施行蜀之鄉丁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嘗觀漢武帝以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爲問董仲舒對

左史諫草 二二

以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唐元宗會日食録
因鄉患罷不急務宋璟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
放讒夫所謂修德聞圍不授兵甲不貴官不苟合軍不
輕赦所謂修刑頗動天以況無事慮又由董仲舒之言
觀之則知天之出災異者乃所以爲愛君之至由宋璟
之言觀之則知君之答災異者惟在於有動天之忱故

知天之心存愛君則恐懼修省之念當無一時之敢安
知君之以忧動天則恐懼修省之事當無一毫之敢偽
不敢安與不敢偽之心合而後轉災禍為福祥之効應
矣二三之臣實一理也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生講學日
益克謹天戒若夏禹遇災而懼若周宣每有李異變故
之生必盡恐懼修省之道是宜天心之格災害消除而
連歲之間相仍沓至臣固不敢縷數前事以上瀆天聽
亦豈容不即近事以昌進瞽言乃七月壬午怒風乾來
主更謎草　壹
揆雨揚砂發屋拔木大空號動京國震驚右則湖以東
澤逆流為害尤甚而秀次之左則明以蔽疲之蓋為害
尤深而越次焉田禾固未可知公私已供有損災異如
此不知何祥聞之天文風角之占慮致北虜侵邊之變
寒飢火盜色色有之是非天心仁愛陛下不欲其遂至
於此故重為譴告警懼而深望銷之於未然者耶陛下
為之避殿徹樂罪己求言寬恤冤日而不行祷祠靡神
之不舉未嘗委之於天數也未嘗移之於股肱也恐懼

卯

修省在陛下可謂至矣而陳善責難在微臣猶有請焉
蓋應天莫切於至誠而至誠莫切於自反必也嚴恭寅
畏靜慮澄思而形於言曰吾用舍賞罰有未當與政事
號令有未宜與聽言從諫有未行與紀內禦外有未備
與一吾心志念慮有未正與起居飲食有未節與宮
庭房闥之中左右前後之際猶有莫顯乎隱莫見乎微
者與不然何災異頻仍而又重以此也事事悉加省察
不敢自恕自矜辭切而意忱文畧而實至表裏同徹意
主又謎草　辛不……
習實明群動為之旨新萬務由之本理天心不格臣不
信也否則無事虛文未知宋璟之言臣恐傷敗乃至將
應仲舒之語矣可不謹哉可不戒哉昔者成王秋熟未
穫雷電忽作大風偃禾天變之來何異今日而成王痛
自懲創於所知之故致敬盡禮於出郊之時一念感通
風反禾起歲已無望乃大熟焉天人相與之際可謂捷
於影響臣是以既以董仲舒宋璟之言為陛下告而又
以成王之事為陛下望也惟陛下留神臣不勝至願

辛

臣每念淮民流徙可憐而處之未有其方蜀民被禍甚慘而救之未有其策民生若此天意可知近見別之保亟申朝廷欲以强壯權充軍籍老弱却行賑濟其說甚詳侯子震輪對奏陳欲以鄉丁而制叛潰之兵仍布要害以扼衝突之寇其論甚切惟此二者關係匪輕行之已

附錄

左史諫草　三七

全州奏劄

臣聞全之為郡實控溪蠻於是守臣以邊帶使朝廷所以重其權也重於邊之權正欲任安邊之職熙寧中郡之西鄙嘗有洞民取蜀抄掠連歲不息權柳開知府開至募牙校使入諭不月餘即奏吏州庭開遂作時鑑一篇以誡之遣其酋入朝吁嗟乎安然不兵歛其來庭果何道以能臻於時鑑以具陳曰謹政防亂謹行避患是開之盡其道者若此曰保爾攸宜胥樂在時是開之感其心者若此使政不謹則亂莫過行不謹則患莫逃溪蠻其能保且樂於我哉誠安邊之良規也矧全為湖湘窮處更當交廣之衝昨聞益發買昭以至殃及永鶯市邑杭王官見於臺紳之所奏凜凜可畏或起於飢寒之無聊或苦於攝郡之貪暴是知政行不謹患亂之所由生一郡雖處四境相捱而擾攘全距昭僅二百里於永止百餘里盜興燄震焰內之虞所幸日來道路訛傳漸已帖息或言梟魁雖獲尚要關防則監其已往嚴其將來郡邑同心政行交謹彼有飢困思所安之或發義廩

左史諫草　三八

或貸軍儲或出所得之職田凡可以賑給者必如祖宗朝上下之所推行無所靳吝則可以彼若貪虐思所寬之或禁抑配或絕掊斂或除無名之科率凡可以裕郎者又如昔陸贄復近清光宜疎素遠第郡守初自行在以今引見者在察賢愚守臣上殿奏陳俾以民事者在知疾苦其有或憲何敢泛言臣聞之孟軻曰天下有道得其肫肫其仁浩浩其天靡有嘆息愁恨之心無偏無黨無反無側莫匪中正和平之治以言乎賦役則自有

寬期會之杜行革緣奸之彭思永者出矣奚煩苛之足
虞以言乎獄訟則自有辯曲直之吳育決毒蒐之氾純
仁者出矣奚繆亂之足憂它如發粟賑民不拘故事必
有賴韓億而免飢饉者日推餘財以恤役作必有賴范
仲淹而無流徙者仁賢布列萬物吐氣仁恩周流四方
以寘仁乎其果乾之始而春之生乎其果民之命而國
之脈乎此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既竭心
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豈止海內之民
右夫子章　元

得歸於吾仁既擴而充則作禮樂同車書可使東西不
吾夷狄南北不吾蠻狄也極其至則致中和位天地可
使日月不吾虧食寒暑不吾愆咎也治巍巍而蕩蕩蓋
有廢興之不常俗嘩嘩而熙寧有離合之不定舉世濟
仁而萬年惟王矣臣夙承父師之訓久服州縣之勞於
是熟知守令賢愚實民生休戚之所繫民生休戚實國
勢安危之所關而守令之若賢若愚不必求之它惟於
賦役訟獄之間察其仁與不仁而已戊辰輪班回當首

以是說啟今叨陛引乃輒復以是說陳蓋革敝端行仁
政莫切於四而行仁政曰民心莫切於今日是以不敢
憚煩期裨至治惟陛下申嚴於字牧之訓加嚴於勸懲
之權而大權之所司賈元輔之永賴屬罹荼毒東渡皆
藏凡昭忽辭毋赴辱之是懼爲民一念未處發而弗忘
徇匪遐朝何以肅下欽聞此日特命近臣力趣來歸速
視機務雖免櫝韜以闕庭日覲廟堂時遊爲非便然大
筆則以內親百姓外鎮四夷爲是吏切民斯斯得天下
右又末章　三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而要諸終則謂民之
歸仁也猶水之就下是言君當盡其仁也又曰今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而要其後乃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
幸是言臣當推其仁也大哉仁乎於乾之四德爲元元
者萬物所以資始也於天之四時爲春春者萬物所以
發生也是仁者始萬物而生萬物也聖王以之而立治
臣人以之而贊治斯民則賴是以相生相養於至治之

中其斯為歸仁之效與否則人有痛痒而已莫之覺事
有乇否而勢莫之通仁道乖生意息其關於離合廢興
不小也共惟藝祖立國以仁陳橋之誓首戒縱掠紫雲
之宴深飭藩侯仁之至也一時佐命成體上心選儒臣
以分治名有功以撫和仁之溥也此所以定一代之大
業此所以垂萬世之慶基聖子神孫授守一道文謨武
烈卓見千古猗歟盛哉皇帝陛下嗣宅丕后製二訓以
嚴守令之命復中二銘以堅守令之心若曰貪爾保息

左史諫草　三二

胡忍不仁若曰勿擾民膏宣朕實意直皇極之作民父
毋執道之各正性命也重以元輔對揚顯休勸崇垂鴻
警肇發瞶是有尹躬之咸有一德公功之勤施四方也
自宜郡邑欽承中和樂職輯恵康著善最矣為甫年尚
兼多墻或以沈離飢饑起而撫御之興策或以征歛誅
求激而消弭之無方至使持斧而往不能不有玉石俱
焚之憂又或遣兵而前不能不動雞犬一空之嘆信乎
上有仁而澤不被此賊民之由興失其民者失其心亦

哉昏及淵而已吁分瑞符而宰千里紆墨綬而宰一同
何其忍於戕民結禍負君誤國如此哉累試其尤貪所
至自其貪心之發於賦而不知有此仁也重催預借
撫字已失歸朘横誅民無所錯如宜則又殘自其貪心
之發於科役而不知有此仁也陰禍妄斜經正已悖重
排蚌擾民且疾視如池則飲毒鬥訟正欲其中正處平
也自貪心之發不知有此仁徇勢徇情施行反覆曩見
於京邑已可嗟而閭閻交通是非顛倒至虧都曹之權

左史諫草　三二

治獄正欲其明清関買也自貪心之發不知有此仁恆
貨惟來無分枉直每見於州縣已可恨而黃緣曲筆變
亂重輕至誤祥刑之使澤有哀鳴宜妥恤之而戕甸臨
遣之郡反加怨疾如寇讎然有仁心者如是乎室有賊
乎宜刑濟之而京師根本之地酷施栅禁如仇讎然有
仁心者如是乎天下之生久矣而使不聊生民之憔悴
甚矣而倒垂莫解惟瘠人以肥己曾無惻隱之仁惟囊
帛以遺金何有羞惡之義此犯義犯刑相刃相靡而長

昇

亂作非尚勤歲正御筆之戒飭防患未萌重煩廻眷都
省之申嚴夫仁人心也有此心均有此仁而有仁不仁
何哉操則存舍則亡也真淳朴散風靡波流逅示勤懲
未易扶植格則胥否則威帝舜所以致光天之下命有
德討有罪大禹所以念底績之言岳牧咨共共驩放矣
此有虞之為盛際興刬今大明當天元勲夾日權有位
勑時幾詎使庸回終撓兹民滌蕩而振刷之總核而綱
維之斥貪饕罪繆誤曾不少恕以其害吾民而蠹吾仁
左史隸草　　壹三
也發義廩通客糴曾無扞格欲其活吾民以全吾仁也
旨意明而雷厲風飛得意手而坤轉乾運自可解吾民
之愠而視天民之阜安然譽積玩易保長治難必也推
極機於靜定邪說不得以間之必也察善惡於幾微設
行不得以汩之必仁人是用不使不仁者之在其位必
仁政之施不使不仁者之加乎民將見行於上者此仁
也推於下者此仁也勉之釋嫌慨然任重庶使朝無廢
事而勸懲之權以行人無玩心而字牧之訓克保一洗

攷

郡縣殘民之虐政無虧藝祖以立國之至仁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取進止柰月　日中散大夫新差權知以
全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充本州管界沿邊
溪峒都巡檢使借紫臣呂沆劄子

家傳　方回

公諱午字伯可嚴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玕父大用贈
中散大夫世居巖鎮公生於淳熙六年己亥十二月八
日年十五入郡學同因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
左史隸草　　壹四
璘先是郡解試不取書經先於淳熙禮部符下江東路
轉運司取詩詩經一人自慶元元年乙卯始先君長公
六歲是年首預薦書後沉補入太學升上舍而公以詩
經薦於鄉嘉定三年庚午也明年辛未省試公觀試院
坐闈則詩經臣擘如鄧康華者皆左右以問先君先君
謂大學時文卯本出於眾手改定初本不然公始取視
同試者逐擢第趙建大榜第四甲年三十二而先君嘉
定七年甲戌袁甫榜第四甲年四十一相與如親昆仲

先君有弟四人奉親可遠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
西廣被論以殁公奉二親不遠官初授湖州烏程縣主
簿大太平州當塗縣丞次監溫州天富北監鹽場改官
知臨安府餘杭縣回生之年寶慶三年丁亥九月罷言
路彈知縣十人蓋九人矣而缺其一如公政聲賦役治
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人之數疏出輿論
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大守皆致
之幕府事一决於公政出於學知名此始張魏公子定
左史諫草　三五
叟尚書之子忠恕在郡名士也特薦公尤力忠恕毋夫
人就養而公具慶忠恕躬至簿廳迎公二親入郡治二
千石與一主簿綵衣侍飲時人榮之倪尚書思里居器
公遠到時有與來語書滿郡人爭闘錯字延留公輕弁
赴部投丞缺在當塗見知郡守吳柔勝其二子淵待次
揚子縣主簿執政潛始魁多士俊為相柔勝謂公有操
守俾二子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攝蕪湖縣者頗與淮
西廬州遣兩兵追會公事理曹申郡以廬兵奪縣民為

言柔勝怒愆冒其獄委公入勘公謂廬州已有公文則不
可謂之奪民柔勝愈怒委公審勘公審訖覆柔勝先令
左右問若何公執前說柔勝愈益怒謂廬兵奪我百姓
豈可不縣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聞勉出
怒不息欲罷二令公徐曰若廬州初無公文則可罷既
有公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也久之乃從
公請坐廬兵以捨擾押回本州自懲之此柔勝所以稱
公有操守也陳貴謙來代淮西流民南渡自采石循路
左史提舉　三六
滿城委公安集且預備明春樓櫓防江禦敵知和州徐
僑遷江東提舉與貴謙會聞知公在郡驚喜屈入幕先
是癸酉秋僑以嚴州節推同命校文溫州服公精明也
公以郡事未辦欲盡決遣而奔始催至十八而不以白
貴謙僑專書以責謙公始行僑行部以四事忤丞相史
彌遠命公還當北監鹽場之任浙東提舉張良朋留之
幕旋兼公每制置司事時海寇未平問策安出公廉知
調軍出海根盡即還軍獲寇物皆盡拘收此所以寇卒

未平與制幹施一飛議粮盡再給不許盡逐賊舟所有
悉以給軍於海道一清餘杭言者之誣朝廷察知紹定
二年己丑差公為有試封彌官即差知常德府龍陽縣
公舊無家長女婿忠晴郎祭卜為營屋於杭北關門外
之西馬城始寓居焉龍陽之政區分差役民頗爭先為之
豪富民陶守忠殺人匿其獄誅之或謂近北作縣不
滿補考止可差僉判公謂何不可者時彌遠雖非賢相
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書公縣政於簿差公
左史諫草 一七
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公謁謝特出
迎運使罷故不除人以公護印半年或白彌遠何不除
浙漕曰怕護印官做不得公懼白左右司乞以臨安守
兼始除衛權差公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
庫丁父憂當紹定四年辛卯杭大火彌遠委公監造太
廟凡二人其一貴游子多不入局每飯羅列珍饌還者
朝夕視公未嘗離局蔬食甚菲又書之才簿然終不能
違叛公於清要待遇如尋常人彌遠紹定六年癸巳死

端平元年甲午鄭之相名為更化實未嘗更三京之師
大敗公時居憂嘉熙元年乙酉六月除大府簿十月除
監察御史清之罷矣左相僑行簡也右相崔與之不至
理廟知公歷績特有此除在臺十有五月三年己亥正
月除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二月差
知泉州當此時廟堂除授多私親故朋黨盤據貪贓狼
籍公極言之州縣增價折納一秘倍收酒課商稅奏說
拘以充國用蔽素不產銀米絹外官賦純用會子戶部
左又諫草 一八
恕浙嘉熙元年分茶租折帛錢改作銀會中半銀價時
值十七界會子十五貫戶部估作三貫郡守倪祖常富
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賦稅之輸一錢科十倍或增一
文二文州人以困三數年來增至五文二十文又增至
三十文吳民戶以三十文納一文之稅以償五倍納一
兩之銀過納既多銀價愈增臣伏望下省部免銀仍舊
用會旨依行簡初僅判免一分一厘賴公奏全免計銀
三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兩郡人羅瑞州為記最大惠者

清之變師排敵四蜀聚淵至是丁黼死於城都史嵩之
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處處危
急黃鑑黃州計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葵在淮東不
多兵而坐視淮西之困不肯出兵應援又其行閒書判
都曹啟擾非不嚴切迫逐而葵終於遷延公數入文字
奏不已葵造謗以公為黨於京湖之制司公坐是出臺
逐典郡然公奏疏謂邊閫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不容
幸災樂禍所合協心釋嫌嵩之亦感公時行簡拜少傅

左史諫草　卅九

平章李宗勉左相建督宗勉先在政府乃以葵攻公之
言為疑後自淮東來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有書與葵
往來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為賢昌言於人謂
呂伯可元來特立無黨而葵與嵩之屢怒公待郡缺三
年淳祐二年壬寅正月遂皆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托
以奉親不便辭時則嵩之以嘉定庚子四月自督府入
與宗勉並相輪日當筆已滿二年行簡早卸攬大綱其
年九月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太閩十二年宗勉卒於位

嵩之獨相大權專攬彗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
人相食江湖欲吞樂而良門山又客星見於尾而世事大
壞矣嵩之雖得彌遠人才寧心知敬公而內恐臺中
所論觸事忌憚公四月改除淛東提刑數日嵩之令節
承啖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葵賜出身亦在樞府
五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淛東
提刑在任半年監察御史劉興中書葉舍人閣俱出理
廟臨朝諭嵩之臺諫不識事體只好一舊人言公姓名

左史諫草　卌

嵩之恨不出已意退擬兩人進一人其私也御筆特批
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為監察御史皇閣特
旨內引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陲事甚好者
三績論嵩之除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雖不欲公入經筵
婢陰阻相時項容孫上疏迴避公行殿中御史同在言
路容孫方娶上澤呂氏女於公從姪嵩之俾容孫公欲
職公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王瓚者
不樂公好喊闈除瓚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

之姻承史治嵩之故徼令瓚與父交攻公即日出臺差
寺迴避理廟親兩宸翰呂某求公朕已降旨不允可令
都司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嵩之見
上眷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官校正韓祥都承吳一薦
二人抗公入瞷嵩之又自作簡詞傳公謂臺諫既出與
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出再入有例
宜自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未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
乃請約王德成先詣公廳謂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為嵩
坐史誣並　　　　　　　　　　　　四十一
之客尤恫懼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臺諫
不許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住公獨奏爭短卷固不可
盡信若不受短卷即是塞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
目於臺諫之意疏出入皆謂然嵩之銳意行經界州縣
一付吏手與豪氏相表裏暗增下戶稅額公以此劾去
烏程縣令諸葛千里嵩之怒詈都司翁應善謂公曰祥
等亦知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院言事姑
寢矣嵩之自督入相蜀襄淮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十

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誇大扶以邀君謂邊事非我
莫能當也至謂諜報北境內亂欲自以為功從壽春漸
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豈可復蹈前轍然尚不欲
明言疏但謂我之間探並未嘗得其實不宜輕信妄動
嵩之從弟賁之知徽州倉虛妄作公不避鄉嫌劾之嵩
之最惡一日送事四年甲辰五月除起居郎出臺兼史院
官公屢求去八月丁母潘夫人之憂九月四日嵩之丁
父彌忠憂歸四明諜起服徐霖馮去非等及太學生群起
三史東卓　　　　　　　　　　　　四十二
攻之嵩之張議者不知公之兩為御史俱出理廟親擢
初漠不識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繼是當國者乃例以
為嵩之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一間十二年官
階祠祿與奪一不屑意歸去故里同年二十二至嚴鎮
見父執八年戊申也往來公門下四年濟其孫若啟廸
詩諭至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嶺南隣封守之曰萬里
為序為書送之遊江湖明年壬子公子沆知於潛縣及
改辟淮西餉館皆近侍以行回東西奔走不及再見而

公薨於金陵寶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
也年七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世運之消長係焉近世
乃人才日長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
代漢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問學之盛則過之
熙豐邪郎以元祐學為禁程氏之學與蘇黃為禁逐夫
中　學禁一　光堯以是中興迨及乾淳蘇黃詩文學
者所尚獨未文公繼伊洛之學未有能深好之者慶元
鄙論復起又以為禁蕞韓侂死嘉定以來不及見文公
左史求真　四三
而見其形者真魏而公亦其人也公娶夫人祝氏先公
十年殁實文公母夫人之從侄女得其家傳發明文公
之學義根理據詞坦意明細潤精純紆餘條暢講座敎
陳人人見服稍得緒餘為名進士崖鐫家饒神悅鬼愕
建安刊行類卷行世可考竹坡者公所至種竹以名其
燕居也公之文有類蘇者字亦如蘇有全類考亭者視
葉適之文刻而不典異矣詩不多作雖不專祖江西與
四虛劉克莊之詩卑而陋靡壞矣元祐人才非不盛而

衍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下尚
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倪
遠清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盛而宋之權臣消
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至於賈似道則運無可消而有
所歸矣自公之廢以庸繆汙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
比比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師尊
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
身後除右文殿修撰知韋州明年丙辰奉旨守本官職
左史涑草　四四
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在政府為之也官至中奉大夫
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贈通奉大夫是年正月葬
至馬城九月歸葬嚴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巴書次女
適迪功郎湖涿孫五人沆沆傳文集未刊行藏於家公
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極密汪公
勃之內曰大五姑是生作礪子行弟一從也作礪之內
曰五十五姑是生義瑞義榮義和吏部朱文公松之內
曰五姑是生文公皆祝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

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勝
覧公為之序穆子洙監文思院以公為師合史瑞論曰
宋之天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自以臺諫去
之易也不然則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
則臺諫與宰相交通可乎臺諫奉承相之意自王安石
行新法始章蔡紹定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然猶有
陳瓘劉安世百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檜韓侂
史彌遠史嵩之皆陰與臺諫為一以去所惡而擅權罔
左史諫草　四五
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為御史出於理廟親擢前與
僑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時理廟端平肯
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旬禁王與籌通脉月路
間有節貼宣諭庇存姻戚深防宰相之合然乃從彌遠
立己之恩以逢事相其猶于嵩之大姦雖臺諫多其私
人猶未敢全欺理廟所以左史公尚能少行其志議者
不察過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並無文
通臺諫之迹而大閣董宋臣用事臺諫皆出其門自鄭

清之再相則與周坦陳東曾陳垓蔡榮相表裏以媚宋
臣以固理廟吳丞相潛初以件宋臣遂謝丞相方叔以
子修與宋臣爭湖山白筵去實則泉州人洪天錫外歸
呂中而外容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天錫言事歉息無
由得對可一吐所蓄如宋臣謝堂厲文公近習戚里之
橫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
日天錫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中當言何事當劾
何人修也中歷數之天錫之進又陰與謝修深交以千
左史諫草　四六
方叔遂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判而劾之可以得名鄃
謝修挾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廟駁得不行一
再疏宣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敬之而詖險矯詐世
不悉也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列尚書終畏其入與
聞節宋臣憤天錫修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
二相無如宋臣何宋臣至板丁大全為臺諫論逐槐行
行都弓兵大下糾槐出閣若下大理恐知者元鳳相大
全參預用吳衍翁應弼論黜太宗武學諸生皆乘大臣

所為大全敢潛再相極力黜宋臣且有　瑾之忠而實
似道入客王宋臣殿晉理廟升遐由是成滔臺諫一聽
命於似道者十年彈劾全疏出於似道付下而貼黃行
否任似道否取德祐丞相陳宜忠五月五日除回監察
御史檢正字十朋押省劄下矣宜中令番希仁來言月
路仕者必由丞相分付回力敢不願為此官則又再遣
希仁來言今回與謝堂往來太皇謝太后商量回再四
辭謝謂似道身自為臺諫以至今日之敗丞相豈可復
王又諫章　四二
路霞徹省劄若至於辭免奏即擊平章王爚於是宜中
收起新命次日門謝時服百官謂之猗立班宜中招欽
託言爚收起省劄爚後援前浙監察御史宜中添擬回
左司諫爚再并收起回上第二書言日食右相劉夢炎
偉之宜中謂回書首論爚不當為平章宜中正欲最立
遂出回為郡宋之奉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相一之罪
手故國公家傳而極論之贊曰
皆之科目士忠不中亦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之得

臨其民名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賦役改秩作邑事関
不試乃臻朝績兩易其冠兩換其衣公出再入耽耽其
咸淳立三相行簡之耄宗勉之天嵩之之益三皆不合
誰知有君左嬉一出終身耕雲丁賈敗國黜我臺諫惟
公之時尚無此患周程學問歐曾祠章高山仰止千古
紫陽
又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揆知郡開國先生于世開
左史諫草　四九
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從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
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迪
功郎台州黃巖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
察御史條條改監西京中京中嶽廟次任總領湖廣江
西西京財賦所準備差遣所總領者賈似道也似道貴
妃弟年少押遊不肖於錢塘門西葛嶺聚博挾妓因所
不為理廟知之怒丞相喬行簡亦怒除似道大府寺丞
欲與易右班而丁酉似道請析漕舉戊戌假手登科常

丞權郎軍少升監駁駁顯要行簡拜平章終不能行似
道換右之議以似道懈構孫德之為地也或謂理廟欲
臺諫論似道而似道深交公於西馬城之寓字偽為狀
臺冀裏言兄臺許者於是似道廣寸歲虛除廣西憲倉
不赴改江淮都大坑冶公事年二十八乃丞相史嵩之
陰媢貴妃交結同位之所為淳祐六年辛丑四月似道
除太府少卿湖廣總領年二十九而天下之敗根於嵩
之之此除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已即有隙似道有湖上
左史諫草
所受女冠嗾公為致之鄂諸公婣有道士裝者似道疑
公自取大怒將殺公除知不果而左史再除監察御史
公再任中獄乃已左史甲辰出臺立端以憂歸里逮不
復自公之再任中裁也丁母祝氏夫人憂毕改知臨安
府於濬縣壬于父子同閒居九年矣乃迎左史之於濬
淮西總領趙與𥌒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左
史薨於金陵謨喪由城西歸葬巖鎮董丞相槐公師也
程丞相元鳳里人也二公相公皆居憂服闋戊午詩兩

浙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權郡攝浙東提刑司仍特
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
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
印登朝歷四轄六院之文思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
南諸路謂可免和糴臨安元思當奉行陰疏七不可
遣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稟似
道札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
易新佃改庄官不使不若責付元責田主歲自抱租運
左史諫草
納會子起于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
十足會價終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並行鄭
清之相聯發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準十六界之二而物
價騰踴會價新者與舊貫俱落至欲履畝收楮為之大
罪嵩之廢十六界行十八界以準十七界之伍而十七
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
子閏歲二十五氏頗安之理廟微時行第十七福王與
汭第十八上意不欲廢此二楮者此也似道故作銅錢

闢子以一準十八界之三理廟難之似道於升遐之日
僞作遺民廢十七界行闢子舊比許以舊楮易官新楮
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當收舊界新十七界十五貫
换與闢子一貫可也而似道直廢十七界更不换與新
闢自四川破十八界會子及闢子用徽州紙易破爛聚
於行部每貫民間有貼會錢官司受納必欲好新楮似
道置局令百姓出用錢换新好闢子當時十七界曰葥
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繪物名闢子日曰闢楮民戲言道
左史諫草　五一
此一闕不得公謂闢子雖數爛官司受納通用則流
行矣置局許百姓换新好者則是飛數層之楮民自得
不疑似道當彗星出時已罷公田卜理廟意非誠也公諫
似道尚未見罪至此正言公田闢子似道大怒公急入
札丐去則僞除將作監簿乞今言者論寢久之與華州
雲臺觀祠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祠起知全州未
赴論與建昌軍仙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
祐元年乙亥三學上書伏闕訟公召赴行在公不役

出似道殛死石國亦隕矣公師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
尚朱文公之學理廟致毋不敬座右銘用止字韵朝臣
賡詠清叟思止字欲用經語公曰拜手颺言緝熙敬止
可不可乎清叟喜用以繳進稱旨起總幕過長沙槐為
師問性與天道章公以文公語答槐大喜即送薦剡謂
旅中不必謝啟可徐附來公異旦袖啟謝座客五十餘
人槐讀句警稱之又益大喜在總幕遣使登得公古詩
一即兼界大小二狀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
左史諫草　五二
政以金質制司未飾軍未歸制司而金不歸總所前後
紛競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師孟珙見之謂數析明白歸
金而奇公再為中嵗過吴門吴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
監司交惡禁囑公侍旁一言頓兩劾罷禁居餽百金公
答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出使者歎却之以清介知
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莫母祝氏夫人旁近古基之後人
願致去公謂汝塋在先吾母葬在後胃内一同何忍如
此悉築墻圍之共為一區在於峕薑因過見撈感公未

嘗訊杖自歸獄責罵姻家售私酤擊官坊下尉司捕至
論如法在發封鎮鎖眞獄公被跡決縱之斷朱君章四
十二年不決田訟在行部息吳王兩府二十九年不決
訟歲飢招糴鄉民負斗米歸局官誣為私相糴羅逮欲
斷配私居公爭不可比吏汪允恭以為仇餉乃解似道
捨相府以平章湯宴湖山公謂此网體似關凡三移書
規之似道憤不止公田關于疏也至元十三年丙子以
後適達春城岩鎮閒十年南北大夫文敬義理典故問
左史肆草

五十三

章翰墨如先左史學問體朱文公而歐蘇後進師焉二
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年八十一是年秋微泄背日
膳如常冬加胸疾卒之朝坐榻閱書謂生旦在近諸
子喜治具將為壽甲夜呼諸子語平青苦及家事後事
偹悉而逝官至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內子宜人孫氏
戴氏子五人長將仕郎早卒先末卒時所聘松木坊汪
氏女先喪汪氏撥稅産三十貫近田三百畝徽州自陶
推田地山園以畝起錢然後以錢起稅物為呂將仕戶

議續好公謂未畢婦謝還之次本前修職郎浙漕貢士
亦先以卒次極機標皆前將仕郎貿為州縣學官女五
人婿戴孔孫前登仕郎吳應紫前太學字約齊生謝楠
前宣尉司劉斐永豐倉大使章明祐從仕郎休寧縣尹
方師聖皆進士孫男女曾孫男女不勝書卒後二年丁亥
葬母祝氏夫人墓而汪樞密勃之內乃祝氏夫人之祖
姑汪公義端義榮義和之母及朱文公之母皆祝氏之
姑世謂祝氏世生貴女以公貴累贈至碩人如鳳占又
云之東言

五十四

陞淑人誥曰
士大夫出處之際豈非天哉先左史公兩入蔡益出宰
相進擬甲辰八月以憂去國九月嵩之敗繼相者不蔡
閒公一紀公亦坐視門九年而後出宰百里乙卯丙辰
丁巳丞相槐師也丞相元鳳同行輩也而公居憂不得
二相然亦之力大全敗似道入公乃似道老舊交遊京
荷點陟寸進坐疏言公田關于反斥其以元台晏治湖
山陽與陰奪雖一郡不得試閒十四年鼎命惟新又閒

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八十一大節可重與翁則天
之所愛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與贊曰
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縣官漁吏囊吏
張廟田公謂不可以此獲譴祇楮芝楮並行於時兒殿
瓶楮一貫三芝新之未幾自厭其居公謂不可以此取
妬未有罕相出宅郭關柄臣傲主台遊湖山左右妓肘
豈謂鼎手公謂不可以此獲咎文歸言路岐郎私書文
既歸隆同其間居即止於權郡亟不試有大於此家學

而

左史諫草　壹五

是既

祭文

嗚呼歙大好山水佳氣磅礴知幾何年巖溪之上始有
竹坡西城兩翁父子一時西城翁生八十一歲矣聰明
強健不異五十許人其壽考宜未艾也而遽止於斯今
則已矣音容不可復接而平生大概猶可得而言之竹
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歲丰姿標格瀟洒出塵則公
之宜貴蓋天分之素有而非鄉譽之獨私在宋端嘉號

為諸賢之一會公之得於天者既卓而家庭聞見師友
磨切又交發而互貫如臺九層實土弘基如木百圍碩
本曼技其文如萬斛之泉其學如五總之龜其清如無
瑕之玉其潤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
浩然之氣介然之節不為利害得喪而輙移尊翁歲月
公也趙庭嘉定金未意四知贊幕胡陰才俊並馳為辟
寔手為出囊錐然是特謂發硎而不見其及物之施
於潛之政牛刀割雞大姓強宗不得以撓吾健而天日

昭

左史諫草　壹六

之柚精通試格甘兩連為之應祈癸女之戌有崇題輿
郎印曾頌於卧護郡人尚切於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時
為公多從象諫垣之貴而三年公事與苦蹊左腹之窺
此是僅止見其州縣之政而未見其立朝之奇僅月之
室舞歌觀健皮手者利於白徑畏成者甘於喋醻公為
憂訴不為喔咿謂宰相大臣不當築湖山之館謂公田
關于以將階後日之危匯但移書之私責居賦抗疏以
顕幾彼腹如劍而口如飴連畀竹符之寵輙驚白簡之

隨士大夫識與不識爲公咋舌短氣而甘貧肥遯出於
天性終自信而不疑雖然是承平時也而未見其坎窞
之易履霜之詩桑田海水周宮黍離南柯蟻之王侯世
幻奄忽大行谷之宮祿鬼神護持從無長物和以天倪
蘭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乎九逵或貴爲四輔而廟通尙
父譽揚之請或感行一道而覩覺黃公眉壽之詞四海
風塵十年林壑而不害其爲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治愉
夫然後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誠之動物而忠信篤敬之行
李東津草

壬七

先聖之言豈不我欺蒲亭之皆萬福之碑有表叔恩難
耄不衰而明道春風之座堯夫化外之車撫時懷舊下
職勤小又幾無一物之可遺年年生日子孫羅列賓客
遨嬉簫鼓喇喧酧舞宴飲今年此日忠其復然曾謂開
籠之鶴化爲鳴庭之鹽入門升堂竟拜公於靈幃嗚
呼哀哉某之視公年晩位卑公析行輩與共襟期一自
戊秋之曹貢幸依飛羽以差池式偕華燕同上蘭閣暨
戊辰之歷忝晉程藝於中書公又察崇銀緋委蛇尊主

江卿之會貧聯姓子之題是皆青雲道上之攀附豈但
桑梓陰中之接遲厥既里尤切倚畊兩地無一長亭
之隔而東閭邱君之姻好又偶爾出于邢媛晉起是尊
報隆璃塔授擲子詩句嚮聽公每琚不自意失路之仇
香環堵之陋室而得此五馬之貴公當代人之師也江
空歲晩前途峻峨老成彫落文獻其誰幸即盈而聽厲
仰秋闌而啟迭山頽木壞哲人竟萎嗚呼九月之初嘗
造召埽公倒屣迎款以危區俚綫乎文章之教縫綣乎
左叉謙草

壬八

腹心之蘇蓋比年屯門茶炙類如此而此爲迎款之終
也自今入門而公安在乎重九之前公車戟指下顧逢筆
容欵展履行留僧寓之陪歡忍夕陽之分携蓋比年承
訪其謙老如此而此爲公來訪之終也自今欲一見公來
可復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孫其慶必餘顧
甞感之難忘撫新愁而兆悲北風悵懷雪涕淋漓已而
已而酹此一卮尙饗

挽詩

回久客杭睦間為俗務未能即歸切聞先師西州判
兩楹間一慟以奠也兒輩書來知堂封有日既不能
與執綍之列謹為哀些四首以寓無窮之悲回自惟
昔者學業未進賴生竹坡老師教誨之授受西城先
生造就不淺老衰荒落莫能述鉅美萬一丁時遷鼎
則其感痛在乎言辭之間排抑正人倫淆斯世其眾
故有所歸也且此尚須面見以既等析字體

詩

左史諫草　寃

誰實柄咸淳無君欲不臣舉朝皆諂子北老獨全人去
國勢頹嗾居蚲虎自剸傷心誰狎客容易竟亡陳

又

公曰怨已盈闔市出尤輕稍欲輸忠款初非賣直聲二
千里齊祿五百萬臺評舊日朝天路端門野草生

又

先公與進時早誦小坡詩晚節逢衰運暮年對耄翔宋
貧從俗笑國破任身危後死居今世前途未可知

己巳東亭

又

朱搖前太守白髮舊遺民自有看山分何嫌傴月嗟生
為名父子死作舊朝臣我請公埋志悲風涕滿巾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十五卷

（明）王恕撰

明正德十六年王成章刻清嘉慶十一年補刻本

王端毅公奏議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恕吏部奏議九卷、宏治四年文選郎孫交編、大學士李東陽序之。後兵部尚書王憲取其自大理寺左寺副至南京兵部尚書時奏議六卷、刻於蘇州。御史程啟充又刻於三原。此本則正德辛巳三原知縣王成章合二本而刻之者。第一卷爲大理寺及巡撫荆襄河南時所上。二卷爲南京刑部戶部及總理河道時所上。三卷爲雲南巡撫時所上。四卷爲前參贊機務時所上。五卷爲巡撫南直時所上。六卷爲後參贊機務時所上。七卷至十五卷皆吏部所上。劉昌懸笥瑣採稱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則此猶汰而存之者矣。明史恕本傳稱其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集中所載、如參奏鎮守太監及論中使擾人等疏、皆剴切直陳、無所回護。又如處置地方及撥船事宜諸狀、皆籌畫詳盡、具有經略。其他亦多有關一時朝政、可資史傳之參證。沈德符顧曲雜言稱邱濬作五倫全備雜劇、王恕謂其程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濬大恨之、遂謂恕所刻疏稾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故彰先帝拒諫之失。侍醫劉文泰因以此事疏攻恕、恕因去位。所以報恕之輕詆也。明史恕傳則謂二人因爭坐位、故搆是獄。案濬本很忮、恕一日不去則濬一日不得快其私。其忌恕未必以此數語、亦未必以此一事。然恕亦殊乖避人焚草之意、故史謂其昧於遠名之戒。今刊本已無此二字、或後來削之歟。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序

公舉正統戊辰進士出入中外且五十年官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壽九十有三歲卒
贈太師謚曰端毅其孫忠大節之著有
贈謚之誥有載德之碑有哀死之誄其文章存
者甚多而奏議爲最盛自爲大理左寺副至南
京兵部尚書者六卷兵部尚書[illegible]公嘗爲御史
時嘗刻于蘇州御史程君啓充爲知縣時復刻

于三原其在吏部者九卷藏之公子太常卿承
裕所知縣王成章從諸生求得之以告于巡撫
都御史鄭公陽巡按御史曹君珪咸曰文矣纂
于斯適今幸獲見之是爲我師知縣其合前六
卷者刻之題曰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播之四方
詔後世焉刻成曹君命九思序之九思讀之終
卷仰而歎曰嗟乎世復有如斯人者乎剛而弗
屈也明而能盡也直而不竭也公而不衒也婉

而不阿也遠其没贊陸贄之流乎是故
天子嘉其忠豪傑讓其奇蒼生誦其德夷夏仰
其名夫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爲也哉孟子不
云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蓋其人也夫
自鄒人創爲義理不明道德亡矣志氣卑陋躭
祿者多患失之心全軀者甚憂國之誠知竊遷
者蒙殘餘之恥專廉恥者爲駭俗之行知而自
默者貽社稷之憂嗟乎責受朝廷之倚毗身繫

天下之安危通碌碌至于斯也是公之罪人也
昔者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嘗廢書而泣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謂其犯顏敢諫也願爲之
執鞭蓋其中有以合也故士有曠百世而同心
者君子于是刻也可以觀人矣

正德辛巳秋九月甲子
賜同進士出身前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經筵講官修　國史後學鄠杜王九思謹序

冢宰王公奏藁序

周官冢宰即唐虞百揆之職雖列于六曹而實總衆務歷代宰相之設則別立六曹以隸之迨
于我
朝始不置相然所謂吏部尚書者獨為六部之長所領人才又天下首務非他政事比蓋大臣之最重者也故非德足以格君正國才足以察理辨物者莫宜為之顧世遠制異天下事不盡

于部俞吁咈之間則必假于辭而後能達於是謨訓之體變為章疏為題為奏代代有之晉山濤有所銓注必先啓而後奏宋趙普有所薦而不用則拾殘藁復上之者皆是物也今部曹所奏朝報所錄人皆傾耳而聽之今日行某事事之善者必曰吾
君之仁也明日用某人人之賢者必曰吾
君之明也是雖書簿格例之細而所謂格君正國者亦於是關焉固諸曹之所同而在吏部為尤重也
今天子御極之初三原王公復
召為吏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天下翕然望之而公亦毅然以天下人才為己任凡有會議必手自屬藁雖部曹所擬官屬所具亦親為改訂四三年來散于諸司者不可悉紀文選員外郎孫君交擇其關於政之大者粹為一編以藏于家

東陽得而觀之則歎曰於乎盛哉臯陶論知人必曰載采孟子言尚友必曰論世後之人聞公之風不獲見其人而接其論言者必於是觀之而
一代之盛亦從可識矣東陽承乏翰林脩
兩朝實錄皆在史館蓋自正統以來迄于成化選舉之典式人才之名籍未嘗不得與也
聖天子之休風美政大臣元老之嘉謨偉績乃

復於
今日見之敢不為天下賀哉以難進易退公之
夙心而
春注方切未可以言去則所以益于
君與國者尚多又敢不盡為天下望之哉公自
立
朝累有献納在南都者尤為天下所傳誦則既
編為別卷而序之者已詳故獨識于此庶公之

任以天下者有所參考云
弘治四年夏四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
經筵官兼脩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介菴先生奏議序

春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
不廢是三者得其一皆足以傳於後而不朽德
盛矣功未必隆傳也功隆矣言未必善傳也乃
若言以紀德以昭功斯為至言傳也言必有德
而後信於人功必待言而後濟諸事則德猶為
言之本立言豈易能哉況人臣進諫之道欲則
攻之邪則閉之不道則道之有犯而無欺言之

立非有道德為之本烏能入之也古之人善諫
其君者皐陶邁種德謨陳而帝俞伊尹有一德
訓作而太甲順周公有聖德無逸立政七月鴟
鴞敘而成王悟言皆本之德傳也功植於當時
也繼是大聖如孔告定哀大賢如孟告惠宣大
儒如程朱告哲宗孝宗言不見用而不得行其
道退而有六經有七篇有易傳成書以明其道
言一本於德傳也功及於萬世也

天啓

皇明豪傑輩作若今大司馬介菴先生汪公以

關中儒者起家進士初入翰林爲庶吉士尋以

大理寺副歷守牧進御史中丞再進兩京刑戶

部侍郎至今官嘗一征湖湘三出巡撫而今參

賛留都機務則再入也所至秉古心迪古行守

古典禮不詸于勢不暴于寡弱威畧足以平寇

難廉貞足以激貪墨仁惠足以蘇困窮公暇手

不停披諸經百氏書以意逆志有得輒書疑者

辨訛者訂前賢所未發者發體之身驗之家而

推之以輔治天下蔚爲一代之望可謂有德者

矣則其發於敢諫之言特緒餘耳盍先生自委

質以來遇事輒無隱刿十數年來四三刑人怙

寵毒民無所不至中傷臺諫中外諱言先生於

是以身任天下之重累抗論疏皆關

社稷至計蒼生嘉謨名教大經直指權奸而不

忌力救正直而無阿婉而不迫直而不諂頌而

不悶眞得皐陶伊周孔孟程朱告君之遺意者

用能感悟

聖衷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以行其道以濟于時

而下其澤也先生之言豈非紀德昭功而可

傳者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有焉近者

言事之臣以爲先生宜容勿禁近備顧問資啓

沃疏進

上以留都根本重地參賛節鎮重寄非先生不

可議乃寢此殆成王以周公留後治洛之意知

遇何以加此先生雖極人臣之位能折節下士

與講明道理故士之有志者咸樂及門而親炙

之以拱廷琳不類辱啓牖良多而其子承祥達

而不羈承裕正而好古相得益厚承祥間以先

生奏議凡若干卷見示奉而讀之而有感於春

秋傳者之言遂僭爲叙而識其首簡若夫先生

著述之可傳者尚多不獨此也

成化乙巳三月甲申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浮梁程廷珙頓首序

介菴奏議序

古有謨若禹曰克艱臯陶曰知人安民益曰無怠無荒廸臣告君之嘉言爾後之章奏即謨也其紀綱之大體義理之至情政事之要道具於是關係大矣哉蓋自古人君莫非忠臣弼而朝廷正天下理以經綸大經謀猷大業天工其代股肱倚毗不可相無而相舍故用其言則國福以興棄其言則國禍以亂若龜筮之爭灼然而不誣者然臣必能盡其忠俾君其堯舜君民其堯舜民庶幾無負所任而亦不過為分內也何忠者為鱗角為鳳嘴斷斷乎不多見邪忠其難矣乎夫忠者盡其所當然而無一毫欺焉爾盡已則盡物盡物則盡道非昭天理弗能也非大有義弗能也非抱貞罔弗能也非絕識不欺弗能也非剛直不阿弗能也非大公無私弗能也能焉則政無不舉知無不行陳其善閉其邪利害當機極言無諱已不求知而自為人不見知而不恤焉有嫌疑避諱哉盡已而已矣若今

大司馬陜右王公其人焉公號介菴歷事
三朝揚歷中外幾四十載讜論滿朝廷忠
名滿天下始評大理平反克允剌揚州吏
民赤子布政江西河南長城數千里撫荆
襄撫中州總河防撫雲南守隣部撫南畿
安危康濟居司寇居司徒居司馬都臺憲
佑　辟經邦前後章疏餘二百上真大體
立於紀綱至情切於義理要道深於政事
偉哉言乎古人之心也使今征求息而民
力甦權姦伏而士氣作

君心明而成憲彰是誰之功歟蓋公存心
以道始末惟忠蓄有學問本源施爲實用
其尊如此所以揚翹特之風采凝峻盛德
休望光明正大爲國之楨也詩云衮職有
缺惟仲山甫補之公其謂歟書曰政貴有
恒辭尚體要今公之言忠誠剴切流出肺
腑而無綃繪之浮辭可謂深得乎體要者
矣將見千載之下讀之者未必不與陸宣
公之奏議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並稱也
耶公樊辱厚公雅敢以荒謭辭謹載拜序

其槩
成化十八年壬寅十二月吉日無錫陳公
懋書

書介菴王公奏稿後

待存

憲宗朝聞三原王公爲南京都臺章奏足

奉

旨施行者固已錄之有司播之四方其留中不報者世莫得而傳也公既爲

今天子簡用復起爲吏部有傳其家所藏奏稿者蓋自爲評事爲知府爲布政凡所嘗陳奏舉劾者皆在焉讀其剴折事理論法斷獄入或繼之至於抗論苦口排大姦擢巨敵身任天下而不爲私謀者則卓乎不可及也夫内告外順見于君陳之命先儒以爲此固成王之言非文武之言也中古之世或匿諫草而不以示人甚則焚之世俗相傳以爲美事議者則以爲孔光之徒匿姦飾譽之爲者故韓魏公諫垣存稿序不避賣直之嫌而彰人主從諫之美豈無所見而然哉若王公所諫奏所舉劾蓋有削兵權黜侍近而元惡大憝亦有肆諸市朝者則公之忠

先帝固鑒之深矣雖有危言極論未暇宣然亦優而容之未始有譴怒訶責之語盛德所在亦豈容掩而不彰哉使天下傳後世傳之謂公之言如此而

先帝之所以容之者如此則未必非是稿助也

弘治壬子四月六日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長沙李東陽書

新刊介菴奏議後跋

大冢宰三原王公清忠大節著天下寰士識與不識莫不知推尊之顧其平生奏往往傳聞于人而全帙多未之覩慕公者蓋日企焉久矣侍御東曾王公往使關中以風節高峻為公所期重且道雅相合因録得疏草二百餘篇每携自隨茲奉命按江南激揚之暇思欲廣之以資有志事功者因謂我郡守林侯曰三原公一代者德固今後輩楷模况數歷既久所疑明多

地方事亦司風紀者之所宜習也盍刻而傳之侯勵精郡政雅志遠大欣然諾捐俸督其成以余之居郡下也遂授而俾端焉魯魚謭劣謬校刊正得八十六篇釐為六卷其再起為吏部特授又不在是大凡政論事宜皆請質之執政而後定取焉余學直董事而已既成復承命志所由刻之顛云惟賢知賢信然哉公之大勲業自筆太史固非愚生之所敢論侍御公按茲周於□陝東公始終一心而侯篤尚忠愛以風化率下皆所謂三原公之徒歟且公桃李滿門晚得相知乃更在四海之內則知君子道同則合雖千載猶金蘭契非是鄭牆旦暮而後相為謀也侍御公言公引年家居後在邑城外數里許闢菜草堂日著書其中以為課今年甫九十而聰明強健好學不衰且增廣古今章疏甚富其自得而不急世又如此公又聞諸侍御公曰士大夫是劉得腳住然後可以有為亦名言也敢併志云

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十一月望日後學

吳郡楊循吉拜手謹書

介菴奏議六卷舊刻之姑蘇三原公故里
也公逝矣時縉紳知公者重其名思其手
澤之新惟公不可見得見是集也斯可矣
然乃不能應諸縉紳之求乃爲價之乃因
舊本別爲三集逾冬功始刻成讀其辭直
而不隨婉而經危而不激仰承
俞允播宣中外時則有若削兵權出侍近誅
大奸惡以丕覃
聖化華夏夷服想望風采是固
聖明從諫好善之懿夫其轉移乎動果敢剴

毅公之精微固自有不可及者公歿之明
年啓充來尹三原又三年奏議重刻說者
謂公之質直如長孺心事如希文奏疏如
包孝肅好學如衛武公表正鄉閭如陳太
丘一時出處此然
朝著俾善類賴以有立是集也猶吾足徵也
惟公不可見得見是集也斯可矣遂藏棗
于弘道書院併志歲月以傳
正德七年壬申冬十有二月
賜同進士出身知三原縣事嘉州後學程啓充拜書

書王端毅公奏議後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舉公可繼端毅公者文
恪公曰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
必見蒼頭沽油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
郎中佐持牘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遺
吏率自潤斯人約身裕民歲歉止征坐是停
祿稻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清白之操詳
明之政次日先公堂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
辱公之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惟君無
問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議擊奸守法一介
弗挑乃猶上尊號乎元臣勛名固不以巧辭
飭行而取哉[illegible]日相臺崔銑書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目錄

第一卷
大理寺
申明律例奏狀
撫治荊襄
處置地方奏狀
查勘失機官員功罪奏狀
繳撫治流民　勅諭奏狀
陞左副都御史謝　恩奏狀
巡撫河南
區畫未完稅粮奏狀
蝗生境内請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奏狀
激勸賢能奏狀
代晉府辨免賀儀并請冠帶奏狀
言吏部不覆請給　誥命未當奏狀
陞南京刑部左侍郎謝　恩奏狀
第二卷
南京刑部
彗見地震乞休致奏狀

聞父喪復請給　誥命奏狀
蒙賜　誥命謝　恩奏狀
蒙賜葬祭謝　恩奏狀
總理河道
論報管河工程及乞禁馬快船附搭私貨奏狀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修舊塘水閘奏狀
乞罷巡河管泉等項官員奏狀
言詔令不可失信奏狀
言運船前進四淮揚修理河塘垻座奏狀
言管河官應否添設奏狀
言襄河一帶灾異奏狀
言山東得雨河道疏通奏狀
改南京戶部左侍郎謝　恩奏狀
南京戶部
處置運粮餘丁月粮奏狀
申明茶法奏狀
欲令兩淮山東長盧三運司將鹽引

紙每張納鈔一貫奏狀
欲令公候附馬伯具印信文書關支
祿米奏狀
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謝恩奏
狀
欲帶男承祿隨侍奏狀

第三卷

巡撫雲南
處置邊務奏狀
奏解犯人及參鎮守官奏狀

參鎮守官跟隨人員擾害夷方奏狀
乞嚴賞罰以禁盜賊奏狀
陞右副都御史謝恩疏
乞却鎮守官進貢禽鳥奏狀
論寫帖不可無印信疏
參民奪占南甸田地單職奏狀
請勑貴州會兵撫捕羅雄州賊人
奏狀
改南京都御史參贊機務謝恩疏

第四卷

前參贊機務
回報守備太監黃賜到任奏狀
覆議定襄伯乞增操江官軍奏狀
南京長安右門外木廠內失火參工
部官奏狀
太廟內樹木被風吹倒奏狀
覆奏南京六科陳言弭災事奏狀
駁議聽選官王瓚建言江北五衛免
赴京操奏狀
關過內府銅錢給賞日本國使臣事

畢奏狀
奏解詐偽犯人奏狀
參奏南京經紀私與番使織造違禁
紵絲奏狀
乞存留騎操馬疋奏狀

第五卷

巡撫南直隸
地震請停任奏狀
議事奏狀
奏報災傷因言織造進貢勞民傷財

奏状
乞暫停燒甎奏状
乞照舊令南京各衛官軍燒甎并要
清查沿江一帶蘆場奏状
賞賜 誥命謝 恩奏状
乞休致奏状
又乞休致奏状
言應天等府粮草災傷并成熟数目
奏状
乞休致奏状

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状
奉繳賑濟過軍民戶口文冊奏状
陳言 聖學疏
乞休致奏状
論中使擾人因乞休致奏疏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状
糾劾奸人撥置中使擾乱地方奏状
申救常州府知府孫仁奏状
陳言制治保邦奏状
陳言治安奏状

敷陳古訓奏状
論錄事邵義傳奉 旨陞通判奏状
京師地震自陳休致奏疏

第六卷

後參贊機務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謝 恩
疏
督修孝陵查筭工料数目奏状
論撥船事宜奏状
陳言山陝救荒奏状

救林俊張黻奏状
定奪修城營葬工料奏状
同南京吏部等衙門應 詔陳言奏
状
乞休致奏状
加陞太子少保謝 恩疏
督修孝陵工完奏状
將順上意匡輔時政疏
孝陵工完受賞謝 恩疏

第七卷

老疾不能赴　召奏狀
辭吏部尚書奏狀
辭太子太保奏狀
議左監丞郭鏞建言選法奏狀
覆給事中韓鼎公選法奏狀
論致仕為民丁憂官吏類引奏狀
調用南京堂上官奏狀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
議郎中李諒以進士舉人知縣相兼選御

史奏狀
議尚書余子俊均選法奏狀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
議僉事林准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議按察使羅泰犯罪乞從輕宥免奏狀
選用新舊進士兼從寬避奏狀
疏通選法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第八卷

戶部

議左都御史馬文升陳言裨益治道奏狀
嚴考察以黜庸官奏狀
論釋奠禮奏狀
論吏典丁憂奏狀
再論釋奠禮奏狀
議知府王衡陳言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議評事魯來清均官審錄奏狀
議右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奏狀
調除官員奏狀

議給經歷張鼓誥命奏狀

第九卷

吏部

議封贈繼母奏狀
議丁憂起復官補任奏狀
乞命官署管印信奏狀
議給事中林廷玉陳言選治奏狀
陳言輔治奏狀
覆大理寺右寺丞楊澄劾大臣奏狀
議郎中陸容陳言經[illegible]奏狀

論推擇任刑部侍郎官員宜簡用奏狀
論用人勿拘出身銜門奏狀
議 會府鎮國將軍陳言便民奏狀
論奪情起復不可爲例奏狀
扶持治道奏狀

第十卷

吏部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議封見任繼母奏狀
議陞臨清縣爲州奏狀
議 徽王乞陞鈞州爲府奏狀
會議儹運糧儲行移奏狀
論知州劉聚有犯比依妖言律過重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乞給假奏狀
定奪欽天監官齊堯奏狀
議長隨何鼎陳言重官爵奏狀

第十一卷

吏部

脩省陳言奏狀
議不當加陞按察使陶魯官奏狀
論御醫蔣宗儒自奏復職奏狀
議布政使徐恪議革承奉司吏奏狀
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再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論傳奉官不可授職奏狀
乞休致奏狀

議南京吏部尚書王㒜等條旨奏狀

第十二卷

吏部

議知府言另陞用科道官奏狀
議知州趙源乞關陞銜門奏狀
議陞蘆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復運使周軫等選任運鹽司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又再乞休致奏狀

議郡王禁奸革弊奏狀
議給事中盧亨脩明治道奏狀
議侍讀曾彥文任隆治奏狀
論工宄乞 恩奏狀
再論工宄乞 恩奏狀
又再論工宄乞 恩奏狀

第十三卷

吏部

乞休致奏狀
乞休致奏狀

議給事中韓鼎等脩人事以消天變奏狀
議給事中韓鼎陳言奏狀
議太醫院缺官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選用教官奏狀
議傳奉官陞職奏狀
議選用 王府醫官奏狀
處置選用進士奏狀
議保用典樂奏狀

[illegible]情非令與奏狀

第十四卷

吏部

議在京三品官病故請給 誥命奏狀
乞行公道奏狀
乞休致奏狀
論御醫[illegible] 不當陞俸奏狀
論嚴考課 定黜陟奏狀
定奪兩廣鎮 巡官奏狀
乞休致奏狀

激勸醫學官奏狀
議大學士丘濬建言奏狀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議御史徐瑀簡賢能以養人材奏狀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議御史馬理陳治奏狀

第十五卷

吏部

議致仕尚書胡拱辰請給 誥命奏狀
議郡御史高崧乞全體統奏狀

議給事中王綸汰冗官以除民蠹奏狀
論太監黃瓚乞留弟在京辦事奏狀
乞貸御史李興處死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議給事中王欽拾補治道奏狀
引疾乞休致奏狀
再引疾乞休致奏狀
乞休致奏狀
再乞休致奏狀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目錄終

供給錢粹　裔孫　朝用　朝選　朝宣
穗　毅　稷　秘　程　穎　秠
坤貞
大清嘉慶十一年秋八月望日補刊

太師王端毅公小影

昂昂乎大河喬嶽之英落落乎拔地凌霄之器所學
者聖賢必居之安而資之深所重者
君親必俯不怍而仰不愧凛乎嚴霜勁節有定見有
定守煥乎晴空白日好心事好心地前
朝之群雌孤雄敢言人不敢言敢爲人不敢爲新
朝之天下大老係
宗祏之一安一危係君子之一進一退其高標雅望
足以鎮蛾邪𦵏然之躁其義膽忠肝足以勵頑儒靡
然之志於戲此真
聖明時之偉人吉人正人天地間之英氣間氣正氣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南昌張元禎拜贊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一

大理寺

申明律例奏狀

臣備員棘寺叨司審錄常愧無分寸之補奚
啻有出位之思竊見法司中日逐擬斷之事
揆之律例雖無不合推之人情亦有未宜今
畧舉一二昧死妄言伏望
聖明少賜裁決著爲定例庶幾事得其宜而
人易遵守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一件祛除凶德事臣惟奸盜凶德也凡

人有一於身人皆賤之恥與爲伍况
堂堂
清朝豈可容此之徒承襲世祿而玷辱
聖化乎切照軍職中間守分盡職者固多
而爲奸作盜者不少且奸與盜名雖
不同實則相等查得見行事例軍職
犯縱容及抑勒妻女與人通姦者俱
發敗倫傷化事例革職爲民許令應
襲弟男子姪替職其犯竊盜掏摸搶
奪盜官畜產者法司因無事例止照

常例發落仍令還職實是玷辱名爵
有傷風化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同三法司計議除已發落外合無
將今後軍職有犯竊盜掏摸搶奪盜
官畜產者如律罪之亦照敗倫傷化
事例革職爲民許令應襲弟男子姪
替職如此則世祿及忠良之士在官
無凶德之人矣

一件抑勒爲娼事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抑勒妻妾及乞養女與人

通姦者本夫義父各杖一百姦夫杖
八十婦女不坐並離異歸宗其抑勒
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者罪亦如之欽
此切照不等無廉恥之徒抑勒妻妾
及乞養女幷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討
錢使用其妻妾及乞養女幷子孫之
婦堅執不從決其逼打不過纔方將
情具告法司因其不曾成姦律不該
裁止坐不應杖罪仍令婦人隨住切
詳此等婦女思係良家不肯從伊爲

娼志節貞潔誠爲可嘉今既具告到
官意在脱免汚辱若謂未曾成姦仍
令隨住彼必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
從輙加捶楚以此婦女剛強不屈者
必至死地柔善軟弱者終被汚辱實
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如蒙　准言
乞
勑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但係抑勒妻
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
雖未成姦取問明白就令婦女離異

歸宗若婦女誣告亦依律罪之如此
則凶徒不得肆姦而良善庶免汚辱
矣
一件因人納紙事照得法司見行事例
除真犯死罪竊盜并逃軍逃匠逃囚
不納紙劄外其餘一應罪囚各納紙
一分入官切詳立法初意蓋謂逃軍
逃匠逃囚多是窮苦小人以此免其
納紙今照報効義勇民壯舍餘勇士
力士八等名雖與軍不同其實與軍

一般操備征進爲事一般照例發遣
守哨法司因見前例不曾除豁亦令
納紙未免破費盤纏實是窮苦不堪
及有一家同居人口被人牽告三兩
口在官者有之五七口者亦有之發
落之時每人各納紙一分且民紙一
分直銀三四錢官吏紙一分直銀一
兩富貴者固不爲事貧難者從何措
辦甚至傾財破産鬻男賣女若此窮
苦實可矜憐如蒙　准言乞
勑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問擬在逃報

効義勇民壯舍餘勇士力士人等俱
照逃軍事例免其納紙及一家同居
人口有犯不分人數多少只令納紙
一分如此則窮苦小人不致失所矣
一件囚徒會
赦事伏覩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詔書内一款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問發運
米做工等項悉行放免欽此該衙門
一
問見

詔書不曾開有煎盐炒鐵充軍伴儀從膳
夫之類止將運米做工等項放免却
將煎塩炒鐵之類仍前拘役切詳運
米做工與煎塩炒鐵等項囚徒俱係
犯該徒流并雜犯死罪人数止是一
時發落有此頭項不一例
詔書明開運米做工等項竊恐煎塩炒鐵
之類亦在其中若止將運米做工囚
徒放免其餘煎塩炒鐵等項不行放
免非惟有違

詔書事意且使囚徒不得均霑曠蕩之
恩況煎塩炒鐵等項多是窮苦軍民在工
日久未免逃躲及至挨拏又不出官
工役處所既不得其出力原籍原衛
又不得伊當差兩相擔閣俱不得用
徒有虛名實未便益如蒙　准言乞
勑三法司計議合無將曾經
赦煎塩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等項囚徒
悉與運米做工等項一體放免如此
則

赦例無彼此之分囚徒霑均一之
恩矣
一件除奸革弊事切照在京五府并各
衛軍職官員俸粮折支銀絹椒木等
物每季俱係各衙門差委指揮千百
戶等官赴
内府總領出外分散中間有等無知委官
不以錢粮為重惟務貪圖肥已多方
侵漁無所忌憚有指以置買什物而
侵欺者有假以抵還私債而尅落者

或見被軟弱而全不給與或因人不
在而就不送還宿弊百端難以枚舉
及至事發到官依法追問却乃展轉
支吾不服招認錢粮被其侵欺官府
被其攪擾蓋緣給散之際無有文職
糾察得以縱意自由故也照得年例
賞賜軍士冬衣布花俱差給事中御
史并戶兵部官親臨該衛眼同委官
逐一唱名給散以此委官無由侵欺
軍旗受其實惠弊源既塞詞訟自息

此法最善寛爲便益如蒙　准言乞
勑該衙門計議合無今後每季關領軍職
折俸銀絹椒木之時照舊各差委官
赴
內府關領到衛仍照給散冬衣布花事例
差給事中御史并戶兵部官分投督
令委官將銀兩照數分鏨成塊絹疋
每分綑作一束椒木每分包作一處
如法封記眼同委官逐一唱名給散
如此則侵欺之弊可革而告訐之風

自息矣
一件僧道犯罪事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並
令還俗欽此切照法司日逐問過僧
道但犯一應大小罪名不分故失并
曾否決罰悉令還俗其僧道官有犯
因見律不該載止照常例運粮運灰
等項發落仍令還職臣惟僧道官主
典教門表率叢林比之僧道戒行尤
宜精嚴持身尤宜端謹僧道有犯既

令還俗僧道官有犯豈可仍令還職
且人誰能無過若將過誤犯罪及因
人連累致罪并犯罪不曾決罰僧道
一槩令其還俗竊恐禁網太密下無
全人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同三法司計議除已發落外合無
將今後僧道官并僧道有犯公罪并
過誤犯罪及因人連累致罪者俱照
常例運粮運灰等項發落仍令還職
復業其犯姦盜詐偽并一應故犯罪

名俱照常例運粮運灰決罰等項發
落不分僧道官與僧道一體罷職還
俗如此則事例得適中之宜僧道以
故犯之徒矣景泰五年九月初三日
題奉
聖旨三法司計議停當行
撫治荊襄
處置地方奏狀
先准兵部咨該本部奏准行令臣等候賊寇
殄滅盡絕之日就行會議區畫久長安治良

策差人奏請定奪除欽遵外臣會同監督軍務太監唐愼右少監林貴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白圭總兵官撫寧伯朱永左參將都督同知喜信右參將都督僉事鮑政等議得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人等往往遷移其中用强結菴立產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荼毒生靈以天命爲不足畏誅爲不軌以國法爲不足遵茲者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殄滅若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蔓復滋重貽後患緣係該部奏准行令臣等會議區畫久長安治良策奏

請定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處置地方緣由逐一開坐具本順差指揮同知石湧親賫謹

題請 旨

一襄陽荆州三衛幷夷陵千戶所官軍永樂宣德年間俱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嘯聚爲非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鎭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麓川雲南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該總督軍務都御史王來等奏准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邊衛清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六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致賊首千斤劉等得以伺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看得前項衛所除運粮幷頭班備禦官軍外其二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過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蠏溪格凢坡潭頭坪馬腦關三扒峪梯

兒崖頭汉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
長口栁口馬檲青峯壽陽栢木前坪
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
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
數近者賊首千斤劉等一起衆皆響
應相從為非查得比先年間因見本
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
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被守禦後
因節將官軍餘丁差調各邊備禦征
進幷漕運去訖止畱老弱殘疾之人

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前項地
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
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
征進幷運粮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
守城池振揚軍威遏賊生發易為調
遣撲滅其該所原發運粮官軍宜從
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
數撥補如此則城池有人操守而緩
急不致悞事矣
一襄陽府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

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為唇
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縣等處
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戒嚴此
缺守則彼警援自然之勢無足恠者
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
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
年間奉
勑全存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粮等
項俱不差調切緣太嶽太和山宮觀
在前用工修蓋完固即今煥然如新

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
實有食粮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
丁三千餘名雖稱有輪班修理之名
其實歇役在閑不曾做工合無將正
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
威遏有本處幷隣近縣分賊盜生發
聽分巡分守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幷
邊方有警及運粮等項不許一槩差
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
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

工如此非惟可以保障一方軍民亦
可以防護各山宮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
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
俱有各處流移人戶脫逃軍逃囚人
等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躲住避
年結搆為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
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
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
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

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
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與
荊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窵遠況
本縣止有一里半民遇有賊盜生發
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已革去荊州護
衛官軍見在荊州三衛帶管合無於
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
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
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全

所不勾一千戶所就於別所輳撥遇
賊生發隨即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
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
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
南縣城廣闊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
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
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
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為
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

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灘當陽
縣漳河口俱係強賊出沒流民經行
緊關去處合無前項地方每處設立
一巡檢司照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
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往
來巡視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
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肯附籍者發
回原籍當差造作非為者拏送官司
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拆毀
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

生無度牒者解發本管官司問罪還
俗遇有賊盜生發就便相機撲滅仍
仰嚴加禁約今後各處趂食流民僧
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
項山場巡司官兵人敢有假公營私
生事害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
分巡官拏問如律如此則控制有人
而流移不復聚衆關防嚴謹而賊盗
日漸消沮矣
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

城棗陽光化宜城荆州府當陽遠安
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
係裁减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目縣
設知縣典史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
而地土廣闊中間逃食流民屯田軍
餘與夫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
訟日遝紛紜盗賊不時生發原設官
員俱全尚且分理不周一遇公差考
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
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

致事多廢誤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
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
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
盗賊防範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
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成化二年十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俱准行

查勘失機官員功罪奏狀

准兵部咨該
欽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一題先准兵部

咨該
襄王奏成化元年九月初八日據爲封內房
縣賊人殺傷差去緝捕軍人又知本縣城池
已差百戶胡榮具奏其後强賊縱橫自房縣
至南漳數百里內放火劫掠殺傷軍民搶去
盔甲火藥等器攻陷南漳城池內居民房
屋官吏人民驚惶奔走深受其害等因具奏
該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前日王奏賊情已勑湖廣總兵等官調
兵勦捕今又奏賊情緊急武備多缺且將荆

襄安陸五衛運粮官軍存留本處撫守殺賊
還寫書報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
襄王所奏除已欽遵
聖衙施行外照得湖廣都布按三司等衙門
怠慢悞事都指揮王英叅議劉子鍾僉事郁
文博并知府于璠指揮孫能千戶曹宗李俊
李全百戶曹政韓忠尹釗等雖該本部先已
議奏行令都御史王　查勘明白叅奏究治
緣今既因各官互相怠慢致賊如此若不另

為處置誠恐各官無所畏懼因而愈加悞事
未便合無行移都御史王　着令各官住奉
做為事官上緊協力殺賊候前賊勦捕畢日
將各官前項悞事實跡并有無殺賊功勣緣
由通行查勘明白具奏定奪等因具題成化
元年十月二十日本部尚書王復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即行文書去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
行湖廣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指揮王英叅
議劉子鍾僉事郁文博知府于璠指揮孫能

千戶曹宗李全李俊百戶曹政韓忠尹釗俱
給與自成化元年十一月[illegible]
為事官上緊協力殺賊外[illegible]
僉事黃謹呈據襄陽府呈准本府[illegible]
牒准本府牒抄蒙荊南道案驗[illegible]襄陽衛
委官指揮僉事薛通親詣南漳房縣會勘行
據房縣申據原日捕盜老人向友恭并民壯
地方知見人等王名等供結得先前強賊劉
虎等三十三名在河南南陽府打劫民人李
隱家財蒙鄧州守禦千戶所差委應捕百戶

周閭帶領旗軍綁至襄陽府穀城縣會合本
縣應捕委官醫學訓科李守忠督令火甲人
等押帶原首人孫興等指引到金牛山探聽
賊首將龍等各賊知覺糾合強賊劉長勝等
拒敵將委官李守忠打傷被賊搶去騎坐馬
匹及將應捕軍餘郝端魏[illegible]殺死各賊逃往
陝西漢中府洵陽縣去訖後被守備漢中等
處都指揮宋榮官軍追趕於成化元年七月
內復回襄陽府竹山縣地面文峪河擄劫民
人[illegible]交付該縣委[illegible]陰陽訓術袁璧帶領綁

甲盛謙等與和尚招押一同向前與賊對敵
閃火夫鄧廣等用藥箭將賊射死三人中傷
五六人各賊發狠向前將原帶火夫聶景等
兵招押一十名殺傷身死本縣市村轉走右
副都御史王　處行委鄖陽府知府于璠襄
陽衛指揮孫能帶領官軍民壯人等協同前
去被劫處所緝捕前賊當有捕盜老人向友
恭等走報有前賊在湯頭關馬劉指揮孫能
不候知府于璠到來商議就行輕率百戶曹
政韓憲尹劍房縣千戶所應捕千戶曹宗各

帶獲軍拘同老人向友恭帶領火夫人等前
去捕至禹攔鋪與賊對敵各不奮勇殺賊被
賊殺死旗軍鄭信等一十名民夫五名被傷
旗軍將所執軍器盡行丟棄各散有知府于
璠委的家到不曾策應本年八月二十三日
前賊復到房縣城外攻城知府于璠指揮孫
能并本所副千戶李合曹忠等右所百戶曹
政韓憲尹劍因見賊勢兇惡關閉城門率領
官軍民壯在於城上用火鎗弓箭射傷賊
五六人被賊在於城外劫掠財物燒毀軍民

馮子智等一十七家房屋至晚各賊追散去
訖等因行間隨據均州守禦千戶所申准本
所副千戶李俊關奉衛帖該撫蒙右副都御
史王　案驗備行本職照選精壯軍餘二百
名各帶鋒利器械聽候本衛指揮孫能親臨
調用依准點選過旗軍王槐等二百名於成
化元年八月十九日跟隨本衛指揮使孫能
前到地名外朝山據本所原差探信小旗時
常等報稱強賊在於後川屯地名月竹關圖
謀宿歇轉往站川去訖當蒙指揮孫能分撥

本職與同千戶高嶽周鼎姜禎旗軍蔣泰等
一百五十三名分路徑往月竹關追捕內
將旗軍鄭信等五十名跟隨指揮使孫能前
往房縣截捕前賊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旗軍
鄭信等五名其千戶李俊在於月竹關捕賊
未曾到於房縣又據南漳縣申准原委捕盜
陰陽訓術羅道呈查得成化元年十月初四
日強賊到於本縣之時比有知府于璠先奉
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除劄付為水患事坐取四府賑勘災傷賑濟

[illegible]民[illegible]縣[illegible]
曾到縣房山千戶所千戶曹宗李全均州千
戶所千戶李俊彼時俱各回所未曾到縣止
有襄陽衛百戶曹政韓忠尹劉等存於本縣
領旗軍人等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本縣并蒙
城縣民壯劉原等五名燒毀民人徐剛等一
十五家房屋刼去在監輕重囚犯鄒政等八
名口搶去民人單政等家馬六匹擄去民人
鍾興等家男女四名口及查得前項強賊在
於房縣南漳等處殺傷官軍攻刼縣治之時

有保安都指揮王英回司管事參議劉子鍾
在均州撫民僉事鄒文傳蒙巡按湖廣監察
御史王璵取回科場去訖俱各不在不曾嚴
督各官殺賊以致賊人將官軍民壯殺死等
因取具該縣所官吏委官民壯火甲并原日
對敵處所當地知見人等結狀回繳得此案
照先准本府牒該承准荊南道故牒奉右副
都御史王　劄付前事備由移牒到職會同
襄陽衛指揮蔣通行查勘去後今照前因擬
合會案各另回報為此今將會勘過緣由并

取具各該官吏等結狀移牒本府轉繳到道
據此案照先節奉右副都御史王　劄付案
驗為強賊在山拒捕殺傷軍民等事查勘各
官悞事實情及轉行鎮守湖廣總兵官都督
同知李震分守荊襄等處右參將都指揮王
信通查各官有無功勤去後今據繳報行間
續又節據襄陽府呈抄蒙分守荊襄等處右
參將都指揮王信案驗開查先於成化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本職分哨督統官軍前到
房縣進兵勦寇間十二月初九日強賊在於

門樓頭駐劄與同僉事鄒文傳設意使令官
軍前去刼營殺死賊人一百五十名內生擒
賊人四十四名器械二十八件官軍全勝回
還有功成化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忽有賊來
房縣本職督同本官領軍在於城東外與賊
對敵殺退賊衆奪回賊馬四匹器械三十二
件至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賊衆擁來攻城連
日分投在於城上戰敵殺退賊衆殺死賊人
五十五名保全孤城後有大軍進兵本官隨
軍催運粮儲節次勤勞有功千戶李全李俊

曹宗於成化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賊衆擁來
房縣攻城之時連日在於城上與賊對敵殺
退賊衆保全城池及奉鎮守湖廣總兵官都
督同知李震劄付查得成化元年十一月十
四日攻進臨門關大木廠等處殺獲有功官
軍內有都指揮僉事王英擒斬賊級二名顆
右參議劉子鍾生擒賊人一名知府于璠生
擒賊人二名指揮孫能斬獲首級一顆百戶
尹釗曹政韓忠俱係先當奪關等因及照得
自成化二年二月以來等

欽差總兵官進兵勦殺賊寇之時有都指揮
王英參議劉子鍾在於穀城縣哨護粮道知
府于璠在南漳縣理辦粮料指揮孫能百戶
曹政韓忠尹釗俱在南漳縣守城各有勤勞
等因具結呈繳到臣參照都指揮王英參議
劉子鍾僉事郁文博知府于璠指揮孫能千
戶曹宗李全李俊百戶曹政韓忠尹釗前項
悞事實情既已查勘明白於法固當究治緣
賊情今已寧息各官頗有前項功勤兼且悞
[illegible]之罪犯在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赦以前緣係該部奏奉
欽依[illegible]俟前賊勦捕畢日將各官前項悞事實
情并有無殺賊功勤緣由通行查勘明白具
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illegible]副都御
史王 題為緊急賊情事[illegible]該巡
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等題[illegible]到襄陽府南
漳縣訪得都指揮陳昶成化[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初七
日領軍到於資坪竪立排柵初八日[illegible]有賊
人前來有陳昶預先怯弱分付頭目不許出
敵將官軍民快俱令在於排柵內以待賊人

到來方用火器弓弩擊殺有賊首石和尚等
[illegible]敗[illegible]賊人先來誘敵指揮梁昱不[illegible]
[illegible]為首獨率二百餘人渡水迎敵賊人
[illegible]戰[illegible]四下突出將梁昱所領軍快
人等[illegible]陳昶見事危迫纔方發兵策應以
[illegible]殺虜前項軍快人等數多得此參照
[illegible]揮同知陳昶統領官軍快手二千員名
[illegible]不能奮勇一戰退縮怯弱而力主固守
之謀指揮僉事梁昱不能算料賊情獨率二
[illegible]人輕進易敵而獨恃血氣之勇號令既

[illegible]行事又[illegible]賢人
[illegible]事數多所據陳[illegible]官拷問罪
事凶具題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該兵科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參照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于瀾等奏
湖廣都指揮同知陳紀指揮僉事梁昱等俱合
提問罪緣由緣指揮同知陳杲指揮僉事
梁昱行各該領軍官員既有前項懷奸退縮
輕進易敵失機僨事情由於法合當究治
但今荊襄戰寇猖獗正係用人領兵勦殺之

奏議卷一　十五

際若將各官就便提問誠恐缺人領兵因而
僨事不便合無行移都御史王　着令各官
住俸致為事人在彼領軍上緊協力勦殺賊
寇候賊情寧息之日將各官失機僨事情節
并有無殺賊功勤緣由通行查勘明白具奏
定奪等因具題成化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本
部尚書王復等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　臣除行湖廣按察
司轉行湖廣都司將都指揮同知李杲辰州
衛指揮僉事梁昱并各該領軍頭目安陸衛

指揮同知黃琛荊州右衛指揮使秦昭武昌
衛指揮同知李隆武昌護衛指揮僉事于鏞
俸給住支令其做為事官協力殺賊外行據
分巡荊南道僉事黃瑾呈據委官襄陽府襄
陽縣主簿曾忠呈抄蒙本道紙牌該奉　臣劉
付前事行准南漳縣牒拘得管坪地方里老
吳敬等到職審據各人供稱成化二年二月
初五日有健步尤繼海等報有賊前來攻
劫南漳縣當蒙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議調
都指揮陳杲等統領官軍一千員名於二月

奏議卷一　十六

初七日出哨到於資坪河北駐劄豎立排柵
為營初八日果有賊人前來委的都指揮陳
紀陷先分付指揮黃琛秦昭李隆于鏞等不
許輕易出敵只在排柵內待賊到來方用火
器弓弩擊殺有賊石和尚等先令　十餘賊
從河南岸前來誘敵陳杲黃琛等俱在營內
不敢出戰有指揮梁昱不能料敵獨令官軍
二百員名渡水前去逆戰隨有快手總甲許
真統領快手八十名前去策應賊人因見出
戰軍快數少舉衆前來四面夾攻軍快奮勇

殺死賊人約有四十餘名不曾斬得首級李
田賊馬以上被賊殺死快手二十六名軍人
十名後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又差都指揮
蔡昇統率官軍二千員名前去策應賊勢稍
却本日晚收軍回營當夜賊人復來劫營
被官軍用弩箭石砲打退初九日早太監總
兵都御史等官又差指揮蔡英統領官軍一
千員名前去應援舉放信砲鼓譟而進賊
首石和尚等聞知總方向前詐說願投降
語隨即投散入山去訖今蒙查勘所供是實
據供方恐不的又據拘鄉導陳華等到官質
三研審覆實相同等因呈報到道案照先奉
右副都御史王　劄付准兵部咨前事仰本
職即照開去為事官員從實查勘原先失機
悮事實情有無殺賊功勤緣由依奉已經行
委本官查勘各官悮事實情并行把總安陸
衛指揮僉事蔡英查勘各官有無功勤去後
今據前因行間又據委官指揮蔡英呈查得
指揮梁昱于鏞李隆各於月日不等前進白
沙河及洛兜坡等處俱各斬首　二功數內李

照亦係督軍殺賊之數黃琛進哨之時蒙撥
守備南漳并資坪等處往來防護搭架橋梁
開修道路都指揮同知陳起率領官軍自南
漳起至漳頭坪撫保往來開護糧料擒獲賊
人一名有功等因為照都指揮陳景指揮梁
昱于鏞李隆生擒賊黃亮并斬獲首級中間恐
有不的行據襄陽府呈奉欽差監察御史
孫　劄付本道呈據均州衛指揮梁昱先
於白沙河斬獲首級一顆後於格兜坡斬獲
首級二顆及武昌衛指揮于鏞斬獲首級各
三顆俱驗明白皆准一功次都指揮陳景擒獲
賊人一名李友俊者[illegible]回報到道備呈到
臣參照都指揮陳景指揮梁昱于鏞李隆各
[illegible]深[illegible]事重情既已查勘明白
論法固當[illegible]究緣係賊情未寧息數內陳景梁
昱于鏞李隆有前項生擒斬首功次參照
亦曾督軍殺賊黃琛亦曾守備南漳搭架橋
梁開修道路頗効勤勞共成殺賊之功緣係
該奉
欽依俟賊情寧息之日將各失機悮事實情

幷有無殺賊功勤緣由通行查勘明白具奏
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二年十一月
初八日該通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參照右副都御史王　奏稱都指揮王
英擒斬賊級二名顆參議劉子鍾生擒一名
知府于璠生擒二名指揮孫能斬首一顆百
戶尹釗曹政韓忠俱當先奪關僉事郁文特
設意使令官軍切營殺死賊人一百五十名

生擒賊人一十四人千戶李全李俊曾宗與
對敵保全城池各官頗有功勤無且悮事之
罪犯在華前及稱都指揮等官陳昶生擒賊
人一名梁昱李隆于鏞俱斬獲首級三顆奏
昭亦曾督軍殺賊黃琛亦曾守備南漳搭架
橋梁開修道路頗効勤勞共成殺賊之功一
節緣各官先因失機悮事已該本部節次議
奏令其住俸做為事官戴罪殺賊令副都御
史王　候賊平之日將各官失機悮事實情
幷有無殺賊功勤查勘明白通行具奏定奪

今彼處地方既已寧息其右副都御史王
自合照依先節次奉
欽依內事理各將官在彼見獲人有何功蹟
堪以贖罪某人應該奏問却乃將奪關幷與
賊對敵及督軍殺賊開修道路等項一槩作
殺賊功勤朦朧具奏合無本部仍行本官令
其公同巡按監察御史將各官逐一查勘要
見某人功過相準相應寬貸某人罪重功微
相應究問再行查勘明白各另具奏定奪等
因具題成化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部右侍

郎李震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移到臣查得兵部前項
奏內先一次止稱合無行移都御史王著令
各官住俸做爲事官上緊協力殺賊候前賊
勦捕畢日將各官前項悮事實情幷有無殺
賊功勤緣由通行查勘明白具奏定奪後一
次止稱合無行移都御史王看各另各官住
俸做爲事官在彼領軍勦賊候賊情寧息之
日將各失機悮事實情幷有無殺賊功勤緣

由通行查勘明白具奏定奪別無令臣查勘
各官某人有何功績堪以賞某人應該究
問緣由況賞罰乃
人君之大柄非臣下所敢專兵部原奉內不
曾令臣如此擬奏臣豈敢輕易妄擬以此臣
上照欽依內事理將各官失機誤事實情并
數內王英劉子鍾陳景梁昇等獲到功次及
尹劉等當先奪關恭昭督軍殺賊黃聯開恭
道路等項勤勞俱奏取自
上裁今該前因欽遵公同巡按湖廣監察御
史王𠡠查得指揮孫能委的不候知府于璠
到來商議輕率百戶曹政韓忠尹劉千戶曹
宗各帶旗軍火夫人等捕至房縣馬欄鋪與
賊對敵各不奮勇殺賊被賊殺死旗軍鄭信
等一十名民夫五名彼時知府于璠指揮孫
能千戶李全曹宗百戶曹政韓忠尹劉委因
賊勢兇惡關閉城門率領官軍民壯在於城
上用火鎗弓箭射傷強賊五六人被賊在於
城外劫掠財物燒毀軍民馮子智等一十七
家房屋至晚退散去訖千戶李俊委在月竹

關捕賊不曾到於房縣其後強賊到南漳之
時知府于璠委家巡撫僉都御史王儉取回
踏勘災傷賑濟饑民指揮孫能委在中途舊
縣鋪駐劄不曾到縣千戶曹宗李全李俊彼
時各俱回所止有百戶曹政韓忠尹劉在彼
領軍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民壯劉恩等五名
燒毀民人徐剛等一十五家房屋劫去在監
囚犯鄒政等八名口擄去民人覃政等家屬
延擄去民人鍾兕等家男女四名口及勘得前
項強賊在於房縣南漳等處殺傷官軍民殺
殄治之時有原委都指揮王英田司管事參
將劉子鍾在均州撫民僉事郁文博蒙巡按
監察御史王𠡠取回科擧去訖俱各不曾督
[illegible]賊人殺死官軍民壯其後官軍
[illegible]于處都指揮僉事王英擒斬賊級
二名[illegible]於義劉子鍾生擒賊人一名知府
于璠[illegible]賊人二名指揮孫能斬獲首級一
[illegible]僉事郁文博在於房縣設意使令官軍前
去劫營殺死賊人一百五十名生擒賊人一
十四名又督官軍與賊對敵殺退賊衆奪獲

以馬殺死賊人五十五名千戶李全李俊曹宗百戶尹釗曹政韓忠委與賊人對敵當先不避開曾效勤勞又會都指揮陳昶等統軍到於汝坪遇賊委的陳昶同指揮黃琛秦昭李詮于鏞等俱在營內不敢出戰有指揮梁昱不能料敵獨領官軍二百名沒水前去逆戰隨有快手總田許真統領快手八十名前去策應共殺死賊人約有四十餘名被賊殺死軍快二十六名其後指揮梁昱于鏞李隆在於白洛河等處俱各斬首三功都指揮同知陳昶領軍撥野護哨護糧料搶殺賊六名首級秦昭委的督軍殺賊指揮黃琛委的守備南漳開修道路曾效勤勞看得都指揮黃英陳昶參議劉子鍾僉事郁文博知府于璠指揮琛能梁昱于鏞李隆既有前項殺賊之功堪以贖日前悮事之罪相應寬貸指揮秦昭黃琛千戶李全李俊曹宗百戶尹釗韓忠曹政罪重功微俱該究問緣數內李全李俊曹宗尹釗韓忠曹政俱犯在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赦以前緣係

欽依內閣查勘明白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本謹題

緻撫治流民　勅諭奏狀

成化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節該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巡撫河南地方欽此照得先

奉

勅諭命臣撫治南陽襄陽荊州三府流民已經欽遵會同司府州縣衛所官吏委官勘撫治無田地者區畫撥與無牛耕者措辦分給無衣食者設法賑濟願入籍者編成里甲願復業者令秋成回還及將編過里甲安插過戶口撥過田地給過牛種賑濟并願復業人戶數目見造外去年賊平之後又經督令各該委官將被賊驚散者招撫復業詐冒鄉貫漏報戶口等項者取勘明白應改正者就與改正應附籍者仍編里甲應發遣者照例發遣去後今該欽奉前因除欽遵及行湖廣布政司撫民參議劉子鍾徑自督屬委官撫治外今將原奉撫治流民

勅諭　進繳謹具奏
聞
計繳
勅諭一道
陞左副都御史謝　恩奏狀
成化三年三月十五日准本院咨為功次事
該兵部題節該欽奉
聖旨是王恕陞左副都御史欽此欽遵臣恕
猥以庸材濫膺重寄偶遇山賊之狂悖幸賴
天兵之勦除慚無調度之功叨荷陞遷之

寵感
恩莫既揣分奚堪願傾葵藿之誠敢效涓埃
之報除望
闕謝
恩外謹具奏
聞
巡撫河南
區畫未完稅糧奏狀
行據河南布政司呈送造完天順八年以前
未完稅糧文冊到院齎得冊內起運京倉等

處未完者少存留各府州縣未完者多伏覩
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各處軍民解納糧草農桑人丁
絲絹門攤商稅戶口食鹽米鈔并諸色課程
除已到倉庫上納外有納欠年久追賠未完
者自成化元年十一月以前悉皆寬免欽此
除欽遵外今照前項拖欠天順八年以前各
年稅糧除起運京倉等處另行外其存留未
完之數中間雖有已經起解被里甲大戶侵
欺者亦有輕收輕賫到於臨倉糴買頂[illegible]

觸不能完納者亦有逃亡死絕人戶遺下之
數里甲賠賦不起因被上司催併緊急捏作
無完虛文起解者亦有委被水旱災傷申告
後倂不蒙准理仍前催徵不曾上納者亦有
賫令細戶自行送納不曾到倉者承其拖欠
之故雖不同大抵皆是納欠年久追陪未完
之數遵依前項
詔書事例俱該寬免但緣有司惟恐倉廩匱
之供用不足又恐下人作弊將已徵錢糧揑
作未徵一並擬免以此一槩不與分豁節次

行文催併去訖切謂前項稅粮若是里甲大
戶侵欺雖令典田賣地陪賠完納亦不爲過
果係小民拖欠倒該宥免者若稍追徵非惟
逼迫人難實是孫負
恩典況河南地方連年災傷人民艱窘原經
收人戶有名無實家道消乏者多雖稱在前
侵欺粮價年久亦皆費用不存若仍追徵本
色縱使傾財破產鬻男賣女亦恐陪納不起
兼且本布政司官庫銀兩盡數送赴荊襄軍
前給賞軍士卽今無他儲積非惟買辦等項

缺價支給萬一有緊急之用實難措置若不
設法從宜處置錢粮始難完結官司徒自紛
擾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行移河南布按二司各委
堂上公正官員會同前去所屬欠粮府州縣
督同各該官吏從公審勘天順八年以前各
年存留稅粮除已納完外未納之數果係徵
收在官已經起解被里甲大戶侵欺者照例
每粮一石折收銀二錢五分煎銷成錠解赴
本布政司上納收貯以備支用若是小民拖

欠者俱照欽奉
詔書內事理宥免如布按二司委官不行盡
心查勘縱容下人通同作弊許巡按監察御
史參奏拏問如此庶幾錢粮明白而小民蒙
恩惠庫藏贏餘而緩急不至悞用緣係奏言
查勘未完稅粮折納銀兩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
成化三年四月十五日具題
蝗生境內請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奏狀

據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原武
尉氏通許杞縣祥符儀封河陰新鄭陳留長
葛蘭陽臨漳安陽新鄉等縣申各准委官判
官等官王堂志等牒成化三年六月內巡視得垣
山等里地方間有飛蝗過落及蝻蝻生發食
傷禾稼當令火甲人等打撲移牒轉遣等因
到職行間又據河南布政司并河南按察司
分巡河北道僉事王齊亦呈前因案照先據
衛輝等府備昨成等縣申稱蝗蝻生發已經
具題呈通行都布按二司[illegible]

政等官王高分投前去督屬委官設法打捕
去後今撥前因除嚴督原委官員打捕另行
外臣切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人
事修則天意可回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
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職也今蝗蝻為
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
能敷宣
聖化以安民人是致上天以此而譴告耳況
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荊襄盜起
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又今年起運稅

糧并勘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數多今
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
宋真宗嚴諸路進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
德政以應天是以天心隨之而消也伏望
陛下以
天譴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
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
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
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
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舒庶幾

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臣受
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循默為此具題

激勸賢能奏狀

節該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巡撫河南地方官吏有能奉
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勸欽此欽遵及
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府州縣官有能能公正撫字勤
勞深得民心者上司以禮相待仍具其政蹟
奏

聞以憑旌擢欽此欽遵除河南布政司所屬
州縣見任廉能知州謝光知縣尚璣王璽胡
澄先該巡撫都御史賈銓奏
請旌異不開外今體得開封府中牟縣知縣
王敎商水縣知縣羅楫河南府孟津縣知縣
丁玫新安縣知縣魏恭俱各廉能公正撫字
勤勞深得民心未經旌擢除欽遵
詔書內事理以禮待外如蒙乞
勅吏部將各官照例量加旌擢庶使廉能者
益加勸勉不才者有所感發緣係激勸官員

理未敢擅便令將各官畧節政蹟開坐具
本謹題請
旨
計開
開封府
中年縣知縣王敩　處事公勤持身
廉介毫倪感德遠近知名
商水縣知縣羅楫　不剛不柔無私
無偽令行禁止事安民安
河南府

孟津縣知縣丁政　操持端謹政令
公平庶事康哉黎樂只
新安縣知縣魏恭　外無浮華中則
純確令嚴政善吏畏民懷
代書辦吏賈儀等前冠帶奏狀
臣先任右副都御史奉
勑諭撫治南陽襄陽荊州三府流民彼因缺
人書辦行該吏部題
准撥令吏賈儀典吏陸禹跟隨書辦後因荊
襄盜賊節次奉

勑命臣公同太監尚書總兵等官唐慎等討
議征勦師出數月賊寇殄滅地方底寧伏蒙
聖恩念臣前項微勞陞臣左副都御史緣令
典賈儀陸禹一向隨臣在於軍前書辦公文
催粮督軍蹈危履險同受辛苦未霑
天恩況各吏係是吏部考中例該歷俸三年
滿日冠帶正八品出身人數今已歷俸三十
箇月止有六箇月未滿照得提督軍務白圭
帶去令史陳廉撫寧侯朱永帶去掾
史黃宣和等俱未及三年已蒙冠帶今賈儀

等與各吏事體相同如蒙乞
勑吏部照例令各吏冠帶辦事挨次取用如
是則勤勞者知所感激而益樂於効力矣緣
係激勸事理未敢擅便具題
旨吏部不覆請給　誥命未嘗奏狀
臣因父年老於成化三年九月初二日具奏
乞請
誥命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太醫院使施安院判方
賢各爲母老於本月初三日具奏乞請

誥勑亦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該部已與施安方賢穀
奏奉
聖旨准他却不肯與臣覆奏以致臣不蒙
恩典切思臣與施安方賢同為在京堂上官
同為親請給
誥勑而該部與施安方賢覆奏不與臣覆奏
非惟不遂臣之私實於體未宜伏望
皇上憐臣親老一視同仁特
勑吏部照依施安方賢事例以臣應得

誥命先行給賜使臣父生被光榮非惟臣感
恩於無窮而天下之為臣子皆知所勸矣臣
為親之心激切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為此成化三年九月十
三日具題

陞南京刑部左侍郎謝　恩奏狀

臣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欽差巡撫河南江淮吏部咨
[illegible]肯職臣猥以庸材屢蒙顯擢備員兩省
[illegible]特恩三年未有奇勳方虞物議之

未平詎料
宸衷之不棄特降綸音於
北闕俾弼邦教於南京寵命非常驚懷失次
臣敢不公忠是勉敬慎自持遵賢哲得情勿
喜之言體
聖明視民如傷之意庶裨
無為之至治少酬莫大之
洪恩臣下情無任除望
闕謝
恩前去到任外具題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一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二

南京刑部

彗見地震乞休致奏狀

臣見年五十三歲係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正統十四年欽除大理寺左評事歷陞寺副知府左右布政使左右副都御史及今官屢被朝廷莫大之恩叨享祿位二十餘年雖夙夜兢惕欲圖報稱奈學術淺陋終無裨益切惟災異莫大於彗見地震而召致之由無踰於

刑獄之冤濫茲者彗見於上地震於下固由臣等諸司官吏不能上體聖心欽崇天道恪修職務之所致而臣司刑之官失職之罪比衆尤爲甚也伏蒙聖慈特賜優容不加譴罰勉臣等省身脩職以回天意臣雖至愚豈不知感但臣年力衰憊才德罔稱不能効用無補明時徒縻廪祿若復包羞固位將來曠政廢事取譏於人獲譴於天恐不止此伏望聖恩憐憫將臣放歸田里苟全微體另任賢能大新至治庶幾優劣得所而天意可回矣臣不勝戰慄之至具題請旨

聞父喪復請給　誥命奏狀

臣係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歷任評事寺副知府左右布政使成化元年欽蒙聖恩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化三年爲功次

事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成化四年四月十六日實歷左右副都御史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給由開本月十七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陞今職命臣就彼赴任管事臣以此不曾赴京給由就於本月二十九日到任管事訖彼因先任副都御史應得誥命未曾請給爲念臣父年已八十有一惟恐不能有待已經具奏乞恩請給急欲得之以爲臣父生前一日之榮吏部因臣三年考滿未曾赴京給由不蒙請

給臣父畢不能有待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在家病故臣於成化五年二月十一日聞
喪今臣雖欲為父求生前一日之榮有不可
得矣仰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兩京官曾經三年考滿
者照依品職給與誥勅封贈祖父母父母俾
各遂其孝親之心是以賢者能者莫不感激
恩報誠隆古所無之恩典也中間有為親乞
恩者雖未滿三年亦蒙
聖慈憐憫給與

誥勅光被存沒臣先任副都御史三年已滿
誤蒙
聖恩陞擢今職又將一年況任內別無違碍
止因未曾赴京給由之故而應得恩典不及
其親人子之情寧能自已伏思臣任江西右
布政之時流賊高安吳廣華等千有餘徒在於
廣東程鄉縣地方屯聚屢犯贛州府縣燒劫
縣治剽掠鄉村殺害官吏軍民臣同都指揮
王貴督令軍快前去勦捕任右副都御史之
時強徒梁溫汪四等千有餘人在於南陽府

雙廟兒爭占銀礦擅立營寨私造軍器互相
讐殺幾生他變臣到彼調度軍快設法撫捕
俱獲其渠魁具奏處置訖況在荆襄殺賊臣
亦曾効勞夫為臣伐功固非美德為親乞
恩實乃至情伏望
皇上天地之心念臣節次微勞憫臣愚悃恕
臣死罪乞
勅該部給臣先任左副都御史應得
誥命臣父雖沒得以所贈官銜題寫銘旌榮
于殯葬之時光于泉壤之下臣生當隕首死

當結草臣急於為親自陳無狀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

崇賜　誥命謝　恩奏狀

近者欽蒙
聖恩賜臣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誥命進臣階通議大夫贈臣祖父惟真父仲
智俱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張
氏周氏妻盃氏繼室張氏俱淑人伏念臣資
質凡庸學問膚淺過蒙錄用常切慚惶志雖

不忘乎公才實無補於治況此衰服之日佑
此曠蕩之恩
龍章降自
九重豸服被於三世光榮罕儷寵幸何加臣
敢不殫犬馬之勞答　乾坤之造除望
闕謝
恩外謹具奏
聞

蒙賜　葬祭謝　恩奏狀

臣父仲智先家

勅封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成化四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家病故復蒙
聖恩給賜誥命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遣進士蔡晟造墳安葬陝西布政司右
參政賈傑
諭祭令已事畢伏念臣素乏才猷誤蒙任使
雖竭駑駘之力曷酬
覆載之仁夙夜兢惕莫知攸措值慈父違棄
於三釜致湛恩降賜於
九重既葬既祭逮下之禮無以加載馳載驅

報上之誠罔敢後除望
闕謝
恩外謹具奏
聞

總理河道
諭報管河工程及乞禁馬快船附搭
私貨奏狀

節該欽奉
勅諭令臣管理一帶河道臣自通州直抵儀
真等處徃來嚴督郎中等官陸鏞等將一應

河道事宜但係日前廢弛損壞者令其逐一
漸次修復及將淮安揚州二府等處淺澁
難行河道俱已挑濬深闊但緣淮揚一帶運
河別無泉源止籍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
柰何彼處地方自去歲秋冬以來至今一向
少雨湖水消耗慮恐開通閘河走泄水利愈
致淺涸已令淮安府暫於清江閘越河并新
莊閘下添設二壩車盤船隻及令揚州府委
官前去瓜洲儀真等處車戽江水接濟臣在
揚州府躬率官吏人等設壇祈禱雨澤待有

水之時撤去斫莊塤方開閘河照得去年因是
揚州等處久旱不俑遂致粮運遲滞今又似
前乾旱臣以為當斷之時𣈆有守凍回還等
項船隻南有白粮并各衛所兊運船隻一往
一來相挨而行又有南京裝運官物馬快船
隻日逐相繼而來每起或五七十隻或三四
十隻且又船大載重難為撑駕其餘運粮等
項船隻一見前未擧皆退避讓路動經數日
不敢前進及到閘河積水雖不滿板亦須通
朔開放閘内運船不無淺閣無且往年江北

衛所運船俱在瓜州淮安等處交兊比及三
月已完八九完者就行尚以為遲今年俱往
蘇松等處兊運今有三月將半兊完而回者
僅見一二若不預為處置誠恐粮運遲滞非
惟負累軍士抑且有誤
國計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速行南京守備内外官員
將年例該進鮮物依期搽與快便船隻裝送
仍禁約夫甲人等不許裝載江米板片磁器
等項重物在内其餘裝運竹木馬𥬠等項物

件者暫候有水時月逐起[illegible]不
致遲誤軍民得其便益成化八年三月十二
日具題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illegible]狀

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
別無泉源止籍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
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
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亦為之淺涸
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向來

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向河道自
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疏
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
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粮二
升該用粮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illegible]
用樁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
得高郵湖自杭家觜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
里俱係磚砌堤岸毎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
損壞船隻失落錢粮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
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閘一丈

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二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幷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樁木磚石等料幷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

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艙倄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

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倄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倄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價直幷匠作工價銀二十餘兩臣雖無

識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廢弛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但係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况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困已極倉庫錢糧不敷兼且適來

元象示警盜賊入寇人心驚疑如斯之後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為之惟倄理陳公等塘閘座一事既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為之頗易如常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於本府收貯觧京船料銅
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脩造閘座亦可以
備預水利接濟運河爲此成化八年三月二
十二日具題
乞罷巡河管泉等項官員奏狀
本部咨准吏部咨該
欽差鎮監太監韋煥題稱河一帶自通州直
抵儀真等處雖有巡河御史等官因無專主
等待更替致使河道連年淤淺阻碍船行具
題抄出該吏部會同戶工二部計議奏奉

欽依自通州至德州一帶河道着郎中陸鏞
專管自德州至濟寧一帶着副使陳善專管
自沛縣至儀真瓜州一帶着郎中郭昇專管
仍請
勅命臣總理其事嚴督沿河一帶巡視等官
并軍衛有司人等將河洪閘壩湖泊泉
源鋪夫井樹及一應河道事宜根究本末設
法措置以次脩復不許諸人侵占阻滯務在
通行經久利便其見在管河巡河管泉等項
官員應否去留宜從總理河道官處置定奪

行移到臣除領
勅前去沿河一帶提督郎中等官陸鏞等并
軍衛有司人等將河洪閘壩湖泊泉源鋪夫
井樹及一應河道事宜根究本末設法措置
漸次脩復候工程完日另行具
奏外查得揚州府一帶河道見有主事崔陞
管理淮安府一帶河道見有漕運衙門問刑
主事游佐并清江浦提舉司督造船隻主事
屠勳兼管徐州洪有主事王道專管呂梁洪
有主事謝敬專管濟寧南北天井等二十閘

主事過璘專管臨清至荊門一十五閘衛河
提舉司督造船隻主事南鵬兼管濟寧迤南
至儀真瓜州又有御史方中專管巡河迤北
至直沽等處又有巡鹽御史兼管巡河兗州
等處又有主事張盛專管泉源臣看得徐呂
二洪濟寧州天井在城通村三閘臨清縣新
開等四閘最爲緊要不可一日無人管理其
餘河道閘壩泉源今既令郎中陸鏞副使陳
善郎中郭昇等專管若又有留管河巡河管
泉主事御史管理非惟甲可乙否掣肘難行

御恐互相推托因而悞事合無令主事王道
專管徐州洪謝敬專管呂梁洪通州專管濟
寧州天井在城趙村二閘并上新下新官村
吳泰四閘南鵬兼管臨清縣新開等四閘其
餘一應河道閘垻泉源等項着陸譜郭昇陳
善各照原分地方管理將管河主事趕璧管
泉主事張盛巡河御史方中取回其餘閘刑
造船主事巡鹽御史無理河道者令其止管
本等事務不必似前兼理庶幾事體歸一易
於責成緣係該部奏奉

欽依見在管河巡河管泉官員應否去留宜
從總理河道官處置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
題

言詔令不可失信奏狀

臣聞信者國之寶民之所依以立者也
詔者國之號令數
恩澤感人心而示之以必信者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書曰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號令之出不可
不謹行之不可不信也魏文侯小國之君不

失虞人之期商鞅覇者之佐不廢徙木之信
矧爲億兆之
君師者乎庸言亦信庸行亦謹矧布
詔令於四方者乎臣伏覩
詔書内一欵自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
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
叛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
主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人命妖言不赦
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欽此臣聞順德府知府黎永明止
因毆公差人員獲譴浙江布政使等官劉福
等止因織造叚疋不如法致罪别無另項重
情况又犯在草前今却以降調等項發遣是
前項
明詔不信於天下也設或此事傳播四方使
懼罪逃躲反側不安者聞之誰肯自首求免
乎臣恐由是幅員之内人懷危疑倘有不虞
之事發咫尺之書求濟一時之急誰復肯信
不信則不從不從豈不誤

朝廷之大事乎議者以爲生殺予奪由
朝廷臣下豈宜妄議臣愚以爲理之當生殺
予奪而生殺予奪之可也不當生殺予奪而
生殺予奪之未可也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
則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則罰之此公天
下之賞罰則所謂理之當生殺予奪而生殺
予奪者也賞一人而千萬人不勸則謂之淫
賞罰一人而千萬人不懼則謂之濫罰此非
公天下之賞罰即所謂理之不當生殺予奪
而生殺予奪者也且君以聽言爲明臣以進

言爲忠
朝廷賞罰合乎宜臣固當將順之未合乎宜
亦當匡救之豈可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
焉而不加喜戚於其心乎然黎永明等之事
雖曰出自一時
聖斷而執法之官亦不能辭其責何則漢文
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文帝欲重犯蹕之罪釋
之曰當罰金文帝怒釋之曰法者天下之公
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

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從之其後文帝又
欲族盜高廟器者釋之曰當棄市文帝怒釋
之辭曰法如是足也今盜高廟器而族之假
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文帝許之至今百世之下莫不稱文帝之
仁明釋之之執法設若初發落黎永明等之
時法司能如釋之之執法以奏
陛下聖明寬仁未有不賜
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再落之
恩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今之法司如釋之者然而此
事雖小害信爲大臣之所以懇懇爲
陛下言者不但爲黎永明等惜爲天下惜爲
但爲天下惜實爲
朝廷惜也倘蒙
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將黎永明等並依輕典
宥之使復其職庶
明詔可以取信於天下而不誤事於將來矣
臣愚更望
陛下自今伊始凡罪之當罰者與賞進必罰

功之當賞者雖疏遠必賞發一號令出一
詔旨亦宜熟思審處求合人心然後付之有
司行之天下如金石之堅如四時之信使萬
姓咸悅遠近歸心又何患中國之不安四夷
之不服哉若賞罰過當號令不一曰治曰安
非臣之所能知也臣以菲材叨司
邦刑知而不言是謂有隱伏乞
皇上憐其直赦其罪不勝大幸

言運船前進回淮揚脩理河塘堤壆
奏狀

臣先准戶部咨提督分管河道郎中等官會
沿河一帶軍衛有司整理河道催攢糧船去
月十八日等日淮揚地方風雨大作山水泛
漲衝決河塘堤壆損壞隄岸隨即提督各該
委官整理修築緣工程浩大卒急難完已將
糧船俱過揚州月日及脩理河塘堤壆事
緣由各另具
題外近准吏部左侍郎尹旻咨為督催漕運
事臣又會同本官行總督漕運左僉都御史
張鵬等催衆提督催攢糧船行在德州已將

河道起[illegible]地方[illegible]由具
題 另今臣已[illegible]府靜海縣地方
查得各衛所糧船已到[illegible]通州等倉上納及
過天津迤北者約有十之七過臨清者約有
十之九俱已晝夜前進無阻況有侍郎尹旻
等催攢處置事必停妥臣欲候糧船俱到通
州之日前去督脩淮揚河塘堤壆誠恐冬深
上凍前工難成有悞來年漕運之計未敢[illegible]
於十月初一日前去淮揚督修河塘堤壆外
謹具題 知

言管河官應否添設奏狀
准工部咨都水清吏司案呈准戶部四川清
吏司手本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婁謙題五事內一件整理河道事看
得管河官員原無額設俱係沿河軍衛有司
委官管理各多懦弱無為更易不常以致責
無所歸事鮮成效見今雖有工部郎中陸鏞
等官分投管理然亦不過提其大綱而已若
欲事有定規必須官有專主查得臨清濟寧
沿河 府州縣分俱有額設管河官員如

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自通州直抵臨清除各府
州幷全設縣分照舊委官管理外其餘裁減
縣分照依臨清迤南事例添設管河官一員
不許别項差使各另專一管理河道等因該
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由手本到司奏
查近該
欽差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題稱自儀真
直抵通州一帶河道閘座泉源照依原擬分

與郎中等官陸鏞等管理要將管河主事崔
陞管泉主事張盛巡河御史方中取回其餘
造船主事巡鹽御史兼理河道者令其止管
本等事務庶使事體歸一易於責成等因本
部已經依擬覆
奏通行遵守去後今巡鹽御史婁譓又奏前
因案呈參照所奏要於裁減縣分照依臨清
迤南事例添設管河官員一節未審有無相
應違礙合就移咨斟酌應否務合時宜徑自
施行備咨准此照得通州直抵臨清一帶河

道委的多有灘淺旱則阻滯船隻澇則衝決
隄岸常要扒撈修築必如御史婁譓所言將
前項地方裁減縣分照依臨清迤南事例添
設管河官員專一管理方能有濟但沿河順
天府所屬七州縣河間府所屬十州縣廣平
府所屬中間止有武清一縣原設淺鋪修隄
等項人夫二百三十名卻係全設衙門其餘
裁減縣分人夫多者不過百餘名少者止有
三五十名比之臨清迤南縣分河道工程人
夫數目不及十之十二若各添設官一員專

管俸祿僕馬不無煩擾及查得沿河揚州府
所屬四州縣淮安府所屬六州縣徐州幷所
屬沛縣中間閘壩□淺湖塘等項最為緊要
每處所設各項人夫多者數千名少亦不下
數百名每歲脩隄打埧等項費用樁草等料
數百萬計前項府州縣亦無添設管河官員
止是委官管理□府州縣所委官員專一往
來督屬整理亦不誤事奈何常被巡撫巡按
等官差委勘理别事動經旬月不到河塘況
所屬委官多不得人雖有分管河道郎中等

官地方廣遠一時照管不及未免有誤如蒙
允
勅該部計議合無照例將順天河間揚州淮
安四府各添設管河通判一員徐州添設管
河判官一員專一督同所屬官吏委官整理
河道一應事務俱不許别項差遣仍令分管
河道郎中副使等官往來提督比較如此則
官亦不繁事亦可集緣係工部行令臣斟酌
應否務合時宜 迎自施行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

言東河一帶災異奏狀
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
災傷五穀薄收軍民艱食今歲正月初間止
得一雪自雪後至今八十餘日雨澤少降狂
風迭作飛沙揚塵遮天蔽日彌月不止田地
乾燥河水耗散麥苗出土多被沙壅穀種難
下未曾藝半 臣又訪得臨清武城至德州一
帶地方三月初四日申時分有黑氣自西北
而來忽然昏暗咫尺不見掌中之夜間天陰
[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尤甚移時方息民心十分

驚惶不寧 臣竊以通州數 亦知其非休徵也
但沿河一帶居民自今已自十室九空缺食
糊口父母兄弟離散妻子不相顧流移死亡
不可勝數若到四月間再不降雨二麥恐無
所望富者亦難存活 臣往來河道之間目擊
耳聞豈忍循默伏望
皇上以
宗社為念特降香帛遣官分祭各處山川之
神祈禱雨澤以蘇枯涸以慰民望以固根本
仍

詔廷臣講究弭災卹患之策求其至切至要
可以回天意可以安民心可以延
國祚於億萬年者而力行之必有効驗臣不
勝大願爲此具題該禮部覆奏奉
聖旨山東百姓既十分艱難須行賞惠便降
詔將今年稅粮等項盡行蠲免順天等府有
災傷處也量宜減免祭告遣官即劉吉就着
齎領香帛銀兩去
山東借[illegible]題
[illegible]疏通[illegible]奏狀
[illegible]三月二十一日臣[illegible]川南下本月二[illegible]

五日到東昌府武城縣已將滿河地方自正
月以來雨澤少降狂風迭作田地乾燥河水
耗散乞
請香帛祈禱等項緣由具
題外四月初四日臣至濟寧訪得本州於三
月二十八日夜得雨一陣不久而止至魚臺
詢訪得雨日期與濟寧同而其勢頗大其雨
止可潤地河水無增四月十五日晚至古城
驛遇雨至次日早方止河水頗增自古城而
下至淮安至揚州河水深闊船隻無阻臣復

自揚州北上整理河道催儹粮船五月初五
日到宿遷縣地方偶遇河水泛漲比舊約增
五六尺之深詢問北來公差官員皆說近日
山東徐州等處得雨閘河一帶俱有飽水臣
又訪得未得水時泗州淮安等衛粮船到宿
遷等縣陸家墩等淺俱曾起剝得水之後臣
親見懷遠泗陽新安鳳陽儀真留守左等衛
粮船至彼皆不起剝又得順風俱各張帆而
行滔滔無阻略不費力軍民懽悅皆曰今年
得水早粮船比舊年定然早到此皆

朝廷洪福軍民賴之臣職專河防久旱之餘
遇茲大水豈勝忻忭除儹粮船日夜前進外
緣係河道得水粮運疏通事理具　題
　　
　汝南京戶部左侍郎謝　恩奏狀
　臣先任刑部左侍郎
欽差總理河道近准本部咨准吏部咨
欽改前職伏念臣材質凡庸學術疎淺偶中
春闈之選麗紬
祕閣之書任評事任寺副恒憂讞議之未明
爲知府爲布政每懼承宣之無狀兩副都憲

而左以右陞再佐秋官而北由南轉食祿年
久感
恩日深雖迫桑榆之年難忘
聖主豈知錢穀之託遽及愚臣撫已若驚靦
顏就列臣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心竭犬馬
之微勞答
乾坤之大德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除望
闕謝

恩前去到任管事外謹題

南京戶部

處置運糧餘丁月糧奏狀

廣東清吏司案呈據蒙
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鈔該欽奉
勑爾等會同將南京各該衛所旗軍并新近
口等處寄操旗軍查勘酌量選補運糧若正
軍數少即將殷實餘丁點湊照依正軍事例
免其一丁差使幫貼月支米一石養贍家口
行糧賞賜一體關給欽此欽遵除該等依

勑選補外自是以後各衛所餘丁因見運糧
者月支米一石又有行糧賞賜別差者無有
糧賞所以願頂運糧而不願別差衛所官吏
受其混屬凡遇選補旗軍逃故多不於正軍
內選差輒將餘丁僉補甚有將在運旗軍捏
故擊回改差以餘丁更替及至逃故等項
旗軍復役補伍又不送去上運替回餘丁改
差所以食糧餘丁一年多似一年在倉糧儲
一歲少如一歲又如在外衛所旗軍有月支
本色米八斗者有月支本色米六斗者而運
糧餘丁一例俱支米一石比運糧正軍支米
反多若不處置非惟錢糧妄費抑且恩澤不
均案呈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內外軍衛衙門今後
不許將運糧旗軍捏故擊回改差果有逃故
等項仍照先奉
勑書內事理先儘操備等項旗軍查勘酌量
選補若正軍數少方許將餘丁點湊如運糧
逃故正軍復役補役即令上運替回餘丁改
差在外衛所運糧餘丁若該衛所正軍食糧

一石者亦與糧一石食糧八斗者亦與糧八
斗食糧六斗者亦與糧六斗不可使餘丁食
糧多於正軍其選補運糧旗軍餘丁撥於運
糧完足回營之日選補仍將選過餘丁造冊
南京各衛送南京戶部在外衛所送所在有
司查照收糧敢有不先儘正軍選補及將運
糧正軍捏故擊回改差濫點餘丁頂替虛實
錢糧者參
奏拿問如此則錢糧不至於虛費而恩亦庶
乎均一矣具題

申明茶法奏狀
陝西清吏司案呈卷查應天府批驗茶引所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
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自成化
元年起至成化十年止陸續共關過茶引五
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一道前去發賣各處
茶商照賣茶斤累催不見銷繳查得本部先
於景泰五年為因各處茶商人等多將舊引
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
奏該戶部依擬奏

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巡河巡江
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禁
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
遵守分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
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
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賣與
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行
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
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
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

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府廬州府池州府徽州
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
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
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
保寧府重慶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
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
數十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撥引內條例聽
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
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卻
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寫遠往返不

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
所退引該與截角令前項三所部管賣引不
行批驗照退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呈乞施行
等因到部臣等切惟印造茶引鹽引禁治私
茶私鹽係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修職民不守法茶
禁廢弛一至於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
國家之課程抑恐壞
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

茶商興販茶貨造引給由與夫批驗納課等
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
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
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産茶府州縣所
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
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
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辯驗客商路引果無詐
偽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寫將引給與年終
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同將收過紙鈔
差人一同解赴本部銷送該庫交收如到遲

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
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
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
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籍
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
達所轄轉繳本部以憑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
未曾繳報者榜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
在官司告繳與免罪敢有不遵條件興販
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
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

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挑擔馱載及引領牙
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車
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由照茶依例批
驗截角賣畢隨將赴住賣所在官司告繳封
送原引衙門通類解部查銷若有過期不繳
者原領引衙門查報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按
察司提問追繳如此則國家定而政務循法
令明而奸弊息緣係申明
舊例清理茶法事理未敢擅便合將茶引由
內條例開坐具題

計開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
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
文照六十斤見行事例每引由一
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法一體治罪
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
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産茶府州縣
[illegible]貨照依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

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責竪隨即於所
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
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
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
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
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
並依私茶定論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

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
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
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
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直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
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
紙每張納鈔一貫奏狀
司案呈照得本部先行收貯各運

司送納印刷鹽引紙張數多奏
准行移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每紙一張折
收鈔一貫解送本部轉送南京
內府收貯以為文武官員旗校人等折俸支
用其餘兩浙等運司仍用紙張後因紙有不
敷又經奏
准照舊納紙外今查得本部逐年收到各運
司送納印刷鹽引紙除支用外見有七百一十
餘萬張在庫約數七八年支用外若再數
積之年久不無損壞况今南京

內府收貯鈔貫數少不敷折俸買辦等項支
案呈如蒙乞
該部計議合無照例仍行兩淮山東長蘆
一運司自文書到彼日為始各將該納印刷
引紙張暫且停止令其每紙一張納鈔一
貫差人解部轉送南京
內府交納本部照數換與鹽引兩浙等運司
照收紙如此則紙張不致損壞而鈔貫亦
以備用矣緣係處置鹽引紙張易斂備用
未敢擅便具題

欲令公侯駙馬伯具印信文書關支
祿米奏狀
陝西清吏司案呈照得南北二京公侯駙馬
伯祿米通年差人俱赴本部關支本部照依
戶部咨文内開來數目於蘇松常三府運到
秋粮米内撥支緣各官差來舍人家人人等
俱無印信公文投部止是照驗各人路引撥
與及至關支完日原引隨其帶回本部無可
備照設若有等冒名告關無憑查考且如已
故寧陽侯陳琱妻唐氏與新襲爵寧陽侯陳

瑛告爭祿米只為頂名關支至今爭訟未息
慮恐今後亦有此弊若不處置深為未便案
呈到部查得北京大小文職官員差人關支
三分四分俸粮俱各齎有本衙門印信手本
到於南京該衙門造來粮册查對相同然後
給與俸帖照數關支所以事無差池卷亦明
白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行移兩京公侯駙馬伯今
後關支祿米亦照前例不分坐府管事不管
事公差在外合行移該府或附近相應衙門

令首領官吏具印信手本若衙門品級亞於
本部者令堂上官吏具印信手本各開該支
祿米數目并差來關領之人姓名就付本人
齎執前來關支仍照先年奏　准限期赴部
查對明白立案關支如此則真偽易於查考
而祿米不至冒支矣為此具題
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謝　恩奏
狀
臣先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成化元年
欽蒙

聖恩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從一品俸
歷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右侍郎改
刑部左侍郎再改南京戶部左侍郎今又蒙
聖恩改臣前職巡撫雲南伏念臣本草茅賤
士樗櫟庸材謬蒙
聖恩節次遷轉粉骨碎身不能補報雖雲南
遠在萬里之外夷情不常難於撫治臣敢不
益竭駑鈍敷宣
德意以圖萬一之報除望
闕謝

題前去理事外成化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具
題

欲帶男承祿隨侍奏狀

臣原任南京戶部左侍郎欽蒙
聖恩改臣前職巡撫雲南切緣雲南遠在萬
里之外古謂不毛之地水土與北方不同北
人到彼難為調理臣生長北方況今年踰六
十日漸衰老非親人隨行不可仗望
聖慈憐憫容臣帶男王承祿前去朝夕扶持
看視飲食勉力圖報不勝感戴之至成化十
二年九月十二日具題

巡撫雲南

處置邊務奏狀

節該欽奉
勅諭命臣巡撫雲南地方仍禁約接連交阯
等處地界官吏軍民不許私通商旅往來交
易除欽遵遍行外近訪得交阯着頭目換易
服飾裝作客商潛入臨安等處地面聽探消
息又訪得三五年前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
到雲南要冒籍報名科舉所司不容隨後其
人奔往交阯受彼偽爵偽官職事為之畫
策提兵巡邊且彼不特此一人而已亦有為
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為
市專一收買雲南販去生銅鑄造短鎗[illegible]
跟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奏
勅道由雲南而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
舉然此雖由郭景誘致實乃彼之欲為今又
聞交阯走回軍人說稱在前交阯吞了占城
之時就要乘勢來犯
天朝雲南地方觀此數事則交人奸謀詭計

不言可知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今臨安府密邇交阯木處雖設一衛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止有二百餘人通計雲南二十五衛所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不及一萬三千人每處見操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他諸夷雖處該徵稅糧數少且又不通舟楫官軍糧餉止靠屯田供給別無來處見今所在食糧不敷一年支用況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今歲尤甚軍民憔悴日不聊生盜賊在在生發動輒劫

掠殺人東備西出殆無寧日加之以廣西廣南元江麗江羅雄等處土官連年讎殺不服撫化再加之以閘辦銀課索取進貢等項地方騷擾人心失寧況臨安雖委指揮一員在彼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衛所金齒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齒騰衝二處控制外夷地方亦不能兼制臨安又照得迤東曲靖大涼等處迤西洱海大理等處在前俱有守備都指揮專一提督操練禁防盜賊其後一向缺官操守及照都司止

有都指揮僉事方明掌管印信兼理馬政周佐協同管事兼管操吳璁操備近又爲事問發帶俸差操王倫奉
勅提督屯種亦已病故俱各缺人替補然事機之殷盜賊之多兵力之寡財用之乏征科之繁軍民之困守職之缺如此又況臣才識凡庸年力衰憊恪守憲綱固所當勉經畧邊務實非所長萬一交人跳梁寇兵北向雖稱爲手足之疾未免貽
宵旰之憂除行都布按三司分巡分守官禁

約接連交阯等處地界官吏軍民不許私通商旅交易銅鐵等物及提督各處官軍時常操練慎固封守嚴加隄備及將前項都指揮員缺會同鎮守巡按等官推舉相應人員另行奏
請定奪外伏望
聖明憐憫地方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雲南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齒騰衝二邊衛官不動外其餘二十二衛所見操官軍於內量調四千員名分兩班令

其輸流前去臨安協同本處官軍舍餘在彼
操守半年一換上班之日照例給與行粮下
班住支仍添設才識老成副使一員專一在
彼整飭兵備公同守備官操習人馬振揚威
武一以防腹裏之盜賊一以備外夷之侵侮
及將雲南安寧黑白鹽井等鹽課提舉司成
化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存積鹽課就於
本布政司召商開中十萬餘引每引令其納
足色白銀六錢於本司官庫收貯以備糴買
軍餉不許權豪勢要之家占中侵奪民利剥

削竈戶仍將開辦銀課及進貢寶石等項暫
且停止仍
簡命年力精強才兼文武大臣一員代臣巡
撫其地將臣放歸田里以終餘年如此則任
用得人武備不期脩而自脩軍民安業盜賊
不期息而自息矣緣係處置邊務事理未敢
擅便具奏謹題

奏解犯人及參鎮守官奏狀

准兵部咨內開安南走回軍丁楊四諒稱伊
年三月內見有
朝廷差指揮等三十餘人到安南地方送與
交阯王馬二匹細狗二隻弓一張箭一綑下
碍地方軍機重情合當查究但不曾指實是
何指揮姓名合無行巡撫雲南左副都御史
王　會同雲南巡按監察御史查勘是何衛
分指揮帶領三十餘人前去安南有何公幹
緣何饋送國王馬匹弓箭等物要見的確明
白一名名行提到官取問如律情輕者就彼
先行照例發落內指揮與情重者枷釘差人
押送赴京再問另行奏請定奪奏

准移咨前來行據雲南都布按三司呈查得
有原牒
欽差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名下金吾左衛帶俸
指揮使郭景齎捧
勅書前來雲南帶領人伴戎達等往安南國
開諭當將戎達等行提到官監候查得郭景
先該太監差往干崖等處公幹未回委據雲
南按察司僉事方進呈稱前到金齒司提獲
本犯催罪投并身死將帶隨人伴時英等并
小索為方寶石等件強奪伍兆人口等

聞報到院臣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
賢問得犯人戎達招係雲南都司廣南衛右
所百戶陳宗原總旗錢聚下小旗成化十年
八月內有達跟隨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名下
金吾左衛已故指揮郭景公差到京蒙差本
官齎捧
勑諭前去交阯有本官明知廣西是出使交
阯路道不合枉道回至雲南就在太監衙內
住坐有錢太監與達并今在官小旗劉全孫
千戶家人孫得兒完千戶家人羅順兒已故

總旗李俊說稱差你每跟郭景往交阯去你
可作急收拾衣鞋達等不合依聽本月二十
一日早郭景令人叫領人夫從衛內擡出黑
木櫃六箇竹籠三箇又牽出白騾子大馬一
匹火食藥品一担幷弓箭腰刀等件在外達
等跟隨本官當日起身衙內又差百戶將雄
亦不合依聽護送前去本月二十三日到通
海驛歇郭景不合挾勢索要火千戶虎黨細
狗一隻又叫前所久慣下番已故軍人史義
跟隨同行二十五日到臨安衛歇郭景又索

要本衛指揮華鐸駁騍馬一匹清沙馬一匹
銀十兩要人孫周白花細狗一隻又令本衛
差今在官總旗任能張承小旗潘原未到官
千戶葉春百戶鄒斌總旗陳名王瑄小旗李
貴帶領軍人鄭忠等四十四名各不合依聽
各帶器械護送又帶今在官華鐸家人華通
識字軍人孟達幷伊家人孟海餘丁王成未
到官總旗郝鑑小旗詹鉞軍餘李景各不合
跟隨前去又差建水州失記名民人陸麻子
先去交阯界上報信二十八日臨安起身二

十九到蒙自縣土官祿剛家安歇又將伊家
牛一隻宰殺喫用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到交
阯地界清水河曠野去處搭蓋窩鋪安歇本
月二十五日交阯差頭目人帶領官軍不知
其數到蠻來寨駐劄二十六日差通事帶三
四十人到清水河往來答話三日至三十日
有船二十隻來接有將雄葉春鄒斌帶領旗
軍任能等幷孟海回還達同李俊劉全孫得
兒羅順兒華通鄒鑑詹鉞孟達王成李景及
我各亦不合越度邊關跟隨郭景上船[illegible]

引領來驛安歇有交阯頭目來見就令官軍將舘驛圍住成化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上船行一日又到亦不知名舘驛安歇仍令官軍將舘驛圍住初五日行半日過蓮花灘灘下有船二百餘隻每船有軍十餘人亦有吹鼓手達等每人坐一船就裝載原帶行李馬匹等件又行數程失記日期到歸化衛又有大船數隻來接二十日到紫蓮州交阯王先在彼下營接待江中又有大小船三四百隻郭景見王在彼鄰將

勅諭置於船內輕身先去拜見王見郭景先來拜見因說我身上不安免拜本日王回城郭景同達等仍在船內歇次日又行三十餘里王又在岸上立迎郭景即奉

勅諭上岸置於龍亭王先回郭景隨

勅諭進王城官軍將達等圍送天使舘安歇郭景見王畢亦到舘內二十二日王遣官送下程二十三日郭景於前項木櫃內取出紅寶石項子青紵絲尾朧帽一項金廂起花玉帶一條金廂寶石絛環二付一付紅寶石心一付青寶石心各色寶石十包約一斤有餘大紅紵絲繡蟒[redacted]衣服二件各色上樣紵絲二十疋中樣紵絲十疋各色上樣羅二十疋各色上樣紗二十疋中樣紗十疋白三梭布五十疋洗白夏布三十疋真色夏布三十疋紅氈子五疋皂麂皮靴十五雙象牙梳十五雙竹龍內取出戧金事件馬鞍轡一付戧金事件馬鞍轡二付并隨身帶去銀結束腰刀二把撒帶一付弓一張箭一綱馬三匹細狗二隻進與交阯王二十四日交阯王差人送

卓面酒飯到天使館宴郭景有頭目二十餘人來陪宴畢郭景却赴王國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二十五日王回送郭景銀五十兩扇一百十把茄南香三塊與達等跟隨人侍每人銀一兩達等自到天使館官軍日夜防守不得自在交阯王說要整理方物差頭目同郭景等從兩廣路赴京進貢郭景怕去兩廣經由脫身却設計與交阯王詐說我又須爲此來雲南討禽鳥藥材這幾箇伴當都是黔國公差來送我的也要交還他若是進貢

就同我從雲南去赴京比兩廣路又近便沿
途都有驛站人夫馬匹又無大海風波之險
交阯王依聽收拾方物差陪臣何宣陳璉帶
領軍馬一千餘名隨同郭景雲南入貢因而
窺瞰我中國虛實行至蓮花灘有郭景又詐
與何宣等說我先去蒙自去整理人夫馬匹
前來迎接郭景同陸等脫身連夜走回蒙
豕自縣當有千戶段忠同主官舍人帶領士
兵人等前去阻當有何宣等已回本等管蓮
判村駐劄有段忠等到彼把住道路不容阿

宣等前進又差人報知太監總兵差指揮馬
玄等亦到判村守把何宣并本國節次務方
堅說要從雲南經過以致沿邊一帶及腹裏
寧州通海等處軍民聞知驚疑皆欲流徙避
難其後太監總兵并三司差官齎文前去言
三撫諭何宣等方纔回還郭景等前項情罪
赦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內為地方事題奉
一向不曾事發本年十一月初八日蒙家
驗又差郭景齎國公差千戶龍某會同全奇
副總兵參將都指揮侯勇前往干崖宣撫司

方公幹有郭景帶領今在官家人時英伴送
到衿房名趙福來到官軍人楊海不合依聽
越度邊關於成化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到干
崖宣撫司郭景不合索要宣撫伯開法馬二
匹銀三十兩頭目罕歪小廝一口名喚剌泥
本月十二日到南甸宣撫司又索要宣撫舍
人刁落遇金廂寶石帽頂子一箇本月十六
日到蠻莫又索要頭目刁孟扛銀一百五十
兩小女一口名喚阿你馬二匹本月二十四
日勘事了畢龍遂侯勇回還郭景又要去各

處外夷地方求索財物仍領時英等於本年
二月初一日到孟密有頭目曩罕弄并男思
賓不出本月二十日郭景到寶井見得本井
已故頭目混鏊即混你今在官弟三妾喚名
罕擺係曩罕弄孫女生有姿色使令楊海等
探知木婦出外挑水強擒到窩鋪內姦宿一
夜一向在鋪姦占不放本年閏二月初一日
曩罕弄使人請郭景回至孟密郭景索要曩
罕弄銀二百兩就將原求索前項銀兩收買
寶石并曩罕弄餽送寶石共二十二斤零八

兩六錢又買象牙二十四斤檀香一十六斤
寶石屑二百二十三斤又家更失記名夷人
碧玉縧環一付碧玉包指事件二付碧玉甜
瓜四箇金盞一箇重四錢銀廂楪子一十八
箇銀廂碗四箇緬茄兒鬼兒慈共一十三斤
虎牙二箇伯夷銀一百零二兩趙福亦取買
寶石五兩收拾行李起身發罕弄要將罕擺
留住不容郭景帶回郭景言說若你不與我
帶去不許你在這地方住食若與我去我討
冠帶與你管事發罕弄意圖冠帶管事只得

依從郭景隨帶罕擺一路姦宿本月失記日
期到隴川宣撫司郭景將玉帶二條送與宣
撫失記名舍人本舍回奉伯夷銀一包郭景
嫌少不受到芒市長官司郭景將青拱線織
金尾撒一件青紵絲圓領一件白紵絲直身
一件大紅羅尾撒一件葱白羅直身一件大
紅紗織金蟒龍尾撒一件送與在前拜總句
男百夫長放斌接受放斌銀壺二把銀盤一
箇本年三月十七日到潞江安撫司部下人將
黑籠一箇內有錦褥一床妝莊一雙枕一八

箇并黃驃馬一匹寄在千戶尹宣家本月十
九日回到金齒歇息本月二十一日夜有巡
撫雲南王都御史劄委僉事方進亦到金齒
換提郭景次日方僉事設法邀請郭景到司
與伊說稱有一人在巡撫處告你着我來取
你回去郭景回說交阯事務先已有人報我
知道干我何事都是錢公收拾異樣物件差
我去我是聽使之人敢不依從等語方僉事
當今指揮胡亮將郭景行李搥起分同月臺
上服同副總兵沐都督拜金齒大小官員盤

驗將完副總兵回去方僉事當將郭景鎖杻
發仰鎮撫俞銓令人防守在傍有俞銓不合
不行嚴謹止令已問發軍人李祐看守亦不
合將郭景引放廂房內却去上後以致郭景
投在本司井內身死令人撈出身屍委官相
視明白浮班在彼將特英等拜原占婦女二
口小廝一口馬四匹同點揀見數寶石等物
通解到院惟恐郭景身屍不明牌仰金齒司
將屍擡至雲南西門外委官覆相明白責令
給親領埋訖取問罪犯外結得郭景雖帶官

軍將椿等六十六員名內將雄等五十四員
名到於安南界上先回止有戎達等十二名
跟隨前去並無三十餘人到安南國達等每
人受銀一兩在路花費無存郭景妻因懼罪
自行投井身死別無他故招結是實十七名
劉全孫得兒羅順兒華通孟達王成時英劉
祥屠名趙福任能張永潘源孟海罕羅剌泥
阿你供招與戎達招結內相同議得戎達劉
全孫得兒羅順兒華通孟達王成俱合依越
度緣邊關塞因而出外境者律絞秋後處決

時英劉祥屠名趙福俱除不應輕罪外俱越
度緣邊關塞者律各杖一百徒三年任能張
永潘源孟海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各杖八十時英等俱有
大誥減等時英劉祥屠名趙名各杖九十徒
二年半俱審有力照例納米完日任能張永
潘源孟海各杖七十與戎達等七名俱犯在
革前免科同供明罕羅剌泥阿你各著[illegible]
住內戎達劉全孫得兒羅順兒華通孟達王
成俱係跟隨郭景私出外境情重人[illegible]

罕擺等妄稱雲南都司羅侯時英等先行[illegible]
發戎達等寄囤枷釘及寶石等物印封完回
案發雲南按察司差撥官帶押解都察院再
問另行奏請定奪外查得先據雲南按察司
揭帖該木邦軍民宣慰使罕落法緬書告稟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年間並不聽
見京官指揮到來前方先有盧京官蘇京官
楊京官前來不到我宣慰處却往孟密聚罕
弄思寶處說稱要開衙門得金銀寶石他思
寶聚罕弄起兵殺宣撫多歪悶男多活法

死了又來將我應襲男罕燸法殺死了其有
差發拜見拖欠只因京官指揮人等前往思
寶刁孟扛道路去訖被刁孟扛將我百姓殺
了今有思寶反我地方係是洪武永樂年間
設立衙門降與 金牌信符着辦差發等因
已呈總兵官黔國公沐琮等委官撫勘外聞
報知會伏覩 金牌信符衙門節該欽奉
勅諭倘大小官員貪婪無籍用強擾害全家
治以死罪欽此今招郭景到於孟密等處索
要銀兩寶石張李婦女及稱我討冠帶與[illegible]

等情可見木邦前項緬書所言之事一一
誣查得盧京官即盧安蘇京官即蘇本俱指
揮楊京官即楊能係百戶俱係跟隨太監錢
能頭目黎照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
陰結外國之君誑
上行私不義孰甚況郭景奉使無狀擅起邊
釁及與盧安蘇本楊能等故違前例逓年前
去夷方索要金銀寶石人口馬匹等物許開
衙門以致曩罕弄等背叛本管宣慰奪其地
而殺其人流毒遠方搆怨外夷雖則各犯之

所爲實乃錢能之主使合將錢能盧安蘇本
楊能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後世事君
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再
照鎮撫俞銓不行用心關防以致犯人投井
自盡亦合拏問及照罕擺剌泥阿你俱係郭
景強奪強取伯夷人口欲便差人伴送彼處
給親完聚使夷人知
朝廷法令之公柔遠之仁且以潛消其怨怒
不平之氣而陰折其切奪無上之心緣錢能
係內臣盧安蘇本楊能俞銓俱係軍職罕[illegible]

[illegible]係外夷人口未敢擅便合將起解過犯人
并寶石等件開坐具本

犯人七名
戎達廣南衛右所小旗
劉全雲南前衛前所小旗
孫得兒雲南右衛前所千戶孫偉
家人
羅順兒雲南中衛中左所千戶究
洪家人
華通指揮華鐸家人

孟達右所軍
王成右所小旗王景下餘丁俱臨
安衛

寶石等件
青紅寶石二十四斤零一十三兩
六錢
寶石屑二百二十三斤
碧玉包指事件二付
碧玉絛環一付
碧玉甜瓜四箇

金廂寶石帽頂子一箇
金盞一箇重四錢
銀廂楪一十八箇
銀廂碗四箇
銀壺二把共重三十四兩
銀罐一箇重十兩
伯夷銀一百零二兩
緬茄兒鬼見愁共一十三斤
象牙二十四斤
檀香一十六斤

虎牙二箇

參鎮守官跟隨人員擾害夷方奏狀

據灣甸州印信緬書譯該告稟賜得洪武年間將灣甸州衙門給與
金牌誥命勘合底簿一年該辦差發銀一百五十兩遞年上納並不曾拖欠正統四年麓川思任發造反攻殺各處地方蒙
欽差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總兵等官調領太軍前來征勦反人了當又給榜文與各地方張掛撫安夷民耕種安業辦粮當差至

[illegible]化八年有吳京官前來本州住一十五日把銀二百兩我每將二年差發送與他回還了成化十年有京官江和送鎮康州知州刁孟□回還住本州經過後住二十日取要銀兩我每又將拜見進貢銀五百兩送與總回又將本州做粧子今經納銀二百兩至成化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有錢京官前來送賞賜段子二疋銀一百二十兩本年三月有京官福安到本州催要方物拜見取母子象二隻拜打壺瓶臺盞銀三百五十兩打發盤纏銀

一百五十兩前往孟定去訖又一百兩於四月內京官江和差通事奏鑑到州撫諭陶孟人等出至金齒住半箇月送段四疋要銀四百六十兩比時有錢公公上金齒有本處得當廳棟得銀一百五十兩一次有京官江和又送段一段要我每借出銀一百五十兩本州不曾揭借有錢五到金齒送段子三疋得銀一百兩至十二月十九日京官江和前六鎮康往州路過住了七日又要了三百兩差化十三年二月十六日京官楊旗差人送

二疋不曾回奉他物因此拖欠差發拜見本今
本州知州景拙法病故伊男長成不曾做官
有把事已故過事年老亦無冠帶火頭百姓
承應撞扛不得安業俱各逃往別處去了村
田地抛荒拖欠差發罪責我每不便有下緊
牛猪雞酒米粮不計其數因此呈細書告京
知道可憐見我奴婢不要着他京官每来
這近地方恐怕不成衙門告禀可憐見給
溪夷榜文前來張掛使火頭百姓得將
田地辦納差發有金齒銀鎮撫與江京官

等兄因差段子得我每銀六十兩告禀着人
還我奴婢方便等因到院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
等假託公差爲名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
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
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僞以示
撫綏之道
列聖相承率由舊章每於改作之初換與勘
合底簿
勅諭所以防範外夷甚嚴是以臣民守法

敢違往來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守
職貢頃自太監錢能到於雲南侮慢自賢罔
遵
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
索撈摸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今灣甸州
告稱前項京官節次要伊銀兩等情臣再三
體訪委的是實然此輩之到雲南非特攪擾
外夷衙門而腹裏地方無不被害人情大爲
之不堪除給榜文發去該州禁約及已故知
州景拙法伊男承襲之事另行外查得吳京

官即吳源係散官江和即姜和係指揮錢京
官即錢聰係勇士福安即劉安與楊鉉俱百
戶係跟隨錢能人員錢五係錢能義男合無
差官將各犯拏解到京查
金牌信符衙門
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尤將追出贓物給該州
出銀人收領如此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所
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緣數內姜
和等係軍職未敢擅便具題

乞嚴賞罰以禁盜賊奏狀

照得衛所官軍本為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資張虛聲而為觀美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雖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為耻盔甲鎗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為群黨各執軍器流刼村寨抄搶家財殺死人命或截路搶刼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覩

大明律失悞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開載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人切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殺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為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輒行隱匿不問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為將校者誰肯提

冒戰為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之賊所以不能成功者然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恤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效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照依軍法處治設或敗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必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然其致之然也則有由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為之或管莊之

人招引無籍軍而為之盜以土官并管莊之人為主人贓俱藏於其家誰敢前去搜捕此雲南強盜所以多於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問成該決強盜照依常例奏
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
請至日或死於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

而死者官給銀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援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次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弁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拏獲并見問未結強盜都布按三司會問明白同見監已問結強盜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押發市曹就便處決仍將首級發於打刼地方梟掛示衆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

法令嚴而盜賊不敢肆矣緣係明賞罰以禁盜賊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具題

陞右都御史謝　恩疏

臣去歲伏蒙
聖恩以南京戶部左侍郎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今年六月初十日欽奉
勑諭陞本院右都御史仍前巡撫伏念臣居萬里炎荒之地荷
九重寵擢之恩品秩有加職司仍舊捧
黃麻而感激持白簡以汗顏奸貪滿目慚無擊搏之能愁嘆盈途愧乏撫綏之術寇盜未盡屏息蠻夷尚爾跳梁言論未暇及乎家忘慮時常在於
國忠誠徒切功業未成既蒙信任而無疑敢不捐生以圖報除望
闕謝
恩外謹具
奏聞

乞却鎮守官進貢禽鳥奏狀

據雲南都布按三司呈抄蒙

欽差鎮守雲南御用監太監錢能案驗據雲南按察司呈承奉
欽差巡撫雲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　劄付成化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未時有雲南中衛後所千戶段忠手擡黃袱苫蓋一物由本院中路而進本職恐是
勑書急走前去迎接揭起黃袱看視却是黃鳥一隻有指揮熊誌等說稱這是黃鸚哥公公使我們送來着大人進貢本職回說進貢事與我無干當令各官將鸚哥擡回外今[illegible]

本院並無奉到進貢黃鸚哥明文雖已令各
官擡回誠恐鎮守太監錢能有奉到
旨意公文尋得前項鸚哥著令本職進貢本
職不知不行收接進貢有失敬
上之禮日後累罪不便擬合行查為此劄仰
本司即便轉行鎮守太監錢能處查勘前項
鸚哥產自何方從何而得奉何
旨意公文行取令本職進貢或令鎮守太監
錢能自行進貢惟複鎮守太監錢能尋得前
項珍奇之物自要進貢於例有無違礙明白

回報施行奉此理合具呈乞為明示施行得
此照得當職成化四年三月十六日
皇上勅命前來鎮守雲南
聖旨面諭彼處有各樣禽鳥尋取進來欽
此除欽遵外續接又奉御用監太監錢義傳
奉
旨意分付進貢禽鳥百戶楊安等除將各色
禽鳥進貢五次成化十一年二月十七日金
齒司民人楊華報稱孟密寶井有寶石一塊
重一斤黃鸚哥一架陞象牙一隻成化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日據雲南布按二司呈為地
方事該干崖宣撫司上官宣撫怕開法緬書
譯告有反人刁孟扛等聚衆孟密人馬殺占
地方搶擄象馬百姓等情緣係邊務地方事
理會同總兵官黔國公沐琮案仰三司轉行
分巡分守官員及委指揮郭景千戶龍英遂前
去撫勘當職自備銀兩段疋順差指揮郭景
尋買前項寶石鸚哥去後郭景到於金齒呈
稱寶石俱已尋得及黃鸚哥一架具數開報
續據雲南按察司呈為外夷侵犯中華軍門

事提取郭景僉事方進在於金齒計令郭景
投井身死將寶石等件抄封解送巡撫左副
都御史王　處驗封并犯人戎達差鎮撫劉
詔等解赴都察院轉達遺有黃鸚哥在於金
齒司本司差徒步軍人楊恕送到看得黃鸚
哥寶石俱係郭景尋買事干一連隨差指揮
熊誌千戶段忠送赴巡撫左副都御史王
處轉進却稱熊誌段忠由本院中路而進恐
係
朝廷所用之物各處進[illegible]

御道而進此饋亦物及查有無奉到
旨意公文行取是得前項珍奇之物自要進
貢等情中間誠有不容當職在邊鎮守合仰
雲南都布按三司抄捧回司轉行巡撫左副
都御史王　煩請早為定奪作急奏
聞當職許傳
聖旨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進
進施行都司轉行總兵官黔國公沐琮知會
家此理合備呈施行等因到院案照先因鎮
守太監錢能令綵誌等送黃鸚哥前來並以

黃獸不露其形臣物不知為何物已而乃蒙
令臣進貢臣亦不知主何意因思去年
內閣太學士商輅等奏
臣卻貢獻之事今後不許進貢奇花異木珍
禽異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今卻令臣進貢
黃鸚哥誠恐近日又有奏到
物旨臣是以轉行本官處查理別無不容本
官在邊鎮守之旨令來文之言如此臣欲不
與之辨誠恐本官故為此言將以中臣雖
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為其所惑然下情戰慄

豈能自已故臣不得不昧死言之且本官之
在雲南歲年假以地方為名差京官盧安蘇
本江和楊能福安鐵聰吳源等前去外夷孟
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
以十分為率錢能與盧安楊能等先將落八
九分止有一二分進
上郭景此去收買寶石等項銀兩多是取要
夷人錢能聞知拏郭景恐怕郭景到官說出
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
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井身死

臣前項文移止是行亦有無奉到進貢黃鸚
哥
旨意公文今卻平空造此浮浪之言其意亦
可槩見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等所言切中
獻無非為蒼生為
社稷計也
陛下慨然准其所奏者亦無非為蒼生為
社稷計也上下同心朝野稱慶夫何
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為意公然以
進貢為名差人前去外方索要寶石[illegible]

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昔漢之時鼠
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哥本綠
羽而今黄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
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涉徼外擾害取之
將以進獻不知
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
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然而此物
有無既不足爲
朝廷損益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
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

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是乃
國小以失大也其可乎哉臣愚以爲此物誠
不宜受況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
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屛風等項之貢絡
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
容進此物而不却則希寵徼幸者將必過求
奇巧以進之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
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即今外夷久缺朝貢
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

朝廷及內外臣鄰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
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
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鎭官
內外官員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餘一應花
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
須
陛下留心聖學專意政事永爲華夷之主天
下幸甚生民幸甚臣因錢能之言而冒昧及

此臣誠不識時務不知忌諱罪該萬死伏惟
陛下恕其狂瞽而察其心爲此具題

傌帖不可無印信疏

臣荷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
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傌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宋鑑臣
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
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
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

又問
知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至城各門俱有照出門防印子皆所以防詐
偽也今閣齊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
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
外夷脫回中華事下部察究覆本奏奉
聖旨着各邊的當衙門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
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
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
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閒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
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
但爲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
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閒
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
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非
旨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末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蹤動
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覆虎狼之尾撩虺
蛇之首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
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曩者交趾
守鎭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之
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粮傷無限之生靈
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嘘嗟流涕
今日錢能等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

誠不可測
朝廷雖無按問之文部屬無許告之實
旣據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
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撫攝夷方之事
木邦等處節有稟書告訐臣是以不得不從
實
上聞其罪彼與否
朝廷自有
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

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
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
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
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下哉况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
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弊
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奏提奪占南甸田地還職奏狀
據南甸宣撫司印信緘書該護印土官刀貢[illegible]
長刀惱樂同知刀還通把事人等詳告
欽差鎮守巡撫雲南都御史知道據矣類百
克蠻呈文到本司稱說普天下衙門地方都
是
天皇帝掌管永樂十二年開設南甸州有孟
底一處矣類一處孟决一處羅卜思莊一處
作水甸一處斷細一處大蒲窩一處共七處
地方屬我南甸州朋辦差發拜見應付站赤
到今似我矣類地方父祖百夫長刀美丙從

日逕不曾將田土賣與別人一段天順[illegible]年
有八那濃撥田地胡參將來管食時將撥[illegible]
一寨宮壓一寨撥與刀孟玉作馬料□田後
胡參將病故有他管莊楊四將旧地三寨盜
賣與尹指揮了有錢衙占了邦盪一寨綠多
弄一寨綠多乃一寨有騰衝陳指揮占了邦
勞一寨稱線一寨燃那一寨磨龍一寨有明
指揮占了克茄一寨簽養一寨被尹千戶占
了田二段因此百姓逃移差發不敷我將田
一處寫在南蔡名下投將銀贖取逕不曾[illegible]
田寨把事謝政占田一段知事謝慶占了一
寨皆是辦納差發拜見應當站赤的地方俱
被占去一二十年了並不肯替當站逃付人
夫馬匹我矣類百姓盡去逃了[illegible]欠差發拜
見有誤站赤人馬供給罪責不[illegible]將情呈說
本司得此轉呈印信緘書告稟乞請回文着
今[illegible]前來本司收照着令他每將村寨田
地退還我每照舊辦納差發當站使是等因
到院審得刁克蠻供稱欽太監占了邦盪等
處刁[illegible]地委金齒衛千戶管又被騰衝衛千戶

盜賊起科等臣竊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馭
之以道則歸順馭之失策則背叛故
祖宗時因其慕義向化臣伏中國是以待之
以誠信撫之以恩義嘗降
勅禁止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假託公差前去
夷方擾害非徒安外夷實所以安中國也若
外夷安則邊方無事而中國自安外夷不安
則邊方多事而中國亦不得安今外夷南甸
宣撫司百夫長刁克鑾告稱各官占佃前項
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竄差發拖欠節緣係

侵擾外夷地方事理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失
夷人心因而激變引惹邊釁不無勞師費財
為中國憂所係甚大非但區區田土而已查
得尹指揮係尹泉陳指揮係陳輔明指揮係
明廣尹千戶係尹銘蘭千戶係蘭鑑俱騰衝
司鮑千戶係鮑鑰金齒司知事謝慶係土官
合無將各官與百夫長刁克鑾等拘提到官
坐委雲南都布按三司堂上公正官各一員
押帶前去告田處所從公踏勘如所告是實
即將田地斷給刁克鑾管領招撫逃民復業

[illegible]辦[illegible]有罪之人則照律[illegible]
詐亦當宣布
恩威諭以禍福使之知警懼不敢違犯
欽太監錢能另行奏
請定奪如此則彊梗畏法而詞訟自息遠人
安業而邊釁不生緣數內尹泉等係軍職謝
慶等係土官未敢擅便具題
請
勅貴州會兵擒拏羅雄州賊人奏奉
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奉

抄出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林符題據雲南都
布按三司經歷司呈各承奉本司劄付備查
各准本司副使等官董俊等咨開據大[illegible]衛
指揮郭宏呈稱曲靖軍民府羅雄州土官知
州者甬等先被營長阿昌等殺害地方告蒙
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琮鎮守雲南太
監錢能案驗仰都布按三司轉行分巡分守
都指揮僉事方明左參議桂茂之副使董俊
合案牌仰宋等帶領官軍并土官副使資安
原差把事楊景山等帶領民兵於本年五月

十二日分路前往阿得村把隘聽調是宏不
知鄉道有者甫男者格自帶官奴人等引至
地名小旁邊忽被阿昌統領本寨并貴州黄
草壩馬步夷兵三千餘徒各執長鎗𠜂弩挨
牌等器至十三日午時分就與民兵抵敵殺
死阿鎖等二十人砍傷四十餘人彼時民兵
發狠亦將賊人阿末等殺死射傷一十餘人
被阿昌將者格虜去不放是宏等官軍見得
勢大不敢抵敵阿昌又同營長阿南等分據
各寨令賊把截路口欲要埋伏迎敵官軍等

因又據亦佐縣土官縣丞海禄呈稱阿昌賊
莫兑惡情把推稱土官者甫與適索有故爭
田因和者格前來搶擄本營村寨三司就便
統兵前來怎柰我何不肯將者格與職領回
及乎夷猾指揮李忠呈稱帶領官軍會同亦
佐縣典史麥常大等管領民兵到於黄草壩
那華河口眾被適習差人把路實難前去等
因又據土官者甫把事楊景山走回民兵李
道等各呈告前因到職為照先蒙總兵鎮守
等官[illegible]俱為前事已經差委曲靖府同

知丁賢等前去本州撫拘阿昌等諭以
朝廷恩威禍福既依土俗與者甫與阿昌講和
被其因親結構黄草壩強盜阿眾等入境搶
殺聞知上司親臨撫諭又敢助兵據寨不服
出官令據郭宏等各呈前來查的究犯阿昌
等設計招引不相統攝之人折拒官軍敵殺
民兵況各賊勢大分據山險急難撲勦若不
早圖長策處置停當誠恐結構日深釀成禍
患不便等因移關到司查得先蒙巡按雲南
監察御史董　案驗奉都察院巡按雲南

右四十八號勘合劄付及總兵官征南將軍
黔國公沐琮准右軍都督府雲字七百二號
勘合咨俱為積年聚眾殺虜地方等事據[illegible]
雄州土官知州者甫等奏稱成化七年月日
不等被營長阿周南那保同妻適索等明擧
本管夷兵各借倩貴州黄草壩營長阿冊等
兵馬二千餘人各披執衣甲鎗刀弓弩張打
旗號將本州阿貴塊冊等殺死營長民人周
通等二十餘人內將阿本阿久等分屍號令
生擒男婦二百餘口燒毀房屋二百餘間竹

抄搶牛馬家財奪占者甫莊田一十七處聲
言若不順從起兵俱要殺盡等情奏行刑部
看係邊夷抄詞備行雲南鎮守總兵巡按等
官轉行都布按三司分巡分守官員撫出者
甫與那保當係爭論田莊照依土俗講和回
報訖續爲朋聚燒毀村寨支解人命等事據
里者火頭張小等告稱本州土官者甫使令
家奴阿索討租彼適索同奸夫阿昌等主使
民兵阿額等窺伺各人經過射砍六人登時
殺死六人告蒙布按二司委官請伐撫諭及

彼糾聚貴州黃草壩已故營長阿冊妻適胥
兵馬二千餘人將者甫原住村寨圍住內殺
死把事李沙海等分屍支解有土官甫夜走
脫及擄本州矣恐等村被害民人阿達等各
告朋聚民兵殺虜人財攪害地方等事成化
十一年月日不等被適索阿昌阿南等結聚
黃草壩適胥并阿昌妻弟營長阿東等統領
民兵將父者寧等殺死抄搶家財等情告蒙
呈准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琮鎮守雲
南太監錢能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林符備行

三司分巡分守都指揮僉事方明僉議桂茂
之僉事蕭遂撫捕問各官又據本州千夫長
適定營長小阿乖等告稱阿昌等連年謀害
土官奪占各村田莊殺虜人民不得安業要
乞調軍勦捕等因備呈總兵鎮守等官行仰
三司分巡分守官員量調官軍民兵前去相
機捕剿仍行貴州鎮守參兵巡撫巡按等官
坐委三司副使等官劉本等行委普安衛指
揮等官蔣經等前去黃草壩撫治適胥等
不許出境幫助阿昌等攪亂地方訖呈其適

胥係阿昌親妹結搆年久不肯改悔添兵屯
聚阿昌住寨處所仍要讐殺又該分巡分守
副使等官董俊等呈伏覩成化十一年十一
月初八日
詔書內一欵節開湖廣貴州等處苗蠻多因
所司失於撫字及因貪暴所迫不得已相率
爲盜
詔書到日許令改過自新各歸本土安生樂
業如若不改悔仍前聚集爲非征聽總兵等官
征勦欽此照得阿昌等連年潛引貴州黃草壩

苗賊越境殺人爲非不肯改悔例該征勦但
蒙總兵鎮守等官亦行各官會調官軍民兵
前去羅雄州勦捕從中度情事勢緩急若果
各犯仍前爲非即與
詔書內事理勦捕去後今該前因擬合通行
合行劄付照會本司即便轉呈施行等因到
院臣看得樸州已故土官長那保是適家先
土官舍目人等爭奪田莊互相搆殺阿昌因與貴
州有土官舍目積年讐殺又糾合官長阿向等見
孫本黑等害山箐險阻去處不聽招撫其

與貴州普草另接境止隔一江其黃草壩
者等三十八寨俱係已故大管長阿冊所
爲人馬式聯其部內營長阿東等俱各夷兵
眾多兇惡勢大先年阿昌因與普安有讐
仍蹤適習與阿冊其阿東又係阿昌妻族
歃血結盟結當搆兵應援阿昌招之即來
將之則退又各以貴州所屬夷人與雲南三
司不相統攝肆無忌憚致將本地
往外不敢回州所管夷人財畜被其殺虜
又被殺火燒燬村寨

大奏告行委三司分巡分守官員親詣撫諭
輒敢仍招賊黨擁兵據寨不服拘喚及官軍
壓境又敢拒敵殺死民兵搶去者甫之子者
給不肯放回及照賊犯阿東適習等既蒙貴
州總兵巡撫等官行委三司官員撫諭不許
越境生事乃敢玩法益兵愈加猖獗幫助阿
昌等爲惡似此強梁法所難容今副使等官
董俊等呈乞早圖長策處治一節臣以爲除
患必先治其黨欲討羅雄州之賊不先治黃
草壩賊黨彼將相援負固必不從化誠恐日

後貽患地方非輕除案行都布按三司將行
分巡分守官員親詣羅雄州將賊犯阿昌等
設法撫捕外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請
勅貴州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嚴督彼處分巡
分守官員親詣黃草壩將夷賊適習阿東等
撫回本土各安生業今後不許越境助阿昌
等爲惡如是適習等常惡不悛仍前領兵前
來攪擾地方就便量調貴州官軍會合
官軍夾攻並勦各將適習阿東阿

擒捕解官處以重刑如此則諸夷知所警
一方可保無虞等因具題成化十三年十二
月初七日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成
化六年十月十七日該雲南曲靖軍民府羅
雄州土官知州者甫奏稱被本州法于寨營
長阿周同男那保及革宗者等村營長阿呂
阿南等并貴州黄草壩營長阿折等助兵聞
聚殺虜人畜燒毀房屋乞要調兵擒捕等因
本部爲照係一面夷情査無各該鎮守總兵

等官具奏緣由已經議行總兵鎮守巡按三
司設法撫勦去後未報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參照雲南曲靖軍民府羅雄州土官知州者
甫被營長阿呂挾讎結黨搆引貴州黄草壩
賊衆將者甫趕逐在外殺虜人財燒毀村寨
等情係是土官夷人爭奪田莊互相攻擊先
該兵部及刑部奏行都察院備行雲南鎮守
巡按二司官撫勦去後其委官都指揮參議
副使等官方睍桂茂之事俊自合體審夷情
多方設法擒其首惡散其餘黨使不至於

動干戈延及良善今却妄引
詔書比照湖廣貴州見奏
勅書征勦苗蠻事例輙便動調官軍前進追
勦致被夷儸將原領鄉道知州者甫男者格
捉去不肯送出又將官軍原領民兵阿鎖等
二十餘人殺死似此輕率寡謀處置失當本
當究治但縁夷羅事情不係腹裏軍務況且
止是巡按御史林符具奏不見總兵太監三
司同奏中間事恐未明合無行移雲南鎮守
太監錢能總兵官黔國公沐琮巡撫左副都

御史王　并巡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
委分巡分守等官親詣羅雄州先行審切體
勘彼中賊勢如何若果退散責令土居請曉
夷情之人前去村寨撫出營長阿呂等到官
曉諭
朝廷恩威生死禍福照依夷俗體例俾令兩
相和解將原搶村寨田庄人畜逐一退出給
主其間果有人命重情量爲處置應奏請者
具奏裁處倘此賊執迷生拗梗化弗從應合
調兵勦捕斟議停當量調附近軍兵民快人

等相機行事仍星馳差人奏報本部仍行貴
州鎮守右少監鄧鑄總兵官都指揮同知吳
經巡撫右僉都御史宋欽會同巡按三司等
官[illegible]
習阿束等回還本土各安生業保守疆界不
許似前幫助阿昌等爲惡攪亂地方自取夷
滅果能聽從撫化釋其已往之愆特示自新
之路倘稔惡不悛負固不服應該別項處置
具實回
奏定奪等因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院會同總兵官征
南將軍黔國公沐琮
欽差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巡按雲南監察御
史甄希賢雲南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方
朋左布政使俞鐸按察使劉釪計議得賊首
阿昌今已病故者格已被適索等誅死黃草
壩賊人適習阿束等係是適索黨與各賊積
年爲惡攪亂地方殺死人命逼逐土官知州
者甫躲避不敢回州管事再三委官撫諭執
迷不聽情犯深重本當勦捕但不知即今賊

勢仍無狀敘行該部布按三司呈准都指揮
僉事方明右參議盆禮僉事方進咨開准本
司咨開批蒙臣等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按雲
南監察御史林符題前事依蒙親詣羅雄州
委權請曉夷情七宗宜良衛所千戶張弼周
義等呈依蒙各賊於成化十三年五月初七
日帶同土吾諳曉夷語通事張聚與本州使
目夏志能等到於適索原住補羅嶺添無出
適索與家奴趙阿哥阿希哲張普莧等到職
隨問阿昌者格下落推稱俱已身死各職爲

此當將榜文內原奉勘合備細緣由令通事
張聚譯作夷語曉諭適索知道本婦回稱
要者甫分與庄田三十二處與我各管一方
張聚等語各職回州本月初十日仍帶張聚
等前去撫諭有適索趙阿哥等說要帶領者
甫管下營長家奴人等來寨講和十二日復
從與指揮竇俊等同帶營長小阿車等前去
地方黑西寨駐劄講和互相爭論適索趙阿
哥等糾集賊首阿羅忒阿南阿惡阿歪南阿
領阿俗阿那阿京阿歹普等并阿昌原日從

刑貴州黃草壩伊妻弟、營長阿東等殺傷
民兵三百餘人見其占種雲南地方夷民田
土居住不回幫助適索爲惡我兵二千餘人
身披衣甲手執鎗刀弓弩要與厮殺各人見
其勢惡四散奔走職等亦就回州今恐首惡
毛呂已死適索前項人馬俱是家奴趙阿哥
阿希哲張普苴等聚集恃衆擾害地方至十
三日又蒙備榜差千戶郭景齋去撫諭趙阿
哥等令其改過勸化適索相與講和各人又
哄郭千戶說你且回去明日同委官張千戶

奏議卷三　四十八

等再須各營長來講和各職依聽十五日復
引營長小阿乖等到彼又被家奴趙阿哥等
添聚強兵三千餘人各執器械執迷生拗不
肯講和又要捏殺各職見其兇惡恐傷性命
只得脫身回來委的勢衆官難撫化等因到
職據此案照先爲前事已將原奉勘合并案
驗內事理二次備榜差委各官照依土俗體
例講和去後今呈前因參照趙阿哥阿希哲
張普苴等與貴州夷兵阿東等俱係協助適
索幷已故阿呂殺傷民兵數多與捉擄土官

知州者甫男者格謀害身死不見下落人數
及查各職原今卷內成化八年該按察司去
任副使等官曹景等成化九年僉事張寬等
成化十年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等官方
明等成化十一年左參議桂茂之等成化十
二年副使等官董俊等及今本職等通前撫
諭六次愈加執拗結黨不服人犯若不呈奏
移文貴州巡撫鎮守巡按三司照依見奉勘
合事理早將黃草壩與種雲南羅雄州夷民
田地久住不回幫助適索等爲惡強兵阿東

奏議卷三　四十九

等招撫回還又著調彼處附近軍兵與雲南
軍兵將適索趙阿哥等夾攻殄滅誠恐各賊
大肆猖獗釀成邊患深爲未便等因回報到
院臣會同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琮巡
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雲南都布按三司
都指揮僉事王乃明右參議金禮副使陳驥計
議得賊首適索等係土官知州者甫部內之
人乃敢結搆貴州黃草壩賊人適習阿東等
節次擾亂地方趕逐土官抗拒官軍殺民
兵已皆委官撫諭數次令其革心向化終不

聽從又將者甫之子謀害身死今歲
欽依又行委官撫諭令其兩相和解退還故
寨豈期各賊愈忿加生拗仍不聽撫復聚強兵
三十餘徒意欲趕殺委官其稔惡不悛如此
之甚合當勦捕欲便量調附近官軍民兵人
等進勦但係黃草壩賊首阿東等見今占住
羅雄地方勾糾幫助適索等為惡誠恐兵至
其地其賊結黨聚衆據險以待我軍欲進不
得欲退不可不無誤事況不知近來貴州有
無委官撫拘適習阿東等有無聽從縱使從

之亦不足信且如去年貴州委官已取適索
阿東等不敢擅調兵馬幫助適索等過界為
非結狀繳報外及至雲南進兵其適習阿東
等又來幫助適索等攻殺官軍此縱使從之
亦不足信之明驗也必須雲貴二處各調兵
馬進壓其境振揚威武可撫則撫可勦則勦
方可成功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請
勑貴州鎮守總兵巡撫等官量調彼處官軍
到於黃草壩臨近地方駐劄臣等雲南亦量

調附近官軍民兵人等到於羅雄州臨近地
方駐劄各人選差諳曉夷情之人前去撫諭
如是撫拘適習阿東等到於軍前不致幫助
適索等為惡其適索等若肯俯首聽撫即當
振旅而還倘若各賊稔惡不悛仍前幫助適
索等為惡就便會合剿勦進兵擣其巢穴擒
其渠魁散其餘黨以彰
天討之公以除地方之患以正官民上下之
分以為夷羅作亂之戒庶乎可矣緣係處置
地方賊情事理未敢擅便具題

改南京都御史參贊機務謝恩疏
臣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成化十三
年十一月十五日欽奉本年九月初二日
勑諭改南京都察院不妨院事參贊機務者
臣竊惟參贊機務重任也非剛正有為博洽
多識深沉而能斷者何足以當之臣以迂拙
腐材雖嘗誤蒙任使不過因人成事其餘前
數者之善實無一焉今蒙
聖恩授以此寄拜命之餘驚憂失次深恐不
稱以負

聖明用人圖治之意欲便愚辞讓於能者然
璽書既降理難封還臣雖愚敢不夙夜匪解
鞠躬盡瘁補報萬一除望
闕謝
恩前去到任外謹具奏聞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三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四

前參贊機務

回報守備太監黃賜到任奏狀

節該欽奉
勑令命太監黃賜與爾等一同守備凡事必
須與之協和計議停當而行欽此欽遵本官
已於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管事
外謹具題
知

覆議定襄伯乞增操江官軍奏狀

准兵部咨該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定襄
伯郭嵩題內開一件軍務事查得新江口永
樂五年設立操江官軍一萬七千員名後將
數內浙江二千一百四十七員名放回景泰
年間又選去神機營習學銃手并大小教場
浦子口操練官軍共一千二百四十一員名
及運粮屯種并發遣貴州等衛共四千五百
五十員名及事故不補一千二十員名查點
見在官軍八千八百四十二員名軍士數少
委的不敷調用乞

勅南京守備内外官員將原選去神機營習
學銃手幷直隷安慶滁宜州三衛官軍照數
撥還江口操守便益等因行令臣等勘議前
項官軍何年送在神機營習學銃手并直隷
安慶宣滁三衛官軍何年因何事例放回原
衛只今應否取回備禦事體有無相應勘議
停當徑自回奏定奪等因備咨准此臣等會
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勘議得景泰元年
因設立神機營選撥前項操江官軍幷所選
大小教場官軍俱送本營習學銃手天順元

年為因南京各營官軍差調數多缺少操備
該前守備内外官員奏
准取調直隷安慶建陽滁州宣州鎮江五衛
官軍共三千員名輪班前來南京分撥各營
操備内建陽衛官軍五百員名分撥新江口
操守成化十年該把總操江定西安侯將
因操江官軍事故數多又奏撥鎮江衛官軍
七百員名見今操江外其安慶宣滁三衛官
軍原係先年分撥大小教場之數並無放回
原衛至今輪班操練行之年久況大小教場

神機營見[illegible]不多若又改撥操江
不無此[illegible]均合無仍令前項三
衛官軍[illegible]場操練庶幾事不紛更
營伍安[illegible]議停當徑自回奏定奪事
理未敢擅便具題

南京長安右門外木廠内失火叅工
部官奏状

成化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巳時分忽見
長安右門外榜房後南京工部堆垜木料廠
房失火臣等親詣木廠督令五城兵馬帶領

地方火甲人等救護因風猛火熾誠恐延及
守衛直房當將榜房八間拽倒令人撤救各
項木料用水澆潑息滅續據本部西安廠看
守木料辦事官高儼呈報本日巳時分有班
匠吳成等在於守宿蘆蓆房内煑飯食後不
覺竈内有火一時失於仔細被風吹起火星
燒燬各工拆卸還官幷餘剩杉松條木竹片
麻索松杉栢板軟篾水膠姜黄蘆蓆共三萬
千三百四十八根條段塊斤片及蘆蓆廠
房二連小厫房六間拽倒板榜房八間及救

出見在杉松條木猫竹竹片共四千五十四
根段片行間又據南京東城兵馬指揮司亦
呈前事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議
得廠房係是堆積官物以致看廠辦事官縱
容班匠在内煑飯因而失火燒毁官物俱合
查究緣係燒毁廠房查提京官事理未敢擅
便具題

　太廟内樹木被風吹倒奏狀

准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揭帖准南京
神宮監印信揭帖開

太廟前面樹木内有年久枯朽栢樹并冬青
等樹為因連日陰雨地土濕爛根科欹斜於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夜被風雨驟急吹
倒八株准此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
等并南京工部署部事郎中黄會恭詣本處
相看是實緣係
太廟處所吹倒樹株理宜選擇吉日起除如
蒙
准題乞
勑該部轉行南京工部摘差匠作及臣等内

外守備量撥官軍行令南京欽天監選擇良
利日時起除修整便益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覆奏南京六科陳言弭災事奏狀

准本府咨准南京兵部咨呈准兵部咨准禮
部咨禮科抄出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鄭宏
等奏内一件防奸細備開
内府各衙門軍民匠役人等數多又有借撥
旗軍力士約有七千餘名俱由　東安西安
北安等門早晚出入縱横自如多少不知其

數雖有無籍之輩姦細之人詐冒出入窺
他故者豈能知其姦弊等因該兵部議擬奏
欽依内事理移咨南京兵部會同内外守備
參賛等官計議酌量處置照依各門官軍門
簿事例置立精微出入門簿各一扇南京兵
部用印鈐記送赴守備官處取具
内府各衙門上工人等花名填註分送各門
守衛官軍收掌照名平明點入未晚點出不
許錯亂逐日將點過出入數目開送守備官
處查考務在關防嚴密事無紛擾等因准此

臣等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會同取勘
內府各監局等衙門軍民匠役人等一萬四
千餘名分撥各門進出名數置立簿籍附寫
完備南京兵部用印鈐記已令各該守門內
官公同守衛官員收掌朝暮點驗去後續據
該照張保兒董榮等連名告係南京
內府各監局上工人匠狀告各役常日進
內上工天未大明俱到　西安等門伺候開
放點驗牌面進至該管衙門點卯已畢隨即
赴工直至申末酉初歇作散匠俟驗放出該

定工程日逐比較不敢遲延即今蒙令守衛
官軍平明點進未晚點出每早到於各門挨
次挨立逐一唱名點驗放進巳末時分纔到
監局點卯已過方得關食早飯用工未及二
箇時辰又要伺候未晚點出只得收工赴門
聽候仍前挨次逐一點驗直至更初方纔點
畢各匠數中多有城外住者不得出門路眠
野宿風雨飢餓不免失所工不能辦又被責
治實是人難行門道據南京內織染局署局
丞司設監左少監溫善等呈開本局工程皆

係節奉
欽依織造
上用供用各　王用并賞賜預備等用各項
段疋及
欽差造染刻限守取絹布并年例織造赴京
文武品官照出等項數該五萬六千有餘皆
是緊要工程及據南京內官監左少監楊忠
等亦呈本監造作係是供應薦新進用各項
器皿并
欽取竹器家火扇骨及裝盛應用箱櫃木桶

等件每年依時起運赴京工難停緩又據南
京兵仗局右副使李誠等呈稱本局成造軍
器火器數多并前廠按季成造軍器共一萬
九千七百餘件上庫收貯預備軍需匠作工
程刻期完報各衙上工人匠出入門禁遵依
舊制懸帶牌面照驗關防赴工散匠立定時
刻造作限期逐班比較猶恐遲延今令守衛
官軍點驗日至巳末纔方進入到作不久告
要收工伺候晚點計其一日止得午未二時
動作較驗常日工程虧欠中半其實妨悮累

非不便等因又據　西安等門守門奉御等
官許敬等并守衛把總指揮杜敏等呈蒙發
到精微簿籍將各衙門上工人匠平明點入
未晚點出依奉挨次唱名逐一點檢每日自
平明點至巳時方止自未時點至更初纔得
事畢緣
皇城門禁鎖閉導防恐難關防等因臣等會
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議得
內府各衙門上工人匠委的數多每日早晚
點檢出入皆在

皇城禁門裏外聚集喧擾況各項造作工程
皆係緊要委的妨誤不便合無令上工大匠
照舊懸帶牌面各門照驗出入不必早晚唱
名點驗庶免稽悞工作除聽候外緣係便益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駁議聽選官王璜建言江北五衛免
赴京操奏狀

准兵部咨禮科抄出吏部聽選官王璜建言
南京應天龍虎橫海和陽武德五衛俱在江
北浦子口所有官軍除差撥屯種運糧守城
操備外其餘分撥南京新江口大小教場差
操緣隔揚子大江人馬往來多遭渰溺切照
浦子口僻居江北城市兩處險合用人固守
要將江北應天等五衛原撥南京各營差操
官軍放回本處浦子口守城操備庶免渡江急
風波之患等因該禮部抄出合同各部都察
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六科給事中等官會官
奏奉
欽依行移南京兵部轉行南京守備官勘議

前項江北五衛官軍應否免撥過江操練緣
由定奪回奏等因備咨准此臣等會同南京
守備太監安寧等計議照得江北應天等衛
官軍自永樂年間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備緣
於景泰四年該應天衛經歷姜永奏稱本處
城池無人操守奏准將南京見操應天等五
衛官軍合餘數內摘發一千員名委南京旗
手衛指揮董貴管領提督在於江北浦子口
教場操練看城外天順三年又該南京和陽
衛百戶周忠建言江北應天等九衛官軍俱

赴南京操備隔江往來風波艱若各要將本
衛官軍俱在江北操守等因奉行該前守備
魏國公徐承宗等議得
朝廷根本之地操守係于重務焉宜惟當增
益若將前項官軍輕易調動萬一有警卒難
取用已經奏奉
欽依將前項衛分官軍照舊存留南京各營
操備今聽選官王積未知事體又要將應天
等五衛官軍放回本處浦子口操備查得江
北應天等九衛見在南京大小教場并神機

營新江口操練官軍舍餘共二千餘員名及
查南京各衛見操官軍舍餘中間亦有在於
江北屯所居住而赴南京操練者又如直隸
建陽等衛官軍前來南京輪班操備俱各經
涉大江北之應天等衛門路程尤遠若令軍
士各就近便操備則江南操軍愈見數少將
何守備京城而爲居重馭輕之道況江北浦
子口見有指揮在班在彼守禦各衛見在官
軍舍餘亦足以守城操備合無將前項衛所
官軍原調南京各營操備者仍令照舊操守

保障京師實爲良便緣奉
欽依勘議定奪明白回奏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闗過內府銅錢給賞日本國使臣事

畢奏狀

節該欽奉
勑臣等及南京戶部禮部今該給日本國正
賞并物價銅錢一千六百五萬六千三百九
十文

勑至爾等會同太監安寧等轉行南京天財
廣惠二庫照數闗出公同差去官員明白給
賞事畢之日爾等仍將闗過銅錢數目明白
奏報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
寧等轉行南京戶部禮部及南京天財庫照
數闗出前項銅錢公同差來行人鄧庠給賞
外各夷俱於成化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起程
訖緣奉
勑內將闗過銅錢數目明白奏報事理今將
給賞過銅錢數目開坐謹具題 知

奏解詐僞犯人奏狀

據守江東等門指揮李隆等呈開成化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盤獲男子一名金玉幷紅油勑書篇黄布包袱等件呈送到官審據金玉供年五十六歲係河南懷慶府河内縣在城第一保民籍於正統八年正月初八日是玉不合私自淨身具告本縣起送赴京該通政使司

奏送司禮監將王責打八十發南海子收充淨軍成化九年五月内轉發看守皇庄成化十三年七月内爲盜賣官田事被錦衣衛校尉姬剛首送刑部河南清吏司將玉問擬雜犯罪死發　吉王府做工該燕山前衛批差軍餘王信等觧送成化十四年正月内到府長史司收管着役本年七月内玉因窺見本司紅油描龍篇一箇及有本司據奉祀所典吏曹廸告行原籍蘇州府呉縣優免差役印信公文二紙玉不合偷取在手私將殘缺舊

大誥半本裝在

勑書篇内又將玉姓名寫在前項公文之後

欲往蘇州圖取銀兩本年九月十六日經過南京又不合進入外城江東門被守門官軍跟至城裏三山門叫同本門官軍將王盤獲呈送前來接供得此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議得金玉所供前情未委虚的縁係擅入京城門禁中間恐有隱下别情今將本犯鎖鐐幷印封原帶公文等件差舍人王淳管解赴京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參奏南京經紀私與番使織造違禁紵絲奏狀

據南京錦衣衛廵捕委官百戸綦瑛呈據周璋首係南京錦衣衛鎮撫司戸籍成化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暹羅國進貢使臣杜文斌等到於上新河灣泊有經紀韓源陳質等引領鄰人石聰錢鵬等合夥用禮俱赴番船交結賣過象牙蘇木銀共銀七百三十六兩回家又憑中人田寛會約在城機戸陳昇等家織造各樣大紅黄幷八寶閃色抹絨花樣過地金花幃幔各樣段疋共織一百一十五疋後

有中人田寛来與璋説石聰等領銀織造番使段疋縁由亦来邀璋前去番船成交比時有璋不合聽從到船憑田寛領銀五百三十一兩其石聰就行依發機戸陳昇等定織各色違禁段疋有璋並無分文入己不期又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有安南使人裴山到於
上新河有彼中人阮福因前成交来與石聰用言説其使要織各樣段疋可去成交有璋又不合與同石聰到於使臣船上承攬織金違禁紗羅段疋共三百餘疋俱各將象牙作

銀交與機戸吳斌等寫立合同依樣織造待回交付内有各樣紙劄該銀三百六十七兩其石聰等因嗔璋在彼設計勒璋自立合同虚受倭人安息油料等香該價銀四十四兩六錢六分餘無分文銀兩與璋收領見有合同存照其石聰等因前挾恨有璋在彼却乃唆令暹羅使人杜文彬於原定織造數内勒璋自立合同領銀一百二十九兩分投開款另認織五彩抹絨幔邊二疋并蟒龍大紅段疋有璋止收見銀二十九兩依從織段二疋

内銀一百兩亦係石聰等要得侵謀銀兩肥己暗設奸計叱喝伴送番船官虜拘璋到船威逼勒寫收銀一百二十九兩供狀在官故令陷害今思若不狀首委被奸徒石聰等糾衆私結番船領銀織造玄黄官花樣遍地金段疋事屬違例如蒙准首乞賜行提各犯石聰等到官追究私結番人偽織違禁段疋欺凌沍騙銀兩情由明正其罪庶免日後不致陷害負損身家性命無辜為此將原領番銀香貨并織違禁段疋數目并領象牙逐一開

單粘連具狀首告到職隨差巡捕校尉張洪等押發首告人周璋作眼認拏男子十七名到職責據杜林即杜瓚供年二十八歲係福建汀州衛武平守禦千戸所軍餘成化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是瓚告給本衛所文引將帯本錢置買鐵貨裝到贛州府河下遇見親人李德報説有你房伯杜文彬先年出外生理不見回家今在暹羅國差来進貢有廣東三司盤過剩下虚心不堪進貢蘇木一百五十個并徵[illegible]象牙四包付托與我裝載前往南

京上新河等處發賣有璜喜信將自己鐵竹
一同裝載到於南京上新河投托經紀陳質
韓源將蘇木一百五十細共重一萬五百斤
陸續共賣銀五百二十五兩截斷象牙四包
共重三百一十斤賣銀一百二十四兩共銀
六百四十九兩內將銀一十二兩與陳質等
作用錢接收各散去訖是璜一向在彼存住
至本年八月初三日有房伯杜文斌進貢番
船方到下關灣泊有李德引領璜同到房伯
船上拜認說知祖宗名字鄉貫相同方纔識

認見有先不知名後知是使臣坤祿群謝提
哪喀二人辦事一人幹事一人護送一人大
小通事二人千戶一人同房伯奈英必美亞
即杜文斌有璜同李德就將前項賣牙木銀
兩交還伯杜文斌等收訖彼有房伯與璜言
說先於正統十三年間因支鹽買賣遭風飄
流過海今在暹羅國討爲岳坤等官今充爲
使臣差來進貢後璜因患痢疾病症復回經
紀家調治有李德在於房伯船上領到原賣
牙木銀一百六十兩同未獲識人石聯齊人

在官石彥璋前去機戶陳昇家定織各色段
疋後有李德患病不能動止本年十月內雇
搭船隻回家去訖相托璜在陳昇家催討原
定段疋又審據林壽供係南京錦衣衛鎮撫
司鞍轡局分調軍匠林信戶內寄住餘丁成
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有今在官本衛鎮撫
司餘丁周璋到於壽家秤銀二十七兩六錢
與壽買青拱白錦紵絲二段紅拱白錦紵絲
一段去訖又審據周琇供係南京錦衣衛鎮
撫司女戶籍成化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有暹

羅國使臣在於龍江關遞運所倒換船隻是
琇同今在官應天府江寧縣民人唐應錢鵬
將禮同到使臣船上探問承認做段疋比有
使臣納內寫織段疋手巾銀三百二十八兩
九錢止將銀二百八十七兩五錢與琇等三人
收訖散與各機房織造段疋本年九月初四
日是琇等到於今在官上元縣民人陳昇家
寫立合同將銀六十兩與陳昇接收織造大
紅閃綠紵絲四疋先收大紅閃綠紵絲三疋
送使臣收訖餘欠閃色紵絲五疋將鴨頭綠

素紵絲三疋青紵絲二疋折與使臣收訖本
月初六日珎等又到未獲本司餘丁何通家
寫立合同將銀三十七兩五錢與何通收訖
織造青紅綠各色織金紵絲女襖一十九件
交與使臣收訖十一日珎等又到未獲南京
留守右衛右所軍匠張義家寫立合同陸續
將銀一十八兩與張義接收織造香草麒麟
裹外罽板雲手巾三十四條是珎先收手巾
四條與使臣收訖又收手巾一十四條見今
在官餘欠手巾一十六條未與十三日珎等

到與今在官本司餘丁虞文端家寫立合同
將銀六十二兩二錢與文端接收織造織金
間道紵絲二疋㯶櫚袋三箇是珎先收織金
間道紵絲一疋㯶櫚袋二箇與使臣收訖餘
欠㯶櫚袋一箇織金間道紵絲一疋在虞文端
家機上因使臣欠銀九兩八錢未織是珎等
當日又到上元縣民人陳榮家寫立合同將
銀九十兩與陳榮收訖織造白閃紅紵絲十
疋綠閃白紵絲十二疋是珎先收陳榮各色
紵絲十四疋交與使臣收訖餘有各色紵絲

一十八疋因使臣欠銀三十一兩六錢未織
本年十月十八日是珎等到於未獲上元縣
民人王宣家寫立合同陸續將銀一十九兩
八錢與王宣接收織藍紅花各色紵絲一十
八段交與使臣收訖外得使臣用銀五兩六
錢又審據虞文端供係南京錦衣衛鎮撫司
軍匠虞景戶內餘丁成化十三年八月二十
四日有本司餘丁周璋到於文端家定織間
道抹絨紵絲六疋該銀五十四兩寫立合同
陸續將銀二十三兩二錢七分與文端接收

先織間道五色抹絨帳造紵絲三疋與周璋
接收去訖又審據石彥璋供係應天府江寧
縣民匠成化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有未獲
福建汀州衛武平守禦千戶所餘丁李德前
來引石彥璋同未獲兄石聰到於使臣船上
有使臣先將銀六十兩付與李德接收同彥
璋到於今在江寧府上元縣民人陳昇家寫
立合同與陳昇接收定織段疋有李德後又
將銀一百兩同彥璋與陳昇接收織造遍地
織金紵絲一十五疋閃色紵絲二十一疋是

彦璋先討藍小毬門紵絲一疋天青遍地金
串枝寶相花紵絲一疋官綠遍地織金寳相
花紵絲一疋白遍地雙枝寶相花紵絲一疋
青閃色雙枝寶相花紵絲二疋青閃白紵絲
一疋白閃藍紵絲一疋是彦璋交與使臣收
訖有陳㝵將用錢銀三兩二錢與彦璋收接
使用餘有陳㝵欠合同內銀五十二兩織造
未完在機椰黃小毬門紵絲一段青織金六
蓮花紵絲一疋礬紅遍地織金十八雲紵絲
一段礬紅織金拱線紵絲一段官綠閃紅紵

絲一段在陳㝵家今被事發捉獲彦璋同陳
㝵到官追取陳㝵機上各色紵絲五段見在
又審據阮福供係南京金吾左衛右千戶所
役過老軍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有安
南國行人裴準進貢帶有象牙在船到江新
河灣泊是福同今在官南京留守右衛鎮撫
帶管老軍塗安在彼買貿因與裴準答話語
音相同認是鄉里比有本人言說我自巳帶
有象牙在船央福等為中尋人定織段疋是
福聽允不合引領今在官上元縣民人王文

到於裴準船上寫立合同與王文收接有裴準
將象牙六担共作銀二百七十兩織造各色
羅絹共七十五疋王文聽允收合同是福當
日同塗安等引領上元縣民人吳 斌到了通
事何循船上有何循寫立合同吳斌收接何
循將截斷象牙八担作銀三百二十兩定織
各色紵絲共四十二疋吳斌聽允各回去訖
當日是福到於江東門霸遷住人周敬王鐸
家與各人說知上新河安南國行人裴準將
象牙與機戶王文吳斌家織造段疋今將牙

船送與王文吳斌家與你們各人說知王鐸
等聽允比有周敬王鐸言說每牙一担脚銀
七錢我包褁嚴密不使門上官軍得知通知
停當各允是福回家本年十二月初四日福
又不合引領今在官上元縣民人王信陳榮
到於裴準船上有本人寫立合同與王信接
收有裴準將象牙四担作銀一百九十兩定
織各色綾紬紵絲共四十三疋有王信陳榮
聽允各人去訖當日是福到於周敬家與本
人說知裴準將象牙與機戶王信陳榮織造

段疋你将小船装来放在你家寄放還你船
錢周敬依允是福回家有陳榮等俱各不曾
織造段疋成化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有王鐸
等将截斷象牙八担送到吳斌家将銀五兩
六錢與王鐸接收本月十一日有王鐸等又
将象牙六担送到王文家本人将銀四兩二
錢與王鐸接收本月二十六日致被周璋具
状首發隨差巡捕校尉捉拏王信杜瓚等之
時有王宣何通張義周敬王鐸田寛各人知
覺逃躲未獲於陳𡋯名下追出織金柳黄小

綫門紵絲一疋青織金六蓮花紵絲一段素
紅遍地織金十八雲紵絲一段藥紅織金拱
絲紵絲一段官綠閃紅紵絲一段并又於王
文名下追出象牙六石共秤重五百三十六
觔吳斌名下追出象牙八石共秤重七百二
十八觔王信陳榮名下追出象牙四石共秤
重三百八十七觔及周璋原首将銀一十八
兩與虞文端織造閃道五色抹絨幔邊紵絲
二疋并安息香油六十五觔并首未獲石聰
原與周璋肖皆織金紗蟒龍樣一塊及陳𡋯

等名下追出原立合同一紙俱各見在令
将各犯供詞并追出各色段疋象牙等物理
合連人具呈等因據此案照先據鴻臚寺署
丞馬全呈有暹羅國差來副使坤祿群謝提
等赴京進貢回還該禮部奏准給批差人伴
送副使坤祿群謝提等二十五員名沿途備
辦日用飲食到廣東布政司安排茶飯管待
成化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到於龍江關河下
灣泊聽候廩給本職案督不許夷人進城延
住數日並無廩給本職催併廩給督令夷人

起程隨有副使坤祿群謝提等說稱亦無廩
給比先彼經過有彼處住人周璋石彥等錢
鴻周琦唐廉吳節周實承攬交去與本國王
織段疋銀兩成造花素段疋待我催討完足
纔敢回國見王聽允到今緣無送還本職不
違
欽限夷人在彼又係京城去處被周璋等潛
留遲滯未便又行嚴督夷人起程亦據副使
坤祿群謝提等連名具状告赴本職等因令
将暹羅副使坤祿群謝提等告状一紙合行

前赴
欽差南京守備成國公朱　等處呈明行取
夷人管送審問乞提周璋等追給夷人銀兩
織造段疋散目發送本職給還夷人乞賜原
給關實夷人本職伴送起程庶不有違
欽限其周璋等原先係與夷人交易情由乞
另乞差官明白先行追給段疋伴送夷人起程
奏[illegible][illegible]亞理合開呈施行有坤祿群謝提奈英
[illegible]亞等狀告係暹羅國差來副使等職於
成化十一年四月內蒙本國王差來進貢亦

因本國爲無出産段疋因中領到國王銀兩
前來買辦回國應用亞等坐駕海船一隻在
洋累遭風水至本年八月初二日飄到雷州
地方將船打碎　呈蒙雷州委官指揮顧雲通
判劉鎮等官前來壞船處所體勘是實將方
物打撈搬運錦囊千戶所起庫收頓督軍國
亞等看守外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蒙
欽差鎮守廣東右少監韋春併三司委官等
官前來開盤將蘇木選退水浸虛心朽爛彎
節破片不堪進用小木三百五十餘擔選退

碎象牙俱有破裂痕損刀傷截斷不堪進用
碎牙二十餘擔彼時三司等官俱欲焚化亞
等聞說帶領番衆二百餘人哀情苦告各帶
衣服被水漂失告乞買布度寒當有
欽差右少監韋春并三司委官會議相同委
見夷人衣單受凍憐憫給還外亞等領回衆
又思議原領國王銀兩買段其銀船碎失水
慮回本國誠恐有累亞等自雇船隻裝至廣
東遇見相識簡王李德二人承攬每木一百
觔價銀三兩五錢碎牙每一百觔價銀六兩

簡王承攬蘇木二百五十擔碎牙十七擔李
德攬木一百零五擔碎牙三百一十斤其銀
約至南京發賣已了交還其價銀二人俱各
還足亞等收買各色段疋回陪國王免衆後
累成化十三年八月內有龍江遞運所住人
石彥璋周珍唐廉錢鵬吳節周璋周實等來
亞等船內各立合同文字二家收執爲照各
包攬價銀替織各色綾段至十二月終交還
於正月十六日回至龍江驛前周璋同男周
實來亞船內攬去官絹一百疋替染虎班絹

又照坤祿群謝提官絹一十五疋綠段長衣
一件代染白綿三觔攬户周珍等俱
是各色段疋一半止有周璋父子十餘無還
心生詐意提拏人衆執搶圖騙國王財本若
不狀告追取實被周璋父子負騙夷人財本
非止一端反行告衆意要衆人代還亦且周
璋非干己之事負騙銀兩反替夷人告衆□
遲時月眷衆無食有違風迅不能回國恐失
下年進貢罪累不便見奉
聖旨沿途備辦日用飲食到今半月餘日並

奏議卷四　廿六

無廪給口糧乞関存活養命回國有此屈抑
無伸開單來告等因行間今呈前因臣等會
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參看得周璋所首
林壽等所供及使臣坤祿群謝提等所告私
通外國使臣交易番貨織造違禁紵絲負騙
夷人財本及杜贊供稱杜文彬即奈英必美
亞係伊務伯先年出外生理不見回家今在
暹羅國差來進貢等情俱係違法重事合當
究問除行令原差伴送官署丞馬全暫留使
臣坤祿群謝提等在於龍江驛日逐關支廪

給聽候及將見在人贓送南京刑部問理無
碍使臣坤祿群謝提等價銀織成未還違禁
紵絲等件王文等名下追出安南行人裴準
等原交織造紵絲等物象牙爐香給與裴準
該部徑自奏請定奪外謹具題
知

乞存留騎操馬匹奏狀

據大小教場神機營新江口馬隊把總衛指
揮僉事李虎等呈照得天順年間各營見在
馬匹當有一千匹存留下營走陣差撥應用

奏議卷四　廿七

尚且不敷其後爲存省京儲事該南京守備
奏
准每營止存六百匹在城騎操餘皆下場牧
放切緣存留騎操馬匹實是數少非惟走陣
不成行列抑且不敷差撥應用即今下場牧
放在邇呈乞多存馬匹在城差操便益等因
據此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議得
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守備不可不嚴守備之道莫
先於軍馬糧草京儲固不可不存省軍威而

不可不振揚近年存留在城騎操馬匹委實
數少不敷差操兼且即今京儲存省年久蓄
積頗多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南京各營見在馬匹每
遇下場之時存留一千匹在城騎操聽調照
例支給草料喂養皆要下場牧放庶使軍威
振舉而緩急不致於悞事矣緣係存留騎操
馬匹動支草料事理未敢擅便具題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四終

巡撫南直隸

地震請停任奏狀

據直隸常州府申據武進縣申據本縣在城
里老王宗武等呈於本年五月初十日辰時
分本處忽然地震有聲閒生白毛係是地方
災異等因備申到臣除痛自修省外仰惟
陛下以天德而居天位于茲十有五年矣已
嘗勵精圖治夙夜不懈不嗜殺不游畋畏天
恤民仁孝誠敬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

物阜安奈何近年以來水旱災傷殆無寧歲
饑饉流殍南北皆然陛下又嘗宵旰焦勞遣
使四出既發倉廩以賑貸之又蠲糧差以寬
恤之凡所以奉天安人者無所不至又宜可
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夫何南畿之地復有
如此之異此無他蓋是臣奉職不謹巡撫無
狀之所致也況臣今年六十有四衰老多病
昏憒無為委實虛糜廩祿有妨賢路伏望
聖恩憐憫將臣罷歸田里以終餘年另選賢
能代理其事庶幾便勞得所而天意可回矣

具奏奏
聖旨王恕不准辭歸着用心巡撫地方

議事奏狀

照得南京管粮并南直隸河南等處巡撫官例該八月以裏赴京議事咨得先該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等奏

准南京管粮并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先期相度如果至期地方無事仍照例赴京會議若事不可摘離量將應議事件具奏定奪今照南直隸安慶池州等府地方去年災傷濟救

即今人民艱食為盜者多正係撫安賑恤提督緝捕之時況近來常州府地震有聲應天鎮江等處雨水過多渰沒圩田不能栽蒔防閑處置尤不可忽欲便照例赴京會議誠恐有悞前事除仍在地方巡撫外今將應議事件開坐具題請
旨

一查得成化七年奏
准將江南應天府并蘇松等府該起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粮俱撥官軍過江就各處倉場交兌每石除原定加耗外另加過江水脚米一斗所以軍得脚價民免遠運彼此有益交相稱便成化十三年十四年仍令民運赴瓜淮交兌民有盤費之損軍無加增之益由是言之則知民運至瓜淮不若軍到江南領運之便明甚如
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今後併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粮照例加與脚耗

仍令官軍過江依期前去各處水次領兌庶幾軍民兩便漕運不悞

前件仍照舊例民運於瓜淮及常盈倉兌納

一蘇松常鎮及嘉湖杭七府歲輸正耗稅粮八百餘萬石租重差繁民多逃移松江一府二縣之民已包納坍江逃絕人戶稅粮五萬有餘其他可知且杭鎮二府稅粮雖多不過起運南京各衛倉徐州等倉及兌軍併運而

已蘇松常嘉湖五府稅糧除起運兩
京內官監供用庫光祿寺等衙門白
熟粳米白熟糯米一十四萬三千九
百九十餘石每石連加耗腳價盤用
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三升者有用糙
米三石三升者有用糙米二石七斗
者共用糙米四十餘萬石蘇松常三
府又起運兩京各衙門幷公侯駙馬
伯祿米二十八萬餘石連加耗腳價
盤用共用糙米五十餘萬石約用運

夫二萬有餘自備衣糧盤費又不可
以數計況涉歷江湖過閘過壩盤灘
剝淺辛苦萬狀或不幸又有遭風覆
沒之虞四五箇月不得到京及至到
京或遇陰雨不得曬晾動輒守候一十
兩箇月不能進倉如遇各衙門忠誠
為
國知民艱苦官員隨即照數收受出給關
單糧納受福若遇惟利是嗜不知民
難官員百般刁蹬任意需索挑斛[illegible]

量衡撒在地者皆不作數或百十石
或五七十石一例折筭照數添補以
致借債陪補破產還債年年如此民
財如之何不殫財殫力屈民難過活
誠恐久則致生他變不特收糧之弊
如此而各庫收受一應官物其弊亦
然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請
勅戒諭兩京一應收受錢銀內外官員人
役務要各公乃心罔念民艱如遇人
糧到於倉庫驗堪中隨即收受毋
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
毋多稱斤重為
國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仍前不悛剝
削糧納許巡倉巡庫御史指實參奏
不分內外一體拏問如此則法無偏
私而人自畏服東南生靈之福也
前件准擬行文禁約
一查得在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三
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南京光祿寺

歲用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在京光
祿寺日支飯米臣不知其數南京光
祿寺日支飯米臣頗知其槩其每日
所造之飯止供南京尚寶司六科給
城都督本寺及四署官數員而已其
餘則送冬盬局匠人本寺廚役及以
此米送淮清橋三飯堂造飯濟貧大
抵此米以一百分為率官員所食不
及一分而匠人廚役貧子所食反有
九十九分之上且此白熟米得之非

易方其初收之時鄉民選取一色好
稻舂碾成米篩簸擇好者取之其不
好者退之勞費民力頗多實非容易
可比在
廷文武大臣非公差見辭奉
旨賜酒飯則不得食而匠人廚役貧子至
得食之況環衛之士與
朝廷守宮禁防奸細比之匠人廚役貧子
輕重不同環衛之士止食四門倉之
米所造之飯而匠人廚役貧子却食

如此好米非惟人民辦納艱難抑且
貴賤輕重不分如蒙乞
勑該部會議合無今後兩京光祿寺合用
祇待近侍官員及四夷使臣等項方
許會計白熟粳米其餘匠人廚役飯
食與夫飯堂造飯之米另項會計次
等熟米但以熟米不分顆粒大小顏
色紅白一例收受支給如此非但辦
納者頗省勞費而飯食亦有差矣
前件照舊具題節該奉

聖旨南京光祿寺扣算官員食用外廚役
人等只與次等米食
一直隸蘇州府所屬并蘇州太倉鎮海
三衛吳淞江崇明沙二守禦千戶所
官吏師生旗軍俸糧及運糧備倭官
軍行糧歲用糧米二十三萬石直隸
松江府所屬并金山衛青村南匯嘴
二守禦千戶所及浦東等鹽課司官
吏師生旗軍人等俸廩歲用糧米七
萬四十餘石近年一來蘇州府止存

留糧米十萬餘石不敷半年支用松江府止存留糧米二萬八千餘石不敷五箇月支用遇有灾傷蠲免及坐買顔料愈見缺乏況太倉鎮海金山崇明沙吳淞江青村南匯嘴但係沿海衛所隄備倭寇官軍缺食尋常尚難度日遇警豈不悞事節據金山等衛崇明沙等所告稱缺糧已行該府暫將各縣備荒糧米借撥支領外即今各縣備荒糧米数亦不多中間亦

有全匱乏者設遇饑荒非惟官軍缺糧支給而饑民亦無所望該府已嘗具

奏今成化十五年稅糧蘇州府又止存留十萬六千九百六十一石有零松江府又止存留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八石有零委的数少不敷支給查得蘇州府起運淮安府常盈倉米五萬五千石揚州府倉米一萬四千三百七十石松江府起運揚州倉米二萬

石徐州永福倉米二萬石淮安府常盈倉米三萬五千七百石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蘇州府起運淮安常盈及揚州倉前項粮米盡數改存本府各倉松江府起運揚州等倉米内改撥五萬石存留本府各倉支用候會計成化十六年秋粮蘇州府存留二十三四萬石松江府存留七萬四千餘石備用如此則沿海倉廒不至空虛備倭官軍有所仰頼

前件准擬

一常州府靖江縣原係本府江陰縣馬駄等沙地方成化七年設爲靖江縣所轄五十五里戸口数萬夏秋稅粮三萬九千四百餘石我

朝官制縣二十里以上者設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員謂之全設衙門今靖江縣因是近來開創本衙門止設知縣典史各一員其所屬止設儒學一處以致部運錢粮踏勘田土等項事

務多不無缺官差委況境內醫卜僧
道之流亦不爲不衆未經設官殊無
統攝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靖江縣照例添設縣
丞主簿各一員仍設陰陽醫學僧會
司道會司衙門鑄降印記銓選官員
如此則百里之治非惟得衆職以分
理亦可備一邑之制度

前件准擬

奏報災傷因言織造進貢勞民傷財

奏狀

據直隸鎮江府丹陽縣申准知縣康亭關遵
依看驗得人民所種二麥自本年二月以來
天降黃沴傷損萎黃縣約有七分災傷關
報到縣申乞照驗等因到院行間又據應天
府呈及鎮江府常州府太平府寧國府池州
府徽州府安慶府廣德州鎮江衛各申所屬
軍民今年所種二麥俱同前災夏稅子粒等
從辦納臣今年三月出巡到於鎮江常州等
處親見軍民所種麥苗委的萎黃成灾

南直隸地方連年災傷去秋纔得一熟中間
尚有無收之家今復遇此災傷軍民憂惶過
活艱難除行屬給糧賑濟及催委官踏勘聽
候覆勘外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
屬各府州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
織造紵絲紗羅等項其數頗多該用價銀動
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
不起因而逃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
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頗擾擾臣
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
有可缺者且如粮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
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臣不可缺者也綵
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
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
賞賜臣下以酬其勞使之感
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必以
爲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必不為罕
又且傷財古之明主一嚬一咲猶且愛惜敝
袴猶且藏之以待有功況此物乎此可減省

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物數年間進之者不
知其數一經
重瞳之後料必置之他所臣仰惟
陛下聖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
元必不以此爲意然嘗有罷進貢之旨矣而
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
[illegible]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
闕庭以爲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
不可得得之無益於時何補於治此可缺者
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

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
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
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
非不知珠玉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
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
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
心而爲
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
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

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
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
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寢罷凡百冗費俱宜撙
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如蒙乞
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
地方災傷除豁夏稅仍望
陛下崇尚恭儉今後
上用并宮中所用及賞賜　諸王龍鳳等項
花樣衣服合無只著兩京
內織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

合無照依原額行移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
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取回禽鳥花木等
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息肩感
戴
聖德實爲社稷之福臣叨爲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災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
聖明裁之宥其罪而賜之歸田幸甚具題

乞暫停燒甎奏狀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據本部委官主事周宏
等呈查得臨清廠成化十五年冬季分實在

項下完整鈌角半段等甎三百三萬八千餘箇大約計之止敎二三年帶運而山東河南幷南北直隸各窯廠甎料即今俱已盡絕若不具呈定奪誠恐臨期卒難燒造等因到部合無准其所呈行移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處巡撫巡按督同各該都布按三司及府衛掌印官員即便親詣原有窯廠去處逐一查勘見在窯座數目若是原窯數多人力不敷斟酌可否量爲減半燒造共合用做工軍民人夫柴薪并一應器具等項務在今年以裏

整點齊備俟成化十七年興工燒造各要的當官員管理不許擾害下人所燒各樣甎數以十分爲率城甎六分斧刃券甎四分及行管河管廠官員但遇一應經過船隻照舊帶運吏部照例添設郎中二員揀選能幹有爲之人於今年十月內銓選馳驛前去分投各該有窯地方專一提督往來燒造等因奏准行移到臣除欽遵外行據直隸太平等府申稱查得永樂年間蕪湖縣立窯六十二座係南京羽林右羽林前府軍左三衛官軍燒

造當塗縣采石河西岸立窯六十八座係南京金吾前金吾後旗手等三衛官軍燒造采石河東岸望夫山共立窯五十三座俱係領知爲事官員燒造繁昌縣立窯八十三座係南京神策武德府軍後府軍右虎賁左虎賁右六衛官軍燒造貴池縣黃公山丁家港劉婆磯三處共立窯四百座係南京留守中龍驤驍騎右豹韜興武鷹揚七衛官軍燒造桐城縣樅陽新閘口立窯六十二座係南京留守衛官軍燒造廠房器具等項俱係南京工

部分派應用柴薪俱是與龍等巡檢司蘆場砍斫與府縣事無相干今前項地方共止有完整窯一百九十六座其餘窯座俱各倒塌廠房止有基址器具俱無見在及查得景泰二年該南京工部奏准要照永樂年間事例差撥在京各衛官軍委官提督於太平等府沿江原立窯座去處砍辦蘆柴燒造城甎五千萬箇行移南京守備太監袁誠總都機務靖遠伯王驥守備豐城侯李賢等
欽依燒造外又查得儀真瓜洲二廠每年運

粮并官民船隻帶運整甎多則二十餘萬少
則止有十數萬今二廠見有整甎一百六十
三萬有餘半段甎四百二十四萬缺角段甎
二十一萬有餘江北窯廠尚有整甎百餘萬
江南窯廠尚有半段甎一百三十八萬有餘
二十餘年尚帶不盡臣惟即今兩京城垣已
包砌矣
天地等壇與夫
太廟已完美矣
宮殿已壯麗矣官署已盖造矣間有損壞不

過脩葺而已竊料前項見在甎料可彀二十
餘年之用況南直隸太平等府人民逓年買
辦科差等項繁重兼且近年措置船隻搬運
甎料赴儀真瓜洲二廠交割已費船錢不貲
皆是軍民膏血今年二麥已被災傷秋禾又
復薄收軍民憂懼口食無措凡百寛減尚恐
不能存活若再起倩人夫整理窯廠措置柴
新烧造甎料誠恐凋敝之人不堪此役因而
逃竄爲非不無貽累地方伏望
陛下以

宗社爲念思患預防乞
勑下該部暫罷烧造之役以蘇軍民之困必待
二十年再行烧造亦未爲晚若有緊要營造必
不得已乞照前例預
勑南京工部委官清理沿江一帶原舊烧甎
蘆場砍辦蘆柴整理器具仍
勑南京内外守備叅賛等官量撥南京各衛
官軍烧造如此則民不擾而事可成矣緣係
烧造城甎事理未敢擅便具題
乞照舊令南京各衛官軍烧甎并要

請查沿江一帶蘆場奏狀
據直隸池州府申據貴池縣東一等保圖老
人江信等呈切緣本府所屬貴池等六縣人
民止有九十九里人戸不過一萬餘戸近年
以來連遇水旱相繼人民困苦查得本府每
歲節奉南北二京戸禮工三部勘合坐派冬
色羅段杉抹等木底皮顏料黄白蠟芽茶
瓷等項及各衙門輪班皂隸齋膳夫該納
錢歲用銀一萬八千餘兩俱係前項人戸出
辦李陽池口大通驛遞紅馬站船共該水

一千三百餘名及谷衙門弓兵皂隸禁子弓
百餘名亦係前項人戶內編泒本處地方邊
臨大江路當衝要上下往來使客絡繹不絕
撥船人夫一二千名亦係前項人戶起倩今
蒙明文行仰本縣將原設窯座修理一半及
合用做工人夫柴薪并一應器具等項作急
整點齊備聽候燒造非敢不遵切思本府六
縣人民稀少差徭繁重實難存活蕪且亦無
諳曉燒窯人匠如蒙准呈乞賜憐憫與民轉
達合干上司查得永樂年間事例乞撥南京

留守前留守中龍驤驍騎右豹韜興武鷹揚
七衛旗軍匠作或附近徽寧二府及廣德州
新安宣州二衛起撥軍民夫匠前來燒造免
致小民流移失所等因到府備申到院案照
先准工部咨開行移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
處巡撫巡按督同各該官員查勘見在窯座
合用做工軍民人夫柴薪并一應器具等項
候成化十七年興工燒造等因備咨行據直
隸太平池州安慶二府各申查得永樂年間
蕪湖等縣沿江一應窯座俱係南京留守等

衛官軍燒造磚瓦器具等項俱係南京工部
分派應用柴薪係與龍等巡檢司蘆場砍柴
與府縣無干乞行南京兵工二部轉行各衛
查照庶得明白等因及據建陽安慶二衛各
申本衛並無原設窯座緣由到院已經通行
南京兵工二部轉行各衛查勘去後未報欲
候查勘至日定奪誠恐有悞燒造又經通行
各府查照作急整點齊備委官管理聽候郎
中等官到來提督燒造去後隨據太平府申
稱比先年間燒造甎料柴薪在於鰣魚洲青

村坊等處蘆場砍用行查得與龍巡檢司原
額蘆場坐落鰣魚洲先該天界能仁雞鳴三
寺
奏討已撥與天界寺二十五頃能仁寺一十
七頃雞鳴寺一十三頃本司見存蘆場止有
三百八十[redacted]處大信巡檢司原額蘆場一
處在於鰣魚洲[redacted]辦南京工部交
納一處陳喬沙珊場止有一塊上生蒿草繁
昌縣三山巡檢司黑沙洲蘆場不係額辦柴
鈔場分茳青泖坊與浮沙口巡檢司原額蘆

物俱係且滁和州所轄今照前項甎料係緊
要之物即今若不急為整理臨期惟恐有誤
所據合用柴薪先年俱係各處蘆場砍辦合
將天界能仁雞鳴三寺蘆場暫且那借及將
本府所屬采石大信山河荻港四巡檢司蘆
辦本色蘆場暫借砍用候燒造停止之日照
舊退還等因行間今據前因訪得永樂年間
委的是南京各衛摘撥官軍在於前項府州
地方燒造甎料尤不曾起倩民夫今各衛見
有軍餘在彼看守合用柴薪委的在沿江一

帶蘆場樵採應用不係民間借辦今各衛
場柴薪多係該解南京工部及被人占
奏討之數雖擅借用雖稱減半燒造緣無
數合用人夫匠作柴薪物料想亦不少況
陽安慶二衛既無設窯座而新安宣州二衛
并徽寧二府及廣德州亦非原有窯座處所
留守前等衛又係在京衛分不該巡撫官
轄擅難差撥若止令太平池州安慶三府
倩夫匠措辦柴薪等項委的重難出辦不
如蒙乞

勑工部計議合無依永樂年間事例行令南
京內外守備官查照原先燒甎衛分量撥官
軍前去燒造并行南京工部委官一員先將
太平池州安慶三府沿江一帶蘆場清查明
白但係近年以來
奏討佃及各巡檢司砍辦蘆柴解部并不
係額辦者俱暫那借採用候燒造畢日照舊
退還合用厰房器具等件着令太平池州安
慶三府并附近徽寧二府及廣德州各照里
分均派出備建陽安慶宣州新安四衛亦量

撥餘丁協同各衛官軍燒造姑待清查蘆場
積有柴薪然後興工仍乞定擬燒造各樣甎
料數目使之知有了期樂於趨事如此則事
體停當工程易為緣係民情及係查照舊例
燒甎事理未敢擅便具題

蒙賜誥命謝　恩奏狀

伏蒙
聖恩賜臣
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臣祖惟貞父曾置
俱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

以祖母張氏母周氏[illegible]繼室張氏俱[illegible]
入者臣伏以
綸綍煒煌已荷推
恩於二代簿書填委何曾補
報於萬分
聖德難名愚衷莫旣臣性資粗率學術[illegible]
叨登進士之科濫與翰林之選任評事任[illegible]
副殊無異績爲內府爲布政未有可[illegible]
顯官久尸厚祿方戰兢之不暇豈
寵之敢當偶沐

乾坤莫大之恩特加父祖非常之贈
龍章絢綵馬鬣增輝顧將何德以酬之[illegible]
此身而已爾除望
闕謝
恩外謹具奏聞

乞休致奏狀

臣誤蒙
列聖曁
陛下深恩叨享祿位三十餘年每欲伏[illegible]
臆竭忠宣力以[illegible]

不能增涓埃[illegible]
懽而汗流沾背[illegible]今[illegible]十[illegible]
已衰筋力已憊百病侵尋氣息奄奄[illegible]不
眩靡聽不惑委實軀策不前有妨賢路若不
及早求退只苟一日久則必成罪戾而爲識
者之笑且優老賜閒乃
朝廷之盛德辭榮謝事實衰拙之本心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赦臣死罪放臣歸田使之幸
壤衡門之下以終犬馬之年感戴
盛德寧有涯涘尤望

聖明愼選賢能代臣巡撫俾之敷德[illegible]
餉西北以佐萬年太平之治是臣之退非獨
利於臣之一身實乃利於天下國家也臣下
情無任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

又乞休致奏狀

臣本關西布衣之子荷
列聖敎養之恩叨由科第備員封贈二代蔭
[illegible]臣[illegible]年矣雖衰弱盡瘁死而後

[illegible]亦不能勝[illegible]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又云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當今天
下雖太平而內地多災傷邊方少寧息正是
用人整理之時而臣昏眊無為才不能治事
智不能周物又不能盡一言畫一策為
朝廷安內以攘外無用如此不止可乎知今
群賢濟濟不為無人而臣尸祿三十餘年又
占台鼎之位髮白齒落動履艱辛妨賢如此
不退可乎當可止可退之時而猶徘徊瞻望
不忍舍去在已雖曰無貪心在人不免有非

議失今不去日後被人數其罪而逐之不無
負
朝廷保全之意失人臣進退之宜伏望
聖恩憫臣愚戇憐臣衰老放臣歸田以終頹
齡進用賢才以圖治安非惟臣感
聖恩於無窮而來者亦感
聖恩於無窮是乃一舉兩得進退無失宜之
懽彼此有交慶之美矣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乞恩之至

言應天等府粮草災傷并成熟數目
奏狀
據應天府呈并直隷鎮江等府申及據民人
益紀等各告稱今年自春至夏天時亢旱高
田乾燥不能翻耕揷蒔秧苗等因已經行仰
踏勘如果災重具
奏定奪若是災輕申來處置去後至七月十
三等日風雨大作臣恐蘇松常鎮等府地方
低窪田禾渰沒當差應天府都稅司副使耿
瑞前去看得應天府句容等縣鎮江府金壇

等縣有低窪水渰去處亦有高阜有收去處
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地方稻穀俱
結秀成實續據常州等府各申稱屬縣地方
八月十七等日又被風雨大作江湖泛漲山
崩水發衝倒民居渰死人口渰沒田禾等因
臣又經行仰各府委官從實踏勘及今徑自
具
奏外續又據各府踏勘過災傷成熟田粮總
數及草冊申呈到院內金壇丹陽二縣勘報
[illegible]實另行委官覆勘明白已將初勘委官僉

閭外及臣至常州府無錫等縣里老人等告
稱府縣止將被水渰沒田禾作災內有風秕
等項無收之數不蒙作災臣因見小民艱難
分付府縣具申到臣除原勘報災傷之外每
平米一石又與減免一斗緣前項減免平米
不係正糧係是多餘以備賑濟之數及臣到
蘇州府各縣人民亦各稱府縣作災數少納
糧不起臣欲照常州府無錫等縣事例每平
米一石減免一斗內吳江縣查無餘米長洲
等縣餘米數亦不多不敷減免因此仰令該

折糧銀布暫且停徵一半內吳江縣太倉衛
亦暫且停徵除停徵蘇州府銀布等項緣由
先已具題及通行各府將無徵糧草聽候覆
勘仍將成熟有徵糧草作急催徵起運完報
外為此今將告災直隸各府成熟災傷糧草
總數開坐謹具題
知
應天府災傷無徵
秋糧七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石八升二
合四勺六抄三撮

馬草八萬四千七百九十五包五斤十
五兩九錢三分八毫
鎮江府災傷無徵
秋糧六萬六千三百三十九石二斗六
升四合一勺
馬草八萬四千六十一包九斤十兩
蘇州府災傷無徵
秋糧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六石四
斗六合六勺
馬草七萬四千二百九包九斤八兩

續告災傷停徵
銀九萬五千七百五十兩准米三十八
萬三千石
布九萬疋准米九萬石
米九千二百石
常州府災傷無徵
秋糧九萬六千七百五十六石五斗三
升八合四勺
馬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包七斤十
五兩

續告災傷減免平米四萬九千九百七十
二石一斗一升三合九勺
松江府災傷無徵
秋粮一十六萬八千二十二石四斗五
升八合七勺
馬草五萬七百五十三包五斤六兩六
錢二釐
太平府當塗縣災傷無徵
秋粮三千二百四十石八斗二升九合
六勺

馬草三千六百八十二包九斤十五兩
三錢

乞休致奏狀

臣原籍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先遠里由
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大
理寺左評事供職二年半陞本寺左寺副又
二年半陞直隸揚州府知府又五年半陞江
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又三年八箇月陞河南
布政司左布政使又九箇月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撫治流民又二年以平賊功陞本院
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又一年陞南京刑部
左侍郎又九箇月丁父憂服闋改刑部左侍
郎總理河道又一年半改南京戶部左侍郎
又三年半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又七箇月以九年考滿陞本院右都御史仍
前巡撫未久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
機務又未久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前參贊未
踰年又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地方今已三年有餘
伏念臣猥以駑鈍之資誤蒙

列聖暨
皇上莫大之恩拔擢至此叨享厚祿三十餘
年未嘗不知感激而思補報亦未嘗不欲長
顯融而久富貴第臣犬馬之年今已六十有
七矣筋力已衰矣精神已倦矣雖欲勉強自
然勉強不去矧蘇松常鎮等府地方錢粮多
詞訟多是非多非衰老者所宜久居今臣巡
撫其地已三年之久矣衰老如此若猶[illegible]
不去深恐墮悞公事患生不測而為
聖政之累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放臣歸田另選賢能代臣巡
撫非惟臣之幸實乃地方之幸也臣下情無
任[illegible]激切屏營之至成化十八年三月二
十日奏奉
聖旨御史歷內外諳練事體宜勉副委任不
允休致吏部知道

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

據江東馬驛報稱前路遞到
欽差內官監太監王牌面爲公務事當職前
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公幹先遣牌面前

皇明[illegible]奏議卷五　三十

去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官吏
即便收牌預備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軍民人
夫等項差委的當官員管領聽候應付指揮
毋得稽遲有悮公務惹罪不便所司官吏敢
有指以饋送下程爲由因而科斂軍民財物
或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輕則量情責罰重
則枷釘解京奏
聞區處或有假稱當職處陳告以憑懲治沿
途遞運牌衙門不分晝夜火速差人程遞
得磨擦牌面字樣如有模糊就便爲

名開申到職治以重罪先具抄牌官吏不違
依准繳來仰將此牌程遞送抵南京會同館
收候當職按臨至日通將各該官吏不違依
准并執結連牌呈繳施行等因據報臣始則
以爲
朝廷軫念淮陽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
亡恐臣等奉
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
齎　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
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
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否

皇明[illegible]奏議卷五　卅二

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
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不可勝數臣奉
勑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嗷
嗷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爲賑恤饑荒而來則
大江南北億萬生靈畢蒙再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而無愧
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
好之物而來侶此聲勢張皇不免搔擾郡邑

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
得以藉口非
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
朝廷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
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
培億萬年
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
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
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

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
使往京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
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
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
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
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智本
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
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恐[illegible]
明時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illegible]不言以

陛下不知而天下
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皋夔稷
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
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
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
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
社稷幸甚生民幸甚臣不勝戰慄僭越之至
成化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具題

奏繳賑濟過軍民戶口文冊奏狀

照得成化十八年正月初三日臣因應天府
并蘇松常鎮等府衛地方去年災傷薄收即
令東作方興誠恐貧難軍民缺少牛種不能
耕種及無口食難以度日已將行令各該府
衛委官督屬掌印官從公取勘被災極貧軍
民如無牛具者爲勸借助耕無種穀者斟酌
借與缺食者自二月起至四月終止每月照
[illegible]驗口給粮賑濟仍斟酌見在倉粮若有[illegible]
[illegible]就便減價糶賣以平米價本年四月十[illegible]

口節該欽奉
勅茲特命爾督委前項府州縣衛所官吏巡
歷災重去處取勘饑民的數即將預備倉粮
照數給散其蘇松常鎮四府各有遍年該收
粮內撥剩餘米斟酌多寡散與極貧軍民應
天府如果粮少聽於南京常平倉量借二萬
石前去接濟除戶部擬奏條件外其餘有益
軍民之事
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宜處置務俾軍民
得所地方寧妥欽此欽遵隨准戶部咨開遵

奏條件及稱候今夏麥熟之後將賑濟過倉
粮幷軍民數目造冊具奏等因到院除遵照
勅旨幷開來事件一二奉行外臣又遵奉
德意從宜處置數事行仰各府衛將見徵未
完錢粮內貧難小戶辦納不起與監追罰折造
欠錢粮人犯幷民間一應私債停候秋成出
徵取討及禁止官員不許指以修造公用爲
由罰人贓物濱海之民以魚鹽爲生但係肩
挑背負私鹽易換飯米及於海邊採取魚鮮
柎賤者暫且弛禁饋送公差人員下程[illegible]

等數各要減省往來
進貢經過船隻止許撥夫找送不許多討人
夫勒要財物及照先年戶部奏准許令軍民
給與散官冠帶等項事例召人納米俱收本
處以備賑濟再令年深馬夫書手量出粮米
與夫考滿官吏所出粮米俱撥吳江等縣缺
粮去處以助賑濟外又於各處設立飯堂煮
粥以食求乞之人臣復躬親往來提督各該
委官盡心爲之由是撫內缺食軍民得蒙徵
貸又蒙寬恤咸有生意不至流亡失所莫不

感戴
聖恩茲今二麥雖薄收而秋禾栽蒔將遍民
情頗安可保無虞隨據應天幷蘇松常鎮等
府衛各將賑濟過人口粮米等項數目緣由
申呈到臣除查筭相同擬合開坐造冊今將
造完文冊具奏
陳言　聖學疏
據直隸常州府申該國子監監生湯黎齋[illegible]
聖旨揭帖內開成化十八年八月司設監太
監社福友傳奉

聖旨有着國子監生湯恭軍舍孫智前去常州
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取要截江
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取要刻絲作羅漢十
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欽
此欽遵具申得此臣有以見
陛下好學好古好善之盛心也中庸曰好學
近乎知論語曰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曰好
善優於天下世之人好其一不好其二者有
矣好其二不好其一者亦有矣夫兼好而無
遺者則鮮矣今

陛下兼好之矣非天縱之聖其能然乎然帝
王之學與韋布之學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
用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
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
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
要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
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
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

亦不知其言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
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
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
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民而爲斯道
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
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菽
粟之在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
儒論說紛紜簡編浩繁亦豈帝王所能徧觀
而盡讀之今
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若復博覽群籍玩索章句不無有勞宸衷非
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燕之時
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
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
者三二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
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書而觀之
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說文字講解訓詁
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
建中建極爲百官之程式俾萬民之久安可
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堯也惡衣惡食

世今日崇高富貴與難御法乎堯禹亦不可
不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撙節之若能以堯禹
之心為心而撙節之即今日之堯禹也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
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
之心行湯之道即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
之道即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
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國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必如
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
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日之用刑亦必如
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矣諸葛
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乎不如
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
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
言之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
益於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
非不知此第以非才備位六卿受
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
恩德且非疇昔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
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
陛下為堯舜之君也欲

陛下左右之人為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
為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
思慕
陛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
言為迂闊神深思專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
法是行而不為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
材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
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
見[redacted]於今日
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臣則甘受妄言之

罪臣昧死上言干冒
宸嚴不勝惶恐之至成化
三日具奏

乞休致奏狀

臣以纖線微才荷
國厚恩官至尚書職兼都御史受祿三十餘
年
貤恩之典及乎父祖
寵幸已極是以日夜孜孜思效分寸圖報萬
一邇來屢進狂瞽之言自謂若得上達

宸聰雖伏斧鑕亦甘心焉伏蒙
陛下弘天地之量昭日月之明察納其言而
優容之是臣幸中之幸也臣雖至愚豈不益
感
聖德益思奮勵益欲效死豈肯自引葉而
甘為林下之窮人乎第臣年歲已至疾病侵
尋耳目失聰明視聽不便腿腰常疼痛行坐不
便牙齒脫落過半言語不便飲食亦不便如
以志倦神疲頹焉以居欲其立紀綱肅官僚
熙庶績貞百度上副
九重之托下遂萬物之情豈易能乎失今未
去竊恐將來瘝官曠職悞害出不測而為世所
咲非但臣之羞且為
聖政之累也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放歸田里另選精強大臣以
撫其地康濟兆民俾臣不失進退之宜得全
始終之節感戴
天恩豈有涯涘

諭中使樓人因乞休致奏題

臣去年以年力衰老陳乞休致節該欽奉

聖旨卿歷內外諳練事體宜勉副委任不
允休致欽此今年臣復乞休致又節該欽奉
聖旨不准休致着用心巡撫地方欽此臣竊念
聖明之朝賢才濟濟不為無人如臣之愚正
宜退避然猶勉留再三而不舍者臣有以見
陛下不以犬馬視臣而以耆舊大臣之禮待
臣雖成湯之先民時若成王之壽耈無遺不
是過也臣雖無似豈不感激
聖德然
陛下既以大臣之禮待臣臣敢不以大臣之

道自勉欲盡大臣之道必須遵守
祖宗之法以安民爲心而不爲勢利所奪可也
一爲勢利所奪則
祖宗之法壞而民不安矣民不安豈不失大
臣之職乎然欲不失其職豈能免毀言如卽
墨大夫乎且
祖宗時差內臣出外公幹或齎
勅書或齎
聖旨帖子必明開所幹公事緣由或所取物
件數目是以在外諸司衙門易於奉行來使

無過求多取之弊地方免橫征暴斂之擾近
見太監王敬齎來
聖旨帖子止開前往常州府蘇州府採取藥
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
豈期本官動以
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地方爲
之騷然民不堪命臣巡撫其地心知其非而
莫敢誰何然王敬未回而太監段英又來造
辦樂梅氷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
兩打發跟隨人員銀兩在外以臣計之造辦

樂梅氷梅用銀多不過一千兩尚有五千兩餘
剩今又行令鎭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
廣德七府州每處取要酥合油牛黃沉香乳
香等藥近千斤約直價銀一千五百餘兩豈
眞要此藥物無非以此爲名而勒要銀兩耳
又聞仰松江府造辦上等花毯二十餘各色
緞一百疋大細白綿布一百疋大樣手巾一
百條約直價銀五百餘兩又發鈔四百塊與
松江府官賣每塊要銀五兩又該銀二千兩
蘇常等府必有別項取索亦必發賣鈔塊但

未據申報緣照前項藥餌花毯等項俱非
聖旨帖子內開來物件臣又訪得前鈔係是
兩京客商之物今却票令有司措辦變賣意
索不已征歛重疊民豈堪遣各府申臣定奪
臣若阿順其意令其應付則
祖宗之法壞而民不安矣臣是以遵守
祖宗之法不敢擅支錢糧逼迫小民已行本
官處查理外彼必謂臣打攪進貢未免懷恨
憾之心發譖毀之言此臣所以欲盡職而心
不安也况臣委實衰老無才無行不孚[illegible]

不堪巡撫見今地方并江上强賊不時竊發
臣委實膽小惴惴焉惟恐小民不能聊生從
賊爲非地方不安而爲
社稷之憂失望
聖恩憐憫放臣歸田另選賢才而任用之庶
幾優劣得所政舉民安臣無知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之至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狀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珍奇方
術爲容悅以取寵幸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

卷五　四十二

而爲
社稷之憂也切見内官監太監王敬齎捧
爲誘取藥餌收買書籍
朝廷止賜鹽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銀八千
兩却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
逼要銀三萬二千五百兩不知餘鹽八千
百引從何而來多取價利作何花銷又有
數千船發去江北廬州安慶府衛江西南昌
等處官賣不知又得銀幾千萬兩至蘇
府刑驅勢逼官民取受銀三萬六千餘

贓緞紵等物并跟隨人員私下取受者不在
其數又令蘇州府織採紵五毒大紅紗五百
餘疋每疋頂價銀十五六兩止給銀六兩五
錢及其交納每疋反勒要機戶解扛銀五兩
虧民數多使之破家蕩產含冤莫訴其在江
西浙江二布政司并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并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幾千萬數臣聞
千戶王臣本非勳戚功臣之後專弄左道邪
術豈知經國大體而太監王敬聽伊撥置剝
剝軍民船艫相銜滿載而歸以爲自己孝順

卷五　四十三

自己功能以說
寵幸殊不知取之不義得之不以其道所以
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損
國體者在此所以傷和氣而致災沴者亦在
此也若但見其易而不思其難樂其有而不
恤其無作者遇而來者續用日侈而財日
非民之福亦非
國之福也況各人假公營私明取暗受者
使
朝廷擔其名此尤不可之甚者也

在江西等處賣塩并取索銀兩臣不知備細
者不開外今將臣所知者開坐具題
計開
寧國府賣塩三千五百引觧過價銀七
千兩內三千三百七十八兩九錢八
分一厘係那借在官錢粮三千六百
二十一兩一分九厘係里甲借辦太
監王敬取
太平府賣塩一千五百引觧過價銀三
千兩係鋪行里甲措辦

池州府賣塩二千引觧過價銀四千一
百兩俱里甲措辦
又賣鹽四十塊觧過價銀二百二十兩
係鋪行借出
安慶府賣塩二千五百引觧過價銀五
千二百五十兩係里甲措辦
九江府賣塩二千五百引觧過價銀五
千二百五十一兩九錢九分係賑濟
銀內支
廣德州賣塩二千引觧過價銀四千六
百一十九兩係鋪行措辦
建陽衛賣塩五百引觧過價銀一千兩
係官軍俸粮當借
安慶衛賣塩五百引觧過價銀一千兩
係官軍俸粮當借
九江衛賣塩五百引觧銀一千八十五
兩又使用銀九十五兩內七百八十
七兩五錢係官軍俸粮銀三百九十
二兩五錢係借客人的
宣州衛不曾賣塩送銀二百八十兩係

官軍俸粮當借
以上銀兩俱太監王敬同千戶王臣
等拜收
松江府
華亭縣大戶陳宣等十名共出銀七百
兩刺綉作褥子心一副　李在畫四
軸　觀音二軸　龍涎寶瓶一箇
一秤金孩兒四軸　三白圖一軸
聖一軸　夏志横披一軸　李龍眠
佛三軸　古銅香爐三箇　慶壽圖

一軸　高彥畫一軸　商嵌香爐三箇
彭寶香爐一箇　水晶環一箇　倪
元鎮畫一軸　葉仲明千字文一卷
戴文進畫一幅　張梅巖佛像三軸
銀字蓮經七卷　孩兒四軸　梁楷
佛三軸　刻絲作斗弓畫二軸　王
子久畫一軸　手提銅香爐一箇
官寶罐一箇　夏珪畫四軸　昆陵
草蟲二幅　古銅花瓶三箇
上海縣大戶張瑾等一十二名共出銀

七百兩　古銅花瓶一對　温日觀
蒲萄一幅　畫二軸　羅漢二幅
嘉興府大戶槐越等九名　出銀七百
兩　白玉石香盒一箇　翎毛畫四
幅　水墨畫四幅　草書手卷一[illegible]
百字圖畫四幅　山水畫十二幅
禽鳥冊葉一箇　琥珀臺盞二副
白玉石筆架一箇　水墨翎毛畫[illegible]
幅　萊玉盞一隻　琥珀小珠一串
又糧長出鈔價銀五百五十[illegible]

蘇州府
長州縣大戶丘元狀等十名共出銀
二千四十七兩
吳縣大戶蘇通等二十六名共出銀
二千三十五兩
昆山縣共出銀一千八百五十兩
又大戶羅瑛等五名共出銀四百兩
糧長歸暗等共出銀一千一百兩
里長張熙等共出銀四百五十兩
常熟縣大戶顧志行等二十二名共

出銀一千七百七十兩八錢五分
求[illegible]一副
吳江縣大戶吳壽等二十七名共出
銀一千內一千三百兩太監王敬收
二百五十五兩又二百兩千戶王臣
等收二十兩軍牢頭目收
嘉定縣大戶王半海等九名共出銀
二千五百九十八兩
常州府
江陰縣大戶徐昶等三十四名共出

銀一萬兩太監王敬分八千兩千戶
王臣等分二千兩
無錫縣大戶鄒賢等三十名共出銀
六千四百兩
右畫一十二幅
剔紅果盒一箇
剔紅盒二箇俱太監王敬收
外銀二百五十兩千戶王臣舍人張
麒分
武進縣大戶蔣鎮等一十名共出銀

三千兩太監王敬分一千兩千戶王
臣等分五百兩五百兩分付買藥材
書畫
宜興縣大戶張輗等共出銀一千兩
太監王敬收
又訪得太監王敬起程之時與無錫
等四縣官到常州府每縣索要銀二
百兩共該銀二千兩
糾劾奸人擅置中使擾亂地方奏狀
十六年臣見內官監太監王敬牌面內有前往

□□□浙江江西等處公幹仰軍衛有司驛
遞運司等衙門預備廩給口粮馬匹車輛人
夫等項委官管領聽候應付輕則量情責罰
重則枷釘解京奏
聞區處等語又聞本官沿途弄勢張聲騷擾
軍民臣恐爲
國生事是以昧死
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繼聞差
人趕王徐州黃家閘本官接了帖子不知緣
何不回臣伏覩節該欽奉

聖旨今差王敬前去常州府蘇州府採取藥
餌收買書籍欽此臣又見應付本官關文內
開家欽依准與長蘆運司鹽七千引帶去
公用仰惟
聖意蓋欲伊將前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
籍免致科擾下人此
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跟
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不體
□意閔恤民難擅置本官自離京師直抵揚
□□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

不科擾所得銀兩不可勝計此到南京清江
廠住泊數日上新河又住泊數日石城東城
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金銀寶石等物
搜括殆盡又撥置本官將原賜官鹽幷夾帶
私鹽及攬到商鹽差錦衣衛百戶等官王釗
等強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
陽安慶九江三衛幷廣德州共一萬五千五
百引逼要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其鹽
斤重多不足每引止可賣銀一兩一二錢定
要煎銀二兩又要加耗反取舖行不致高擡

少估結狀以避罪責鹽纔下船就要銀兩坐
守催併急如星火官吏被逼無奈只得照數
辦與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要煎銀二
百二十兩宣州衛止有二千戶所不肯領鹽
却將指揮責打亦要夫銀二百八十兩俱解
太監王敬等處俱有批收前項銀兩係是挪
移官錢扣貨軍糧當借客商資本至今官錢
無可填補軍不得糧與客債尚未還足累
官損民含冤莫訴其發去江北廬州等府
幷江西南昌等處變賣者其數尤多所得

銀何止三萬餘兩在江西地方住兩箇月浙
江地方亦住兩箇月彼中所得玩器金銀臣
雖不知細數嘗聞到彼之日無物不要城市
鋪店為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驚駭又發鈔
五百餘塊與杭州等府俵散粮長每鈔一塊
止直銀三兩却要銀五兩嘉興府賣鈔一百
一十塊已解與銀五百五十兩獲有批收亦
可查考到嘉興府拘大戶槐越等到官各將
所有玩器書畫送與因怪不送銀兩每人責
打二十順腿拘住要銀得銀方纔疎放又行

令蘇松府縣拘拿大戶索要玩器幷金銀等
物大戶有者自出無者着令粮長出辦又威
逼蘇州府長吳二縣着機戶織綵粧五毒大
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直工價銀一十五
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機戶陪銀八兩五錢
共陪銀四千三百餘兩中間看不中者又令
重織及其交納每疋反要機戶解扛銀五兩
負累機戶揭債破產苦不可言且五毒者乃
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
于大紅紗兩肩背通袖膝襴之上其為淫

珍奇怪古所未聞其費工料每疋可織常紗
十餘疋其妨農廢業尤不可言況此物止用
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況此毒物
人皆見之必以為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于
衣非
至尊所宜服亦非
宮中所可服不知本官暴殄許多天物害虐
無數丞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為也觀此一事
則其平昔不以財為財不以民為民可知到
無錫縣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

大奏議卷五　五十四

門捉拿本人索要金銀因本人躲避就在其
家住坐二日拘常州府官帶領畫匠將本家
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
朝廷定將他家抄了嚇詐鄒賢兄弟二人銀
兩與王臣等分用又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
要銀兩又嗔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綑打
本官惧怕當將官庫銀兩替大戶應出又取
武進縣胡溥到江陰縣發放著大戶蔣鎮等
一十名出銀八千兩其後各人共輳三千兩
又發放常州府知府孫仁

朝廷有密旨著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
書畫等物我如今要往各家去被孫仁勸住
各家共輳銀一萬兩送王敬等分用又有等
無籍小人乘機妄指人家有物各官輒便差
人或行縣四散捉拿驚嚇人戶逃走地方為
之騷然因拿大戶陳護卻將鄰人李源妻陸
氏趕逼下河身死又發牌問無錫縣討要蕉
絲布茶扇等物王臣欺瞞王敬私下詐騙軍
民銀兩又不可以筆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
派收買書籍地方亦皆搜徧所進書籍玩器

大奏議卷五　五十五

等項俱係取諸人者藥餌亦係府縣另行備
價收買者並不曾用責盐價銀人民委實受
害不得安生咸有怨言臣惟
陛下自嗣大歷服以來敬慎厥德賢能效職
厥政咸和二十年間邊方少警海內晏然不
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虧
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
器金銀等物盡數進獻以充
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
非

聖明所宜受況
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廩皆粟豈少此
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
朝廷虛擔其名各人實享其利豈不尤可太
息焉且
朝廷所用錢粮多仰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
彼處百姓不得安生
國用何所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
而不可使之困苦流亢也昔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

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
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乃出萬紀令王
敬等所爲害理尤甚決不可以待權萬紀者
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即王瘸子俱是奸詐無
賴小人素無勳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
俱得好官非惟虛靡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
才抱藝之士爲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
氣非智術所能爲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
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爲名騙人財物累

犯刑憲何以今日撥置內官用強要人金銀
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既以邪術欺漢武今
王臣復以邪術欺
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捥也
且
陛下爲萬衆之君百神之主而敢爲之欺罔
如此百姓乃
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暴虐如
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
西等處收買美色婦女數人盛粧在船言頗

矯誣人多不信百戶姚敬娶娼爲妾被王敬
搜出送蘇州衛鎮撫收監於本官名下追銀
一千兩恐後訐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
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
陛下聖德寬仁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
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六卿奉
勑巡撫職在衛
國而安民覩茲弊事若循默不言依阿取容
萬一事出不測以遺
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伏乞

陛下留意於難保之
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
王法之無私行取王敬王臣等到京或明正
典憲或量加懲治使天下知聚斂之擾人非
朝廷意乃王敬等矯　制王敬擾亂地方非
其本心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
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歸所
歸其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
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
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

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方
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
頭目多不許過二三名則事自減省否則責
官憲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膚椎髓不
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
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為
國之心激切不自知其言之狂且瞽也罪該
萬死儻蒙
恩優容不加譴責亦乞將臣放歸田里耕
[illegible]盡為牽無涯除王敬王臣等[illegible]

衙門銀兩并浙江江西等處財物不知的數
及蘇常二府進貢[illegible]不開外今將各
官赫許臣該管地方并九江一府官民金銀
等物開坐具題

申救常州府知府孫仁奏狀

臣聞太監王敬公幹回京稱
旨受賞隨行千戶王臣亦蒙陞賞王敬參奏
常州府知府孫仁果蒙差官提取聞者莫不
驚愕咸謂王敬此來知府孫仁十分慇懃隨
到無錫縣聽候十餘日又隨到江陰縣聽候

十餘日凡力可為者本官無不為之今乃不
得王敬王臣之喜反招其怒若謂本官欺罔
違慢緣已到處跟隨聽候如指之從臂非有
欺罔違慢也若謂本官不行收買藥餌緣常
州一府已送書籍等項價銀一萬九千餘兩
又另用銀五百餘兩收買藥餌
進用非不行收買藥餌也若謂本官將銀兩
囑送緣前項銀兩書籍藥餌俱已交收了當
別無公私可囑也況孫仁自到任以來有為
守深得民心若罪本官罔雖快言者之[illegible]

不無失地方小民之心然怏一二人之意其
事小失千萬人之心其事大伏望
聖恩少齊
天威稍寬孫仁之罪則庶民不失望官知所
勸而地方安矣臣昧死上言不勝悚懼之至

陳言制治保邦奏狀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誠
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於亂未危而保邦
則必不至於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
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

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
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
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以爲當豐
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
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
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
至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作爲淫巧以蠱上
心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
方臘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忠
者之陳說前項蠱盡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爲

心使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宋其有喪乎
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
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
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
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
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無可慮矣然古
人有言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之極者亂
之始此臣之所以爲
陛下憂也
陛下雖精一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感

戴
聖恩思欲報之肆爲掊克之計爭獻奇異之
物以悅
聖心以固
恩寵此固孝順之意若不及早圖之更絃改
轍誠恐浸潤日久嗜慾日滋糜費日多財用
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卽不幸有數年之
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日之安
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
陛下制治於未亂之時保邦於未危之日以

陛
聖明億萬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
陛下以古為鑑乃
勑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
下幸甚
宗社幸甚
陳言治安奏狀
臣聞邇者醜虜入寇內外戒嚴
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旣遣官以糴買之
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

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
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
轉輸陸路之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鑛
場之開辦粮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
馬在京有四十餘衛所又有外衛番上之役
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
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
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
一旦有警輙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
粮費於冗食財費於侈用軍疲於差占若土

所不早出醜虜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
擄邊民之被擄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今醜虜遠遁王師凱還此實
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用命之所致
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
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醜虜旣遁
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為
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

陛下當此閒暇之時
勑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無
輕昇級功次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
而粮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珍異之物
愼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歛而財自足矣免
番上籓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閱養
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旣足則元
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
敢作設有邊報要軍馬就有軍馬要粮草就
有粮草要賞賜就有賞賜勑期以出相機而

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賊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於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於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於臣臣之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
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冒瀆
宸聰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敷陳古訓奏疏

臣惟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君也皐

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賢臣也當是時君不自以爲聖而必取人以爲善臣不以君爲聖而必責難以爲恭是故益告舜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夫聖莫聖於舜而於前此數者爲嘗有一於身哉益非不知也禹非不

知也而猶以是告之者蓋舜處崇高之位其流將或至此所以豫爲之儆戒以防之者人臣愛君之心也仲虺之告成湯有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伊尹告太甲有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爲亂風惟茲

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傅說告高宗有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召公告武王有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

勿以險人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 告成王有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 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周公告成王有曰在昔殷王中
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

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
位爰知小人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又曰文
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

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惟湯武之聖豈
仲虺召公能過之哉太甲高宗成王之賢亦
豈出於伊傅周召之下哉然而仲虺伊傅周
召屢進直言懇懇切切而不顧者以其食君
之祿受君之托職分之當爲也在他人聽之
若有所不堪而湯武太甲高宗成王皆受之
而不拒而不罪者知其立言之意爲國爲民
爲天下而不爲已私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
共成雍熙泰和之治澤被當時名垂萬世而
無已也仰惟

陛下聰明聖智孝友寬仁承
祖宗之大統爲億兆之君師可以比隆二帝
三王而軼乎太甲高宗成王遠矣臣生當斯
世躬逢崇階沐仁義之膏澤覩道德之光輝
何啻親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君矣欲效皐
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敷言以盡忠悃之其才
欲默默以自全尤恐負
陛下之深恩日夜思懼計無所出是以掇拾
前言以爲
陛下獻惟

陛下於清燕之時召二三儒臣於便殿逐一
而詳解之復以今日之事逐件而體比之其
有合者行之不合者改之可儆戒者儆戒之
可效法者效法之務俾有益於
聖德有益於治道有益於
國家有益於生民而後已如此是
陛下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任待臣臣以
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道事
陛下也何患乎四夷之不賓服萬邦之不綏
寧又何患乎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於今日

臣年七十屢疏休致不蒙
聖恩俞允
陛下若用臣言雖退歸田里即同日侍
左右若不用臣言再留數年不過多食俸
於臣則有益於治道則無補此臣區區爲
國之心
天地鬼神之所共鑑非敢佞也非敢詐
乞
聖明裁察幸甚

論錄事邵義傳奉官陞遷疏

據直隸蘇州府申奉吏部氏字五百五十六
號勘合前事成化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早該
太監覃昌傳奉
聖旨廣東韶州府巡檢司巡檢劉璋陞錦衣
衛所鎮撫黃仁智殿辦事儒士馮珪陞鴻臚
寺序班着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
陞直隸蘇州府通判管事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備本覆奏外行仰本府取本官到任日期
同原領文憑繳報備奉到此照得新任通判
邵義合用弓兵皂隸欲於均徭冊內僉點撥

與等因到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
員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
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官
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
九品也依例止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
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
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爲錄事小官也
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傳奉
聖旨陞授是官則群情不能無疑三二年前
傳奉

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
或陞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為開
此蹊徑後將難止但未有為
陛下言之者是以
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
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門司務序班千
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隸伴
當不無耗
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設使傳奉之初有人
言之

奏疏卷五　七十一

陛下聰明仁聖未必不從況官未必至於如
此之多今又傳奉　聖旨陞除在外府縣官
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頗知民間
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
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
為正路蓁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
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
特耗
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
陛下儻以臣言為是

勅令該部將部義照依資格陞受在外府縣
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
下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照依資格具名
請　旨選用其在京堂上與夫在外方面官
遇有員缺亦從吏部無員推舉相應二員請
旨於內點出一員俱不必傳奉若吏部銓選
不公推舉不當明正其罪其千百戶鎮撫非
有軍功不得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
職群情安而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為是伏
乞　聖恩容臣送骸骨還鄉非但臣之幸亦

奏議卷三　七十一

好進者之幸也臣無任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待罪之至具本謹題請
旨

京師地震自陳休致奏疏

臣聞邇者京師地震
皇上既齋心滌慮省愆修德勅諭群臣改過
自新懋修廢職復循恤民安邊事宜俾之
欽承此誠
陛下克謹　天戒應天以實勵精圖治之盛
心也內外臣僚罔不淬礪激昂同心戮力勉

脩職業用答
聖明憂勤脩吡之意而臣獨以衰朽庸劣之材竊食江南無所裨補雖　聖德寬仁不加譴責而臣自揣於己實所不安且江南錢粮詞訟軍需買辦等項其數倍蓰於他省而官吏賢否軍民善惡雜乎其間必須年力精強有學術有才能之人任巡撫之寄方能齊整其事上為　國家分憂下為生民造福今臣犬馬之年已是六十有九巡撫其地已踰五年筋力又衰精神已耗省覧案牘則眼目昏

花分付事務則言語錯亂計慮實不及遠施為愈不如初百病嬰身諸事懶作雖不敢因循度日亦豈能奮勵成功委實無益
聖時有妨賢路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放臣歸田另任賢能用圖至治非惟臣之幸實地方之幸也臣不勝戰慄感仰之至具本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五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六

後參贊機務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謝
恩疏

臣向家
聖恩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隷成化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欽奉本月初七日
勅諭改臣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者臣孤忠少與他技非長罄竭一得之愚巡撫五年

之久悃愊屢陳未遂歸休之願焦勞方切忽承簡擢之恩俾掌夏官仍參留務矧南京乃
祖宗根本之地尚書實古昔納言之官雅宜妙選奇才詎料仍推衰朽顧難回於
成命省少負於初心爰竭瀝血以輸誠終擬勒躬而盡瘁除望
闕謝　恩到任管事外具本專差指揮石文通齎捧　謝謹具奏
聞

督修　孝陵查筭工料數目奏狀

成化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節該欽奉
勅命臣同守備太監張　嚴督內外該管官
員查勘實在用工官軍匠役毋令空閑役占
計筭在官物料併價銀及支給錢粮毋令冒
支妄費仍逐日併工修造早為完備欽此臣
謹遵奉
聖訓會同守備太監張　并內外守備官某
詣　孝陵叩頭訖嚕同內外管工官太監[illegible]
強隆平侯張祐侍郎劉俊等編歷工所看
孝陵殿宇門廡碑亭等項俱已裝修完[illegible]

奏議卷六　二

明樓已抓縛鷹架未曾拚修有鄭[illegible]
斗料已造成五十餘座因是原料明梁大樹
木二根坐派四川布政司採辦南京工部已
差營繕清吏司主事吳瑄前去催督奏到以
此不敢擅御又查得周圍皆垣除修完外止
有一千七十丈未完及隣牆從房墻垣揭家
六十五丈未曾修理各官說稱前墻係是原
未計料之數臣等除行南京工部復差虞衡
清吏司主事施恕馳驛前去看落四川布按
二司官定併行分巡分守官嚴督該府縣官

吏委官量起人夫採打找運及行四川巡撫
都御史孫仁督發併工督令管工官將前項
木從未完墻垣俱已修完完備於本年六月
初五日疎放軍夫匠作暫且歇工當將見在
木用物料責令南京內官監監工內使張秀
等并工部委官看守及今
孝陵衛委差官軍輪流日夜巡綽行查前後
修完工程用過物料役過軍匠支過工錢口
粮并原派未到物料備細數目附卷欲候催
儹楠木至日另行擇日興造明樓緣係奉

奏議卷六　三

勅令臣等併工修造早為完備事理未敢擅
便今將各項緣由開坐具本專差千戶姚鉞
齎捧謹題請　旨
　論撥船事宜奏狀
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
內府抄出兵仗局署行事內官監左少監葉
深先於成化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欽蒙差臣
等前往南京兵仗局成造盔甲等件除欽遵
外照得所造盔甲臂手鐵䙱等項俱係鋼鐵
砑明紵絲紬絹之物起運之時比與別項錢

糧櫃扛至重所差船隻数以無河道淺澁
一時難以動移又恐木氣侵蝕以致發秀歷
浥不便今後起運軍器之時合用馬快船隻
合無照依各衙門事例每隻裝載拾櫃等因
奏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
司案查成化十九年五月初十日該南京守
備太監安寧等揭帖該兵仗局印信揭帖開
報造完軍器四千五百件裝盛四百二十五
櫃用船裝運本部照依節奉

欽依事理委官會同南京科道等官看盛裝
船裝一十三櫃裝運到京交卸並無發秀歷
浥續因裝運官物及進貢等項用船數多負
在船隻不敷本部通行各衙門該運物件議
擬則例具奏要將兵仗局軍器酌量可裝二
十五櫃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兵部題奏
聖旨部准擬欽此欽遵成化二十年正月內
起運軍器七千二百件裝盛大百七十四櫃
其管運官不肯照依本部奏
准每船止裝二十五櫃則例裝運每船止裝一

十七櫃亦運到京交卸亦無發秀歷浥今本
官又奏要照各衙門事例每船上裝十櫃查
得南京工部起運
上用織金描金珠紅膳盒等件俱用黃羅銷
金袱子黃絨繩索及櫃桶裝盛比與軍器櫃
扛大小多半相等每船實裝六十餘扛近來
內織染局起運
上用段疋每船亦裝一十三櫃別無每船止
裝十櫃則例今却要每船裝十櫃委的近來
欽取供用香料并木植等項用船動以百計

工部該運儀真廠甎料合用馬快船二十隻
一年二運今無一船可差況南京各衙門年
例起運時鮮及應付欽差回京人員各處進
貢方物等件用船數多實難措辦臣愚亦非
不欲其喜而欲其怒但差多船少不勾撥用
豈得已也如蒙合無仍照本部照奉
欽依事理將前項軍器每船裝二十五櫃及
各衙門一應起運物料俱照節該奏
准儘船裝載事例及議擬則例而行不許管
應人員自定扛數多討船隻煩瀆

聖聽如此庶得事無留歸一船隻盤查而東河
軍民找船之勞亦可覺矣
陳言山陝救荒奏狀
臣伏聞邇來禮部題稱陝西山西山東河南
北直隸災傷沓得成化二十二年例該各處
僧道關給度牒合無令其就彼納米給與等
因奉
聖旨是僧道官有缺亦着納米選用還酌量
則例來說欽此又聞鎮守湖廣太監韋[illegible]等
題山西陝西河南北直隸地方荒旱饑民南

流移多日有萬口經過彼照例賑恤又恐該
處欲發倉廩賑濟官糧有限合無通行山西
陝西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
縣將新舊流民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等因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聞　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題稱近聞
陝西山西地方亢旱無收陝西尤甚人民缺
食死者無算填滿溝壑嬰孩路傍啼哭不絕
合無將儒學生員不分地里遠近有納米者

廩膳納米八十石增廣納米一百石俱赴陝
西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使起送國子監讀
書挨次選用其軍民舍餘人等有願納米者
授以軍職百戶納米二百石副千戶二百五
十石正千戶二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衛
分帶奉閑住俱赴陝西缺粮倉分上納具奏
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欽此又聞差侍郎耿
裕徐溥祭告西嶽四鎮西海大河之神臣有
以見
皇上與諸大臣畏天愛民救荒恤患之心可

謂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既太
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
之　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
閭閻小民貧難[illegible]資者少雖奉上項
恩例恐願納者寡[illegible]而衆又訪得南直隸
浙江江西湖廣分守[illegible]以僧道生員軍民舍
餘中間亦恐有願如
恩例上納以圖補報者合無請
勅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
投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巡按

等官督同分巡分守官分投諸屬出榜召募前項人等各照米數每石令其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闗領度牒照缺選用入監讀書及為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
勑官南直隸湖廣銀兩送陝西浙江銀兩送山西江西銀兩送河南俱公同巡撫巡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諸屬給散缺食人戶随銀多寡每月驗口或給二錢或三錢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處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鎮守等官既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粮

賑濟要令各該巡撫都御史督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為盗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兊軍秋粮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以銷後患又將河南該兊軍秋粮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以銷後患又將河南該兊軍秋粮量留一二十

萬石賑濟本處饑民及四方流來之民如河南兊軍粮米無微亦須别作擘畫仍
劝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即便加意賙卹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饑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可急而不可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有悞賑貸合無先出　内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去陝西山西河南賑濟如　内帑不足請

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酧還仍乞
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税粮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為福有以見　皇上深仁厚德而有生之類盖將感戴於無窮矣

救林俊張黻奏狀

臣恕荷　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　聖德尊覸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没齒於太平之日為幸大矣適聞刑部主事林俊

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為林俊陳情
亦蒙箠問臣恕當以林俊等為戒括囊全身
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其
游說也實為 國家天下慮耳方今之時外
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
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
心之時柰何興土木之役為佛氏之居蓋聞
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

奏議卷六 十一

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 國祚也殊不知三
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
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
觀之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
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
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
祀天地 內府止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都邑亦各止設一文廟
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

天地 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
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
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佛寺於
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
數十萬兩似為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
今一旦拆人房屋驅之遷於他處欲人心無
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為建
寺之資使民飛輓於道路而死於溝壑欲人
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
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

奏議卷六 十二

陛下而不顧身家也人皆私議以為林俊[illegible]
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
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
陛下納諫雖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
之省而悉寘之于法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恐
由是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姦邪
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以知之 又造
宮殿為梁為柱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
近來修
孝陵明樓差官前往四川湖廣山谷尋採五

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起運
數千人夫止拽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
山此等大木誠為難得不知在京各廠見有
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敷幾座宮殿之
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illegible]用也
陛下仁如帝堯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敢
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之師亦未嘗妄殺
一無辜之人誠不世出之
明主大有為之　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
未之思耳此臣之所以日夜憂懼而不能已

於言也伏乞　聖慈少霽雷霆之威解恢恢之
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停建寺
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
有歸心　宗社可以鞏固　天命可以永保
矣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成化二十年十一
月十九日具題

定奪修城營墳工料奏狀

准工部咨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工
科抄出應天府府尹于冕等奏據上元等縣
坊廂鄉里老葛再等呈照得南京外
羅城週圍一百三十餘里城門一十七座比
先年間原係工部委官驗工計料差撥人匠
軍夫修理近年以來遇有城垣坍塌應天府
與工部分修見今各縣一年一次或二次起
撥人夫多者一百四五十名少者六七十名
每夫集價銀一兩動經七八百兩至一千餘
兩及南京內官病故造墳安葬亦係民間撥
夫集價逓年出辦負累人難況南京積年起
運惜薪司光祿寺安王妃等處柴薪夫價光
祿寺挑酒夫價竹籮扛索價并修理鮰魚廠

內織染局攬釘煉灰價銀及見今　內府成
造段疋揀選香炷　欽差內外官員往來日
逐供給下程皂隸撥搬運柴薪挑送糧米
等項鋪手下役使廚役等類俱要供食一年
之內出銀動以數千兩計以此科派繁重委
的困苦無伸呈乞轉達將修城造墳二事量
與寬減等因到府臣等看得外羅城所以環
衛南京大城　宗社宮闕之所在帑庫倉場
之所積遇有坍塌損壞雖舉天下之工力修
理亦不為過但本府所轄止是七縣內有江

浦六合二縣係在江北里少民貧動輙移逃
難以科差外惟有上元等五縣可以差撥加
之地方連年旱澇相仍人民缺食困苦之極
況外羅城週圍里數闊遠城門不止一座南
京工部原有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所屬
府州縣人匠工料數多原設有修倉主事一
員就管修城專理其事今本府叢爾七縣逼
年與南京工部分工修理況本府亦無見在
人匠俱是將價銀雇覔南京工部管下人匠
用工修理委的事體未當合無今後將坐派

本府修城夫價以十分為率本府出辦二分
其八分灑派附近直隸蘇松常鎮太平徽州
寧國安慶池州等九府照依府分人民多寡
出備大約一處集價不過銀六七十兩一年
一次預先解送南京工部交納遇有城垣坍
塌本部就委原管修城主事驗工計料一併
修理如此則非但畿甸之民得以少寬抑且
灑派不多外郡之民不致累負況南京工部
逓年得此工價不須別項勞費庶可經久當
[illegible]官病故造墳一節緣內臣平昔俱嘗

効勞造墳之禮固不可廢但南京工部原無
定例遇有坐派夫價工料等項往往多寡不
一合無查照在京近年司禮監太監許安御
馬監太監劉永成等病故工部造墳安葬事
例行移南京工部照例遵守施行借撥本府
夫匠一槩停止庶不至於勞民傷財臣等竊
惟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上元等七縣皆
京畿之民比之他處尤當時加愛養不宜日
漸疲憊伏望
聖明裁處乞　勅該部將前項修城等事量

為寬減庶豈以蘇民困以固邦本臣等職在
養民昧死冒干　天聽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為此具本該通政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行據順天府查得
太監劉永成許安病故安葬事例本府應付
棺材一具人夫二十名匠四名開報前來案
呈到部參照應天府所奏要將修城夫價以
十分為率本府出辦二分其餘分派附近直
隸蘇松等府出備及奏查安葬太監劉永成

等則例以憑遵守一節緣係修理城垣安葬
大臣俱係 朝廷重務今本府所奏中間雖
是有理但未經行勘難便定奪合咨貴職煩
為查勘前項所奏務要斟酌停當徑自具
奏以憑定奪等因備咨到職隨行南京工部
又行應天府查得南京外羅城垣先年遇有
倒塌是南京工部委官驗工計料各衛差撥
軍餘前赴該廠領料與班匠用工修理景泰
六年蒙守備太監袁誠等奏行應天府着落
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五縣不為常例借

倩人夫一百名分作二班相兼軍餘挑運本
瓦等料匠作修理至成化九年本府府丞白
昂見得牆垣經年不完夫役艱難備行內外
守備等官會議得外羅城週圍一百六十里
共一十六門遠近不等馴象門起八門係應
天府修理滄波門起八門係南京工部修理
其該用工料南京工部與應天府各另出備
兩不干預每年春秋二季內外守備等官公
同南京工部并應天府官各照分修地方相
看遇有損壞就行丈量料計修理及查得應

天府每年修城有用工價銀二三百兩者亦
有四五百兩者多寡不一參照應天府奏要
將夫價以十分為率本府出備二分其餘灑
派附近直隸蘇松常鎮太平徽州寧國安慶
池州等九府照依府分人民多寡出備預先
觧送南京工部交納遇有城垣坍塌本部就
委府官修城主事驗工計料一併修理一節
緣南京工部與應天府分修外羅城垣係是
內外守備官會同議允已行年久事理況於
事體頗便難以更改及看得直隸蘇松常三

府錢糧數多徽州安慶等府路程寫遠況各
府俱有城池每年俱要起夫備料修理難令
出備工價銀兩其鎮江寧國太平廣德與應
天府州俱係原奉 恩例減免錢糧去處又
與南京相近太平府蕪湖縣近來設有抽分
場僉點夫役供應往來事頗繁重亦難出備
若令鎮江寧國廣德三府州出備事顯相應
及照內臣病故造墳安葬既已查有前例別
無定奪合無行令鎮江寧國并廣德三府州
每年各出價銀六十兩俱觧送應天府收候

城垣其餘不足之數不分多寡俱令應天府
上元等五縣出備仍照舊與南京工部各照
原分地方城垣門座修理今後南京內臣病
故合無照依太監劉永成許安事例安葬緣
係二部咨臣查勘所奏斟酌停當徑自具奏
定奪事理俱未敢擅便具題
同南京吏部等衙門應　詔陳言奏
狀
臣等伏覩今年正月初七日　欽降詔書有
以見　陛下敬　天之諭卹民之困恐懼修

省求言圖治之盛心也雖隆古聖明何以過
之是以詔書到日誤罹刑辟者蒙更生之
恩宿負錢粮者免追徵之苦如釋重負如解
倒懸饑者得食勞者得息危者以安憂者以
喜莫不顒　皇圖之鞏固祝　聖壽於萬年
向非　聖心惻隱詢謀屢策焉能以致是臣
等並受　國恩待罪南都有所見聞雖不奉
明詔亦當披肝瀝膽以圖補報萬分之一況
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若猶噤而不言言而
不直是臣等上違　聖諭下失民望將何顏

以立於　聖明之朝乎竊惟　朝廷之有政
令也猶上天之降祥異也一政令之得宜若
禎祥之見而天下無不忻悅一政令之失宜若
災異之來而天下無不驚懼易曰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
之外違之況政令乎誠能發其善者而行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則民自安天意自回尚何
災異之不可弭而禎祥之不可至哉臣等欽
遵　明詔謹條陳今日缺失利病一二事昧
死以聞伏乞　聖慈俯垂　㕑覽采而行之

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計開
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
朝無倖位是以賢能盡職食之者寡近年
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
口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
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久
滿
朝市實是虛靡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厲
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

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
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類外文
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缺之日聽吏
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
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食米
一石其餘俸錢皁隸俱各革去其軍
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帶俸及
管事者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
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
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

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
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
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
內樂舞生出身止於太常寺官天文
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
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
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衙門官
敘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
錢粮混亂名器

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
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
欽賜官塩五萬引着令該司出備包索船
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
迫令奉
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塩雖稱前塩係是
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
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加
不堪伏乞
聖裁令無行梁山等取回前塩隻又令後各

處塩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
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
人無異說官有儲積
一南京朝陽門外漆園原設百戶二員
甲軍一百餘名每三年一次行取直
隸廬州府人匠二十名到園開漆所
得漆不過二百斤椶園原設百戶一
員甲軍一百餘名每三年一次行取
江西南昌府土民八名到園剝椶所
得椶毛不過二百斤俱差內官一員

監看門剝桐園原設百戶二員甲軍
二百四十名每年行取應天府油戶
不限名數到園收領桐子打油除存
種子外所得油止有一百餘斤僅送
內府南京丁字庫交收南京工部遇
有修造黄戰船隻等項又去該庫関
支合無今後止令該園餘丁自行開
漆剝椶及僉人打油免在行取廬州
等府開漆人匠剝椶土民打油人戶
及免差内官監看所得生漆椶毛桐

油照數就送本部交收庶使事體不
繁出納兩便
一南京兵仗局見有
欽差内官四員名帶領匠作一十四員名
在局成造攏朝軍器五萬七千五百
項副經今三年未完緣地方災傷人
民缺食南京工部及應天府措置物
料借倩夫匠并應天府供給下程等
項俱各艱難合無將前項軍器暫且
停止收過各項物料公同南京工部

并應天府委官查盤見數收貯官庫
待後豐收之年行令南京守備太監
提督該局照數成造仍將各項物料
應減者減省應改會者改會庶使
人無重勞料不虛費
一南京御用監内官監等衙門每年起
運竹木板枋數多撥船裝載沿途清
運勞人乾淺去處又行起車裝載勞
人尤甚况連年災傷人民流亡合無
将前項竹木板枋停止一二年以甦

減半起運庶使人無怨嗟料有撙節
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
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辯其姦妄而黜
用之措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
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
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衆亦被放
逐還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
為寬貸洞燭其誣而不為欺罔也竊
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

彼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吭而
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来有
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閑住悉
令復職俾圖自效如有政令缺失仍
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
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姦妄
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
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寓藏隱匿者
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横流正
道可免榛莽

一各處府州縣學廩增生員近年以救
荒許納粟銀入監出身中間多有白
丁錢虜或在學無成或入學未久或
臨期冒報有司急於應令起送不暇
詳審如此[illegible]成禮節未習
僥倖入監東[illegible]月計若又放回依親
寧無忌肆或暴橫鄉里或干謁官府
日後選用[illegible]焉而[illegible]妨政害民寔多
有之合無分送南北國子監不許放
回依親着令自備柴米坐堂肄業本

監學官用意講授務俾成材庶他日
選用不至瘝曠
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
各止差内官内使三員名守把
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内官内使
二員名守把近来龍江關差太監奉
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内官内使共七
員名
皇城各門差内官内使十餘員名都城各
門有差内官内使五七員名者亦有

三四員名者又内府南京甲字等九
庫比先年間每庫止有内官内使二
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粮今各庫
有内官内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
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舉合無
行令内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
庫添差官員盡行革退今其各管本
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存留守
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
務

一在京針工局備造內官每年各差內使
二名管送布絹等物前來南京染作
那裝回京與內官做造衣被巾帽等
件該與在京內官衣被給散並與
南京內官者帶來南京給散差來內
使在南京者亦有住七八個
箇月者有司供送廩給車輛占用馬
快船及洗揀緞疋人夫數多有妨
差撥兼且一年之內不無勞擾合無
今後北京內官衣被巾帽等件就在
北京做造給散南京內官衣被巾帽
等件就在南京做造給散庶免往來
勞擾驛遞軍民
一南京龍江廠原係民間納報田地先
年設立推放楠木俱已用盡止存朽
爛不堪者數根其該廠房屋牆垣俱
各坍塌見今地土空閑仍前占用軍
餘一百餘名看守合無將地土給還
原主領種辦納錢糧朽爛木植變賣
銀兩入官看廠軍餘退回原衛當差

於官無損於民有益
一直隸蘇州等府買辦年例供應器皿
項下黃紅羅黃紅絨金箔銀硃二硃
生漆桐油熟銅熟鐵鏡面錫等項及
四川布政司折納歲辦皮張項下生
漆熟鐵等項多是差人齎價前來南
京收買卻被攬頭光棍誆騙花費或
被解人鋪行通同侵分中間情弊多
端難以枚舉以致前項物料不得完
納有誤造作合無今後南京工部將
前項物料價銀分派各該司府批差
起解本部轉送應天府官庫收候買
辦送用若有積出附餘銀兩准作下
年之數其一時物料內有高貴及價
銀內有不敷本部另行處置庶使情
弊可革工程易完
一應議官子孫在京法司有
欽准事例徑行提問今南京法司但應議
官子孫有犯俱先提事內人問理有
礙將原告并干証人監候類候奏

請提問有行提數月并半年之上不出官
者及至問完不拘徒杖罪名一槩監
候請　旨發落未免久候及監候人
雖合無查照在京法司事例前項應
議官子孫有犯除
皇親外其餘有犯亦就提問問完之日徒
罪以上監候杖罪以下羈候俱奏請
發落庶為便益
一南京御馬監每年起運苜蓿種子四
十扛俱係南京太僕寺坐派養馬軍

衛有司辦納蓋是先年北京地方不
產此種以此取去播種今北方已種
六七十年豈無種子可種今却仍舊
起運以事言之雖小而微斂解納之
際所費會多皆出自軍民合無行令
南京御馬監今後不必行取苜蓿種
子解京庶免科擾下人受害
一朝廷差內臣在浮梁縣景德鎮燒造
御用磁器今已年久雇覓夫匠買辦柴土
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

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
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啻
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陛太監
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
彼生事尤甚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
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鄱陽
湖週迴數百里上控荊襄之衝一有
警急民窮財盡何以為備此三府之
民誠可矜憫而燒造之役所當急處
也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

合無暫且停止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
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為晚
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礦
府分其間或屢有頑梗之徒嘯聚為
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況中間鎮
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
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
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
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
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實為民便

右件臣等奉此一得之愚如此伏望
皇上仁孝恭儉敬天勤民宜乎天人交感
協氣嘉生而乃年不順成災異迭見者
無他皆由臣等不能仰副
聖明所致乞將臣等罷歸別選賢才
任用庶回天意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具題三月初八
日奉 聖旨是文武當臣等宜敢回支論箋
無行禁造寺觀降調官員已處置了教坊考
遷二年大勝等關門官置去南京守備太監

大奏議卷六

定奪具奏沒並車器鈔粟生員監賢寄物
采取膺職官子孫該衙門看了來說該
民狷等件並選首府仍都看照舊例量留一
十名磁器燒完了停止其餘依擬行陳該
不准退歸着盡心辦事該部知道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係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由進士
歷官十正統十四年欽除大理寺左評事
陞左寺副尋陞湖廣右布政使成化元年
欽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共二年以
功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一年陞南
京刑部左侍郎管部事九箇月餘丁父憂服
除改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年半有餘改南
京戶部右侍郎管部事將二年半復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陞本院右都御史
仍前巡撫一年有餘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參贊機務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
又一年有餘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地方總理糧儲
五年有餘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大奏議卷六

又一年有餘臣以卑鄙庸才仰荷
聖明知遇歷官九十六轉從事數四十年又
入陪 稠宣茂出巡方岳寵榮已極感幸何
加徒懷犬馬之心莫報 乾坤之德第以衰
朽應合退閑已曾再三上章懇乞休致俱
蒙恩勉留俾之仍前理事今臣年已七十例
該致仕又目昏病侵尋雖 仍戀
闕庭力實不堪蒙食臣無補居之弗安伏
乞 聖慈矜憫將臣放歸田里另選賢才以
充任使庶不妨賢誤事斯有益於

國家矣臣下情無任感激隕越之至
加陞太子少保謝 恩疏
昨臣以右都御史尚書九年考滿具奏取進
止而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照舊管事者
伏念臣性資愚魯學術空疎荐歷崇階累叨
重寄無補於世有愧於心具奏之時自謂官
已踰分年已衰老得一致仕足矣不意今日
荷兹 殊恩臣有以見 陛下不遺疎遠之
深恩寵異老臣之盛德也感激良深未易云
喻第臣職守南都不能入侍

左右少效忠勤補報萬一但願
皇圖鞏固聖壽齊天 前星依帝座以常輝
主器守宗廟而永春非獨臣感恩思報之心
如此而天下臣民愛戴祝願之心亦莫不如
此也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
望 闕謝 恩於今年二月初一日到任管
事外具本專差千戶李賢齎捧稱 謝謹具
奏聞
督修 孝陵工完奏狀
照得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欽奉

勅命臣同守備太監張本嚴督內外該管官
員併工修理 孝陵臣欽遵奉
勅旨會同太監張本并守備內外官員恭詣
孝陵同該管太監鄭強隆平侯張祐工部侍
郎劉俊等看得
孝陵殿宇門廡碑亭等項俱已修完惟明樓
已抓縛鷹架做造斗科等件止因四川原採
大楠木未到未曾拆修又看得周圍牆垣除
修完外止有一千七十丈未完及疏通水路房
牆坍損壞六十五丈未曾修理隨令各官督

工修築完備於本年六月初五日疎放軍夫
匠作暫且歇工候催楠木至日另行擇日興
工及將修完工程用過物料價銀口粮并原
辦未到物料總數開坐具題外至二十一年
四月內楠木方到本年七月十二日又節該
欽奉 勅命臣同守備太監錢能嚴督原管
太監鄭強隆平侯張祐工部侍郎劉俊并內
外該管官員量撥用工官軍匠作毋令空閑
役占計筭合用物件并價銀及支給錢
粮毋令冒支浪費仍選日併工修造早為完

衛欽此臣又遵奉
勅旨公同太監錢能行令鄭強張祐劉俊等量撥官軍匠作南京欽天監擇於本年六月二十日興工修理興工之後鄭強等日逐躬親提督工程郎中毛科專管收放物料工價臣等亦常不時前去督[illegible]各盡心力罔敢怠忽將明樓大殿及[illegible]至神斗科綠望銅絲簷網券門寶山城垣金水橋遥欄杆等項[illegible]俱各脫換修理[illegible]

二月二十一日工完會同守備內外官員并該監官詣前拜覲群情[illegible]不忭悅仰惟聖祖在天之靈亦可以[illegible]今郎中毛科自興工日為始日逐做過工程用過物料并工價銀兩等項[illegible]一次總報遂該會算工完之日[illegible]又行通前查算明白除[illegible]工部照依工部[illegible]修完工[illegible]料等[illegible]行造冊奏繳外緣係事[illegible]事理具本專差[illegible]

将順上意匡輔時政疏

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奏要在內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歡忻鼓舞稱頌　聖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為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為之不足豪右兼并而小民為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為之無別潛踰日肆而禮法為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為之不行人皆知此數者之為
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
去歲正月
皇上因天變　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敝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真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間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遭譖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

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為
國者日益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
是蓋 皇天眷佑 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
休故啓 宸衷而為之此臣民間之所以懽
忻鼓舞而稱頌謳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
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
不治安 宗廟社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
蠻何患乎不賓服群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
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

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
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仍將節次 聖旨禁約事意傳與
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
勅旨奏討前項 恩澤者俱照
勅旨內參奏其奏 特旨批出傳奉而與者
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
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
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
舍生以取禍但欲成

皇上之美政為恃寵者弭後患耳惟
聖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具本專差辦事
官徐徵齎捧謹具奏 聞

孝陵工完受賞謝 恩疏

伏蒙 聖恩以臣同守備太監錢能奉
勅督修 聖祖孝陵工完 賜臣紵絲一表
裏生鈔一千貫有竊惟臣猥以章句之腐儒
叨膺參贊之重寄凡百 朝命皆當奉行矧
夫陵寢工程敢不躬親提督經之營之乃百
工之成效輸焉急焉豈一夫之用心臣實無

功何敢望賞辭之恐蹈不恭之罪受之難逃
非分之譏揣己則踧踖不寧感
恩則汪洋無際除叩頭祇領望
闕謝 恩外具本專差辦事官舒光發齎捧赴
闕稱謝謹具奏
聞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六

史199 312

吏部

老疾不能赴　召奏狀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勑勑至爾即馳驛來京欽此伏念臣愚昧寡學無
所知識仰荷
列聖之恩叨由科第初授大理寺評事歷陞至太
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去年
先帝以臣年老賜臣以尚書致仕使臣得優游田
里苟全餘齡　恩莫大焉今

皇上新即大寶念臣舊物遣使齎
勑召臣臣亦欲踴躍而起以覩　道德之光第臣
年已七十有二不時疾作聞　命之初即欲辭避
而來使不從臣於本月二十五日上道一程而至
西安府塗感傷寒之疾腸胃疼痛一日一夜不止
自臣原籍至京計二十四站今止行一站疾作不
能前進若待調臣痊可方進不無遲滯儻若前途
其疾復作豈能保其安全況臣素無經濟不堪任
使伏望
聖慈容臣仍前致仕庶得老年不致失所不勝感

戴隕越之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具
奏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老成重望特茲起用所辭不允偶有微疾
還著所在有司好生撥醫調治痊可即便前來欽
此

辭吏部尚書奏狀

臣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去年
以尚書致仕在尚書俸四考之間遇蒙今年四月
十七日
覃恩詔例進從一品散官一階書生至此榮幸已

極感激無涯莫知所以爲報近蒙
聖恩遣使齎　勑召臣臣謹遵　嚴命啓行至于
西安府賤體不安已嘗具本奏乞仍前致仕稍安
前進以候　俞旨十二月初一日至于華陰縣復
奉敕臣吏部尚書之　命續蒙
聖恩不允臣辭令臣前來今臣已到臣竊惟今之
吏部尚書即古冢宰之職也古之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伊尹傅說嘗以冢宰兼師保左右
厥辟矣今之吏部尚書雖曰專主銓選而銓選一
事治與否之攸繫銓選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不治

其責任亦不爲不重非才德出衆明哲過人者不
足以當之臣素無才德今益昏塞老倦而濫膺是
寄大懼不協時望有忝　休命非臣之福也伏望
聖恩收回　新命另擇人以授之　賜臣仍以舊
職致仕如此非惟天工可以寅亮而臣亦可以免
羞吝矣臣下情無任感戴之至成化二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年德老成久爲人望特茲簡任不允所辭
欽此

辭太子太保奏狀

該司禮監太監覃昌傳節奉
聖旨吏部尚書王恕加太子太保欽此伏念臣先
任南京兵部尚書蒙
先帝憐臣年老賜之歸休感激未已圖報無由誤
蒙
皇上特賜璽書召臣到京改爲吏部尚書俾之職
掌銓衡臣自惟年耄德衰不稱厥職已嘗具奏懇
辭未蒙　俞允本欲再辭恐負　厚眷是以姑且
就職另圖陳乞不意
聖恩又以前官加臣使臣聞命驚懼益增汗顏
以太子太保乃三公之一所以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者也責任視尚書尤重非才德兼備之人不足
以當之昨改臣吏部尚書臣尚不克堪今又加臣
以是官臣又何敢當所有
新命臣不敢祇受伏望
聖慈容臣且以尚書供職圖惟報稱使非分之一
恩不及臣身不稱之譏不出衆口實莫大之幸也
臣無任戰兢懇切之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吏部重任朕特起卿用典銓衡以圖治理加

陞職事卿不必辭欽此

議左監丞郭鏞建言選法奏狀

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淸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於　內府抄出御馬監左監丞
郭鏞題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移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左監丞郭鏞題稱近年以來專以科甲取
士中間未必皆賢國子監生未必無所取材山林
隱逸懷材抱德之人少見錄用薊州知州豐潤學
官經年不除務將選法疏通毋使阻塞賢路一應

照得我
朝自洪武永樂以來養士於學校取士
於科貢銓選內外官員則於辦事進士歷事監生
之中挨次相兼取用未嘗專一甲科而不用國子
監生自景泰天順以來鄉試會試所取士子視昔
數多國子監生除歲貢生員之外又有納粟納馬
四十以上等項入監者吏員之中亦有納粟納銀
免其考試辦事就行冠帶者是以聽選之人日增
月益用之不盡其於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人未
及舉用去年十月
皇上詔告天下令府州縣正官舉懷材抱德堪爲

任用者送部核實考用如有舉到之人臣等謹遵
明詔即當核實考用不敢有違及查得薊州知州
豐潤縣學官員缺已於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日期
不等選補去訖所言務將選法疏通毋使阻塞賢
路臣等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到今急選弁大
選官員通有六千三百餘員兩月一選已是定例
如遇急缺又行急選隨缺隨補豈能得完臣等職
司銓衡固欲疏通選法亦欲爲官擇人且如知州
知縣俱是牧民正官府佐之官亦係緊要職任苟
非其人鮮不廢事殃民況入選進士監生吏員

是挨次取用一選之中所取之人有堪任前項官
員者數多則多選數少則少選幾員是乃圓
融之道非固執之法此等之事人多不知所以各
據己見而言之臣等既任是事敢不盡心以副
聖明用人圖治之意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弘治元年正月十九日
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覆給事中韓鼐公選法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給事

中韓鼐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給事中韓鼐所言考選監生出論有請
客之名要行出判語及令親供一節臣等議得考
選監生出以論題觀其作文以第高下此舊規也
奈何所考監生賢愚不一能者依經傍註一篇可
成不能者閣筆張眸一辭莫措却乃不依本題別
爲他作故人謂之請客此等之人固不當取但人
材難得是以或觀其寫字或觀其人物而次第之
以備下僚未職之用未嘗有棄材也若與能者出

一應與不能者出判語是使學者皆記判語而不
學作文非法之善也合無今後考選監生聽本部
出題取其文理平順者爲一等文理頗通者爲二
等文理不通若寫字人物有一可取姑以入選如
此則考選有方而高低自別矣其言各衙門主事
等官有歷俸三年二年或未及二年而驟陞者有
七年八年或九年將滿而纔陞者拘於各部似乎
不公要照郎中林鑾等調改復除事例不分本部
別部以歷俸年深者陞用一節臣等查得往者各
部缺官若本部有相應人員就於本部陞用無相

應人員方於別部陞調此見行事例若戶部郎中
林鑾員外郎吳裕調吏部是也若但以歷俸年深
爲主不分清濁勤惰一槩更調如歲貢例不無賢
否混淆紛更太甚合無今後轉陞官員如其部缺
郎中員外郎先儘本部年深相應員外郎主事銓
補如無相應者則於別部年深相應員外郎主事
調補如此則選法公而人心勸矣其言旌異推舉
有舉取未成而問發爲民有旌異方畢而問發充
軍有行取到部調除原職者要行連坐舉主一節
所言有理合無今後在外官員果有廉能公正政

顯字敷聽巡撫巡按等官從公旌舉各注舉主於
旌舉官員之下日後犯贓連坐舉主如是庶幾與
能其官用得其人矣緣係陳言公選法及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
正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論致仕爲民丁憂官吏類引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若內外大小官員但有不便事件
許令明白條陳實封進呈取自上裁欽此欽遵照

得本部見行事例兩京堂上官丁憂并內外官九
年給由到部年老願告照例陞職致仕者俱具題
請　旨放回其公差等項年老有疾例該致仕閑
住官員與夫告疾等項例該爲民吏典及在京科
道部屬以下官員并醫士丁憂者却令聽候類引
奏　請然後放回如遇人多聽候一月止可類引
一次若是人少聽候兩月之上方可類引一次有
此事體不一下人不便呈乞施行等因到部臣等
切詳致仕爲民丁憂官吏醫士俱係失意可矜之
人使其就行回還心尚不安却又令其聽候累月

方緣引　奏討回何以慰其羈旅鄕思之心兼且
日費難措人情皆有不堪合無今後遇有前項致
仕為民丁憂官吏舉人到部照依兩京堂上官丁
憂并年老願告閒職致仕官事例具題請　旨就
行放回如此則可矜之人不致羈留　朝廷之上
亦免煩瀆實為兩便緣係定奪引　奏官吏人等
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正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調用南京堂上官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兩京吏禮二部尚書侍郎
俱缺合行照例推舉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去
年　朝廷進退兩京堂上官并各處巡撫都御史
及在外方面數多前項員缺須得老成重望練達
政體之人方可推舉今各處方面多係近新陞用
歷任年淺似難推舉南京各部頗為事簡戶部見
有尚書王㒜左侍郎侯瓚工部見有尚書黎淳右
侍郎黃孔昭合無於內調一員於吏部一員於禮
部管事姑待一年半載各處方面歷練頗熟然後
推舉如此則任用不苟事體允當緣係急缺南京
堂上官員事理臣等未敢擅便定奪弘治元年正

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王㒜調南京吏部黎淳南京禮部欽此

議都御史邊鏞條治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邊鏞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單
移咨送司案呈到部當將本官所言任賢以遠姦
諛等六事逐一看議明白各開前件伏望
聖明裁處緣係節該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
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議得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君
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自古未有用君
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也且執德守義正直
中和者君子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小人也但
君子難親而易疏小人難疏而易親
陛下新服厥命固嘗用君子而退小人矣今都御
史邊鏞拳拳以是為言者第恐君子雖用而信任
不專使小人得以間之終不能成其治小人雖退
而屏逐不遠復將夤緣復進終有以害其政臣知
其為君子而任之則不必致疑知其為小人而去

之則不可復用如是則正人立　朝而萬邦咸休
矣　一議得都御史邊鏞所言納諫以廣言路一
節誠人君為政第一事也
陛下嗣位之初嘉言無不納善政無不舉弊政無
不革臣民無不悅服若李文祥之奏疏其意雖忠
直其言則逆耳
陛下畧不加罪但除事繁縣佐使之歷練以成就
之　恩莫大焉不知者以為與李文祥以箝言者
之口此邊鏞所以為
陛下言之合無准其所言行取李文祥前來照依

奏議卷七　十二

甲第資格改除在京事繁衙門使之歷練以成其
德器一以釋衆人之惑一以全納諫之美不亦善
乎　一議得勸懲者人君之大柄所以歆動人心
而警懼天下者也今都御史邊鏞所言別善惡以
昭勸懲一事誠為有理臣等又聞古人有言賞必
自疏遠始罰必自貴近始賞自疏遠則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罰自貴近則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陛下若納邊鏞之言用古人賞罰之法則善無不
勸惡無不懲而天下治矣　一議得名器者人君
之至寶所以彰有德而別有能若不擇其人而授

之則奔競之風起而廉耻掃地矣其何以為國乎
陛下新服厥命擯斥奸佞惟賢是用固未嘗以名
器假人矣今都御史邊鏞猶以是為言者但恐寡
廉鮮耻之人尚在投閒抵隙之念未絕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政杜絕先容之私言自無
倖進之妄人夫如是又何患名器之不重而
朝廷之不尊乎　一議得都御史邊鏞所言乞
勑巡撫巡按等官嚴加訪察守令務致的實名著
循良者指實具　聞即便擢用而毋拘乎資格政
果貪酷者指實具　聞即便罷黜而無待于例

奏議卷七　十三

觀其守令之中尤有循良之最者書于
御屏或錫車服以彰其能一節查得節次
詔書與夫巡撫都御史
勑諭并本部各行事理其於守令之賢否俱有旌
擢黜退之典今邊鏞復以是言之者蓋是巡撫巡
按等官奉行未至合無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查
照節次　詔書并
勑諭及本部奏行事理嚴加訪察知府知州知縣
等官其人廉能公正其人貪酷害民其人罷軟無
為其人年老有疾當旌擢者具其政蹟奏

聞當獎勸者㝡爲獎勸當舉問者就行舉問當黜
退者就行黜退當致仕者行令致仕務在至公無
私不許顛倒是非致失勸懲之道自取失職之譏
一看得都御史遐鏞所言
陛下於文武大臣之中留　神俯察先識其言語
動静次察其才能性行孰可宰銓衡孰可總風紀
孰可爲大將孰可爲副參孰可撫安一方孰可守
鎮要地既即事以驗其才再因才以授其職不因
瑕以掩瑜務舍短而求長一節誠爲簡任大臣之
良法但自正統年間以來每日止設一　朝或兩

朝每一朝　臣下進見説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
之人大臣與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左右之人亦
豈能盡察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
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
或出於好惡之私是以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
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或令其轉對或閲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觀
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

議郎中李諒以進士舉人知縣相兼選御
史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精膳清吏
司郎中李諒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説欽此欽遵移咨到部查得
舊制御史給事中員缺多是進士除補進士或少
間以聽選教官舉人監生補之至成化六年以來

除授御史拘於　憲綱不用新進初仕之説一向
不用進士止於進士出身推官知縣行人内選用
奈何行之年久不能無弊案呈到部切詳推官知
縣進士俱諳吏習書俱由科目出身豈進士無諳
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顧擇而
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則
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
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
發和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illegible]
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爲得宜合[illegible]

所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
夫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少
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言
語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半
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諳曉刑
名堪任御史者本部奏　請照欽選用不諳刑名
不堪為御史者別用但知縣推官係在外官員本
部雖嘗訪察知之未詳合無通行各處巡撫都御
史各於按屬進士舉人出身知縣推官內從公推
舉如前相應之人備開腳色政績具奏以憑遇缺

行取相兼進士行人博士選送理刑不許舉非其
人如此則選擇得人風憲克稱其職矣緣係考選
風憲及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
便定奪弘治元年正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尚書余子俊均選法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余子俊題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謹將
本官所言議擬開立前件緣奏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
正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文選法只照舊欽此　一看得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余子俊所言近年以來銓衡之司公天下
以為心者絕少掌官多私於所厚以致正人君子
每每垂首喪氣莫展平生所志一節此臣等吏部
官受病處今既有以發之臣等即當自怨自艾圖
惟厥新務要銓法公平好官不私於所厚君子不
怨乎不以其言若選兩京官員若六部額設屬官
各若干都察院額設官各若干六科給事中額設

各若干以會試三等之數為則　平銓除如吏部
大約南數該幾員北數該幾員中數該幾員者為
定例間有一二員不甚相當非出於私意者置之
勿論其他衙門一如此例其不該銓除戶部者均
平於兩京衙門用之各不許膠固使南北中數常
在此一司此一科此一道一節此誠自古所無之
法須得天下奇才方可擬議而行若使臣等淺見
薄識者議之設或向後分配不停當用人不稱職
從自紛更致壞選法罪將焉歸且如一方有鄉談
之人均選於通政司鴻臚寺使之視讀說事不識

可乎一方寡詞藝之士均選於翰林院詹事府使
之脩史作文亦不識可乎然而此事所係甚重臣
等豈敢輕議伏乞
聖裁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淮王
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劉奎前
項府縣人由生員成化二十一年七月遇例納監
送南京國子監放回依親讀書至今纔方二年有

餘及查本部聽選監生自入監歷事以來守候十
八九年方得除授今劉奎之為監生未及三年就
便希求保舉圖任伴讀若准所保不無逐其僥倖
之計阻滯年深之人及查得天下 王府二十五
處額設官員不為不多除良醫典膳典樂外其餘
俱係常選官員近年以來遇有員缺往往 奏保
或稱妃兄妃弟或稱儀賓親屬與凡相熟之人不
論可否一槩奏保任用實是有壞選法阻滯常選
之人參詳合無今後 王府官有缺該長史司具
呈巡撫[illegible]布政[illegible]

內相應人員銓補不許仍前奏保攙越仕籍阻壞
選法如此則奔競者不得倖進守正者免其嗟怨
仍行各該布政司轉 王知會緣係乞 恩舉保
官員及奏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僉事林淮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按察
司僉事林淮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
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置親則無人可託
乞要授以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教授教諭以便養
母一節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
得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
職事令其到任以便養親親終仍除僉事職事一
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為臣下忠孝之勸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查得直隸常州府儒學員缺
教授一員欲遵奉 欽依事理將林淮除授本府

州府儒學教授順齋文憑令其到任管事未敢
擅便弘治元年閏正月初四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按察使雍泰犯罪乞從輕宥免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准刑部山西清吏司手本開問
得犯人雍泰由進士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犯該
除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至死
等罪不坐外合依各衙門收支錢糧等物監臨主
守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計贓准監
守自盜論四十貫斬比律尹珍依奏事詐不以實

者律合贖等徒罪但職官各還職內雍泰送吏部
收查發落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參稱雍泰既
居風憲之職自合存心公恕爲當却不合擬罪失
於出入鞫問過於用刑雖是因公致傷人命又乃
那移錢糧擅打四品官員尹珍不合傲慢上司致
罪取辱又出惡言毀罵及捏虛詞奏擾等因該大
理寺官奏節奉
聖旨這各犯雖遇革雍泰致傷人命送吏部查例
來說尹珍奏事多虛復職了還罰俸三箇月欽此
欽遵抄招連人送司除知府尹珍復職罰俸另行

外隨於本部見行事例內查無因公致傷人命之
條止有行例　覲考察官員內有貪酷者爲民事
例查得有抄招內雍泰所犯委的只是因公用
刑致傷人命比之貪酷害民者頗有不同況又犯
在革前罪既　宥免比例發落亦宜從輕且知府
尹珍係按察使雍泰屬官上下體統豈可紊亂尹
珍越禮犯分傲慢上司雍泰若不懲治有失體統
何以管人尹珍又出惡言毀罵及捏虛詞奏擾今
尹珍復職若將雍泰別作發落但恐今後強梁屬
官通相效尤因而違抗上官上官懼其奏告不敢

管攝紀綱自此紊亂而法令不行於部屬所係匪
輕緣係節奉　欽依雍泰致傷人命送吏部查例
來說事理臣等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弘治元年閏
正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雍泰既犯在革前從輕降一級調方面別用
欽此欽遵查得雍泰原任按察使係正三品今降
一級該從三品與在外布政司參政品級相等今
查得湖廣布政司見缺右參政一員欲遵奉
欽依事理將雍泰降補前缺給憑令其赴任管事
未敢擅便本月初十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選用新舊進士兼懲規避奏狀

照得舊例進士登科之後自本年至第三年第二
甲進士內則選主事等官外則選知州第三甲進
士內則選評事行人等官外則選推官知縣至第
四年不分二甲三甲俱選主事等項京職以其辦
事年久故也成化二十年取進士三百名存留一
百名在各衙門辦事餘皆放回依親讀書已經二
次行取除已到選用及見在外尚有四十餘員未
到即今在外缺知縣推官共七十餘員欲將見在

二十年舊進士擬除補缺緣係舊年進士去年已
不選外任俱授京職今見在舊進士比之先授京
職者辦事聽選又多一年若選外任授之人情實
有不堪比之舊例亦不相同合無將二十年見在
舊進士照例挨次俱除京職將二十三年第三甲
新進士除在外知縣推官并在內行人待舊進士
選盡却將第二甲新進士於內外相應員缺內相
兼選用所據舊進士除已到外其行取不到者似
有躲避外選情弊合無除丁憂事故外其餘無故
至今不到以後到部之日俱除外任庶幾人[illegible]

私人心有警緣係斟酌選用新舊進士事理未
擅便弘治元年閏正月十五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疏通選法奏狀

照得本部見行事例原考中二等該雜職出身未
任吏員俱選各處閘壩衙門大使副使閘或參選
九年衙門職事缺少人多不得疏通即今天下各
縣典史共缺二百餘員例該原考中一等雜職出
身并未任從七正八從八正九品告願雜職官員
及僉官巡檢該陞正九品考驗不稱降雜官員考

選除授其原考二等雜職吏員中間亦有相應之
人因不預考選不得除授典史只得守候周歲員
缺以此二等雜職往往告稱淹滯而典史員缺却
又少人選補合無量為疏通除於例該選典史人
員外將在部守選二等雜職吏員考選文移頗通
年貌相應者除補典史今後遇有典史員缺照例
斟酌多寡選用庶使二等雜職得以疏通各該首
領不致久缺緣係疏通選法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元年閏正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史.594 325

乞休致奏狀

臣以庸材叨登正統戊辰科進士十有九轉而至
今官榮幸可謂極矣年已七十有三來日無多寧
不惕乎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今
臣官已如此年已如此若復貪冒持祿固 寵人
將謂臣何如仰惟
陛下嗣位之初大聽人言起臣於既退之餘進之
以美官付之以重任今已供職將兩月矣其所竭心
者不過銓選之常事別無嘉謀嘉猷之敷陳而於
保傅之職殊未之盡也焉能滿衆人之望保後日

如今日乎竊臣昔在南京之時節次陳乞休致伏蒙
先帝厚恩勉留其後不因臣陳乞却令臣致仕相
知者皆爲臣惜臣亦不能不爲之羞愧也今臣已
衰朽作止蠢拙
陛下雖不厭棄臣自不安儻有人言及之
陛下若固留臣則拂言者之意若令臣去則爲臣
無窮之羞何若臣今日自求而去之爲愈乎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賜之歸田實莫大之慶幸臣犬馬
之心不獨在於今日爲臣子孫者亦當捐生以圖
報也臣情發於中言不能已無任悚懼之至等因

具本弘治元年閏正月二十一日奏奉
聖旨卿職典銓衡方隆委任毋爲過慮遽欲退求
所辭不允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本陝西民間子弟少遊邑庠從師講學剽竊經
籍之章句叨由科目以發身歷官十有九任食祿
四十餘年報 德無能捫心有愧年踰七十謝事
西歸雖居畎畝之中不忘 君父之恩向蒙
聖慈眷念遣使起臣前來 命爲冢宰加以宮保
盖欲臣爲 國進賢稍成太平臣以衰朽受任兩

月殊無勞效慮恐向後不爲公議所容豈若先事
求退爲愈是以昧死陳乞休致伏奉
聖旨卿職典銓衡方隆委任毋爲過慮遽欲退休
所辭不允欽此臣仰荷
聖恩且感且泣雖殞首捐軀何以報塞萬一但今
內外臣僚未及七十致仕而去者比比今臣七十
有三蒼顏皓首衰頹無似且乏通變之才無補
聖明之治尚在班行旅進旅退人雖不言豈能自
安伏望
聖恩容臣致仕庶免後覷非惟不失臣子

奏議 王恕全……父始終……書

任職催之至等因具本弘治元年閏正月二十三
日奏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
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七

吏部

議左都御史馬文升陳言弭盜治道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抄出都察院左都御史馬
文升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務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
此欽遵移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都察院左都御
史馬文升所奏選賢能以任風憲等四事誠切
聖諭謹用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係節奉欽依該衙門便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二月初七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查得舊例御史員缺於各衙
門辦事半年以上進士及本部聽選舉人監生并
行人博士推官知縣教官內選補至成化六年以
後拘於正統年間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預選
任近該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陳言本
部議擬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
與夫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
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

言語正當操行廉潔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
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請覩
刑名堪任御史者奏　請照缺選補但知縣推官
係在外官員訪察未詳合無通行各處巡撫都御
史巡按御史各於按屬進士舉人出身知縣推官
內從公推舉如前相應之人備開腳色政蹟具奏
以憑選缺行取相兼進士行人博士選送理刑不
許舉非其人已經題　准欽遵外今左都御史馬
文升又奏前因誠為選用風憲之良法但恐選有
御史缺多六年以上知縣二年以上進士內相應

之人數少必待其有然後選用不無誤事合無通
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
於所屬曾經一考稱職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
內推舉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言語正
當操行廉潔才識優長者備開腳色政蹟具奏輪
記在部遇有御史員缺先儘六年以上行取前來
相兼二年以上進士并一考行人博士選送理刑
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以憑
奏　請選用如無相應六年以上知縣推官二年
以上進士仍依本部議擬奏　准事例於半年以

上進士曾經一考稱職推官知縣內選用如此則
選用亦可以得人風憲不至於乏缺　一查得舊
例按察司官有缺於法司屬官內推補其知府同
知推官知州知縣有原係法司出身及曾在法司
辦事者亦得推補如蘇州府知府林鶚推補江西
按察使寶坻縣知縣葉淇推補廣西僉事是已至
於斷事理問推官有缺本部臨時斟酌選用而法
司辦事進士歷事舉人監生居多但進士及舉人
監生俱是挨次取選而舉人監生又係臨選考校
或前或後人缺有不相當難以一一照缺對人除

補今在都御史馬文升奏稱前因合無今後按察
司官有缺先儘法司相應屬官推補其知府同知
等官果有諳練刑名政聲卓異者亦得量才推舉
斷事理問推官有缺先儘法司辦事進士歷事舉
人監生除補次及相應人員所言不許差占斷事
理問推官有誤問刑一節係是見行事例但各該
官司奉行未至或遇緊急公務往往差遣委的有
誤問刑合無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撫巡按及布
按二司今後不分大小公務俱不許違例差遣斷
事理問推官妨誤問刑如此則司刑得人刑不枉

濫矣　一查得舊例知州知縣缺少本部於常選
內將該選進士監生及該陞官員除補如遇缺多
照依大學士李賢奏　准事例將聽選監生舉人
不分年月遠近揀選考補近該成化二十三年朝
覲考察黜退天下知州知縣數多本年四月內於
常選外將聽選舉人監生照例揀選考試除補知
州知縣共一百九十五員給憑赴任去訖餘有員
缺常選陸續除補但州縣數多隨補隨缺未能得
完而人民繁夥錢糧浩大去處知州知縣實難其
人本部已經題　准將成化二十三年第三甲進
士取選兼同舉人監生及該陞官員通行除補外
候員缺數多仍照前例揀選除補所言四川雲南
廣西福建路途險遠若待缺到除官不無太遲要
行先期除官頂補固為有理若不查勘應否一槩
扣缺除補恐前官中間亦有事故一年之上未滿
後官將帶家小守候日久不得支俸管事衣食不
足求其不為奸民猾吏所餌斯亦難矣合無通行
各該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州縣正官二考之上九
年將滿者按季查奏開具各官歷俸及該滿年月
以憑斟酌遠近除補及將新除官員訪察敢有過

家留連不即到任者查照成化六年三月內本部
奏　准選授外任官員過違憑限半年之上不到
任者雖有中途患帖不准照例問罪過一年之上
者不許到任起送革職為民事例施行若在中途
及任所事故去任者所在官司并原任衙門即時
具由通行合干上司及徑申本部知會以憑作缺
銓補其言布政使按察使知府所係甚大尤且慎
選一節本部遇有前項正官員缺未嘗不廣詢博
訪慎擇其人二司正官每員推舉二員請
旨簡命一員知府亦精擇一員請
旨陞用自今以後益當盡心推選以求無負委任
如此則正官亦可得人庶務不至廢墜矣　一查
得舊例兩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先
從本衙門堂上官考覈送都察院覆考又送本部覆
考從而黜陟以示勸懲近年各司因循苟且所出
考語不辯淑慝虛應故事及至覆考得實其平常
官員輙便造謗撫拾以致考覈不行無所勸懲誠
如左都御史馬文升所言合無通行兩京各衙門
知會今後屬官考滿堂上官務秉至公詢訪得實
出與考語善善惡惡定為確論送都察院并本部

覆考如原來考語平稱得當續出考語不嫌雷同
若有不當聽覆考官從公考覈其被考平常之人
敢有仍前造謗摭拾許御史等官指實劾奏拏問
平常者降調外任有贓者罷黜爲民若覆考挾私
不公一體治罪其有前考平常後考中間能深自
懲艾勉於爲善者亦宜書稱前考稱職後考中間
放肆改節者亦書平常以憑黜陟如此則勸懲無
私而官僚知儆矣

嚴考察以勵庶官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查得成化四年該科道官魏元等奏要考
察兩京大小衙門官員本部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堂上掌印官
公同考察欽此已經會官考察外成化十三年又
該御史戴縉奏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本部
查照前例具題節奉
憲宗皇帝聖旨還照例會官考察欽此欽遵又經
會官考察訖案呈到部看得南京河南等道監察

御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
官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品以下官員年久
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而貪冒苟容者
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公同各衙
門堂上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等竊惟兩
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節經糾劾考察黜
退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
賢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
前例在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
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丁憂公差養

病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
行超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
業頗修操守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
軟老疾素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
請定奪如考察不公仍聽科道糾舉其被黜之人
若有造言生事摭拾妄奏者治以重罪發遣爲民
仍行移南京吏部會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一體
考察徑自具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
衙門堂上掌印官及在外布按兩司并各府掌印
官每遇年終各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

勤惰得失緣由斟酌的確考語造冊三本一本
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一節仰惟
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
典外官又有朝 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歲考之
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行
在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員
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
出考語亦要允協公論不許循情虛應故事以致
賢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緣係考察官
員及奏 欽依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論釋奠禮奏狀

近該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
皇上於今年三月三日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
以臣爲分獻東哲官榮幸莫大焉竊觀儀注內一
段開稱導引官導
上詣大成殿陛上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
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
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
獻官各詣殿陛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
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百官行禮同贊搢圭
上搢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
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
圭
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
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
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導引

官導
上由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
官始終不拜矣
皇上拜陪祀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
也臣愚以爲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于陪
祀官之前贊迎神
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在殿陛下拜
上獻爵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
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
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

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禮其先師秋冬亦
如之此言春官之釋奠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故無
幣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
皇上嗣登大寶初幸太學卽所謂始立學也臣愚
以爲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
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
似爲未安或以爲舊儀注如此臣以爲舊儀注是
則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
可以訛承訛也如蒙乞下臣言于禮官會同翰林

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
聖明幸學釋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以傳之於
後矣臣向奉
聖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說欽此臣偶有所見不
敢不言言之當與不當有不遑計也具本弘治元
年二月二十五日奏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次日禮部覆奏奉
聖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

論吏典丁憂奏狀

稽勳清吏司案呈該刑部陝西清吏司辦事吏姚
仲良成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聞母李氏在
家病故告要依例守制該司恐有詐冒拘留不放
類行本吏原籍河南查勘來報本吏又行具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爲
無辦事衙門公文送到連人送去該司查理該司
又行查催未報間本吏辦事已滿告撥外考去訖
今河南布政司方纔勘報前來案呈到部查得諸
司職掌內凡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仍以聞
喪月日爲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今辦
事吏姚仲良成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聞喪

具告刑部該司要回原籍守制該司恐有詐冒類
行原籍查勘至今三十箇月有餘纔方回報以聞
喪日爲始扣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已該服滿查得本吏於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願撥外考去訖若不令本吏守制則恐自此廢守
制之典是使人以不孝也合無自文書到彼日爲
始就令見役官司給與文引照回原籍依例守制
滿日起復仍通行在京各衙門知會今後遇本部
該司行查丁憂吏典查無粘帶等項違礙即便送
部照例放回本部徑自類行查勘定奪不許似前

拘留行查以致遷延歲月不得依例守制非惟不近人情抑且有傷風化緣係吏役守制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再論釋奠禮奏狀

昨見禮部行來
皇上幸太學儀注內開釋奠 先師孔子迎神
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各詣大成殿
陛東西階下向北立不拜送神
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出殿門外東

西向立亦不拜臣以為
皇上拜陪祀官亦拜獨分獻官不拜恐非禮也臣又見禮記有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註云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也言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今釋奠儀注止問獻一爵而不奠幣故臣以為釋奠當奠幣爵亦當三獻乞下禮官會議該禮部議奏奉
聖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且臣言用幣者是據禮經而言非無稽之言也或以為

天子視學不為祀 先師孔子只可行釋奠禮不必用幣爵亦不必三獻臣又以為我 朝
列聖即位各止耕籍田一次幸太學一次若於禮文少有未備後欲更定而行之不可復得雖悔無及臣欲再為
陛下言之因見日期促近已有
成命不敢復言心實不安今既阻雨另行擇日行事臣若不言是為自欺非忠也夫釋奠之禮既用牲用樂而獨不用幣既行分獻禮而於 先師孔子前止獻一爵豈非缺典又且差官取孔顏孟三

氏子孫前來使之觀禮 賜紵絲衣每人一套又賜宴又賜國子監祭酒司業紵絲衣羅衣各一套學官三十餘員每人紵絲衣一套又賜在廷大臣宴于 奉天門所費頗多何獨於 先師孔子而吝幣哉若謂此舉只為幸學不為祀 先師孔子且如耕籍田亦只是為耕籍田非為祀 先農也如何祀 先農奠幣行三獻禮而獨於幸太學釋奠之禮不然況祀 先農行各衙門官齋戒太常寺光祿寺又奏省牲而釋奠之禮既不齋戒又不奏省牲何其詳畧之不一如此豈未之思乎臣竊惟

皇上即位勸農勸學之禮止行一次而不至再至
三者惟耕耤田幸太學二事而已其禮皆當從厚
不可有所偏重以貽日後之悔昔
太宗皇帝將幸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
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皇帝曰見　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
拜禮其事載諸五倫書臣人以爲
太宗皇帝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宋之諸君遠矣今
陛下釋奠　先師體比祀　先農之禮而行之似
不爲過異日載諸史冊傳之千萬世豈不爲盛美
之事哉如蒙乞
勅禮部集議明白奏　請定奪而行之以成萬世
不刊之典不勝幸甚若臣言妄誕甘受顯戮煩言
如此塵瀆
聖聽豈勝惶怖之至弘治元年三月初三日具題
次日奉
聖旨這本禮部便會同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
官詳議來說欽此該禮部等衙門官會議具題奉
聖旨是等先師當以禮既成化初年有所舉只孔
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俱照

永樂年例行欽此
議知府王衡陳言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隸廣平
府知府王衡等奏云云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
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
化三年十月內該浙江嘉興府知府楊繼宗奏稱
納米農民俱係奔競無藉之徒營求請託僥倖納
米若得叅充職官作弊要乞革去照依洪武年間
舊例著落里老呈報相應識字農民叅補等情本
部已經依擬題　准通行天下遵守去後又查得
成化二十一等年該陝西山西宣府江西等處巡
撫右副都御史等官鄭時等各因地方災傷賑濟
軍馬粮草缺乏節次奏　准定與則例生員納
銀米入監讀書在京在外吏典承差知印納銀
米草束或免辦事考試就撥當該或免當該考試
就與冠帶各照資格出身或聽選不拘年分不次
選用除生員事例停止外其餘俱各見行及查得
自成化二十一年起至弘治元年二月終止吏典
人等納過粮草等項已到部者共二千一百五十

餘名生員納過銀米已入監者共六千餘名通查
案呈到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
傷各邊亦有重馬當時未嘗開行納粟草納銀兩
爲監生爲吏典等項事例粮草不聞不足兵民不
聞困斃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小有災傷所在守
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
謀輙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粮草銀兩等項事
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知
祖宗教養生員叅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
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

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不別賢否一
槩擢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其識字能
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
事數年纔撥京考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
者發回爲民亦未嘗不論能否一槩入選也近來
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
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
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
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
民一槩聽欽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

於　舊制有違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撥
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此先年劉監生止由
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途是以聽選之
人不多選法不致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
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
不得出身多者十七八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纔
得選用年已向衰雖肯盡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
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住又况此等雜
途所進中間多係傾破產頑鈍無耻之輩今日既
如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

天下治安何由可得若不早爲處置日復一日不
但有壞選法而正途有壅滯之苦抑恐官授非人
而小民遭無窮之殃誠不可不慮也今廣平府守
備等官王衡等奏要今後遇有災傷凡百長策俱
其蒞爲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一節
實端本澄源之論深爲有理方今
皇上嗣位之初萬化維新凡此弊政正當除革合
無准其所言通將前項陝西山西宣府江西奏行
納粮納草等項事例限本年四月以東通行停止
行戶部并各處巡撫巡按鎮守等官先時預處

多方儲畜務使緩急有備不致臨期告乏今後遇
有災傷及邊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
員吏典人等納草等項事例貽患將來其在外補
充吏典仍行天下司府并衛門各遵 舊制於農
民內選充不許一槩濫收如此則非才不得倖進
而選法自遇任用可以得人而民生日遂實為便
益緣係停止納粟等項事例以防後患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三月初
四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評事曾求清均審錄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大理寺右
寺右評事曾求清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抄送司案呈到部
竊惟官因事設事繁則官多事簡則官少理固然
也在前大理寺左寺分管在內文武衙門有犯官
吏及各衛所并北直隸軍旗南直隸軍民罪囚以
其事簡故設評事四員審錄右寺分管北直隸及
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官吏軍民罪囚以其事繁故
設評事八員[illegible]

事而評事員數仍舊委實過多一向無人言及所
以未嘗裁減此右評事曾求清所以言之也及查
得南京大理寺左右寺寺正寺副評事員數俱與
在京大理寺相同其後南京大理寺因是事簡左
寺裁減寺副一員評事一員右寺裁減寺副一員
評事五員今在京大理寺所審罪囚視南京大理
寺頗多合無將大理寺左寺寺正寺副評事照舊
不動將右寺評事裁減四員如此則官無冗員事
宜不誤似為允當但今右寺評事八員俱全若裁
減去四員緣兩京與評事相等七品官員缺數少

令其住俸聽選於人情又似不堪合無俱暫留在
任管事待其陞除事故等項去任四員再不除補
似於公誼人情兩不相失緣係裁減官員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三月
二十一日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右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戶科右給
事中王珣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過司[illegible]

到部查得見行事例監生取選考試舉人聽選
理平順者多相應多除府佐知州知縣等官其文
歲貢應例監生文理平順者少相應多除以縣丞
主簿等官職事歲貢應例監生視舉人監生尤多
但上選之時不得均匀舉人監生有援建五己之
名者亦有百十人中舉人不下十數名若前項
府佐州縣正官缺多舉人該選者數少不免皆歲
貢應例監生除以府佐州縣正官若前項缺少之
人該選者數多不免將舉人除授縣丞主簿等官
例此而行似未停當及查得成化十五年上選寫

監監生余紹襲起至路數止百人中有八十二人
俱是舉人若欲一例取選一時豈有許多府佐知
州知縣不無亦選縣丞主簿等項職事未免有在
才小用之誚今右給事中王珣要將舉人通選另
置一簿遇州縣正官府佐貳員缺挨次銓補似為
有理但歲貢應例監生內亦有可用之人若將舉
人另置一簿不惟立法太拘抑恐起人爭競況前
項選簿將次已定相傳年遠遽難更動合無將聽
選舉人監生照缺斟酌取用如知州應員缺數多則
多為揀選多取幾人如應員缺少則少取幾人

餘者存留以待下選所取舉人與同歲貢應例監
生一體考試其歲貢應例監生若有文理平順考
在優等者亦授以府佐州縣正官舉人如或文理
不通考在中下者亦無縣佐等項職事擬除如此
庶幾選法公而得器使之宜人心平而無咨嗟之
聲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元年五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調除官員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大理寺缺左少卿一員合

行照例具缺推舉等因到部臣得看得前項員缺
須得法司出身練達刑名識見老成之人方可銓
補今有南京太僕寺少卿唐章起復待缺論品級
相應銓補但唐章不係法司出身體得太僕寺少
卿楊謐係御史出身練達刑名堪任大理寺少卿
若將楊謐改大理寺少卿將唐章銓補楊謐太僕
寺少卿員缺似為允當緣係調官補缺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定奪伏乞
聖裁弘治元年五月十三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大理寺右少[illegible]

大理寺右少卿唐章改太僕寺管事欽此
議給經歷張黻　誥命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左軍
都督府經歷司已故經歷張黻男張琳奏云云等
因具本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弘治元
年四月十四日該張琳奏要請給故父張黻
誥命爲因查無事例已經立案訖今又奏前因查
得張黻由進士先任直隷鳳陽府宿州知州該巡
撫南直隷左副都御史張瓚奏保本官持身端謹

辦事公勤乞要量加旌異爲照本官未曾給由到
部考覈兼候後本官陞任後軍都督府經歷司經
歷成化二十年九月內刑部署員外郎事主事林
俊爲劾奏梁方等拏送錦衣衛問降調雲南姚安
軍民府姚州判官張黻進本解救林俊亦蒙拏送
錦衣衛問調除雲南師宗州知州後蒙
憲宗皇帝特旨復林俊張黻之職張黻改除南京
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及行准考功清吏司付
查得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內該南京吏部咨開南
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張黻三年考稱緣由

前來案候間本官病故未曾具引奏復職又查[illegible]
化十九年十二月內該太醫院已故院使張[illegible]
男張琰奏稱有父由醫士歷陞院使不期身故歷
二任京職因未考滿應得　誥勑俱未請給爲因
具本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他應得誥命給與該衙門知道
欽此欽遵本部已經欽遵覆奏給與　誥命訖據
呈到部看得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張黻
始由進士任知州任內曾經奏保旌異例該給與
誥命爲因不曾考滿未得請給後任經歷三年考

稱亦該給與　誥命爲因不曾引　奏復職未蒙
誥給今伊男張琳奏要比照院使張[illegible]與[illegible]授[illegible]
故　誥命事例請給本官應得　誥命切緣張[illegible]
與[illegible]係一時　特恩難以爲例但張黻存日只因救
林俊得罪林俊之劾梁方自分必死張黻亦以死
自處解救林俊皆可謂直言忠諫不畏[illegible]難之臣
今林俊已蒙
聖恩陞用天下稱快張黻未蒙陞用而死情實可
憐況張黻三年經歷已滿又經考稱當給
[illegible]命止因未引復職未曾得請今張黻已死而其

父見在欲乞
聖恩憐憫合無不為常例　特賜本官應得
誥命使其父受封於生前而張馥亦瞑目於地下
庶可旌忠諫之臣而為天下勸矣緣奉　欽依吏
部知道事理臣等未敢擅便定奪伏乞
聖裁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張馥應得誥命與他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八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九

吏部

議封贈繼母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
京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
氏故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　勅命等因到部
送司照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兩京文武官員未關誥勅者七品以
上至四品若父母見在先與誥勅封之三品以上
俱與應得誥命不為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

順年間欽奉　詔書恩例節此題　准各官父在
棄贈其母母在兼贈其父共給　誥勅一軸以省
多費事例具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例給與欽此欽遵又
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
受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
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
室止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
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
三人遇有大故為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

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幷
二繼母　勑命揆諸　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但往
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以再三躊躕未
敢輕易與之奏　請若照繼室止封一人例不與
之奏　請不審今後見在繼母奉養有缺及有所
違犯宜何如治罪而其服制宜何如守也今因文
林照例請給　勑命若不與之講究陳　請亢奪
非惟有孤　恩典且使爲繼母者自分彼此而意
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一孝心而不能
盡非所以均　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文

林封贈父母幷二繼母共給　勑命一軸以後遇
有此類　請勑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
一體請給庶幾　恩典均及而母子之心安矣緣
係　恩典及係事例可否臣等未敢擅便定奪伏
乞
聖明裁處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五
日奉
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人
已是從厚了文林勑命只照見行例與他欽此

議丁憂起復官補任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揚州府批申
開送吳傑年四十九歲係本府江都縣人由進士
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除南京兵科給事中本年
十一月初二日到任成化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歷
俸二箇月零二十五日丁父憂起復間爲收放粮
斛不法等事成化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調除湖廣
沔陽州判官本年八月十七日到任成化十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歷俸三十三箇月零五日輳前給
事中三年考滿布政司批委管解秋粮南京戶部
交納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歷俸三十六箇

月六年考滿赴部給由成化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復任扣至成化二十年十二月終歷俸三十六箇
月九年考滿本月二十四日丁母憂起復到部備
付到司查得判官吳傑初考今差不曾給由次考
給由復職俱有三十六箇月第三考內丁憂去任
止少歷六日未滿三十六箇月今起復到部例該
復除補任六日方滿九年以定黜陟案呈到部參
看得判官吳傑二考任內因是丁憂去任少歷六
日未滿九年若照起復官員事例復除各州判官
補任六日之間人事往返尚未得周幹辦政務豈

能成功徒自勞擾無益公私合無免本官補任六
日就作九年考滿照例考覈另行杳照選用以後
丁憂起復官員少歷一月以上未滿九年者復除
補任滿日方許給由未及一月者亦照此例免其
補任就與照例考覈選用如此非惟官免跋涉之
勞抑且民免迎送之費實爲兩便緣係定奪九年
將滿丁憂起復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六
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乞命官署管印信奏狀

臣於本月初三日得患痢疾肚腹疼痛兩腿酸軟
神思昏倦不思飲食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暫舍部事專一調理乞將本部印
信 簡命侍郎一員署管庶不誤公務便益等因
弘治元年七月初六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欽此

議給事中林廷玉陳言翊治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給事
中林廷玉題云云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送司案呈到部除明賞罰以振軍旅等六事係戶
兵等部掌行外今將本部合行革宿弊以清吏治
等四事逐一議擬各開前件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節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
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七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
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查得成化十四年該辦事吏
吳鵬奏稱近年以來有等無籍之徒遇該兩考役
滿指以清卷爲由潛住公廨營謀聽撥農民或考
退生員頂補希求賄賂要銀一百五十兩名曰頂

頭房錢設有貧難無錢者遷延無奈備將產業變
賣或揭借錢財輳數出與頂頭以致通相倣傚習
以爲常此等之徒着役之後甚至壞法害民以償
私債追有堪充無礙之人懼法不服出銀者反被
捏造過名赴堂執禀官不知情就行黜退若此之
類不可枚舉乞行禁約今後吏典役滿即將見行
文卷交與同房書典當日起送出司如再托故延
住取討頂頭房錢者通將入財并出錢過付之人
各論以枉法贓罪永爲遵守本部已經議擬題
准通行禁約去後今給事中林廷玉又題前因合

無准其所言通行內外大小衙門如遇參充吏典
該管官員務要嚴加禁約隨用新參吏典參充替
役不許舊役吏典夤緣交通索取頂頭錢銀敢有
不遵仍蹈前非事發與者受者及過付之人俱依
律究治其該管官員知而故縱一體治罪在內令
錦衣衛巡捕官校嚴加緝訪在外聽巡按御史糾
察如此則宿弊革而吏治清矣　一看得給事中
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多彼既以才出身
得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爲上中
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文理

通暢者爲上文理稍通寫字端楷非請客者爲中
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爲下上中二等照其
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注衙門職名令
其冠帶閑住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
知會使知及時進學毋致後日追悔一節深爲有
理合准所言除往年納馬納粟挨選已到者照舊
選用外其近來納粟納銀等項監生合無照依本
官所議本部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作三等如
前所擬選用及冠帶閑住先行國子監及天下學
校省諭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

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惧士子而將來官亦得人
矣　一看得給事中林廷玉題稱教官陞用太拘
以致豪傑不就貢途充位生員無所取効要將天
下教官今後俱於舉人除授六年有功蹟照例會
試九年考滿若無功蹟依舊銓選但有功蹟者俱
量陞有司相應職事其歲貢出身之人不必除授
教職一節除六年有功蹟許令會試九年有功蹟
者量除有司職事俱係見行事例別無定奪查得
天下教官五千有餘逓年取中副榜舉人雖有千
餘其間有例不該就教職者十有六七該就教職

者不過二三百名豈能完補前項教職員缺其言
九年無功蹟者依舊銓選有功蹟者俱量除有司
相應職事切緣
祖宗舊制教授舉人五名該陞舉人三名四名本
等用舉人二名以下降學正舉人全無考通經降
訓導學正舉人三名該陞舉人二名本等用舉人
一名降訓導全無舉人考通經降訓導教諭舉人
二名該陞一名本等用舉人全無考通經降訓導
訓導舉人一名該陞舉人全無考通經降邊遠學
校訓導其教授以下若考不通經俱降河泊所等

官百有餘年率用此道若將無功蹟教官依舊銓
選不惟有礙　舊制抑且人心無警且各　王府
審理紀善伴讀教授及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各
府州衛儒學教授舊例俱該九年考滿有功蹟教
官陞用若將前項教官俱量除有司職事第恐各
王府幷國子監前項教職員缺無從銓補況教職
中間雖有功蹟而年貌才調未必皆堪任有司之
職合無今後教官九年考滿仍遵　舊制第爲陞
降其議陞之中學行超越者授以知縣其次授以
審理博士等官歲貢等項監生願就教職者本部

及翰林院嚴加考試務要精通三場者授以訓導
其文理生澁者不得濫等其間如此則教官亦可
以得人生員不至於無教矣　一查得成化二十
一年五月該本部題為缺官事當將刑科都給事
中盧瑀陞除湖廣長沙府通判給事中秦昇陞除
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同知工科給事中童祝陞除
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同知及查得成化二十二年
九月為急缺綾紗絹劄事將御史劉俊調除福建
邵武府光澤縣知縣訖近該本部題內開給事中
御史調外任該陞一級降外任該對品調任者有

相應員缺就行除授知縣州判官職事無相應員
缺若陞俸一級仍令照舊管事其前項兩京給事
中御史幷文職本　特旨調任降級者內果有才
識超卓遇有相應員缺陸續量材舉用已將劉俊
陞俸一級仍舊管事候有相應員缺量材舉用外
為照府通判盧瑀州同知秦昇童祝又有原任禮
科都給事中成實陞除四川順慶府通判兵科給
事中蕭顯陞除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
奎陞除四川夔州府通判俱係先年陞用官員比
之因事降調者不同以此未及舉用今給事中林

廷玉言盧瑀童祝秦昇雖係陞遷但當時欲斥逐
而難爲名故假此以陰寓意耳要將各官量爲陞
用合無准其所言將各官幷成實蕭顯汪奎仍照
本部題　准事例再行訪察如果才識超卓遇缺
量材陸續舉用如此庶幾屈者以伸而下無遺才
矣

陳言輔治奏狀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
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不欲臣去者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
目之所見聞盡此心以匡輔 聖政也近因痼疾
陳乞答臣調理將印 命侍郎署督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欽此臣又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深信任之專也有 君如是何忍負
之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
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
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
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陞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
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
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
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
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

物治近習蠱國亂政邪術欺
君罔上之罪迸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華龍
停革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
兢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
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
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
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
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
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愼與況今北虜

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脩省之時
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 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
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
天意下失人心而爲 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
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等因具本
弘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具奏十四日奉
聖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遇節日各量陞
一級了罷欽此

覆大理寺右寺丞楊澄鑒別大臣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
大理寺右寺丞楊澄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將專委任以禮大臣一事移咨送司案呈到部臣
等看得大理寺右寺丞楊澄所言乞要
陛下將內閣并在廷文武大臣一一重聽鑒別
果有年力衰憊庸痛保祿不堪任事者以禮罷去
其老於閱歷明達世故可備顧問計大事決大
疑者亦宜曲加 庇覆而優容之少賜 宣召而

寵異之勿因小嫌而阻其志勿以小過而挫其節
一節經傳載之而有成說歷代行之而致成效非
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可比也然所以體而行之在
人君而非臣下之所敢言也伏乞
陛下因楊澄之請將見任大臣再加鑒別可者任
之其不可者罷去之既任之將以計大事也則小
嫌宜在所畧將以決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
言當恤報私讐而排陷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
執偏見而非毀之者不可不辯機密之事 賜以
手詔激切之情許之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則勿

疑疑則不任此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
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書曰任賢勿二
去邪勿疑願
陛下大書於座右時加省覽緣係陳言修省及節
該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郎中陸容陳言杜倖門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兵部武
選清吏司郎中陸容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武官
本部覆奏外照得文職係隸吏部掌行移咨案呈
到部臣等竊惟 朝廷庶務各有攸司銓選人物
乃本部所司凡遇應官有缺本部於該選該陞人
員內考選推舉量其才器擬奏除授尚未盡得其
人若不經由本部止憑一人所保輙便授以職任
欲其得人而不廢事豈不難哉故用人當如孟子
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見賢焉然後用之
斯可矣不當似晉文公獨謀于勃鞮而用趙衰得
人如衰之賢抑宗元猶且識之況不如衰乎今郎

中陞容乃欲將伊所言斟酌上　請乞著爲令以
昭其後一節不爲無見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內外
各衙門知會今後凡遇大小官員缺即爲照例開
報從本部銓選或推舉擬奏定奪果有大才大智
之士屈在下位許在廷大臣及在外巡撫巡按等
官從公指實具　奏薦聚從本部訪察其人果如
所舉然後奏　請量材任用一應人員不許營求
內外權要之人奏乞陞職其內外權要之人遇有
書辦等項官員有缺聽本部於資格相應人員內
擬奏除授不許坐名奏討其書辦等官三年六年

考滿務要照例赴部給由考覈以憑黜陟不許奏
乞量陞職事違者並聽本部參奏就將所舉之人
拏送法司問罪不分原有官無官俱發回原籍爲
民當差舉主一體治罪若本部容情不參致有違
枉亦聽言官糾劾如此則人知警懼而奔競自息
官得其人而政事脩舉矣緣係杜倖門以端
聖本及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冒濫
陞職違了的治罪不饒欽此

論推堪任刑部侍郎官員宜簡用奏狀
該本部題刑部缺左侍郎一員例該具缺推舉相
應官兩員請　旨簡命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推相應的來看欽此欽遵照例推舉得巡
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明廣東
布政司左布政使熊懷俱堪陞任伏乞
聖明簡命一員等因具題奉
聖旨另推相應的兩員來看欽此欽遵除另推相
應兩員另行具題外臣等仰見
陛下進用大臣不偏聽獨任必欲合衆論之公然

後用之即書所謂其難其愼惟和惟一也第臣等
職司銓衡但凡推舉官員無不盡心豈敢舉非其
人以辱　顯命若羅明熊懷者臣等再三詢訪咸
謂二人學行才識體貌皆可俱係法司出身俱歷
前職而羅明尤有風力是以寫羅明在前而熊懷
次之今皆不蒙　簡用竊恐爲
陛下言之者誤也臣等欲再推兩員連羅明熊懷
通寫　進呈伏望
陛下再加訪察裁擇而用之幸甚等因弘治元年
九月十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羅明甘肅緊要用人且不動他候行巡撫有
缺酌量推他欽此
論用人勿拘出身衙門奏狀
臣等俱以庸材謬膺銓衡之任雖無知人之明未
嘗不盡心爲之至於推舉在京堂上并巡撫官及
在外方面尤加意焉故每遇有缺必於內外諸司
庶僚之中訪察其才行年貌考其科第先後入仕
久近再三斟酌然後具名　上請豈敢蔽其賢能
引用非人以誤　國事上負
聖明之託下取不職之譏乎且如有一好缺望之

者何止數十人止用一人足矣其餘不用者未免
怨謗不曰吏部不知人必曰吏部有私意求其安
於義命不怨不謗者蓋亦鮮矣正統年間王竑以
戶科給事中陞僉都御史張固以吏科都給事中
陞大理寺少卿姚夔亦以吏科給事中陞南京刑
部侍郎當是時未聞有言張固等不諳刑名不可
爲法司官者亦未聞有言吏部用人不當者其後
亦有法司屬官陞爲法司堂上不克稱而見黜者
不止一人所以然者無他在乎爲人賢不肖不在
乎出身之地也近日臣等推舉強珍侶鍾堪任大

理寺少卿陳壽洪鍾堪任大理寺寺丞自謂此四
人才望年資俱各相應用之必合公論已而
聖明簡用強珍爲少卿陳壽爲寺丞人多謂用得
其人不意又有論列二人之過失併言　臣等舉用
之不當者且強珍自作知縣至爲御史操持端謹
氣節磊落剛直敢言不畏強禦人所罕及陳壽觀
政法司練達刑名及爲給事中謹飭無過遇事敢
言人多稱之斯二人者誠宜居此要職　臣等舉之
未爲不當而言之者不無過情幸賴
陛下獨理明白不爲所惑卒從　臣等所舉用此二

人但以不諳刑名改陳壽之官而已不然則強珍
陳壽遂爲不才之士必見棄於
聖明之世矣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聽言之際更加審察裁自　宸衷
庶使　臣等日後得以展布四體盡此心力爲
國薦賢不至畏首畏尾斯爲大幸有此情悃不能
自已塵瀆　聖聽罪該萬死弘治元年九月十八
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議　魯府鎮國將軍陳言便民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 魯府
鎮國將軍陽㙊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除開言路以廣
見聞等三事本部另行外其餘嚴黜陟以安民庶
等事係隸别衙門掌行抄單移咨到部送司案呈
今將所言事件各開前件逐一議擬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
便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王府輔導官不爲常例著巡撫巡按官會同
考察奏來處置其餘准擬欽此 一查得本部欽

奉
詔書并節次奏 准考察官員事理俱行移
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守令等項官
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顛倒是非及遇
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務要從公嚴加考
覈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黜陟不公等因去後
今鎮國將軍陽㙊所言巡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不
過據該司開陳賢否以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
官豈無親故讐嫌以致考察不公黜陟不明要行
各處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官凡遇考績黜陟之
時務要設法體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

理深中時弊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
并布按二司官今後凡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
六年九年考覈或朝 覲考察或保舉糾劾務要
各秉公心設法體訪得其賢否之實一黜一陟必
須允合輿論不許容情挾私以致是非顛倒黜陟
不公人心不服責有攸歸 一查得近該吏科給
事中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多彼旣以財
出身得官豈不掊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爲
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
文理通暢者爲上文理稍通寫字端楷非請客者

爲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爲下上中二等
並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注衙門職
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
各生知會使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
得所言有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
爲三等如前所擬選用及冠帶閑住及先行各生
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除欽遵通行外今鎮國將軍陽㙊
又以爲言緣有前項題 准事例見行未久若再
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 一看得鎮

國將軍陽塋言各　王府輔導官不得其人要行
巡撫巡按官不爲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壯文理
優長素行清白者存留老弱無爲罔謏不才者就
便罷黜一節因爲有理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
王府官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似難行
令巡撫巡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　滿王奏稱各
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不肯告老致仕及年未
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俱照例加陞品
級等因該本部議擬奏　准已經通行去後其言
要乞行選端謹有行之人以充厥職所言有理合
無候各　王府長史等官有缺本部照例於教官
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任之人照缺銓補庶使輔
導得人　宗支弼正矣

論奪情起復不可銷例奏狀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內官監
太監黃順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准他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查潘俊等聞父母喪已經[illegible]本部關給勘合守
制去後今奉前因案呈到部查得諸司職掌內凡
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仍以聞喪月日爲始
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此
祖宗萬世不刊之令典所以教人以孝而爲忠
君之本也又查得天順元年四月內該刑科都給
事中喬毅等題內一件敦忠孝以正綱常乞
勅內外諸司今後敢有奪情起復者彼此治以重
罪節奉
英宗皇帝聖旨敦忠孝准言欽此欽遵又查得成
化三年七月內該户科給事中劉昊題內一件罷
奪情極言奪情非令典等因本部覆奏今後大小
衙門如有保留奪情者各治以重罪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此又

列聖之明禁以示闡親之喪者決不可以不守制
而保留奪情者決不可以不治罪也今該監官題
稱潘俊等俱係通曉匠藝人員即令成造　崇奉
夫人等處墳塋工成浩大乞要奪情起復且造夫
人墳塋工程未爲浩大而該監通曉匠藝人員恐
不止此二人縱是潘俊等貪戀祿賞忍心忘孝所
以營求該監曲爲保留且古者國有金革之事不
得已而用居喪之人而猶使之以墨衰行事未聞
以工藝之小事而奪人之喪者也仰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天下臣民方且觀感而興起於
孝豈可因此小官而開奪情起復之門以干
祖宗之典憲而傷　國家之風化乎伏望
聖明收回　前命仍令潘俊等守制滿日依例起
復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壞而
陛下仁孝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休徵畢至而
令名無窮焉緣係扶持風化及奉　欽依准他吏
部知道事理弘治元年十月初六日本部具題次
日奉

聖旨匠官係手藝人已准他了罷欽此臣等竊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而子服
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此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
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又聞古之人居親之喪
有三年不言者有泣血三年者非矯情也蓋不忘
親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為時制凡文職官吏監
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
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
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手藝之人已居官

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
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
言之者蓋恐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
之心誠不安今
陛下特降　德音如此臣等固不敢違若不再陳
但恐後之人遂以為例相率而忘其孝有傷
聖明之風化是臣等不言之罪也欲望
陛下著為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
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
有營求奪情起復者許科道官糾劾本人以

匿喪論奏係之人以違　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
惕而相勸勉於孝矣何患風俗之不厚天下之不
治乎緣係扶持風化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
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扶持治道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抄出南京兵科等衙門署科事
南京刑科給事中等官周紘等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周紘張昺擅作威福刁蹬擾人及着回話又
不輸情本當治罪且饒他對品調外任劉時還查

他差委月日來有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差科道官於各教場出其不
意抽隊點閘操軍不到者追究下落後占五名以
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係是兵部奏
准事例其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既承差委不得
不依　命前去點閘既點閘不得不依　命追究
下落既玄真觀離大教場不遠黃藤亦去小教場
尤近各官在各教場點畢令管隊官甲各一人散
操時係大教場者於玄真觀係小教場者於黃藤
屯各以近就近查對手本木牌挨之事體似不為

過若各官應有今日之患不行抽點追究虛應故
事則是不遵　朝命而為身謀是乃作奸犯科者
之幸豈　朝廷命官之意豈人臣事君之道哉且
天下之事公私不並立未有執法而不失人情者
亦未有徇私而不廢公道者執法而失人情者當
賞徇私而廢公道者當罰此使人之良法為治之
要道不然而欲紀綱立天下治豈不難哉今乃不
治失伍者之罪反謫點操者之官此二人固不足
惜但恐以後將　命按事者以此為戒不肯盡心
盡力為之奸弊如何可革除　國家如何得治安

伏望
聖明以事體為念以政治為慮復周紘等之官庶
使日後執法者得以盡職徇私者無所容奸何患
國家之不治天下之不安乎臣等愚見若是不知
聖明以為何如緣係扶持治道及節奉　欽依該
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具題次日奉
聖旨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展轉
刁蹬挾制人及著回話又不輸服已從寬調外任
罷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九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

吏部

乞休致奏狀

臣以迂腐無用之材仰荷
列聖莫大之恩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又叨厚祿愧無分寸裨補向以年老歸田
特蒙衡門之下無復他望伏蒙
皇上遣使齎 勅召臣前來改吏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俾典銓衡 恩禮隆委任已重臣雖無似
豈不知感自分年老德衰不稱其任已嘗累章具

奏辭免俱蒙 溫詔勉令就職竭力黽勉其於
職業終不能修舉一二又嘗屢乞休致俱不蒙
俞允逮今將近又料周歲筋力愈加衰憊神思愈
加昏憊腰膝酸痲步履艱辛又多健忘作事顛倒
委的難居銓選之地且其性愚戇不能强充調燮
良流
皇上以禮召用之意況今兩 朝文武臣僚再無
一人年及七十者獨臣七十有三形骸潦倒尚玷
班行左瞻右顧豈不知愧又於本月二十二日以
患痰火胃膈疼痛不思飲食以致

聖恩憐臣衰老賜臣歸田庶幾全始終之義完廉
恥之節惟
聖明矜察幸甚下情無任戰慄之至弘治元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受重託當勉圖報稱毋以疾求退不准休
致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自受 命之後自知年老力衰才不勝任是以
於閏正月二次具奏懇乞休致一奉
聖旨卿職典銓衡方隆委任毋爲過慮遽欲退休

所辭不允欽此一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
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感激
皇上知遇之恩於職分內事已嘗盡心爲之遇有
當言之事亦嘗言之但爲之不力不能輔成
聖政言之不切不能感悟 聖心者有之非不欲
報也六月又以衰老求去復蒙 溫詔勉留至今
又將半年筋力愈覺衰憊疾病日益侵尋委的支
持不去欲望
聖恩容臣休致又奉

聖旨卿受重託當勉圖報稱毋以疾求退不准仕
致欽此臣仰惟　恩旨固知
陛下不舍臣臣受　恩深厚亦豈欲舍
陛下哉但臣老已至矣雖欲勉強補佐　聖明少
圖報稱委的不能勉強留之實無益也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送骸骨於故鄉遂丘首之至願幸
莫大焉如此非惟臣感
聖恩於沒齒雖九泉之下亦不能忘也臣下情無
任於邑亦惟　少垂察焉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具奏二十九日奉

聖旨前日卿乞休致已不准了不必固辭該部知
道欽此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常寺掌
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岌等題云云等因具
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徐
啓端原任司樂傳陞協律郎王福廣等十三員俱
由樂舞生傳陞協律郎等項官職成化二十三年
九月該科道官陳言要將傳奉濫設官員通行查
出能歸原籍隨住等因該部議奉
聖旨是有官陞職的三品四品降正從六品五
品六品降正從八品七品以下降雜職樂舞生道
士出身的冠帶閑住都不許再求進用欽此欽遵
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劉岌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
徐啓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
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内外奔競無耻之徒夤緣求
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百員實耗[illegible]
糧盡占皂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

可言三五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仰惟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
心無不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
今劉岌等欲要將徐啓端等復職食粮是爲傳陞
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援
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　朝廷清明之政失[illegible]
奉祀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　[illegible]
壇　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illegible]
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亦不數差遣照例[illegible]
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illegible]

小人然而此輩非真爲私管供祀蓋是徐啓端等
央浼劉岌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啓此弊端
抑且故違　詔旨所據徐啓端等俱合拏送法司
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
等亦合有罪緣劉岌等俱係在京堂上及京官及
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
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徐啓端等本當拏問且饒這遭[illegible]
劉岌欽此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廣東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判送據山西清吏司主事唐錦舟
呈云云等因到部送司案呈看得主事唐錦舟係
正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
先任吏科左給事中已蒙　勑命故母周氏故繼
母周氏俱已封贈孺人就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
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
請給　勑命所封非本官請給　勑命之所封今
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

母寧有常服坐於其上其妻妹冠帔立於其傍
爲之子者寧能自安爲之婦者亦何忍爲似此非
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
其見在繼母舒氏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
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
此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甘安　恩澤均
而彝倫厚　聖朝以孝教人之意可謂曲盡其情
而爲萬世法矣緣係請給　勑命及係事例未敢
擅便定奪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次日
奉

聖旨是唐錦舟准封見在繼母欽此

議陞臨清縣爲州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山東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鉞等題云云等因具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看得巡
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錢鉞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向翀各題稱會議得臨清縣係南北要衝與臨清
衛軍民相參詞訟繁多要照湖廣等處茶陵等縣
陞州事例將臨清縣改陞爲州設州治銓官鑄印仍

隷東昌府管轄將附近館陶丘縣來屬一節查有
前項事例合無准其所擬照例將臨清縣改陞臨
清州仍隷東昌府管轄館陶丘縣隷臨清州管轄
其附改官制更動一應衙門與凡選官鑄印等項
事務候 命下之日另行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州不及
三十里長有所屬縣分者裁減同知無所屬縣分
裁減同知判官今臨清縣見有三十四里例該全
設今將臨清州附改官制除設知州同知判官吏
目各一員管馬管河判官各一員并儒學添設訓
導一員候有相應人員銓補臨清縣原除知縣等
官俱晉令在彼管事本部查有相應員缺陞職具
奏調補其本縣儒學倉閘陰陽醫學僧道會司等
衙門官衙俱未入流本部欲照先年茶陵等縣改
陞茶陵等州事例將臨清縣儒學見任教諭王禮
改為臨清州儒學學正訓導陳暐馬善改為本學
訓導并陰陽醫學僧道會司俱改為典術典科僧
正道正及原屬廣積常盈二倉新開上閘渡口驛
清源水馬驛清泉水驛仍隷本州管轄其各衙門

官衙吏典印記俱照州治行移鑄換添設并照
例收銷其原設守備等官應否裁革行移兵部徑
自查議定奪緣係改陞州治衙門官衙事理未敢
擅便開坐弘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 徽王乞陞鈞州為府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河南清吏
司案呈准工部營繕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徽王 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照得
改作衙門 別部掌行除亶堂外合用手本前
去戶部該司呈堂施行等因到司案呈看得前項
改陞衙門一節比與臨清縣陞州事體相同係隷
別部掌管本部難以施行合就移咨徑自施行等
因到部送司案呈看得 徽王所奏除脩築城池
及改挑河道俱係工部掌管除行該部徑自施行
外其稱分封寔參洛州治要將鈞州改陞為府治就
於郭內添設一縣并前項有名州縣一體所轄一
節 臣等體得 肅府見在陝西蘭州 瀋府見在
山西潞州 荊府見在湖廣蘄州 岷府見在湖

廣武開州五圖多者八九十年少亦不下四五十
年舉皆仍舊未嘗改爲今　徽府要將鈞州改爲
府治又要將汝州郟縣魯山寶豐高城許州襄城
長葛臨潁郾城鈞州密縣新鄭等一十一州縣改
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啓前四府
改爲之端況今各處災荒軍民凋弊欲興此役實
非所宜矧且州之與府於　王頗無所與改與不
改於　王似無重輕以此言之不如仍舊置之爲
善也臣等愚見如此未知是否緣係　欽依該部
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不必改陞還寫書與王知道欽此

會議漕運糧儲行移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等
衙門題刑科抄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鏞等題
湖廣道呈刑科抄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秦紘奏據湖廣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洪批允軍糧
米未免即行會奏去訖布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
安總兵官漕運官商早處置毋得臨期致誤　國用

備由轉呈臣處照詳處置施行備呈得此臣查得
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處水次倉糧數少雖各該
衛所運糧官軍行糧尚不勾用又況臣撫屬地方
亦有災傷但於內酌量輕重那移輳補今亦未完
其湖廣布政司前項兌軍糧米無從措置除行本
布政司計處外爲照各處巡撫都御史與巡按御
史行事雖不相關而名分終難紊越每見各處巡
按御史與巡撫都御史移文有令按屬衙門抄案
轉達此於名分雖乖猶以敵體相待今看得御史
姜洪前項批詞玩其語意乃是以上司督臨屬官

名分倒置如此顯是姜洪不諳大體如蒙乞
勑都察院將御史姜洪拏問明正其罪以爲越犯
犯分之戒及行令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凡與巡撫
都御史有行仍照行移體式徑自具呈不許出案
轉達庶使名分正而體統嚴等因具本該通政使
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科參看得監
察御史姜洪批詞既曰星馳差人又曰咨稟其下
文毋得致誤等語乃爲布政司而設今都御史秦
紘以此自認怒目不明輒便參奏自傷大體[illegible]

紛擾宜從抄出施行通抄具呈到院看得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左副都御史秦紘參奏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洪前項批詞玩其語意乃是以上司昔臨屬官名分倒置如此顯是姜洪不諳大體乞要拏問明正其罪又稱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凡與巡撫都御史有行仍照行移體式徑自具呈不許出案轉達一節已該刑科參看得監察御史姜洪批詞既曰星馳差人又曰咨稟其下文毋得致誤等語乃爲布政司而設今都御史秦紘以此自認怒目不明輙便參奏自傷大體事屬紛擾詳

此參辭御史姜洪似爲無罪難以提問及查得行移體式内止開各道御史并巡按御史呈都察院並無巡按御史具呈巡撫都御史辭語其巡按御史出案轉達巡撫都御史揆諸事體亦無妨礙今要徑自具呈行移體式既不該載亦難擅擬爲例所據都御史秦紘該刑科參出前項紛擾情節合當查究但本官近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去訖伏乞 聖明裁處緣奏紘係在京堂上官及奏
欽依都察院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具題奏

聖旨這本條干名分大體着禮部便會各部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王恕等查看得行移體式各道并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雖無巡按御史呈巡撫都御史之文緣巡撫都御史亦係本院堂上官相應具呈但在外巡按御史有具呈者有抄案轉行者今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洪却批詞布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尚早處置毋得臨期致誤 國用委的詞語欠遜有失大體及刑科并都察院參稱都御史秦

紘自傷大體合當各照等詞不無偏向俱各有罪所據御史姜洪刑科給事中都察院該管官吏通該各究提問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事與巡撫都御史相關者仍照行移體式一體具呈庶幾名分存體統不紊緣事内干礙在京堂上官并京官及節該奏 欽依禮部便會官從公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本月十九日具題次日奏
聖旨是姜洪批詞不遜有失大體難居風憲對品調外任刑科都察院經該官吏偏向不公本當提問且饒這遭參詞[illegible]一節[illegible]欽此欽遵

合通行除外合無移咨欽遵施行等因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御史姜洪係正七品今對品調外任該
除在外正七品知縣職事查得山西平陽府解州
夏縣見缺知縣一員欲將姜洪調補前缺順資文
憑令其就彼到任管事未敢擅便弘治二年三月
二十四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論知州劉槩有犯比依妖言律過重奏狀
竊見刑部河南清吏司問得犯人劉槩合比依造
妖言者律斬決後安次湯鼐依風憲官受財加其

奏議卷一　十三

於實受財不在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之等罪止
[illegible]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
徒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俱職官各
照例運磚各完日湯鼐係有職官革職為民吉人
李文祥鄒智俱將職遞人數送吏部收查定奪
本忠誠曹璘俱供明各還職六部寺審擬合律奏
奉
聖旨是這厮每既情犯深重劉槩揑造非言欲作
處決湯鼐風憲犯贓押發陝西肅州衛充軍二人

與姦黨問發四川為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
降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磚其餘准擬欽此欽遵抄
招用手本連李文祥等送本部施行等因除湯鼐
李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槩比依
前律坐以斬罪臣則不能無疑焉伏覩　大明律
云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欽此
先儒謂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
經之緯書蓋讖緯之書即妖書讖緯之言即妖言
以其說未來之興亡能惑衆亂民壞　國家之事
故禁之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槩招稱不合要得

奏議卷一　十四

阿諛湯鼐又揑寫一夢書內稱別後時時夢中會
見一夕夢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陷於泥淖中公在左
手把一五色石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謝
而去因思人騎牛背儼然一朱字正我　朝之姓
氏豈非天生豪傑欲賴之引　君當道邪但五色
石子意不可曉或者公自臺中首先抗疏爲四海之
第一等邪請試思之如何等情臣切詳劉槩等
固為狂妄不能無罪且夢有無亦未可知並無[illegible]
情不過因見湯鼐節次建言指陳得失不[illegible]
以為乃天生豪傑以道遇

從下也以乃誘人爲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情
今該律造妖言者律論以死非臣竊以爲過之設
有造如亡秦者胡也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
更以何罪加之昔之時有以忠諫者爲誹謗妖訐
者爲妖言至今人猶爲之痛惜
陛下受 天明命正位宸極以堯舜之道治天下
天下之實義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以
罪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似使天下後世不爲之痛惜臣恐未
可得也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今各處罪人告

奏議卷十一　十五

訟洶洶此正 朝廷欽恤刑獄求言之時也以回
天意以弭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使前項罪人既死
於獄中豈不有傷 天地之和而召大旱之災耶
臣忝在八座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 君有
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伏望 聖明裁察實有剖斷妖言罪將見
天下後世莫不稱頌
皇上欽恤之仁豈不召和致祥行發作於無窮
也弘治二年四月初二日具奏奉
聖旨劉吉本奏言引喻指類法司比律例擬奏奉

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著待後發落刑部知道
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見年七十四歲係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
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初授大理寺左評事
歷陞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成化二
十二年致仕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遣使齎 勅起臣前來俾與銓選特加太子
太保以 寵異之臣感激 知遇之隆是以於職
分內事無不盡心爲之其於政治之得失苟有所

奏議卷十一　十六

見亦無不欲言之欲言之者臣爲 國之心也間
或言之而不能裨補萬一者見之未真知之未至
慮之未精而言之未盡中理也是以臣雖欲報答
萬一之深恩而終不能報也徒自慚懼莫知所措矣
臣委的年老力衰日益昏悔兩腿酸痛步履艱辛
不能 朝參署事伏望
聖恩俯賜容臣致仕歸田以終餘齡庶不有妨賢
路而臣之心亦休休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illegible]
隕越之至弘治二年四月初八日具奏次日
奉聖旨卿居重任宜勉盡職毋以衰老[illegible]

致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以衰老腿疼步履艱辛不能　朝參署事陳
乞休致奉
聖旨卿居重任宜勉盡職毋以衰老為辭不允休
致欽此　臣有以見
陛下不以臣為迂腐無用　特賜溫詔勉留是乃
上天包含徧覆之仁也豈勝感激　臣伏自童歲從
師講學以為異日儻得成名受一階半級當效古
人據忠竭誠盡職報　國今　臣仰荷

聖恩職居冢司官至極品此實人臣之奇遇寵
之至榮豈不欲策勵駑鈍盡心奉職以圖萬一之
報焉肯因循苟且適己自便託疾求去孤負大
恩負疇昔之志哉但緣臣今年七十有四委的血
氣衰憊腰腿疼痛行走喫力跪拜艱難昨於
御前承　旨力不能支幾乎跌仆殊失觀瞻此左
右之所共見百官之所共見非敢妄言退託況
資質庸下學術空疎雖有忠　君愛國之心而
論道經邦之才久居要地濫叨
乎非臣之福也伏望

聖恩憐惻容臣休致　臣雖退處田野亦有致斯須
有忘　聖德於行所見聞當上言以盡區區之誠
並不敢以進退而貳其心　臣干冒　宸嚴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弘治二年四月十二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年雖老宜勉副任用不准休致今後大風
幷雨雪日免早朝午朝可不必來欽此
乞給假奏狀
臣近於本月初八日因衰老腿疼不能　朝參署
事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當重任宜勉盡職毋以衰老為辭不允休

致欽此十二日又以前情懇乞休致奉
聖旨卿年雖老宜勉副任用不准休致今後大風
幷雨雪日免早朝午朝可不必來欽此　臣聞
命之餘惶懼殊甚因知假借自惟樗櫟庸材於時
無補誤蒙
聖恩兩三春念禮貌益隆　臣雖捐軀隕首莫報
埃卽欲報名謝　恩但緣腿疼未瘳步履尚艱
辛跪拜猶未方便欲望
聖恩容臣暫且在部辦事供職俟腿疼少可
入　謝臣往安無狀備位冢宰弘治二年

五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准他該部知道欽此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欽天監呈前事據
五官司曆劉玉呈稱有母張氏弘治二年正月十
九日病故祖塋在於順天府東直門外漂民屯已
於本年三月初二日畢葬畢忠得本職係是親男
例[illegible]合具呈乞爲查照定奪等因到監據
此[illegible]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該本監官於
奉[illegible]

太祖[illegible]聖旨陰陽官人每都不要丁憂來
爲常[illegible]欽遵外今照本監查無守制事例及
看得本官母故已行安葬完畢更行守制一節緣
本官係是[illegible]造曆官員丁憂興工之時及
有前項事例本監[illegible]定奪備呈乞爲查照定奪
等因到部送司案呈查得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有本監五官司曆[illegible]父故要回奔喪該監官
奏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着他去欽此天順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五官[illegible]方欽此故呈乞奔喪該監官

引奏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
日監正谷濱母故奏要奔喪該本部　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
三日五官靈臺郎吳英文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
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准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
三月二十日監副楊琰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
躬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官正皇甫徵
母故置立塋所順天府地方奏要安葬成化二十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漏刻博士袁紘父故置地順
天府地方奏乞奔喪安葬本部節次照例題
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前項奔
喪事例已行八十有餘年況袁紘父故買地順天
府地方安葬與劉玉事體相同又係目前之事本
官與本監官豈得不知今本官既有母喪自合遵
即呈監轉呈本部照例奔喪爲當却乃遷延月久
待其安葬已畢方纔具呈意欲免其奔喪顯有忘
祿忘親之情而該監官却將奔喪事例匿而不言
上稱查無守制事例又稱本官係是提督[illegible]

要官員雖循呈乞定奪其意亦欲免本官住俸奔
喪不無受囑情弊且該監官聞父母喪既已免其
守制若又不照例奔喪則是於送終之禮全不用
情烏得爲孝子乎且
聖明之世有祿人員豈可容此不孝之人所據劉
玉并該監僉書官吏本[illegible]間但呈文內有呈乞
定奪字樣合無仍[illegible]行令劉玉照例奔喪三
箇月滿日赴部送回本監照舊辦事以後凡遇該
監官員人等聞父母喪者務要照依前例隨即具
呈奔喪敢有托故不行奔喪者以違　制論坐上

官知而不令奔喪者亦治以罪如此則法令嚴而
姦頑懼彝倫明而風俗美緣係查例定奪欽天監
官奔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四月十七日具
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長隨何鼎陳言重官爵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長隨何
鼎題云云案呈查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吏部等衙門題爲災異陳言事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武大小官員除勅成[illegible]

除授不動欽此又查得太常寺奏要將華罷傳奉
官徐啓端仍復司樂王福廣等月支食米本部爲
照此舉蓋是徐啓端等央浼劉[illegible]等假此爲名以
求復進欲將徐啓端等[illegible]送法司明正其罪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徐啓端等本當拏問且都饒這遭劉[illegible]等
罷欽此欽遵此其欲開倖門本部題　准不容開
者矣今何鼎題要審查文非考中本等程式陞者
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倖門一節緣天
順元年至今三十三年彼時倖進之人壯者今已

老老者今已故其見存者亦有遷轉一二次者且
如成化年間　內閣學士李賢子李璋彭時子彭
頤俱以舍人除授尚寶司司丞李璋陞本司卿劉
定之子劉儁以生員除授中書舍人陞南京尚寶
司司丞商輅子商良[illegible]以[illegible]乞　恩除授主事
近來商輅孫商汝[illegible]又以[illegible]生乞　恩除授
尚寶司司丞太監張慶姪張[illegible]承差除授驛丞
陞至太常寺寺丞今降典簿御史鍾同子鍾鉞由
生員除授通政司知事之類皆是文非考中本等
程式陞除之人有保陞爲太醫院官者爲欽天監

官者為工部所屬衙門官者為各府都司等官跟
隨總兵等官書辦者彼因多係廕授及不係[illegible]奏
人數不曾查處今若又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
不可革者徒見其紛更而無已也　臣等竊惟治天
下之道貴乎簡要安靜處置得宜犯者治之其不
犯者不必追究如此則事不煩而民志定若今日
一人言一往事而翻騰之明日一人言一舊事而
追究之但見其事體叢挫而衆心疑懼非所以顧
大體而隆治道也又惟諸司官俱有定員不可濫
授濫授則民擾士之進身亦有正道非由正道進

者猶鑽穴隙之類也雖有才能何足道哉伏望
皇上俯賜裁察合無不必追究往事自今以後內
外大小衙門官缺一員則銓補一員不可輕易聽
人妄保不由正道出身之人泛濫陞除如此則奔
競自息官爵自重　朝廷自尊萬姓自安而天下
自治矣若往者雖已[illegible]來者又許之徒見其紛擾
有何益哉[illegible]奏　欽[illegible]　[illegible]看了來說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二年七月初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

吏部

修省陳言奏狀

吏部等清吏司案呈准驗封清吏司付奉本部送
准禮部咨弘治二年七月初七日早該太監韋泰
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
異朕當修身省行祗謹　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
各加修省勉圖報稱[illegible]內外各衙門政事有缺
失當舉行改正的[illegible]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欽遵等因案呈到部[illegible]等欽遵　聖諭痛加修省
勉圖報稱外今將本部政事缺失當舉行改正[illegible]
事件斟酌人情事體開坐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修省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illegible]
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都准行欽此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九年[illegible]
滿教官考不通經者別用府衛教授州學正[illegible]
諭府衛州縣訓導俱係教官教授係從九品[illegible]
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謂之別用者[illegible]
言而於品級相等官內改用也教[illegible]

品稅課司大使府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以
論訓導等合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局
鹽課司大使副使倉大使副使等官景泰天順年
間教授有改除稅課司大使等官者學正教諭訓
導有改除倉官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
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於
教授實為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
不通經者教授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
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
使等官不拘衙門如此則改調有等選法疏通

一外官九年考滿到部有司官繁稱陞二級簡
陞一級教官考通經府州縣學官大人及數乃[illegible]
爲學官并選貢衙門學官無舉人亦陞丁[illegible]
者舊例俱以後任定其黜陟頗有不均且如有司
官前任事簡歷俸少後任事繁歷俸多陞二級則
爲相應若前任事繁歷俸多後任事簡歷俸少
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府州縣學日[illegible]
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并選貢衙門[illegible]不
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illegible]選等
日多後任府州縣學日少論舉人[illegible]

亦不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
後任但事繁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
者陞一級教官亦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
日多者從府州縣論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
者從衛學并選貢衙門學論如此則事體停當人
心悅服　一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官員雖開合于
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
候行查回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
選不無守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
平常不稱職字樣其詞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

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項字樣者即以平常
論有無爲無守誤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不稱
論初考二考不必行查就與定稱否引奏復職三
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
教官舊例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黜陟不以
上司考語爲殿最雖無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
官吏俱照例參問　一舊例外官考滿前任日少
許通理前任日多另歷三年是說丁憂起復并吏
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來却將考滿給由到
部復任轄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

複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
除爲前後兩任照前例通考其考滿復任轉考者
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　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
開三年事蹟給由查參明准作三年考滿仍令四
任補造六年考滿牌冊給由不無往返人難合無
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
由者免其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
滿牌冊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補造牌冊
給由爲便
　一吏員出身考滿官或該陞正從八
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

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者本等用該降者降不中
俱降雜職內巡檢與司府衛倉場大使俱係從九
品官巡檢以事因及數陞司府衛倉場大使以經
革及數陞巡檢不考就陞司府衛倉場大使考中
方陞不中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昉於
何時一向因襲而行且以正從八品并正九品官
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無分別是以入選官僚
不平者往往繇告合無今後吏員出身考滿該陞
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不中本等用
其原該本等用并該降者不必考驗照例選用若

考中該陞官告願就雜職者聽如此則選法一而
人心服　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
身六部都察院知印正九品出身在外都布二司
知印從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僉充役滿赴
部冠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
印係役滿承差請　旨點做役滿冠帶五府者考
中除從八品職事六部都察院者考中除正九品
職事考不中俱降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
資格除授在京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不中降
用事體不一況知印原非書辦文案人役與吏典

一般考試招擬多是不中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
高者得官反卑資格卑者反高似非所宜除都布
二司知印照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
都察院知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中者照資格除
授不中者降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
安

　議不當加陞按察使陶魯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　內府抄出兵
兩廣內官監太監陳瑄等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行准吏
部文選清吏司手本開查得按察使陶魯原籍廣
西梧州府鬱林州人由舍人景泰四年十月除廣
東廣州府新會縣縣丞七年五月功陞從七品俸
天順七年七月陞本縣知縣成化二年閏三月陞
本府同知仍管縣事本年四月陞廣東按察司僉
事專在肇慶等處提督操練勦賊十二年六月陞
本司副使專在高雷二府提調操練二十年四月
改管司事本年十一月功陞俸一級成化二十一
年十一月九年考滿陞湖廣按察使仍在兩廣軍

前帶管嶺西道遇蒙取委撫治勦截手本回報前
來本司又於節年卷內查得兩廣地方廣西賊情
最多原設副總兵并左右叅將共三員其餘守備
官不止五六員廣東賊情稍緩止設左叅將一員
總督備倭都指揮一員近日南韶二府又設守備
指揮一員其南韶并廣潮惠等府雖經正統十四
年并成化初年賊情猖獗亦不曾設有將官在彼
提督捕盜及查得先該兩廣守臣奏報成化二十
二年十一月內廣西鬱林等處弘治元年三月內
廣東潮州等處本年七月內廣東廣州府後山等

處各起苗賊并強賊功次內領軍官員[illegible]陞俸
陶魯職名因無巡按御史勘實造冊奏繳未曾定
擬陞賞今該前因箇該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文
官不許封公侯其生前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
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侯諡公欽此並無方
面風憲文職改換武職事例案呈到部看得兩廣
總鎮總兵等官太監[illegible]等會奏按察使陶魯文
武兼資成功素著欲將本官功次量改武職提督
廣州潮州惠州韶州南雄等五府地方官軍緝捕
盜賊保安境土若廣西等處賊情緊急仍聽[illegible]

一節照廣州府係都布按三司總會之地又係太
監韋眷總兵官柳景都御史宋旻鎮守巡撫去處
況離梧州不遠陶魯見今家在彼居住即與[illegible]
[illegible]異潮惠二府俱係邊海有備倭都指揮管
南韶二府有守備指揮管理若再添將官不無掣
多人猜疑且原擬止在軍門聽委不拘遠近賊情
皆可責其効力若是限定分守一方未免勢有所
拘才不得展况本官被由白身舍人累官正三品
風憲文職　恩已酬勞位已過分雖有三起功
功次又未經巡按御史勘報所據要改武職

舉例臣等不敢擅擬以壞選法以開弊端其應否
量陞文職合行吏部查奏定奪伏候　命下之日仍
照原擬令其在於軍門聽委隨處領軍勦賊緣係
議處地方用人及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鎮
兩廣太監韋眷等奏稱廣東廣州等五府久缺領
軍官員要將按察使陶魯查照功次量改武職或
量陞文職提督前項地方官軍保安境土若廣西
賊情緊急仍前聽調等因既該兵部參稱前項地

方俱各有官管理本官原擬止在軍門聽委不拘
遠近賊情皆可責其勠力查無量改武職事例應
否量陞文職合行吏部徑自查奏定奪臣等切緣
內外三品以上文職俱有定員缺一員則於進士
舉人出身方面官內推舉一員以補之未嘗以白
衣出身捕盜陞遷人員內舉用亦未嘗以捕盜功
而濫陞文職大臣者且陶魯雖有前項微勞自舉
人而陞至按察使其官不可謂不高其權不可謂
不重其官貴亦云至矣仍以前職聽調殺賊于以
若果有殊功賞以金帛亦足以酬其勞何必以非

分之官以駭人之耳目所據陶魯量陞文職一節
臣等未敢擅便定奪弘治二年八月初八日具題
次日奉
聖旨陶魯還著兵部查他功次來說欽此

　　論御醫蔣宗儒妄奏復職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醫院冠
帶醫士蔣宗儒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成
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科道官題爲糾劾事內開
御醫蔣宗儒等醫術不精當

先帝不豫之時用藥乖謬以致　宮車晏駕要將
本官拏送法司明正典刑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蔣宗儒降醫士欽此欽遵今該
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蔣宗儒平昔醫術不精用藥
乖謬以致
先帝宮車晏駕痛傷
陛下之心大失臣民之望論其罪犯死有餘辜
皇上恩同天地雖聽科道之言尚從寬恤之典貸
其死罪降爲醫士正當感　恩思報豈可復萌覬
覦之心今却妄奏與醫士吳綬同在　春宮用藥

見効臣等竊意　聖躬萬有或者斯須欠安
天相神佑勿藥自喜蔣宗儒等豈可掩爲巳功以
圖陞賞若以此爲功則進藥於
先帝而不見効之罪其可逃乎况吳綬太醫院開
作二等臣等詳味二等之說則知其非用藥有効
之人不敢與用藥有効者並列正恐此輩相率而
來打攪　朝廷今蔣宗儒一見太醫院開吳綬名
字到部果來進本奏擾若更復吳綬等職事不但
蔣宗儒一人進本奏擾其餘革退傳奉職事醫士
天文生樂舞生僧人道士匠官樂工等項三四千

人皆來比例奏擾豈不濁亂　朝政壞天下事乎
臣等所以不敢曲爲之說闕此倖門者正爲是也
所據蔣宗儒并吳綬朱俊官良辭銓等俱不當聽
其甘言悲詞令復舊職以來倖進之人而爲
新政之累再照蔣宗儒在前妄投藥劑上誤
先帝及今乘機妄奏以啓釁端之罪皆不可不治
合無將蔣宗儒舉送法司明正其罪寘諸重典以
爲將來之戒緣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illegible]
敢擅便弘治二年九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illegible]
聖旨蔣宗儒已被劾降醫士了如何又來[illegible]

催他不送問着回太醫院當差欽此
議行政使徐恪裁革承奉司吏奏狀　內府抄出　徽王
題封請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查得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內俱不曾開有各　王府
承奉司合設吏典緣由今　內府各監局亦不曾
設有吏典及　奉旨開設等王府承奉司亦無建
興若滿到部想是自來不曾設有止查得天順七

年　徽王出府該本府長史司手本開本司并所
屬衙門無吏典行吏部撥等因前來本年十月內
本部撥去長史司吏戶禮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
兵刑工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審理所司吏二名
典吏四名良醫所司吏一名典膳所奉祠所工正
所司吏各一名典吏各二名典儀所典吏一名廣
盈倉廣盈庫攢典各一名不曾撥有承奉司吏其
本年九月內撥承奉司司典各一名各送[illegible]役
冊籍簿內亦不曾開稱因何添撥以後
吉王徽王出府相因俱撥有承奉司[illegible]

一各府 徽王奏稱河南左布政使徐恪行文
查各府承奉司吏典二名等因不知徐恪因見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內不曾該載承奉司吏典
或見 周伊等府承奉司俱無吏典獨 徽府承
奉司有吏典疑是濫設要行查革抑不知别有其
故耒經行勘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移河南布政
司查勘前項吏典因何要行裁革着令從實回報
前來另行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河南布政司查勘去後今
該前因案呈看得河南承奉司吏典諸司職掌既

不該載 周趙唐伊鄭等府自來又不曾撥有況
本部在前撥送 德崇吉徽四府各承奉司之時
亦無奏奉
聖旨緣由左布政使徐恪職司前事恪遵
祖宗成憲裁革誠是但前吏相沿參撥頗久不行
咨呈本部查勘待報施行就行裁革雖無別情而
輕易之罪亦不能辭欲轉行 德崇吉徽四府長
史司將承奉司吏典一體裁革送各該布政司改
撥及行都察院轉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將徐恪
就彼提問明白照例發落緣係裁革吏典參問方

面官及先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
便弘治二年九月二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了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不曾開有承奉司吏典徐
恪書與各王知道照例裁革徐恪處事輕易本當
拏問且饒這遭還罰俸兩箇月欽此

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一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臣 二
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
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廢弛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諸葛武侯有見於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
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為後主告實所以為
萬世人主告也 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御史之
等
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情誠恐天下聞
之謂今 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
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寂不

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illegible]
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
箇月豈宜獨 宥蔣琮之罪而不為之處置乎夫
為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 國家之政體豈
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狗
聖恩起於既退之餘加以一品之職非徒官爵之
也蓋欲朝夕納誨匡輔 聖治臣知此事未宜而
不言是不忠也儻異日
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
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於衛

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
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
進言也臣 伏願
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
天下無得而議將見 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
為悠久矣若以臣言為狂妄而不之宥乞將臣罷
歸田里以為多言者之戒臣干冒 天威不勝[illegible]

悖待罪之至具題弘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事已發落了罷欽此

再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
聖旨以為蔣琮姜綰等俱是有罪人犯姜綰等降
調外任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皆罰俸蔣琮
獨蒙 恩宥又不為之處置人皆不平是以昧死
上言欲望
陛下追還前旨另為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
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為 國之

心非敢狥情妄言以惑 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
奉
聖旨這事已發落了罷欽此臣惟人之大倫有二
君臣也父子也傳曰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
而無犯此言事君事親諫諍之道不同也又曰事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言為
子者當諫於父母也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言為臣者當
諫於君也臣 讀聖賢書所學者忠君孝親之二者今
臣已老矣親已去世矣雖欲孝誰為孝[illegible]

聖天子在上且又身居臣鄰之地匡輔諫諍是其
職也是以於政治闕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期於
補其闕成其美以圖萬一之報而已若
陛下曰可臣亦曰可
陛下曰否臣亦曰否則非
陛下起臣之意亦非臣之志也然而此事雖小關
繫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過要於
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了不可易古之所謂從
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
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

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
合已意而不從也伏願
陛下昭日月之明察芻蕘之言弘　天地之量赦
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纂括別作處置使內外
無分彼此而人心服治體不至虧損而　朝廷尊
矣臣不勝至願弘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次
日奉
聖旨朕意以蔣琮守備重任不宜輕動如何又逼
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欽此
論傳奉官不可授職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醫院冠
帶醫士蔣讓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照得先是有等奔競之徒當緣梁芳等傳陞京官
數千百員大壞名器靡費國儲損民使海內失望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用舒遐之言罷傳陞之官朝野拭
目仰望　太平莫後太常寺奏要復傳奉官於是
諸者職該本部參奏黜蒙
聖恩寬宥其罪未嘗許復舊職入官以為
聖明政令如此何患天下之不太平不意太常寺

假以脩省改正為名欲復革罷傳奉官陳俊等
審奏吳敍蕭來俊等舊職臣等以為不可其三
除奏
皇上軫念各官曾在春宮用藥有功量與陞職益
今革罷傳奉官蔣讓又來奏擾蓋欲變已成之法
以遂一己之私甚不可也且將讓伊祖蔣用文止
蒙前項　令旨未嘗使之世襲其官今蔣讓既以
冠帶醫士又令敘放藥餌亦各得所之人比之職
實因苦流離失所者大有逕庭似於前項
令旨無違若允蔣讓所奏是以一職紛更罷傳

官數千一百員豈不甚於[illegible]
當先之則備參贊之職[illegible]又如前日急遽不太缺
天下蒼生之望是用伏望
皇上慎始圖終懲一戒百將將護等逆法何明正
其罪以為觀望求進者之戒緣奉 欽依該衙門
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二月二十五
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將護不准投職也不該問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係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正統十三年由
進士改庶吉士十四年授左評事景泰三年陞右
寺副五年陞揚州府知府天順四年陞江西右布
政使八年陞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流民三年以平賊功進
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四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
七年改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九年改南京戶部
左侍郎十二年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十三年陞本院右都御史仍前巡撫[illegible]改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機務十四年陞南京兵
部尚書仍前參贊十五年改兵部尚書[illegible]

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二十年復改南京兵
部尚書仍前參贊二十一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三
年致仕西歸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起取前來陞吏部尚書不日又加太子太保
臣自受 命以來至今四十二年雖不稱任未嘗
不殫竭駑鈍以圖涓埃之報但今犬馬之年七十
有五筋骨不仁耳目失職氣息奄奄朝不保暮猶
且隨群而入逐隊而趨萬一跌仆失儀士大夫未免
竊笑此其所宜去者一也況典選日久不遂意者
未免怨恨怨則謗生謗則禍必隨之此其所宜去
者二也又況兼保傅之官不能盡輔弼之道無補
於 國家無益於軍民失中外之望此其所宜去
者三也有此三宜去不去何安伏望
聖慈憐臣衰老賜歸田里俾遂丘首之願幸莫大
焉尤望另選碩德重望之人俾典銓衡則賢者進
而不仁者遠萬邦其有不咸寧乎此實臣惓惓為
國之心非直為己也臣無知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恐懼之至弘治三年三月初一日
具奏初二日奉
聖旨卿當勉圖盡職不准休致欽此

議南京吏部尚書王倎等備由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
尚書王倎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
均勞逸以慰士心事備咨禮部徑自施行今將簡
大臣以綜政務等七事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三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
聖旨南京戶工二部各添尚書一員吏禮兵三部
各添侍郎一員有兩員的罷寫本監生准照數添

兩京取撥監生仍舊吏典不必經由御史等官考
送只部裏嚴加考選不許姑息其餘准議欽此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倎等奏稱南京戶刑工
三部較之各部政務頗繁今止有侍郎一員及南
京都察院止有右僉都御史一員要添各部尚書
或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或副都御史請
旨簡命各一員前來到任管事一節查得南京總
督糧儲右副都御史李蒞近奉 欽依改南京都
察院管事連右僉都御史屠瑤已足二員之數不
必再添外南京戶刑工三部委的政務頗繁要止

官少分不得合當添除南京兵部亦係事繁衙
門左侍郎見缺近奉 欽依改戶部左侍郎提督
整理河南山東河道去訖止有尚書張鎣獨員管
事又兼參贊機務亦合添除合無於戶刑工三部
或尚書侍郎名添一員兵部添侍郎一員 命下
之日本部照例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三品以上大臣於兩京各衙門及在外巡撫方面
內推舉相應官各兩員請 旨簡用 一查得成
化十七等年節該監生陳策等奏要照舊損
曹寬等冠帶守支事例冠帶聽選等因該吏科參

看得 朝廷設立學校作養人材一三代崇尚儒
術之意故科貢有常制任用有差等令聽選監生
陳策等乏藏器待時之猷忘觀義承順之戒包羞
忍恥自比雜流希求冠帶恐虧大體等因節經立
案訖今南京吏部尚書王倎等又奏要將附選監
生不拘科貢納粟等項年四十以上者及會試中
副榜不願就職舉人不拘年歲給與冠帶大意欲
使附選監生年老者可榮終身副榜舉人不第者
終爲教官因是疏通選法之一端但人之常情好
榮利者多甘恬退者少節奉 詔書恩例並上有

不[illegible]聽選考授以從七品依親坐監考授以
正八品俱有司職名及填注衙門其有歲貢生員
到京不肯坐監不願出仕者亦曾比例給與冠帶
閑住俱係見行奈何不願出仕者千無一二減年
冒進者比比皆然且三考吏典已有資格例該冠
帶附選監生未定品級難令冠帶今若一槩給與
冠帶不惟使科貢出身之人下同雜流且非崇儒
舊規 一查得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
俱赴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軍職首領并斷事司
理問所官府州縣首領官貴州布政司所屬府州

縣官并軍職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司
給由考覈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
其各處閘壩河泊稅課司局并驛遞官三年六年
考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
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亦就彼考覈復職牌冊俱差
人類繳本部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
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是舊例及
查得成化六年為申明舊制事本部題准今後除
邊方軍馬錢粮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奪外其餘
下[illegible]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三年給由雖有[illegible]

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
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托故違者查理究問有規
避黜降已經通行外成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
准被災去處三年六年考滿官員依例納米准令
給由以備一時救荒又經通行去後今奏前因誠
為有理除雲南等處地方窵遠有司大小官員照
舊本布司給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府州縣等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
滿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
赴本布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

俱造牌冊繳部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俱不許仍前令其一槩納米以玷名節如
遇地方災傷缺糧賑濟許令有司預先別作措置
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弛而
備荒之政不誤矣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與
等奏稱南京戶部等衙門俱有寫本監生止是本
部并南京禮部一向不曾添設及稱各衙門寫本
監生俱行本部轉行南京國子監取撥止有戶工
二部徑自行取不曾經由本部及至滿日却乃送
回附選年月淺深無從查考并要將南京吏部并禮

部亦設得寫本監生二名南京兵部幷刑部寫本監生南京戶工二部寫本監生俱從本部取撥一節合無准其所言行移南京吏部依擬施行及稱南京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鴻臚寺尚寶司寫本監生俱經由本部取撥內禮部寫本幷兵部清軍清黃續黃中書舍人寫誥戶部天財庫收鈔及部清匠都察院出巡刷卷等項監生俱係各衙門徑自行取歷滿之日方送到部附選年月淺深亦難查考合無今後遇有前項各衙門寫本清軍等項監生有缺俱要行移本部照缺轉行國子監取撥如此則事體歸一庶便查考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與等奏稱辦事當該吏典數少不彀撥用要全撥福建湖廣所屬府州縣或摘撥江西福建湖廣窵遠府分及要停止巡按御史考試新例一節照得天下吏員出身資格雖有不同皆是管事人員若不考選一槩收用將來豈不誤事前項考選之例無非甄別人材以備任用立法之意未爲不善兼且行之未久難便停止各處兩考吏典赴本部給由者亦有數撥用尚恐不敷其湖廣[illegible][illegible]兩省吏員難准全撥合俱量撥福建[illegible]

[illegible]府吏典與南京吏部本部仍行福建[illegible][illegible]今後二府幷所屬吏典役滿之日徑自赴[illegible]南京吏部撥用如此則事頗得中而人不乏用矣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吏員人等父母年老別無人丁者務要經由本部移文體勘是實明白奏准方令離役俱候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與等奏稱吏典初叅之時不思親老缺人侍養及至役滿赴部即告侍親要將充吏農民當係單丁不許起送妄叅合無通行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今後選取農民充吏之時務行所屬官司里老從實審勘軍匠戶五丁以上民戶二丁以上者方許收充單丁之家不許一槩朦朧起送收叅其充吏之後兄弟亡故父母年老無人侍養告要侍親者仍照舊例施行　一查得諸司職掌京官丁憂具　奏關領勘合面家守制若有接服者申報本部改塡勘合其餘官吏監生承差知印人等聞父母喪守制接丁祖父母繼母等喪亦[illegible]到部查有原籍官吏里老保給者俱准收用今[illegible]京吏部尚書王與等奏稱丁憂官吏有接服者[illegible][illegible]須先申選起復之日查無原申者送問仍將[illegible]

問官吏寃問如律一節合無准其所言照依先年
奏　准事例通行天下今後丁憂官吏人等服制
未滿援服守制者隨即具告本州縣審勘明白申
報該部備照候起復之日查無預申新喪公文者
就送法司問罪仍將符同官吏寃問若稱已行申
報中途沉滯者官員監生不許附選吏典不與寄
撥候行查至日定奪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一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二

吏部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直隷廣平
府知府言芳等奏稱工科給事中唐希介監察御
史李萊盤糧專事威福等項事情該通政使司官
奏奉
聖旨這本所奏的事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專事威福及偽造關防等
項事情係別部掌行外其言今後清要之職合無
仍求久歷別官才德素聞之人陞用其新進年少
雖一時綈上文字可觀才德未著宜勿輕授致令
傲然輕世作聰明以乖治體一節查得給事中從
前至今多係進士就除並無別官陞用及查得弘
治元年正月該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
奏稱近年以來彼削姦貪之臣畏懼糾彈朦朧奏
稱新中進士未諳刑名事體必先選在外有司推
官知縣待其政蹟昭著吏部行取選任御史不知
内寓奸術意將初中進士正志氣轟烈獨立敢言
之時也一且選爲有司庶職使之奔走於塵埃馬

足之中俛仰於承問聽命之項曲折百般頓挫無
奈守正者俟命挨次行取奔競者請託權貴保舉
旌異既得美官只知恩出於權貴縱有奸惡豈肯
糾劾合無仍照 舊制於進士中年貌相應
學行優長平昔名望相須者及聽選舉人在外進
士知縣儒學官員果係學行兼全政蹟著聞者相
兼博訪精選任用庶使賢才彙進風憲得人至治
日臻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本部議得推官
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目出身豈進士無

練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顧擇
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
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
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詠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
年貌相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
縣儒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爲得宜合無
准其所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
士與夫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
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
莊言語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堪

刑[illegible]院考[illegible]察各注考語連人送吏部[illegible]
說刑名堪任御史者本部奏 請照缺銓補不[illegible]
刑名不堪爲御史者照用已經節次題 准將進[illegible]
士陳震等選授御史去後今 知府言
芳[illegible]推官之職不職係乎人
之賢否[illegible]與久任也人固有出仕
未久而端[illegible]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
者似難緊以新進少任而論人之賢否也況言芳
所奏唐希介等[illegible]經體勘不知虛
實難憑[illegible]之言輒將已行銓選之法輕易

更改若依行勘唐希介等前項事情如果是實付
諸法司論罪發落自足以警戒將來豈宜因人而
遂變其法合無候戶部行勘唐希介李葵有無前
項事情奏 請定奪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
見行事例選用進士除補永爲定規緣係節該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illegible]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準兵部咨[illegible]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廣西龍州土官知州
趙源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奏稱本州地方
與安南國毗連每遇交人并　貢使來係臣率領
目兵迎送護持其間偽稱伯都督侍郎等項
狄犬之威欺壓守巡官[illegible]自尊大乞照思恩縣
所設軍民府事例將[illegible]改為龍州府土官知府
職事長牙爪精[illegible]以力[illegible]等[illegible]
當于先王成憲其求[illegible]曰不[illegible]

查此古昔之格[illegible]後世諸臣之所當遵守者也
前項地方自　國初開設州治迄今一百二十[illegible]
年自趙帖堅歸附為土官知州子孫世襲其[illegible]
趙源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邊釁不生[illegible]
然今土官知州趙源無上事設此謀託此[illegible]
百餘年來已定之州治而為府治若允所[illegible]
境自此多事矣非地方之福亦非趙源之福[illegible]
行令巡撫都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illegible]
過龍州地方差官開諭來使務要遵守[illegible]
生事投害仍戒諭知州趙源亦要安分[illegible]

祖宗成憲求享和平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
作以貽日後之悔緣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三年五月初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脩蘆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欽差內官監太監李興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吏部便斟酌了來看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
非為營造設也今副使潘俊等脩築蘆溝河隄岸

工完雖曾効勞是乃職分之當為非分外事也訪
得天順年間并成化初年亦曾脩築河隄本部查
無陞官事例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查得成化十
九年六月脩築蘆溝橋決口工完陞把總袁狗兒
等十二名八月蓋造　恭愼夫人墳塋工完陞把
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脩理　大慈恩寺殿宇工
完陞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
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
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為之沸騰欲
其革罷而未之能迨至

陛下仰任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
仰惟太平且如營造
孝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
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
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擇月日
脩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
脩隄之功不及　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
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營造　山陵工完未嘗
陞官今脩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
況目今脩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

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
日矣豈不爲　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
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緣
奉　欽依吏部便斟酌了來看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三年五月初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

復運使周軫等選任運司官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山東都轉
運鹽使司運使周軫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南
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夏英奏稱今後運使同
知務選年壯廉潔之士副使判官要除進士英俊
之人官年壯則無日暮途窮之憂任進士則有砥
礪名節之勸如有不爲利誘者三五年間不次陞
擢等因該戶部議擬具題節該奉
聖旨運司官員吏部照依所奏選除欽此欽遵已
經節次將二甲進士萬福等三甲進士袁翔等選
除運使運判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檢照諸司職
掌內開各鹽運使司運使各一員同知各一員副
使各一員判官員數不等蓋以運使爲掌印正官

同知與運使同知其事副使則副運使而行事所
以不分運司鹽顆多寡而各設一員也判官員數
不等者蓋以判官爲分司催辦鹽課之官如兩淮
運司有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則設判官三員長
蘆運司有滄州青州二分司則設判官二員兩浙
運司有溫台寧紹嘉興松江四分司則設判官四
員由是而知判官乃分司催辦之官後雖頗有裁
革職掌未嘗不同今運使周軫不知何爲而有運
官所以總理鹽課而公涉商之法同知副判所以
臨鹽場而盡催辦之勸之說若不與之辯別誠

心不知者被其所惑而以周軫之言爲是使同知
副使遂爲催辦之官而不得干預司事不無有乖
治體其言本司運判缺員要於第三甲進士内揀
選一員或舉人監生中有年力精壯可以其有守
有爲者一員以補其缺一節但即今舊進士巳住
外選新進士辦事不久未該選用合無於舉人監
生内選補前缺今後各處運副運判有缺於進士
舉人内相兼選用仍通行各該運塩使司使知
朝廷設官之意知分司缺判官催辦暫委運同運
副催辦或監掣盤掣等項亦聽差委如判官不缺

及別無差委着令運同運副公同運使管事或共
案署押或分投理辦務要同寅協恭秉公効勞共
成其事不許互相推托致誤公務如違許巡塩監
察御史參究拏問施奏　請者照例施行如此則
官不久缺職掌不紊緣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二年五月初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自受　命典選以來惟恐舉用不得其人有誤
朝廷任使是以夙夜競惕廣詢博訪期得賢才少

豈以人事　君之道豈敢自用偏執以來物議適
者會同兵部尚書馬文升等推舉巡撫延綏都御
史臣首舉太僕寺卿王霽衆謂王霽南人恐不便
鞍馬馬文升謂可舉年力精壯者因舉少卿[illegible]
臣謂[redacted]才雖可用但資望尚淺再一二年幾好
用馬文升隨又舉少卿白思明臣謂白思明先前
也曾舉他若再舉他恐人說不相應侍郎呂雯又
謂我亦是太僕寺少卿推舉巡撫白思明也相應
馬文升謂寫白思明爲首[redacted]陪之衆皆議允然
後具題欽奉

聖旨白思明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地
方欽此今被科道官糾劾奏
聖旨是白思明既不恊人望對品調外任今後吏
部會推官員務要博詢衆論不許偏執欽此臣聞
命之餘驚惶失次竊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白思明既改調外任臣等固
不能辭其責矣　恩宥豈不自知感愧但聖如
帝堯尚以知人爲難況衆人乎臣等固不能知白
思明必稱其職科道官亦豈能知白思明必不稱
其職必用之而後見臣本不才誤承　天寵忝居

大臣之列公同三四人臣排詮六官已定
聖明簡用一官可謂信任臣等而無疑矣一被言
官論之輙加斥逐臣有以見
聖明從諫如流之美亦有以見信任大臣不如信
任言官之篤也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
察焉豈無徵之言哉且白思明雖非全才之士與共
本所舉韓文人品才調相去不甚遠況當所舉之
時衆謂寧夏事簡易守若韓文去延綏事繁難守
着白思明去以此論人似不爲差今不知白思明
何獨不見容於衆論蓋是臣等兩部堂上官所見

與衆人不同也若謂白思明不恊人望今之士豈
能盡恊人望哉臣愚恕是其一也然白思明實是臣
等衆人公同計議推舉非是臣偏執己見若白思
明曾有一言之請將本官改調外任他也甘心委
無請託之情今將他原任少卿都去了本官雖不
敢言臣等豈能自安今後如何推舉官員若必求
才德兼備無可異議之士而用之臣恐諸司庶僚
之位爲之一空其如天下政務何周公曰無求備
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子思曰聖人之
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

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使天下全才之士多
而聖賢豈爲此言哉又聞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臣實不能況臣年已踰七望八衰朽倦勤
孤立寡助不中人意人多怨之此其當止之時也
若不止之竊恐不測之變一旦及於其身非惟喪
平生之名節而爲世所笑辱
陛下昔日召用之　顯命今日寵遇之
隆恩有始無終愧負何及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放臣歸田庶幾不失進退之宜保
全始終之節臣一日不死則感

聖恩一日一年不死則感
聖恩一年臣雖死臣之子孫亦不敢忘
聖恩矣臣情激於中言無倫序塵瀆
天聽罪該萬死准
聖明矜察幸甚臣無任悚息待罪之至等因弘治
三年五月十二日具奏十四日奉
聖旨白思明已發落了王恕不准休致該部知道
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以舊患腿疼舉發不能行走兼以頭目眩暈

心神昏憒難以理事將原掌印信咨送本部題
聖旨是印還着王恕掌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
伏思之臣僚之中設有迂拙無用如臣者雖年未
老亦當退雖無疾病亦當退今臣年已七十有五
又有前疾屢乞休致悉蒙
聖恩慰留雖卧病亦令掌印蓋是 朝廷體貌大
臣之禮亦以見 聖意知臣朴忠無偽所以
眷顧之意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豈肯遽舍
聖明之君獨處寂寞之鄉乎但七十致仕古今之
通制也今臣七十有五久居要位不能序進賢才

有失衆望之心使海內之民屢遭水旱之災猶罹
網羅之害而臣獨享厚祿既無康濟之策又乃栖
栖不去者待謂臣何哉況臣委實衰老腿疾委實
行不得矣若留臣一日則悞一日之事而臣之罪
益深一日矣曷若速令臣去之為愈也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送骸骨於故土全名節於暮年亦
望另選有德望有精變之士而重任之使之綂百
官均四海必獲治平之效非惟臣之幸實天下
國家之幸也臣無任懇祈感悚之至弘治三年五
月三十日具奏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年雖老精力未衰豈可求去不准該衙門
知道欽此

又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以衰老昏聵兼以腿疾行走不得恐誤
國事懇乞休致節奉
聖旨卿年雖老精力未衰豈可求去不准欽此臣
有以見
陛下優禮大臣人惟求舊出於盛心臣豈不知感伏
念臣以庸材致位冢司雖捐軀隕首莫報涓埃豈
敢姑為退託以求自便竊惟人之生也不能皆賢

賢者積學待聘固未嘗不欲仕也其仕也孰不欲
得擢異等以躋乎顯秩但得之者常少不得者常
多不特人之才行有優劣資望有淺深而典選者
采擇或不精是亦各有命焉夫以天下之顯秩待
天下之異才此固 朝廷立法之意而臣謬膺是
任豈不欲擇異才以充顯秩但人之操存難知臣
之聰明有限所以不能皆如其意若明知其人不
能勝是任而徇情以舉之臣則不敢然帝堯之於
伯鯀周公之於管叔豈知而使之耶此臣之所以
惴惴焉不敢久於其職者惟恐謬用非才以誤天

下之事尤恐致得志之士怨乎不以而罪及乎身
然臣固不敢厚誣天下之人皆以知人爲難抑恐
有知人之明賢如帝堯周公者是以不敢不避賢
路以讓人也且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此古人之明訓不可有違又況臣衰貧衰
老百病侵尋腿疼尤甚艱於步趨誠恐一旦挫跌
以遺無窮之羞此臣之所以欲其去者此爾伏望
聖恩俯賜矜察容臣歸田則臣未死之年皆是感
恩之日也臣無任感仰悚息之至弘治三年六月
初三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但盡心職務不必深辯所辭不允該衙門
知道欽此

議郡王禁奸革弊奏狀

看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redacted]
王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除禁約僭用器用服色隸都察院掌行外照得天
下府州縣官員若有不法事情聽被害之人赴合
干上司告理挐問其貪酷罷軟等項許巡撫巡按
官考察黜退具有　成憲今 [redacted] 王奏稱通判

雷琳知縣趙鑑前項不職事情未委虛的難便依
王所奏就行黜退使其言是實退之固當倘亦不
能無後言設若言之未盡實退之或未當未免有
慼言況誣告人與奏事不實律俱有明條　王者
有犯理必矣　府若將此事施行實則雷琳等受
罪虛則罪不及　王綱既此風一起　王府人員
與有司官或有嫌隙因該挖不行或求索不遂輒
便捏捨細故用言譖毀　王聽察不審就行
具奏被害之人將與何人對理欲其不含冤受屈
難矣如此今後爲有司官者將聽信奉承之不暇

何敢持正論守法度以忤　王左右之人乎且奏
人劉文與知縣趙鑑書係是書生巧文飾詞毀譽
是非之言未必皆實豈可憑此而輒行黜陟況此
書係外間事與　王無干非左右之人傳報與
王　王何由而得又非用計左使亦豈不謀而遽爲
此奏所據要將雷琳趙鑑黜退似難施行合無行
河南布政司轉行本府教授啓　王知會今後外
間事與本府無干者不必聽信左右之言輒便具
奏有失大體如此則事體不紊上下相安矣弘治
三年七月十八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虞亨修明治道奏狀

考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本科給事中虞亨題云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照得本部見行事例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三年六年給由赴部考覈不分稱職與不稱俱照例奏復職必待九年通考然後定其殿最定其陞降是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良法若有老疾罷軟等項不職官員聽各該巡撫巡按官考

察黜退三年朝覲又大明黜陟守令間果有治行卓異者復有超擢之典其法可謂周悉無遺矣今看得給事中虞亨所言大意以爲官不久任則多紛更政多紛更則民無定守今後官員三年考滿果有卓異政績量陞一級仍留管事必俟九年考滿然後不次陞擢知縣就陞知府知府就陞布政一節其意固善但三年事陞一級存留管事似非舊制若知縣必待九年陞知府又恐御史有缺不得相應老成官員除補知府必待九年陞布政非惟參政有缺少相應官員陞補抑恐

滿……缺剰遷且以資格行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才此古今之通制也合無仍照舊制除巡檢倉場等官三年周歲考滿外其餘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俱候九年滿日考其殿最定其黜陟果有政績卓異者府州縣官必須曾經一考以上考稱者遇有相應員缺甚的陞用方面官不拘年歲遇有相應員缺照例推舉仍行各處巡撫巡按都御史等官今後府州縣官果有廉能幹濟政蹟卓異者務要備名責實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擢不許將阿諛奔競有名無實人員一槩薦舉

如所舉非人以致蠹政殃民者聽本部并科道官糾舉參奏如此則進用有序庶官不曠緣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侍講曾彥久任陞治奏狀

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翰林院侍講曾彥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侍講曾彥所言大意以爲

祖宗時內外大臣俱久任州縣官亦久任故能致
勞績溥政化令之在內大臣固已不得久任矣但
在外巡撫官與夫布按二司以下官不見有至七
八年者所以多不知土俗民風如李光賢等曾認
皇親而巡撫官與布政使按察使俱因年淺不能
周知止憑里老保勘以致如此願自巡撫以下至
於府州縣等官皆以久任為重有功止加其職不
遇必致其敎使各盡其才務要其成其竟因余計
矣竊惟 朝廷之命官自等之與選非不欲內外
官皆久其任以成其功但在內堂上官有缺不得

不於巡撫官并方面等官內擇其賢且才者而陞
之方面知府等官有缺不得不於科道并部屬等
官內無論資望而用之風憲有缺不得不於科目
出身知縣等官內取其練達老成者而進之所以
雖欲久任而不能皆久也所謂以資格待尋常之
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才者蓋以此耳合無今後
內外官俱照例以九年為滿考其功績定其黜陟
中間果有才識卓異者如遇相應員缺不拘年資
仍照舊例推舉如此則進用有序優劣得所而治
功亦無不成矣緣奉 欽依該部知道欽此未

敢擅便為此〔〕年九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了欽此 內府抄出內官監
〔〕知會案呈奉本部送 吳夫
太監李廣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
前內官監太監李興題稱本 勅提督官軍人匠
修築蘆溝橋工完要將文思院等衙門副使潘俊
把總曲興等量加陞職本部為照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所役軍夫

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凡八閱月然後告成未聞
有加陞職者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
大輕重況自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甚為冗濫又
復如前日矣豈不為 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
等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
端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欽遵今
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太監李廣等題稱修築
正陽等門城垣河橋工完乞要將造作[illegible]

并天文生醫士及催工官尚禮等量加俸級一節
緣修築城垣河橋較之修築河隄工程相去不遠
蘆溝橋工完官匠人等旣奉　欽依不准陞都加
與賞賜所據修築城垣河橋把總尚禮等似難量
加俸級合無照依前例量加賞賜以酬其勞庶幾
事體歸一人無異議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
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具題
二十七日奉
聖旨冠帶把總尚禮王友道王猪兒杜鑑羅祥文
徵軍器局副使王福董璜耿福汪寬宋顯郭貞

帶董聚宋森楊承德楊通王猴陳寄加賞綵一表
欽此
再論工完乞　恩奏狀
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
出內官監太監李廣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
該內官監太監李興題稱奉
勅提督官軍人匠修築蘆溝橋工完要將文思院
等衙門副使潘俊把總曲興等量加陞職本部參
照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所役軍夫
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凡八閱月然後告成未聞
有加陞職者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
失輕重況日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
復如前日矣豈不爲　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
等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
端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欽遵今
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太監李廣等題稱修築

正陽等門城垣河橋工完乞要將冠帶掌作把總
并天文生醫士及催工官尚禮等量加俸級一節
緣修築城垣河橋較之修築河隄工程相去不遠
蘆溝橋工完官匠人等旣奉　欽依不准陞都加
與賞賜所據修築城垣河橋把總尚禮等似難量
加俸級合無照依前例量加賞賜以酬其勞庶幾
事體歸一人無異議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
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閏九月二十四日　臣等
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冠帶把總尚禮王友道王猪兒杜鑑羅祥與

欽保監右副使王福董琇耿福汪寬朱顯都思戩
蔣□聰蔡森楊承德董旺楊通王穆陳霖加賞編
查不欽此 臣等竊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要無
過賞罰號令而已賞罰無二號令如一則人自信
服否則欲人之信服也難矣治亂之機豈外是哉
仰惟
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爭戴莫不顒
陛下萬萬年常居 寶位永爲億兆之主所以然
者固由
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由

奏議卷十二　壬二

陛下首領 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
不受獻貢停止織造裁省冗濫數者有以歆動之
也臣等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設不可
否惟順 旨而行竊恐陛下壞大事失天下心罪死
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
匡輔 至治少盡臣職而已豈有他哉且□□□□
太監李興奏要陞修蘆溝橋河隄岸管工副□□□
等職事
陛下已納臣等前言特降

聖旨不准陞都加與賞賜今太監李廣奏要將修
城垣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臣等亦以前言具
題
陛下却降前項陞賞之 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
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有所不免
必將復此例上 請矣若再請再不許彼必惶恐
許之則冗官之弊滋蔓況今陞尚禮等多係前時
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
不復失衆心又況革罷傳奉官千百餘員見尚禮
等又得陞職未免各□□□□□求進不知何以

奏議卷十二　壬三

處之欲其不爲
聖政之累難矣且洪武永樂年間營造兩京城池
宮殿山陵及文武衙門有無陞賞管工官員臣等
固不能知正統年間營建 三殿兩宮包砌京城
及修造各衙門工程若彼浩大陞除匠官不過五
六員參補修城垣橋梁比之前工不及萬分之一
反陞官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且軍器局止是額設
大使一員副使二員近來副使李安等一十六員
赴部考滿在任未考滿者不知又有若干人又陞
尚禮等五員似非

祖宗設官之初意伏望
陛下俯賜察納裝回 前旨將尚禮等亦量加賞
賜如此則前後之 恩如一彼此之心俱安且塞
將來無厭之求人自信服而太平之治效亦可以
立見矣弘治三年十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尚禮等既陞職冠帶了罷欽此

又再論工完乞 恩奏狀

臣等竊惟賞罰乃 朝廷之大柄大臣乃贊
朝廷以行賞罰者也 朝廷賞罰當臣等固當將
順之設或未當亦當匡救之者如此矣尚[illegible]

不言使 國家受其弊而已安享其富貴豈[illegible]
乎昨者臣等因見陞尚禮等官職恐開弊端是以
昧死言之奏
聖旨尚禮等既陞職冠帶了罷欽此臣等仰道
聖意豈不知臣等所言近理第為業已許之不可
更改且 國家政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亦[illegible]
病要於其當而後已不然其流之弊將不可救[illegible]
等再思尚禮等委的止是修補城垣無甚功[illegible]
多係前時革退傳奉官不可陞只可量[illegible]
以為已陞了不可改亦望

聖明留意今後內外官員但有似此為人奏討陞
官有壞名器者許科道官劾奏等問如此則奔競
頗息名器頗重錢糧不致妄費而軍民亦可安生矣
弘治三年十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這以後再成白有處置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二

吏部

乞 恩休致奏狀

臣見年七十五歲陝西西安府耀州三原縣人由
進士改庶吉士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除大
理寺左寺左評事景泰三年四月十二日陞署左
寺副事本年五月初二日實授景泰五年十二月
初二日陞直隸揚州府知府天順四年九月初七
日陞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天順八年三月二十
二日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成化元年三月初
六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從二品俸奉
勅撫治南陽襄陽荊州三府流民本年八月二十
二日奉 欽依奔母喪成化三年二月十六日以
平賊功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成
化四年二月十七日陞南京刑部左侍郎成化五
年二月十一日聞父喪守制起復成化七年十月
十一日改刑部左侍郎奉 勅總理河道成化九
年四月十二日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成化十二年
八月初三日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
雲南成化十三年三月十二日通歷副都御史并

侍郎係九年考滿本年四月初五日陞本院右都
御史仍前巡撫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改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奉 勅參贊機務成化十四年三月
初八日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前參贊機務成化十
五年正月十九日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奉 勅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地方兼總理
糧儲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七日三年考滿復職成
化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六年考滿復職成化二十
年四月二十七日改南京兵部尚書仍前參贊機
務成化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九年考滿未滿之
前 欽蒙加太子少保照舊管事本年九月初一
日致仕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勅起取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改吏部尚書本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到任當日 欽蒙加陞太子太保
弘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支從一品俸起中間罰俸
一箇月扣至弘治三年十月三十日止連閏實歷
任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伏思臣向蒙
聖恩起於西歸之餘擢居東曹之首就令隕首捐
軀焉能報答萬一第臣委實衰老動履艱辛昏愚
益甚於前時議論無補於治道茲當三載考滿之

日已過七十致仕之年例該退休理宜自陳伏望
聖恩憐憫賜臣致仕另任賢能庶歸骸骨于故鄉
無曠銓衡之重寄非獨臣一己之便實天下庶官
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弘治三年十一月
初六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年雖老精力未衰宜復職管事不允退休
欽此

乞　恩休致奏狀

臣本寒族叨由科目釋褐而拜評事歷陞太子少
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自惟稟賦庸愚學術

淺陋志雖好古才不逮人自入仕以來凡遇事之
可行者不計成敗而行之可言者不顧利害而言
之惟欲罄竭愚衷以圖報稱而已成化二十二年
偶因陳言荷蒙
先帝聖恩致仕還鄉待盡田里已絕鴻鵠之志遂
與麋鹿爲群二十三年恭遇
聖上嗣承大統特降　璽書起臣至京　命以吏
部尚書到任管事既又加以太子太保臣自謂年
已衰老奚堪重託連章懇辭俱蒙　温詔諭令就
職視事自是以來惟恐倚職無效有孤

聖恩是以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不敢廢事而諉
之章亦未嘗不上俱不蒙　俞允近因三年考滿
又經上章乞休復蒙
聖恩令其復職管事今未及一月而
上天以彗星示警豈是臣衰老無術習于厚祿不
能盡職之所致況臣於群臣之中年最老貌最衰
理當先退以應　天變伏望
陛下賜臣致仕另擇有才德者而任用之使之貞
百度之未貞和二氣之未和庶幾人心悅
天變消而休徵至矣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弘治

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具奏十三日奉
聖旨朕起卿掌銓選委任方隆豈可屢以年老求
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議給事中韓鼎等脩人事以消天變奏狀

考功淸吏司案呈奏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等科
左給事中等官韓鼎等題云云等因各具題俱節
該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成
山伯王鏞等係職掌兵政官員兵部另行外案呈
到部臣等看得工部左侍郎陳政給事中言其結

交左道邪人李孜省而濫陞御史言其結構憸邪
寅緣陞職詐得本官無能瘝職太僕寺少卿王祿
給事中言其穢行彰聞士夫恥談御史言其結交
憸邪貪緣陞職本官人多鄙薄通政司掌司事工
部右侍郎謝宇給事中言其出身雜流操行不謹
御史不曾言及本官詞翰可觀太常寺掌寺事禮
部左侍郎丁永中給事中言其發身黃冠貪淫無
耻御史言其結構憸邪夤緣陞職本官熟於典禮
南京戶部尚書黃鎬給事中言其昏眊庸劣衰朽
廢事御史不曾言及本官素有執守南京工部尚

奏議卷一三　五一

書劉宣御史言其出處欠端貪聲日著給事中不
曾言及本官有治事才南京刑部右侍郎[redacted]給
事中言其不學無術訊獄不明御史言其貪名傳
播於天下奔競騰沸於兩京本官人多[redacted]南京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盈給事中言其燕鄙無文
風憲失體御史言其詈言每發於都臺鷙猛著聞
於各省本官戇直無阿南京大理寺卿吳道宏給
事中言其庸碌無補善與眾不彰御史言其庸碌委
靡本官人多輕耻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錢鉞給
事中言其累經彈劾忍耻在位本官雖有小失才

猶可用若置之閒散則可惜仍令巡撫則難為浙
江右布政吳綷思山西右布政金紳給事中言其
素行不謹御史言其財富附於私家公事廢於一
省河南按察使楊徽給事中言其貪聲大著御史
言其紀綱有玷而裁決無聞此數人者人多議論福
建布政使陳貞給事中言其老懦無為御史言其
衰老無為貴州按察使吳廉給事中言其罷軟廢
事御史言其憲度不振此二人者頗能守已臣等
竊聞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
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

奏議卷一三　六一

棄各官之賢否科道言之如彼臣等妄議如此舉
不能逃乎
聖明洞鑒之下伏乞　聖裁又言其餘兩京堂上
三品以上官并在外巡撫官年老廢事者許其自
陳休致恭得近為致政彌災事節該奉
聖旨朝廷進退大臣自有公論以後各官不必紛
擾自陳欽此所擬許其自陳休致一節難以再行
及查得先該河南缺巡撫都御史本部會官推舉
得太僕寺卿王霽南京光祿寺卿章格俱堪任等
因具題節該本

聖旨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錢鉞陞本院右副都
御史督巡撫河南王霽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欽此又該內官監太監李廣題稱脩築城
垣河橋工完要將把總匠作人等尚禮等量加俸
級本部查照修理盧溝河隄岸工完事理覆奏以
為難以加俸只可照例量加賞賜等因具題節該
奉
聖旨冠帶把總尚禮王友道王猪兒杜鑑羅祥與
做軍器局副使王福董聚耿福汪寬朱縣都與冠
帶欽此本部又題乞收回　前旨等因題奉

聖旨尚禮等既陞職冠帶了罷欽此本部又題若
以為已陞了不可改亦望
聖明留意今後內外官員但有似此為人奏討陞
官有壞名器者許科道官參奏拏問等因題奉
聖旨這以後事朕自有處置欽此今給事中又稱
近年以來乞　恩傳奉者復行又有以啓奔競之
門要行痛加禁止一節蓋為尚禮等而言今無令
後如有此等為人乞　恩奏討陞官及自已妄比
事例乞　恩奏要陞職者許科道糾劾治罪御史
又言要將錢鉞尚禮等盡數革退一節若依所言

將尚禮等革退則弊源既塞奔競自息名器正而
治功成矣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本月二十
二日奉
聖旨陳玫王祿黃綬謝宇　李葢錢鉞陳貴張
廉劉以鄒瑀著辦事其餘著致仕　尚禮等罷欽此
議給事中韓鼎陳言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左給
事中韓鼎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諸司

職掌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員數與本官所言
相同正統十年九月內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後給事中選揀行止端莊人物
豐偉語言正當才識優長的除授欽此欽遵其後
給事中有缺或在大選或急選除授都左右給事
中有缺或就陞補或停缺待補其事不一又查舊
例各科都左右給事中缺至五六員之上本部於
各科見任給事中內推選年深者疏名奏
請取自　上裁及查得成化三年二月內該吏科
都給事中沈珽題各科缺給事中乞　勅吏部將

各衙門進士不分甲第考選前來管事成化六年
三月内又該兵科給事中官榮言今後給事中員
缺量取未經别項揀選進士嚴加考選奏　請除
授等因節經本部依擬具題供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本部遇有前項員缺
行取各衙門進士嚴加考選照缺除補訖成化十
年六月内該本部題戶科等科缺給事中十一員
欽照例將進士考選除授等因具題奉　欽依只
查取五員來看當取進士李孟暘等五員堪用緣
由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欽四員的補二員缺二員的補一
員欽此欽遵以後給事中有缺俱具缺請　旨定
擬員數除授及行准考功清吏司付查得自正統
年間以來給由卷内給事中事蹟項下止開收過
各衙門奏題本并奮文該狀各若干别無開寫所
上幾章所言何事回付到司案呈到部參看得禮
科左給事中韓鼎所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給事
中考滿功蹟今後要添開任内所上幾章所言何
事一節查無事例難以定奪外其言給事中差委
不敷遇有員缺要仍遵

舊例陞用御史補一節不為無見合無今後各科遇
有都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員缺俱本官所言就行
奏　請除補惟復仍照見行事例都左右給事中
缺至五六員之上者本部咨各科給事中内推選
年深者疏名奏　請取自　上裁給事中有缺請
旨定擬員數除授緣係陳言及奉　欽依該衙門
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弘治四年四月
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照見行事例選除欽此

議太醫院缺官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准太醫院手本開弘治四年五
月初八日司設監太監覃文於　乾清宮奏奉
聖旨着御醫徐生欽此欽遵合用手本前去施行
等因到司案查先因太醫院院判曹鋼病故本院
推舉帶俸院判劉文泰定奪補缺本部為照劉文
泰先被科道官劾奏醫術不精用藥乖謬降職帶
俸難以定奪駁回從公另行推舉精通方脉年資
老成官一員送部去後未報今該前因隨奉本部
送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御醫劉觀告送醫士成
化八年二月內蒙掌　御藥房司設監太監覃文

奏取本房答應成化十三等年用藥有效歷陞院
判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內爲陳言事將范一體降
除御醫弘治元年三月內蒙
欽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將甄考中第一等明通脉
理用藥有效存留供事今蒙本院郝將近年取來
御醫徐生推舉赴部保補院判員缺若不狀許是
親自起送到今二十餘年亦係會官考中一等徐
生近於成化二十一年方陞御醫亦係考試第二
等人數與甄事理不同攙越妄補等因送司查得
弘治元年四月爲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給事中

等官孫珪等會考得御醫孫泰許觀黃綬錢鈍陳
公賢惠民藥局副使謝惟廣六員明通脉理用藥
有效爲一等御醫徐生鄭文貴施鑑金寶吏目劉
年惠民藥局官邵忠萬冀李華八員頗通脉理用
藥有效爲二等本年七月該本部議今後凡遇大
小官員缺從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一應人員
不許營求內外權要之人奏乞陞職違者並聽本
部參奏就將所舉之人拏送法司問罪不分原有
官無官俱發回原籍爲民當差舉主一體治罪等
因具題奉

聖旨是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冒濫
陞職違了的治罪不饒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
竊以太醫院官醫術精否臣等固不能知以事體
論之院判劉文泰既被劾奏醫術不精用藥乖謬
今其帶俸似難復用管事遇有員缺合於會官考
中一等御醫等官內挨次舉用爲當今徐生以二
等官得拔　前旨此許觀所以不平而有是言也
竊惟百司庶府大小臣僚皆是
皇上任使者也　聖意豈不欲用賢能而退不能
向使知徐生是二等官雖有人薦其能必不肯越

一等官而先用之以來物議然而此事舉之者有
碍前例但不見抄出全文奏詞不知太監覃文如
何具奏事難定奪所據徐生顯有營求請託之情
合送法司究問果有干碍之人宜從法司徑自參
奏提問前項院判員缺合無依考定等第次序舉
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既有在前事例恁還會禮部太醫院公同御
藥房太監推選相應的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查得太醫院官有缺本院具呈本部題過然後行
令推舉相應人員送來請　旨除授係是

祖宗以來 成憲今 命臣等公同御藥房以太監
推選前項官員非敢不遵但本部自
祖宗朝以來並無公同內臣推選官員事例誠恐
今日創開此例則
祖宗之 成憲自此變更末流之弊將不可救書
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見不監先王成憲
而行者必有過差而不能善其後也且獻可替否
人臣之職也臣等有見於此而不言是不能盡職
罪何逃焉伏望
皇上俯賜戒察容臣等死罪合無不必會官推選
只照見行事例令太醫院從公推舉相應官一員
送部請 旨除補院判如或推舉不公聽本部參
究或有不相應人員揑詞告爭亦坐以罪如此則
法有定體事無紛更弊端絕而人心服矣弘治四
年五月十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不必會選徐生曾用藥有效
陞院判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恕以朴魯庸劣之資生際重熙累洽之運荷蒙
列聖洪恩揚歷中外顯秩年踰七十致仕歸田當

[illegible]
官保是職 厚德深仁[illegible]令[illegible]
選官[illegible]萬人豈敢辭其勞以明安之簡厚[illegible]
銓選非精神昏倦者所能爲誠恐[illegible]對曾筋力衰
憊者所可勉户部尚書李敏少臣[illegible]九齡今已踰[illegible]
右都御史屠滽又小臣二十餘歲亦告病回[illegible]今
七十有六兼之[illegible]朝露髮白[illegible]能久乎況耳
目昏瞶視聽[illegible]動履不便但[illegible]
食不言當 成化倒人將謂何且未老而退人[illegible]
以知幾知止稱之既老不去[illegible]於衆曰我不[illegible]
義爲國也人豈[illegible]臣於銓選之事固無不用
心但好官美除人皆望之而不能皆得怨謗有所
不免衰老[illegible]能自安若不求退非惟[illegible]廉恥之節
抑恐有不測之禍伏望
聖明俯賜矜憫俾臣謝事歸田苟延朝夕則是
聖恩始終以禮待臣臣生死豈敢有忘也臣無任[illegible]
望懇息之至弘治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具奏次日
奉
聖旨卿執選老臣克副倚任年數雖高精力未衰
不允所致[illegible]部知道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以應察銓選非精神昏倦者所能爲趨走奏
對非筋力衰憊者所可勉臣實昏倦衰憊不能支
持尤恐久則貽廉耻之節有不閑之禍以此懇乞
休致欲全始終伏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克副倚任年數雖高精力未衰
不允休致吏部知道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篤念耆舊雖潦倒龍鍾亦無厭棄之意是即
天地生物父母愛子之心也臣雖愚昧豈不知感
但今之吏部尚書即周官所謂冢宰也冢宰爲六

卿之長須得天下奇才方可居之成化年間若李
秉姚夔尹旻李裕輩之選吏部皆極一時之選其
後李秉姚夔皆爲言官論列李秉因而罷去姚夔
雖未罷去其名亦損尹旻與選頗久李裕甫及周
歲俱被逐去臣實空疎才望不及李秉等遠甚特
以朴忠愚直仰賴
聖明鑒察維持得以苟延數年今臣日老一日黜
檢關防難保無失選才論事焉能皆當或干物議
或拂 聖情萬一獲罪而去豈若今日以理致仕
之爲愈也又況臣委實筋力不支行走艱苦難以

任事伏望
聖慈垂念憐臣歸田苟延殘生使天下後世知
陛下之待臣有始有終臣之事 陛下知進知退豈
不美歟臣無任懇怖之至謹具奏聞弘治四年五月二
十九日具奏三十日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意卿但持正輔佐朝廷朕心自
知勿爲過慮以老固辭不允休致吏部知道欽此
選用教官奏狀
查得先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劉吉等題准今後教官係舉人出身九

年考滿到部有功績考中該陞者許同聽選監生
一體入大選考第除授本部已經陞將該陞教
官係舉人出身若與同監生入考選除府同知知
州知縣等官未免緣前項舉人出身教官與監生
同考較其文藝多在前列該授以府佐及州縣正
官但中間有年貌衰老人物鄙猥氣質懦弱不堪
爲有司官者若一槩授以前職恐不勝任孔子曰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專
以紙上文字爲甲乙而授官恐非隨材器使之法
況唐以身言書判選士似又不專在文字也兼且

天下府州縣儒學教授學正教諭員缺數多兩京
國子監助教學正等官時常有缺前項舉人出身
教職俱應有司之選別無有文字之人可以陞補
則是各學常教與夫國子監官多不得人何以作
興人才合無今後該考舉人出身教官本部臨期
揀選年貌相應者照例入考除授該得有司職事
若年貌衰老人物鄙猥氣質懦弱者不必入考仍
照舊陞除監學教官 如此庶幾各當其才而監學
官員不致又缺矣緣係處置教官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四年六月初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傳奉官陞職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文華殿
書辦中書舍人等官杜昌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又該吏
科抄出浙江道監察御史滕祐題云云等因具題
奉
聖旨徐生已陞了罷杜昌等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通抄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杜昌等俱由雜流
奔走請託乞 恩傳奉不數年連陞疊轉至于在

京堂上五六品職事處于 禁密之地後雖降級
仍存供事已爲幸矣三四年來希冀復職未嘗絕
念但無由而發一見傳奉降級官徐生違例夤緣
復用臣等本部言之既不蒙見聽科道言之又不
蒙加省輒使効尤敢於故違奏復原職此御史滕
祐有見於此所以反復懇懇言之臣等詳味其言
非見理明白有忠君之實心懷經國之遠圖者未
易及此
陛下宜留神再三省覽依其所言賜之施行將徐
生杜昌等俱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庶幾紀綱不壞

名器隆重倖門閉弊端絕而奔競之徒不復覬覦
矣今既奉 成命徐生已陞了罷若將杜昌等亦
置之不論則其他傳奉革罷并降級官員又何畏
憚而不來奏擾豈不有壞士風紊亂 朝政欲天
下之無事恐不可得也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合無將杜昌等七員照依御史滕
祐所言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將來之戒緣杜
昌係京官及節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并徐生
已陞了罷杜昌等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四年六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杜昌等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拿問且
都饒這遭著仍舊辦事欽此
議選用　王府醫官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弘治四年六月初六日節
該欽奉　勅吏部益王年已長成依例便選學行
端正者除王府官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太醫院等
衙門取相應醫士人等選除去後續准太醫院手
本開稱蒙　御馬監太監陳寛於　乾清宮傳奉
聖旨既親王奏討冠帶醫士張錡等二名照數撥
與欽此欽遵今將撥過醫士姓名合用手本開報

前去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仰惟
前勅有以見　聖意命臣等選學行端正者爲
王府官蓋欲　王之前後左右皆正人將以成
王之德也及覩傳奉　旨意又以見　聖意一聞
王言輒便依從者惟恐拂　王之情也將以成
王之德愛　王也恐拂　王之情亦愛　王也二
者雖曰均是愛　王然於愛之中亦不可不審處
之設若醫士張錡等二名醫術果高於一時
王所素知無左右爲之先容　王自討之
陛下自許之臣等將奉行之不暇矣敢冒喙於其

閒哉今　王尚在幼沖恐未知二醫之賢否蓋是
有求於　王之左右而討之
陛下許之則是開衆枉之門起奔競之風使
王日與此輩居將何所取以成其德乎向者將宗
儒等夤緣而爲良醫正副使臣等言之
陛下從之今張錡等必不敢復爲此謀只因臣等
未嘗言之所以張錡等今復踵而爲之若臣等再
不言之則後之欲爲　王府官者莫不奔競以求
之奔競者得之而守分者不得則守分者亦將變
而爲奔競矣竊恐士風從茲日趨於下而不競也

然而此事
陛下雖曰愛　王實無益於　王而有損於治體
有壞於風俗也不小臣等愚昧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愛　王當以德而不可以姑息以
德則　王始雖不悅而終有以成其德以姑息則
王始雖悅而終無以成其德二者是非較然有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合無令張錡等二名仍前冠帶
辦事另取相應醫士二人除授良醫正副如此則
奔競自息風俗不壞公道行而人心服矣今後凡
王言之合理者

陛下固當從之其不合理者亦當諭　王知其所
以不可從之道如此則　王之左右皆不敢以不
正之事悖　王行亦不敢以不正之言爲　王道
而　王之言行皆歸於正豈不爲　宗室之光乎
陛下友愛　諸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緣係息奔
競正風俗事理伏乞
聖明留神裁察幸甚弘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具
題次日奉
聖旨是張綸等不用仍行太醫院從公推選相應
的除授今後太醫院用人只照舊例行不許妄保

奏請欽此

處置選用進士奏狀

文選淸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照得每科第三甲進
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縣等官後二三分俱選
京職所以[illegible]選者或告養病或因公差在
家近依[illegible]選除外任者纔赴部希冀京職之[illegible]
若不[illegible]恐遞相倣效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
壞士風[illegible]今後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
[illegible]隨衆[illegible]其餘養病公差回選者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

選外任亦選外任已選京職仍選京職庶人[illegible]
平而選法不壞矣緣係處置選用進士事理未敢
擅便弘治四年八月初八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保用典樂奏狀

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岐王
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徽王成化十七年之國弘治二年八月內該
徽王奏稱典樂王宗信致仕保伊隨帶前來徒弟

樂舞生蔣貴道補任本部已經勘結無擬將蔣貴
道題　准除補本府典樂訖查得　親王未之國
之前典樂有缺該行太常寺揀選年深相應樂舞
生送部具　奏除補行准太常寺典簿廳手本據
神樂觀手本查得[illegible]正宗徒弟身雖
無過係成化十八年七月內[illegible]樂舞生方經九年
及拘集樂舞生張[illegible]等三百二十四名到官審
勘得樂舞生[illegible]等三百五十一
名之後[illegible]以定奪等因回報到司案呈到部
看得[illegible]係是神樂觀樂舞生不係典樂李正

宗帶在身邊隨　王之國徒弟比與將真道不同
況本生在觀年淺尚在見在樂舞生三百五十一
名之後例不該挽越授職就使相應授職亦必待
所司推舉而後可今本生赴長史司具告啓　王
保伊做典樂是自薦自售非　王知其能而舉之
也若將此等自薦之人用之則是起奔競之風其
後　王府官有缺奔競之徒皆來自薦不用則從
此以爲例用之則從此而壞選法且道士之稱受
業師則曰師父於師前自稱則曰弟子此理之正
也未有直稱師爲父而自稱爲徒男者今魏道賢

狀内自稱曰徒男稱其師曰父可見是邪諂之人
非正士也既稱師爲父已爲徒男師死未及兩月
却不守服就求做官亦可見其爲人也　王之左
右須得正人則　王德日進書曰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是也如此邪諂不正之人豈可爲　親王官
僚乎合無照依舊例行移太常寺從公推選年深
相應樂舞生一名送部另行具　奏除補緣係比
例奏保典樂及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四年十月初二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内府抄出
徽王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
徽王奏要照先年良醫副王瑛奪情起復事例免
令任好禮丁憂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查得成化十
九年二月内該　徽王奏稱王府良醫副王瑛本
情仔留辦事本部爲照本官母故例該丁憂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王奏欽此查得弘治元年十月

内該本部題爲扶持風化事照得官吏人等聞父
母喪依例丁憂係是
祖宗舊制奪情起復非令典欲望著爲定例自今
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
依例守制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者許科道官糾劾
奉
聖旨是欽此爲照王瑛奪情係在弘治元年題
准前項例前事難施行已經立案訖今又奏前因
案呈切准　朝廷政令貴信不信則人疑而事不
立矣臣等前此既題有前項自今不許奪情起復

事例今又令任好禮奪情起復則是前例不信也
況任好禮係良醫副彼雖守制尚有良醫正王瑛
在亦可以視疾府中未為無人用就使府中缺人
另除良醫副一員前去未為不可臣等非敢不依
從　王之所奏但恐　朝廷政令不信於人以後
人難遵守緣係　王府各係官員及節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四年十月初
二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三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四

吏部

議在京三品官病故請給　誥命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左春坊左
諭德楊守阯奏云云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
奉本部送該本官奏前事為查正統三年四月內
纂脩
宣宗皇帝實錄進呈節奉
英宗皇帝聖旨陳循徐珵王玉既丁憂且不陞秩
此成化三年纂脩
英宗皇帝實錄進呈節奉
憲宗皇帝聖旨事故的罷欽此今次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進呈翰林院手本開纂脩該陞官
員而有查有先年節奉　欽依事故的罷事例不
開外等因則知今次纂脩之陞官悉遵
先朝之故事及查得成化三年纂脩事故官內一
員副總裁禮部右侍郎李紹先於天順八年八月
內開館成化二年八月內本官養病成化三年八
月進呈在館二年去任一年不曾陞官此其等故

的罷之明驗也今右侍郎楊守陳品職并爲副總裁俱與李紹同而在館之日比與李紹少去館之日比與李紹多本部所以不敢故違先朝事例與伊覆奏以此將奏詞立案訖今又奏前因案呈到部切緣自
祖宗朝至今在廷文職大臣病故贈本身一官者間或有之贈及祖父母父母者絕無歷任三年請給　誥勅者有例歷任未及三年病故者給
誥勅者無例今楊守陳任三品官未及三年病故伊弟楊守阯爲伊奏乞贈官并請原任三品

誥命封及祖父除請原任三品　誥命封及祖父例難准理外所據贈官一事臣等未敢擅便定奪緣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弘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楊守陳贈禮部尚書欽此

扶持公道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查得先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題該者法司會議論奏柳景秦紘之事
陛下於柳景念及祖功赦其死命俾得福巾優游閑住於秦紘則以奏事亦有不實免其逮歲使之致仕且律條有曰告二事以上重事告實輕事招虛及數事罪等但一事告實者皆免罪今秦紘所言柳景之事輕重勘實不止一端間有不實乃十百中之一二耳揆之律意固當免罪况秦紘之舉乃風憲彈劾之公義非常人告訐之私情雖曰有罪猶乎云爾揆諸情法尤可矜恕伏望
皇上俯念人才之難思秦紘盡心爲　國反遭擠陷之枉將秦紘仍留辦事以慰在官等因具題俱奉

聖旨秦紘已發落了不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已經立案訖續該南京六科給事中倪天民等十三道監察御史楊琠等與夫肇慶府同知張吉亦論奏其事文雖殊而意則同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
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緊要當則人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參看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
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　朝廷召還秦

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
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擬旨該追贓又蒙
聖恩免之矣而　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
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
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或
處之南京都察院俾之視事未必無補如此則賞
罰俶當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將來勸矣不然則非
臣等所敢知也伏乞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節奏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
理未敢擅便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二
十七日奉
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
史秦紘著做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陝西三原縣人年十三始入縣學二十六而中
鄉舉三十三而登進士改庶吉士三十四除大理
寺評事尋陞寺副五年而陞知揚州府又六年而
陞江西右布政使又四年而陞河南左布政使未
踰年而陞右副都御史撫治流民又二年以平賊
功陞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未幾陞南京刑部左
侍郎管部事改刑部總理河道又改南京戶部管
部事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陞右都御史改
南京右都御史參賛機務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賛
如故既而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
隷蘇松等處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九年
秩滿陞太子少保仍舊管事成化二十二年致仕
二十三年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召臣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今又五年矣臣自入仕至今四十四年荷
列聖莫大之恩官至一品
誥贈三代榮幸無加捐生莫報但犬馬之年今已
七十有七矣委實筋力衰弱不能趨走承事神思
昏倦難以旋別淑慝雖請託路絕奔競風息然已
用者未必皆遂賢未用者未必皆無害第恐積駿
日深不能保終有辱　召命伏望
皇上少賜矜察放臣歸田另選碩德重望之人代
臣非惟使臣老來安恬以待終必能薦引群賢翊
贊以成治矣臣無任懇切隕越之至等因弘治五

年正月十六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御居重職當勉副委任勿以老辭吏部知道
欽此

論御醫王玉不當陞俸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醫院御
醫王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科道官陳言該
本部查處具題節該奉
聖旨太醫院堂上官照額挨次存留院使施欽闕

來看欽此欽遵續該本部照額挨次存留院使施
欽院判任義章澗二員其餘左通政張倫左參議
丘鈺院使仲蘭錢鈍院判劉文泰汪智許觀莊元
金寶李思勉施鑑陳公賢徐生黃綬孫泰潘澤王
玉共一十七員俱係額外官員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太醫院額內的僉書額外已降的罷汪智
李思勉致仕張倫降院判其餘降御醫都各供事
欽此欽遵彼時王玉丁憂在家其後起復到部違
限年久本部欲送法司問罪題奉
聖旨王玉違限年久本當送問且饒他着復御醫

供事欽此欽遵又查得先該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孫珪等題稱御醫等官王玉等四員丁憂去
訖無憑考察該本部題　准候各官起復到部仍
行給事中等官會同考察續據吏目朱戩等奏要
免考本部爲照各官俱係題奉　欽依該考人數
難准免考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丘鈺王玉朱戩已復原職并吳英都免考欽
此欽遵又查得太醫院以脩省改正爲由欲復革
罷傳奉官陳俊官良霈銓吳綬聶整朱俊等舊職
臣等以爲若復陳俊等官則其餘傳奉革罷者皆

來奏擾再三陳奏不可
是上竟將陳俊官良霈銓吳綬陞授御醫諸今王
玉奏稱曾在　春宮効勞與陳俊等事體相同要
復院判且太醫院額設院使一員院判二員成化
年間濫設數多
皇上嗣位之初遵依　舊制存留院使一員院判
二員見今不缺今王玉又要陞授院判則是欲遂
己私不顧有壞　成命况太醫院官以脩合藥餌
治療疾病爲職事前項降除御醫者皆非効勞之
人若復王玉一人之官則其餘人等必來奏擾不

與復奏彼必怨捏造言謗訕無所不至與之覆後[illegible]
則究官仍復如前有累
陛下初政天下公論必謂臣等阿諛竊祿不能匡
輔有何顏復立於朝設若院判有缺而王玉名在
同降衆人之末計其資望著其藝術未必超越衆
人亦難輒憑所奏就與陞授所據御醫王玉既蒙
聖恩免其送問又免考試自合竭忠盡職以圖報
稱今却不安職分希求陞授於理不可論法難容
欲將本官拿送法司究問以警將來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及係京官未敢擅便弘

治五年二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王玉免送問陞俸二級以後再有奏擾的送
問不饒欽此臣等竊惟賞罰者天下之公所以勸
善而懲惡也是賞罰也君主之臣輔而行之君欲
賞一人罰一人合天下之公論爲臣者能贊以
成之使天下之善者以勸惡者以懲斯人也非佞
臣乎君欲賞一人罰一人不合天下之公論爲臣
者不救正而阿徇以成之使天下之善者不以勸
者不懲斯人也非佞臣乎今
陛下以堯舜之德居堯舜之位故臣等欲效[illegible]

而不願爲佞臣也且御醫王玉粗通醫術行不過
人由傳奉而陞院判人多不平
陛下嗣大位之初降爲御醫物議稍息茲者誥復
院判臣等論之如前
陛下若從臣等所言將本官拿送法司問罪是爲
懲有罪乃法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爲　宥有罪猶
之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二級是爲賞有罪
矣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如王玉者臣等又行
送問其何以服彼之心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欲
天下不謂臣等爲佞臣得乎然佞臣固非臣等所

願爲亦非
陛下所以望臣等也伏望　聖明俯察芻蕘之言
收回陞俸之　命令王玉仍照今職辦事庶可以
服天下人之心且使後來如王玉者不待參問而
自不來奏擾矣臣等惓惓爲　國之心不自知其
言之狂也罪該萬死伏惟
聖慈俯賜矜察幸甚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具題
次日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王玉著仍照舊辦事欽此

論廠考課以定黜陟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在外有司官三年六年考
滿赴部給由考覈不分稱職不稱職俱引
奏黜陟候九年通考方定黜陟九年之內二考稱
職一考平常從稱職二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二
考平常一考稱職或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各
俱從平常二考平常一考不稱職從不稱職繁而
稱職無過陞二等繁而平常無過陞一等簡而稱
職與繁而平常同簡而平常無過本等用不稱職
初考繁處降二等簡處降三等若有過又各有降
等之例此我　朝

祖宗以來考課之成法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之盛典也又查得本部奏行事例除邊方軍民
衙門緊急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奪外其餘不係
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給由雖有事差責占三
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考覈不許托故違者
參問又該南京吏部尚書王[illegible]等奏該本部議擬
准除雲南等處地方窵遠有司大小官員照
赴本布政司給由其餘去處三年六年考滿官
員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不許仍前一槩令其
等因已經通行遵守外近該福建閩縣知縣周天
民福建延平衛經歷司知事方冕四川平茂長官
司吏目劉海河南布政司理問所提控案牘馬成
三年六年俱不給由九年方纔赴部給由公文內
雖開有本管上司衙門存留管事緣不係軍馬錢
糧緊關事情故違奏　准雖有事差責占三年六
年亦要一次赴部考覈事例雲南富民縣知縣文
茂三年六年不依例赴本布政司給由亦屬有違
除將案牘馬成先已呈堂送問外所據周天民等
呈堂送問間遇蒙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大赦
宥免切緣近年以來九年考滿官員到部中間有

稱三年六年遇例給由者有稱本管上司存留管
事者輙還九年一考考覈詞語定擬該陞該降品
級殊乖前項二考一考從稱職從平常從不稱
定擬陞降之法案呈到部參照知縣等官周天民
等三年六年當例　行赴部給由罪名雖經
恩宥緣各官止是給由一次若與給由二次三次
一體陞用不無勸怠不分何以警戒將來合無將
知縣等官周天民等數內繁而稱者上陞一級簡而
者各等降繁而平常者本等用簡而平常者降一級
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等衙

門有司大小官員知會今後務遵前例三年六年
俱要赴部給由雖有專差賫占三年六年亦要一
次赴部給由違者送問仍照周天民等事例定其
該陞該降品級若有例前納未曾經繳報牌冊到
部者不在此限其雲南所屬官三年六年不行赴
本布政司給由不繳牌冊到部亦照此例發落如
此則黜陟有所分別而選法均勤怠知所警懼而
治功成矣緣係定奪考績黜陟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五年三月十三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

定奪兩廣朝　覲官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閔珪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照得弘治六
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衙門官員例該朝
覲本部已經題　准通行遵守去後今該前因案
呈到部檢照諸司職掌內開凡在外官員三年徧
行朝　覲其各布政司按察司塩運司府州縣及
土官衙門流官等衙門官員帶首領官吏各一員

名理問所官須照依列在須知依式對欸攢造文
冊及將原領　勅諭諸司職掌內事蹟文簿具本
親齎　奏繳以憑考覈此
祖宗以來之舊制也成化十七年朝
覲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英咨稱兩廣地方廣闊賊情難料要將府州縣
官吏存留管事本部依擬題　准行令廣東廣西
二布政司各令掌印官各帶首領官　來
朝其所屬府州縣并土官衙門俱留在任撫治將
須知文冊送布按二司來朝官齎繳弘治二年朝

覲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秦紘題要免兩廣府州縣官來朝本部題
准行令兩廣布按二司掌印官并首領官及各府
正官各帶該吏來朝止免州縣官來朝訖今總督
兩廣都御史閔珪又照前具題若不分地方有無
賊情一槩存留府州縣官吏在任管事則以後朝
覲之年焉知各處不照此具奏若依所奏就行准
理則朝　覲之典不幾於廢乎且有道之世太平
之時豈可廢朝　覲之禮使上下之情不通廉官
貪吏無所旌別功過無所考覈可乎合無行移部

御史閔珪再查所奏前項地方如廣西柳慶桂林等府見今用兵廣東翁源河源等縣接連湖廣福建俱有賊情并有災傷去處府州縣官員俱各存留在任管事將該　進須知文冊申送布按二司堂上掌印并首領來朝官吏帶來齎繳其餘無賊情無災傷去處府州縣官吏俱要隨同布按二司官併斯來朝緣係存留朝　覲官員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三月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先任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成化二十二年致仕二十三年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遣使齎　勅召臣至京陞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臣自知才薄不能勝任已嘗再三乞　恩辭免不蒙　俞允不得已然後就職至今五年之間請老之章又十有八上矣俱蒙
皇上溫詔慰留不從其請但臣今年七十有七筋力衰憊精神昏耗雖勉強盡職焉能保其無虞況銓選人物尤為難事使明哲之士居此地位尚不能得人人歡心如臣之愚焉能使人人而悅之又況臣賦性戇直不能周旋人事平居無事人尚嘗譏少有間隙則群起而併擠之遂成過愆此臣之所以日夜恐懼不敢久居於此也伏望
聖恩憐臣衰老容臣　歸田俾得無事蓋棺斯為萬幸臣無任惶怖之至等因弘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當勉副任用不允休致吏部知道欽此

激勸賢勞官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云云等到部臣等切惟　國家之大計莫重於稅糧稅之先務莫重於京邊今山東布政司弘治四年分起運京邊稅糧動以數十萬計而草束布花亦其多稱是續及次年四月初旬俱已完獲通關云非本政能綢聞望素著能服人才能足以濟事安致部屬官民趨事如此之速耶比之其他布政司息事官員稅糧拖欠五七年久者優劣勤惰相去遠甚況聞本官催併之際不疾不徐靡苛靡刻事自集此尤見其為良有司也[illegible]

之優及訪以今官操履有白念行實能者以賢勞
官員理所推如家已　勅吏部以爲盡奪本官
如果平昔修歷與臣等所保相符盡爲照例旌擢
庶使賢能者知所勸而怠惰者知所懲矣緣係激
勸賢能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四月二十
八日本部尚書[illegible]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備由移咨貴部
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
部送司查得熊綉年五十二歲湖廣都司等處
軍籍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由進士歷陞知

奏議卷十四　十六

府於弘治三年九月內陞授前職十一月二十五
日到任歷俸年半不曾赴部給由案呈到部竊惟
唐虞之世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故
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迨至我
朝考績黜陟亦用此道雖近來舉行旌擢之典亦
必待其所舉之官歷任三年之後曾經考稱過
覆勘果有卓異政績然後施行未嘗有歷任一二
三年就行旌異者今熊綉以知府而蒞任政甫及
年半雖完前項擢草是乃職分當爲[illegible]以便旌

擢合無行候本官三年考滿考稱任內着有卓異
政績覆勘是實然後量與旌擢如此則　朝無濫
及之　恩官無苟且之政人知所勸而治功成矣
緣係旌擢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五
月初十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大學士丘濬建言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丘濬奏云
云等因具奏奉

奏議卷十四　十七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
陞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
遵抄出移咨送司除止印經節賞賜等項隸別部
等行外內杜塞希求陞官四事係本部掌行案呈
到部查得先該　內官監官奏言脩築蘆溝河堤
岸要將文思院等衙門副使潘俊把總曲興等量
加陞職本部以爲　朝廷置文思院官幷把總人
匠無非爲營造計也今副使潘俊等脩築蘆溝河
堤岸工完雖曾效勞是乃職分之所當爲非分外
事也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啟

鞏端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續又該
內官監題稱脩築　正陽門等城垣河橋工完要
將冠帶掌作把總并天文生齊士及催工官尚禮
等量加俸級等因本部為照蘆溝橋工完官匠人
等既奉　欽依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所據脩築城
垣河橋把總尚禮等似難量加俸級合無照依蘆
溝量加賞賜以酬其勞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將帝把總尚禮王友道王猪兒杜□雅并內
做軍器局副使王福董瓚耿福汪寬朱頤都與冠

奏議卷十四　十八

帶欽此本部又言前者脩蘆溝河隄岸管工內官
潘俊等既有
聖旨不准陞都加與賞賜今脩城垣冠帶官尚禮
等部降前項陞賞之　旨是功同而賞異也伏望
收回　前旨將尚禮等亦量加賞賜等因題奉
聖旨尚禮等既陞職冠帶了罷欽此本部又題稱
以為已陞了不可改亦望
聖明留意今後內外官員但有似此為人奏討陞
官有壞名器者許科道官參奏拿問等因題奉
聖旨這以後事朕自有處置欽此又該本部議擬

今并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人奏
職其內外權要之人遇有考滿等項官員有央
本部次資格相應人員內擬　奏除授不許坐名
奏討其考滿等官三年六年考滿務令照例赴部
給由考覈以憑黜陟不許奏乞昇陞職事違者並
聽本部參奏就將所舉之人拿送法司問罪不分
原有官無官俱發回原籍為民當差舉主一體治
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自陳
陞職違了的治罪不饒欽此今太子太保禮部尚

奏議卷十四　九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丘濬所言前四事誠為國為
民之至計實兼法語巽與之雅言孔子曰法語之
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為貴
陛下一覽前言輒降　俞旨可謂從且說矣如又
多須
陛下好問好察如帝舜改過不吝如成湯焉有不
改且繹乎今後內外臣隣如有為人求官陞職如
丘濬所云者請以丘濬之言而論之止之則官不
及私昵祿不至濫費　國不受其弊民不受其害

萬萬年太平之基業可悠久而不拔矣萬一
聖情重違其請而許之 臣等則當謹執前項
旨意與夫丘濬之言陳奏
陛下俯賜優容而矜允之則恩在
陛下而怨在臣等矣臣等君其位食其祿任其事
死且不避而怨讟乎伏惟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緣係節奉 欽依該衙門看
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五月十二日早
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今日早 朝退錦衣衛官召吏部堂上官臣翊[illegible]
有微恙不能朝參臣世臣[illegible]趨至左順門有司
監太監覃昌說稱
聖上欲著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翊[illegible]
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奉行臣俶等回至部[illegible]
與臣翊備說前情臣等伏惟
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恭[illegible]
親戚之 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 皇親壽[illegible]
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illegible]矣然[illegible]

而不與若□恐來天下之物議累莫大之
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
陛下之本心且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於其職
歷年深資望久遇有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
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職何以服天下之心
杜天下之口是欲□舉本官反累本官也有何益
哉伏望
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公
議使天下後世得以窺其淺深非
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望也臣等待罪銓司

忘誠爲 國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而激切也死罪
死罪惟 聖明優容而矜察之幸甚弘治五年[illegible]
月十三日謹具題 知
議御史徐璿簡賢能以養人材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illegible]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徐璿奏云云等因具[illegible]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illegible]
御史徐璿所奏除防奸弊以杜奔競本部另行[illegible]
所據簡賢能以養人材係隸吏部掌行抄單[illegible]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監察御史徐璿奏稱[illegible]

以養人才一節固為有理但除授州縣正官除選
正外其餘聽選監生不分舉人歲貢與夫乞
恩遇例出身者一體考選在於前列者然後除授
正官間有一二不稱之人難以一槩將歲貢乞
恩遇例者棄而不用且如以舉人進士論也俱由
歲貢入監其後俱中狀元及前列者亦自監生中間
全無人乎且人之才性不同有偏於學問而有方於
政事者亦有長於政事而短於學問者亦有有學
問而不能提調學校有學問而能提調學校
者豈無全才故人之於事有能有不能且各處歲

貢生員俱係在學年深有科舉五七次不得中式
者提學官考試見其頗通文理又不可黜退有五
十以上方得應貢者亦有六十以上貢來者如此
之人使其坐監十無一二得官所以多願就教職
今欲止用未及五十者為教職則前項五十以上
歲貢生員多無路出身况不及五十者數少又多
不願就教職况每科副榜舉人亦多不願教職此
教官缺多所以不得不於歲貢就教職歲貢生員考
選本官前項處置若科目出身并歲貢生員未及
五十者數多固可行之令科目出身并歲貢生員

未及五十者數少雖欲行而自不能其言提調學
校官今後務要遍歷考試不許提取會考越境迎
接等項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調學
校監察御史并浙江等處提調學校副使僉事務
要遍歷府州縣學考試生員不許任意提取數學
生員會於一處考試按臨地方務要預先移文禁
止迎送不許出郭若有自謂生徒樂從不行禁止
縱令迎送百里之外以致下情不堪士風向薄許
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劾奏究治緣係陳言及奏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六月

初二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
一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
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
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少力弱
者所能勝任查得舊例中副榜舉人俱除教職中
間有年未及二十五歲告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
子監讀書二十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illegible]

除教職並以年未及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為人師
[illegible]今不就教職況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
今若行從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
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衆
職分理庶務加以迭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
恐不能甚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
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石存禮仍送該衙
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人使本官讀
書進學日省月脩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
斯可責其成績緣係處置選用年幼進士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五年六月初八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御史馮玘因治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奉本
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馮玘題云云等
因具本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所奏四事內處置逆恶等三事本部徑自
查奏外其剿服土官一事內宣撫宣慰長官把事

[illegible]旨本部議奏其知府知州巡檢文職等官行移
吏部掌行通送該司仰行吏部該司呈堂[illegible]查
照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
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回明白具 奏就彼冠帶
者襲者又有赴京具 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
又有到京為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 又有到京
不會 奏緣由發回候會 奏至日另行本人
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以
該欽奉 詔書內開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
[illegible]今後有占襲者各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

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來驗中間如有徇
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察 罪坐原勘官員欽此欽
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監察御史馮玘[illegible]
要令土官子孫衙門例赴京襲替亦可馴服[illegible]
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諸番
雜迴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艱難險阻及至京
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或
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
之徒指稱衙府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為以致邊
[illegible]其貽害衙門被其玷汚是以 朝廷洞察斯

許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奏賀從公體勘定名會
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華夷
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
承襲俾知 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恐邪心
未消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照
詔書事例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為
便合通行貴州等布政司今後土官子孫應襲者保
勘明白仍照 詔書恩例行令就彼冠帶承襲若有
柱之後如遇總鎮巡撫巡按三司分巡分守及一
應上司官員到彼俱要與同流官參見其撫字[illegible]

官亦要諭以 朝廷 恩威使之各懷忠愛之心
撫治夷民辦納糧差如或生事擾害地方
國法具存決不輕 宥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
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六月二十日具題次
日奉
聖旨是欽此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四

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五

吏部

議致仕尚書胡拱辰請給 誥命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奉本
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工
部致仕尚書胡拱辰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本官所奏除乞 恩入監本部另行外所據
乞 賜 誥命係隷別部掌行合就連送仰行吏
部該司呈堂徑自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查得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內該本官奏為乞 恩休致
事本部查得本官歷官中外四十八年始終清慎
年已七十例該致仕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胡拱辰既歷官清慎不准致仕著
用心辦事欽此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南京尚書等
官被劾者五員餘皆冠帶閑住獨胡拱辰得致仕
於此有以見
先帝知本官之清慎故其所以優之者與衆不同
也況本官致仕止因年老別無異議觀此奏詞則
其年老不衰可知又況本官歷任中外五十餘年

史199 112

始終一節有功無過是亦 聖世希有之人□□
且本官歷正二品俸二十五箇月有餘陞尚書又
三十一箇月有餘止因尚書欠三箇半月未滿一
考未曾請給 誥命榮及先世以歷二品俸論之
實已滿一考又多二十餘箇月今本官懇乞
聖恩憐憫給 賜尚書 誥命欲 恩及其父祖
以滿臣子之至願緣係□任大臣乞 恩□□
誥命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伏乞
聖裁弘治五年六月二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與他欽此

奏議卷十五 二

議都御史高崧乞全體統奏狀
又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貴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崧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等
衙門外設都布按三司以及府衛等衙門
所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制內外體統昭然不容紊亂又 大明律有□□
□□□□□□□□

百蓋以 上命為重初不計其官之崇卑也以
統論之都御史則統攝乎布政而布政因其屬也
以奉使論之都御史奉 命出使布政職守一方
當致敬盡禮況都御史高崧欽奉 勅書巡撫貴
州而其境內官無大小皆當受其約束政無鉅細
皆當聽其處分今布政劉元自恃小才罔知大體
乃敢輕侮都御史高崧言語不遜則是壞
朝廷之紀綱亂內外之體統本當參究但事在革
前欲將劉元改調別任緣今地方多事合無姑且
不動本部煩行貴州布政司轉行左布政劉元令
後務要改過自新安分守禮敬修職業毋得越禮
犯分邪視 制使自速罪愆仍行都察院轉行都
御史高崧亦要振肅紀綱以禮自防行事之際尤
當顧大體毋得避小嫌今後劉元如仍侮慢自賢
不聽約束阻壞行事明白奏來以憑拿問緣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六月二
十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王綸汰冗官以除民蠹奏狀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本科給事

奏議卷十五 三

旨主緣題云云等因具題來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在外有司官員中間奉公守法盡心所事者少
貪婪不才老儒無爲者多誠如給事中王綸所言
但各該巡撫巡按等官問發爲民及考察黜退者
日不足而月有餘物之[illegible]新物之情也在人亦然
黜退一番後來者未必皆得人亦不過如此況今
朝　覲在邇又該考察方史傷之除陶官徒民
蠹除民害尤當節民財省民力若又行令巡撫巡
按考察官員雖欲不必擾自有所不免到送往迎

來送舊迎新未免勞費合無不必行各該巡撫巡
按官員考察候朝　覲之日照例本部會同都察
院從公考察一大明黜陟惟復依王綸所言行該
守地方巡撫等官會同考察量爲黜罷緣係[illegible]
處置事宜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illegible]
弘治五年八月十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這考察事不必行欽此

一論太監黃瓚乞留弟在京辦事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內官
太監黃瓚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吏科參看得
先該吏部題奉
聖旨是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權要冒濫
陞職違了的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泉州府陰
陽學正術黃碧公差到京乃敢夤緣太監黃瓚奏
求京職事屬有違宜從抄行通行送司案呈到部
參照福建泉州府陰陽學正術黃碧解紙到京太
監黃瓚奏要對品存留在京辦事該吏科參出前
因臣等竊惟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先儒之格
言經國之要務也且內外百執事俱有定員缺一

員補一員則事體不紊祿不虛費如或額外濫設
則萬民惟正之供不足以充　國用多取之則民
必困民惟邦本豈可使之困乎向時冗官滿
朝皆無事而食祿中外洶洶爲之不平
皇上灼見其弊從廷議而華罷之由是仕途頗清
廩祿頗省公道乃行民情大悅即今華罷之徒欲
求復進者朝探夕聽東奔西走不得其門而入今
太監黃瓚奏要留伊弟黃碧在京辦事其事雖小
若一允之則倖門從此大開不能復閉豈有不壞
平明之治況又有前項　欽依事例臣等不敢不

言不敢不遵欲將黃碧堅送法司究問以塞弊源
緣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五年十月初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黃碧准改欽天監漏刻博士帶俸不為例欽
此

乞貸御史李興[illegible]死奏狀

臣伏聞
太祖高皇帝諭群臣有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盖
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
必言言而不直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但唯唯而

奏議卷二十五　六一

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直言者雖不善無由
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欽此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其所以察言用中以臨
聖子神孫萬萬世太平之基本乎仰惟
陛下履
太祖高皇帝之位體
太祖高皇帝之心於凡發號施令無非寬仁慈愛
惟恐傷人害物是以中外臣民無不感戴祝頌欲
聖壽億萬年使斯世斯民享億萬年太平之福門
監御史李興巡按陝西因公毆死一十三命刑[illegible]

會官問擬徒罪發遣爲民今
陛下欲處以死是惡其用刑太重欲懲一戒百以
重人命是以肅殺而行春育也臣不佞但李興之
在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貪官污吏強軍
豪民聞風歛跡不敢縱橫其有益於地方良民多
矣今其所傷雖有此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非有
意挾私法該徒罪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
以爲
陛下用刑任情不以法豈不有累 至仁至明之
聖德且天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

奏議卷十五　七

史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者無
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臣痛惜此事
欲言而不敢若累日今臣偶思
太祖高皇帝之聖諭是以終不敢黙黙者蓋爲
陛下聖德惜而不爲李興一小官惜也伏望
聖慈上體 天地生物之心欽恤
祖宗立法之意垂更大之 恩宥李興之死重加
發遣以正 國法以全 聖德天下幸甚臣稽首
謹具奏聞伏持罪弘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illegible]

聖旨李興打死人命數多本當處死你每既這
説饒死遂著實打一百連當房家小押發極邊煙
瘴地面永遠充軍今後出差御史務要尊依憲綱
而行不許分外生事敢有酷暴似李興的必處死
不饒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係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人蚤以民間秀髮之童
選補邑庠生徒之數二十有六而膺鄉薦三十有
三而中春闈始被選爲庶吉士初授職作評事[illegible]
遷本寺寺副經拜揚州知府擢右布政於江西陞

左布政於河南尋陞右左副都御史連遷三部左
侍郎至于右都御史尚書太子少保撫治鄖陽荊
陽南陽三府流民巡撫河南雲南南直隸三處地
方或總理河道或提督巡江或參贊機務不一其
差委或職司 國計或主典刑獄或脩明軍政不
一其任用雖不能盡其職分裨補萬一如以一綫
之微引千鈞之重兢兢業業于四十年之間惟恐
有失未嘗一日放此心也幸而行年七十有一荷
蒙
先帝聖恩賜臣致仕歸田雖棲身衙門之下亦以

當時刻稍怠 國家不意誤蒙
聖明以臣多歷年所起至于京處以保傅之位寄
以銓選之司自惟徒抱忠貞之志而無匡輔之猷
況值衰暮之年而寡知人之哲深恐負托不效有
負 聖恩是以辭謝至再而不獲 命乞休不一
而不得去臣嘗聞昔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有
誤國事史書其不忠臣既蒙
聖恩委任苟不盡職盡忠何以逃其罪乎是以有
所見聞無不盡心言之雖犯顏逆耳觸忤
左右荷蒙 聖明優容亦不加罪此臣之所以日

夜感激欲報無由豈肯假爲退託遽欲舍去但臣
犬馬之年已至七十有八血氣衰憊趨走艱跪
拜喫力委實勉強不去豈敢妄言況今 大朝考
察官員在邇觀其各處巡撫巡按等官開來揭帖
中間老疾罷輭不能任事等項官員頗多若不黜
退委實誤事使臣考察退之是以老之大者而退
老之小者不責已而責人人將謂何又況臣任事
日久積怨必多若不及早廻避大恐不能保終伏
望 聖恩憐臣衰老放臣歸田另選碩德重望之
人而任用之庶幾天工不至久曠殘喘得以苟延

考察之際人亦無得而議矣臣無任冰兢之至弘
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奏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老成重望委任方隆豈可以年老求退所
辭不允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伏思猥以庸材劣行謬蒙
列聖知遇歷任四十餘年至于崇階顯秩不能上
報　聖德萬一今已年老方衰乞歸田里奏奉
聖旨卿老成重望委任方隆豈可以年老求退所
辭不允欽此臣何人仰荷

聖恩獎諭眷留若此雖隕首捐軀莫能報酬使臣
未至老耄筋力強健每日出入　金門瞻望
清光退而坐高堂食厚祿率屬供職夫何爲而不
願此之歸田之後出入閭里鄉疃無祿而食無僕
代勞所見者不過農夫野叟而已夫何樂之有豈
肯舍此而就彼哉但臣委實年老氣衰齒髮艱辛
跪拜喫力勉強不去伏望
聖恩曲加矜憫容臣解印綬歸田里杜門謝客靜
以待盡豈勝感激臣無任瞻望懇乞之至弘治五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奏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年雖老筋力未衰朕已勉留何乃復請不
允欽此

該給事中王欽拾補治道奏狀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欽題
前事等因開坐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本官所題廣邊儲以防不虞等事係隸吏
户二部掌行擬合通行開單移咨煩爲徑自施行
等因送司案呈到部今將本官所言逐一議擬開

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臣等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
白昂等查得自宣德年來至今都察院同僉書管
事都御史或一員或二員多不過三員未嘗有四
五員同僉書管事者正統末景泰初都御史陳鎰
王文輪流鎮守陝西回則在院管事其餘各處巡
撫并贊理軍務都御史缺一員則推舉一員其所
推舉者多係曾經歷練老成之人少有不稱厥職

[illegible]諸司職掌原設左右
副都御史二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選補充足在
院協同管事以練達刑名如有巡撫員缺就便挨
次差遣一節其意無非欲巡撫官之得人且 一
祖宗之定官制都察院雖設左右都御史各一員
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共八
員想當時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者不過此八員
而已今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巡撫等項常有二
十二三員不爲不多若再補足員數在院管事以
備巡撫差用非惟管事之際議論紛紜政不歸一

抑且與隷廩祿難以供贍似爲未便今都察院見
有右都御史白昂右副都御史翟瑄又有左僉都
御史李介守制將滿儘可了事合無不必照依額
數添除官員今後遇有巡撫都御史員缺本部仍
照例會推相應人員請
旨簡用如此則官無冗設而法有定守矣 一伏
覩各處提調學校御史副使等官節該欽奉
勅諭内有曰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
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
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疎淺及怠於

訓誨[illegible]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illegible]
改[illegible]部別用欽此今給事中王欽題稱前因無
[illegible]重師儒之意合無行移都察院
行各處提學御史副使等官今後考驗教官務遵
原奉
勅諭内事理當禮待者禮待之當誡勵者誡勵之
當起送別用者起送之不許徇私偏執將一次考
驗不中者一槩起送別用如此則勸懲不至[illegible]
而師儒知所奮勵矣 一查得先該順天府知府
王衡等奏稱納銀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

楷書算法既以納財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
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時
賑卹凡百長策任貝爲不許再擬納財參吏[illegible]
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
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illegible]
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illegible]
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地方災
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謀輙便奏開告貝吏與人等納糧草
納銀兩等項事例從此効尤遂爲長策[illegible]

祖宗設養生員參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
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
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不別賢否一
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其識字能
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後滿赴部辦
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
回爲民未嘗不論能否一槩入選也近來因有前
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學富家子弟捏作生
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
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

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民一槩聽
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於
舊制有違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
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止由科貢
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徒是以聽選之人不
多選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
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
出身多者十七八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
用年已向衰誰肯盡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
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閒住又況此等雜途所

進中間多有召倩被虜亂軍逃亡之輩今日既知
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
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例限
今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當邊方
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例項生員吏典人等納
糧等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四川布政司奏要令陝西等布
政司一考兩考吏典定與則例出銀納銀而或免其
考或就撥京考或給與冠帶各照資格擬用等因

戶部明知題　准今後不許再行奏開前例却乃
不令本部知會朦朧題　准行移四川陝西雲
貴州四布政司招納去後弘治二年六月內該
州布政司奏稱年歲凶荒要本部查照前項事例
例具題行移該布政司將納銀事例限七月二十
日以裏停止今後諸司衙門敢有再行奏開前例
許本部參奏或科道官糾劾治罪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節次通行欽遵外近該巡撫山
東左僉都御史王霽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史
通各明知本部題　准再不許奏開吏典人等

錄事例乃敢故違王寵既開端於前後踵又接踵
於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 准是使後來雜進
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尚有不得
出身歸然吏部亦必不尚此也且吏部掌天下官
吏選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
法不清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
糧之不足遂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
人任其咎也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
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其為

聖政之累夫豈小哉今給事中王欽所言前因議
者謂深知其弊所宜禁止合無通行各布政司并
直隸府州各行所屬衙門除已留在官聽缺知印
承差吏典挨次參補外以後遇有名缺預先三箇
月以衰行屬照例於良善農民內揀選身家無過
人物端莊諳曉書寫者不必納銀就令參充其山
東直隸今次奏 准納銀事例合無於弘治六
年五月奏熟之時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
撫按官多方區畫賑濟不許奏討[illegible]納
[illegible]

行查照條例施行奏 准行亦聽科道官糾劾古
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選無壅滯之患矣

引疾乞休致奏狀

昨於本月十八日引選回家夜半將候忽患風
疾頭目昏暈痰氣上壅不省人事者累時已而少
蘇四肢痛木不能展轉已將原掌印信咨送本部
收掌本部題奏
聖旨印還着王恕掌欽此臣有以見

聖恩優待大臣之體面無故不棄之盛心且吏部
印信臣非不欲掌也一品俸祿臣非不欲食也
聖明在上臣非不欲事也
天地大德臣非不欲報也但臣年已老矣時已過
矣命已衰矣病已作矣諸毀者日益至矣禍患將
不免矣是以不得不退避也伏望
聖慈俯察愚衷曲賜矜憫俾臣早歸田里不致
損則是
聖恩保全老臣有始有終老臣感戴
聖恩無窮無盡也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以

年二月二十二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
此
再引疾乞休致奏狀
臣昨因滿疾具本懇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
此伏念臣本凡品庸流仰荷
聖明起用至此五六年來拜沐
殊恩異數多矣非不欲調理疾疚圖報萬一但臣
年幾八十血氣已衰百病侵尋如腰腿疼痛耳目

昏聵等疾非醫藥所能治療且銓衡之司人才進
退所繫天下治忽所關非才識明敏德望過人者
焉能勝任而服衆臣以老耄昏聵之人久居此地
有妨賢路其所進退之人又未必一一皆當欲其
服衆心而無怨謗得乎然
聖恩留臣是乃
朝廷禮貌大臣之體面臣非不知也使臣不速去
其位誠恐積毀日深獲罪愈重斯時也
聖恩雖欲留臣亦恐不可得使臣狼狽而歸有何
顏面復見鄉邦故人豈若今日之去之爲美也伏

望
聖慈俯賜矜察容臣歸田使臣無憂無懼苟延殘
喘而數日其視今日留臣之
恩豈不尤爲大乎臣無任感仰之至弘治六年六
月二十四日奏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引疾求退已有旨勉留不必固辭欽此
乞休致奏狀
臣先任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
之時年已七十有一退居田里歲且將周誤蒙
聖恩召至京師陞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俾之視

事時已七十有三矣茲又食保傅之祿與銓選之
政將及六載累蒙
殊恩異數難以備述雖捐軀隕首莫能報酬萬一
但血氣日衰桑榆景迫任既重而勢必危功未成
而謗即至深惟保晚節之難將恐爲平生之累是
以五六年來乞休二十餘次俱蒙
聖恩勉留不允其去今舊患腰腿疼痛兩足浮腫
等疾未瘳而新添心疼氣急驚悸不寧之證益劇
有若風燭殘星豈能長久伏望
聖恩憐臣年垂八十歷事四朝雖無奇勳異績亦

當□力勸留臣致仕歸田全其始終非惟臣□
身歿
以於無窮而在　廷大小臣僚亦相勸勉願協
太平之治於無窮矣臣無任悚懼之至弘治六年
閏五月十三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既稱有疾且加調理不允休致該部知道
欽此

再乞休致奏狀

臣昨以自　召用以來五六年間乞休二十餘次
伏蒙
聖恩勉留今舊疾未痊新疾又作恐不能長久伏
望
聖恩憐憫容臣致仕用全始終仰惟
皇上雖憐其老疾亦不忍遽舍且去乃降
溫詔令臣且加調理此乃　聖帝明王愛物之仁
不棄故舊之盛心也臣雖昏愚豈不知感但臣之
獲此疾也非一日矣雖少且壯者亦難為調理今
臣老且衰死將至矣豈醫藥所能療乎伏望
聖慈矜其愚憐其老哀其死將至容臣歸田有始
有終其為感激寧有窮乎臣無任隕涕懇祷之至

弘治六年閏五月二十□日具奏次日奉
聖旨卿既累辭准致仕着馳驛去還着有司月給
食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應用該衙門知道欽此

此亦奏議言之從附此中深去不加
一等附佈勇敢之气晏偏款百日
状可自矣臣人矣但乞休量見于
之令如而不令如去同功太息耳
同治已巳宮制似百閒而讀家諱記之儒
知夏二日年讀於此以志　古般識

王端毅公奏議卷之十五終

明王端毅奏議十五卷　四庫全書提要史部著錄奏議與明史藝文志、
同又序目有王介庵奏稿六卷見吳史部端奏九卷為弘治壬戌所刻據四庫
見係萬卷堂書目載有公奏議十五卷與　四庫本同則是本也此本正德辛巳
三原知縣王成章刊本萬卷堂所存者即此與明史稱公揚歷中外四十餘
年剛正清嚴始終如一公觀應當出此想見保國之忠綱書之名不愧於當
臣乃流德行爾曲謀言戴當時卿遺作五倫金倫棟劇公請其程學大儒
不宜留心闕由宦大役之將公所劾成化間留中之疏俱甚不報劉先
帝拒諫之失侍醫劉文泰因以此事攻公去位小人嫉害君主以劉財之辯
誣人大節今書具在當無不報二字則其事之子虛可知矣
光緒二十有七年歲在辛丑六月秋分前一日流廬主人葉德輝記

馬端肅公奏議十四卷（缺卷十三至十四）

（明）馬文升撰

清刻本（四庫底本）

馬端肅奏議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馬文升撰。文升有三紀、已著錄。案文升砥礪廉隅、練達政體、朝端大議往往待之而決。與王恕、劉大夏俱負一時重望。此集奏議五十五篇、乃嘉靖丁未其孫天祐所編、而以恩命錄及行略、墓誌等文附之。凡史傳所載直言讜論、全文皆具在集中。其請正北岳祀典於渾源州一疏、則本傳不載、而見於禮志。其為左都御史時所言振肅風紀十五章、本傳不詳其目、今亦獨見此書。大抵有關國計、不似明季臺諫惟事囂爭。惟文升於成化中巡撫遼東、總督漕運、當時必多所建白。而集中概不之及、則不詳其何故矣。

馬端肅奏議 十二卷 明馬文升撰

明馬文升奏議

乙卯六月十日得於京
東隆福寺街王姓書估

[seal] [seal]

馬端肅公奏議序

予聞端肅馬公爲舊名臣覽三邊莫
不高其制禦夷狄之略而想見其人
旣以使楚得拜祠下以仰公肖像而
戰功圖之壁間其前哈密誅滿四撫
東夷炳然在目越歲而予廵於淮乃
鈞人守揚州魏君出公遺編以示予
又得以盡公之議論嘗謂成周建都

洛邑以據中和之宅當其時周召閎
宜之徒莫不疏附後先以成熙和之
治宋至仁英君子相應和於時論道
者旣高潔於六經之上敷政者保守
於敦大之裕韓范富歐之戰畧職業
從容大雅有成周之風乃端肅馬公
者蓋河洛之遺雄也公事

孝皇所遇得行其志偶有勅諭皆以身當之設策制畧以禦微爽中貴口語坐視無恐非其大有得者詎至是耶且其持憲以立風紀本兵以制戎狄秉衡以序百官督撫以阜生民其設策運智之妙整刷保釐之方得之心而運之事投其機而協諸會者利澤孚於上下功德被於民物至今猶享之而其心不可得追考也所可徵者惟奏稾數帙而已其大者論格

君心之非其要者論教

太子之術其論十有五事而天下之風紀以明其論保民固本迭疏再上而天下之民志以通備極於兵農錢穀之數祀典風俗之宜其詞切要正大如布帛菽粟自益於日用卽此亦可

觀公之大畧矣昔人謂好觀故事有補於治若公之奏議其可闕遺魏君守揚州治尚敦厚而志在公奏稾其終身所依以師法者將會是究之公在晉秦之地多有顯功實業魏君之擢憲副將之晉必覈其行事之蹟而更刻之可也作刻奏議序

嘉靖丁未歲長至日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華亭謝應徵書

書刻馬端肅公奏議後

太師鈞陽端肅馬公歿且四十餘年其孫志

君天禎始以其奏草示予為之編次請於

侍御謝公序之付國子生葛子開校刻于邗江

當時君子謂長史君纘述之賢侍御公表章之

公於是槩可紀云嗚呼端肅公忠藎效于

英 憲 孝

武之朝其勲業載諸史冊名聞乎

中國四夷而其蹟見乎遺稾數帙如是而已夫韓

余王劉

明之良也我不敢知曰其終衣冠于伊傅周召

商周之烈也我亦不敢知曰其何追配于古之

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吾於

近而可述也予鈞人也嘗突起乎師乎端肅公

足矣刻成適予遷山西提學遂總帙以行將有

所考焉嘗 嘉靖丁未□□月

賜進士知揚州府前刑科右給事中東嶠□□□

謹跋

端肅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仝 聖德以隆治道事

法乾健以勤 聖政事

豫教 皇儲以隆國本事

恭請 皇太子御經帷以隆□□

卷之二

巡撫事凡七條

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

卷之三

思患豫防事

陳言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凡十五條

撫恤南都軍民事

卷之四

迴避僭害大臣事

蘇民困以弭災異事

申明 舊章以正罰俸事

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大祀犧牲事

乞 恩終制事
再乞 恩終制事
卷之五
豫祈雨澤以冀豐年事
潔淨 皇城門禁以壯國威事
釐正祀典事
慎守備以防不虞事
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
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
添設巡撫以保安地方事

卷之六
災異事
陳言申明職掌清理刑獄事
選補導豫防閑以保全 宗室事
陳情乞 恩休致事
卷之七
修飭武備防不虞事
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
卷之八
陳情乞 恩罷歸田里以弭天變事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保晚節事
復乞 天恩憐憫衰疾容令休致以全晚節
賞勞邊軍激勵銳氣事
成造堅甲利兵以防虜患事
乞 恩憐憫衰老容令休致事
釐正選法事
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消災異事
卷之九
處置銀兩以濟邊餉事
地震非常事
停奏事 疏凡二

暫且停止奉送神像以蘇民困事
豫防虜患以保重地方事
卷之十
賑濟饑民以固邦本事
申明 舊章以厚風化事
陳情衰老乞 恩休致事
因災變思患豫防以保固治安事
作養人材以備任使事

乞　恩優容言官事
卷之十一
恤民困以固邦本事
傳奉事凡九條
卷之十二
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
釐正封贈事
重　明詔信老臣以廣初終事
卷之十三
歷任

公像
像贊
卷之十四
行畧
公誌

題為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乎敬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則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望其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
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一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述我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illegible]

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皡者須不外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益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
卽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
天法
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然與
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
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
眞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王也天下蒼生無不

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眞可
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可以陋漢唐而
聖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
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之所當察也
皇上纘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
以凝
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
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

存不流於聲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
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illegible]
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
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
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
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
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
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
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傅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
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
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
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
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

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
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
慮以默思治道日御
便殿召見儒臣或俗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
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辯析孰爲道心孰爲
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
治用是以親決萬機益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
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

之而塞其釁大政事之疑必
召內閣大臣而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闕必
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
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
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
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爲人
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隆左右習一人之善
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於內
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
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
良者委任之不貳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
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
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皆減省無
益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
言路以防壅蔽塌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
差役浩繁所在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悉從
儉約遠邪術罔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

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矣
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
望少寬斧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
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具本
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　月　日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illegible]全
聖德以隆治道事臣切惟自古帝王聖德雖由天縱
亦由於進修也且聖莫聖於堯舜禹湯文武故
書稱堯曰克明峻德稱舜曰舜好問而察邇言
稱禹曰克勤克儉卑宮室惡衣服稱湯曰以禮
制心以義制事稱文王曰緝熙敬止以此觀之
則古二帝三王之聖德未嘗不由於進修而進
修未嘗不先於節儉伏惟
皇上聰明睿知本乎自然聖神文武出於天性曩在

春宮天下臣民皆知其有[illegible]之資矣繼登
寶位四載于茲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商技淫巧之不
好珍禽異獸之不蓄躬行節儉賞與不濫開言
路容直言優禮大臣寬郵刑獄却獅子於西域
退海青於交阯天下幸甚近聞欲湖浙添差抽
分內臣并陝職造各樣絨褐有司罷於奔命臣
惟地方未寧陝西連遭荒旱百姓死亡過半田
多荒蕪瘡痍未復其湖廣浙江設立抽分為因
漕運京儲該用糧船一萬餘隻天下有司買辦
木植不前所司建議抽分實為補造運船而設
即目運軍尚自賠補一半十分困苦若[illegible]
織造絨褐雖支官錢未免拘令婦女在官[illegible]
男子在官上工必生嗟怨其湖浙若添內臣抽
分各處客商聞之決然不敢販賣木植價必騰
貴必慢打造運船而運軍愈受其害逃亡必多
所係非細
皇上即位以來凡事悉法
祖宗此二事皆
祖宗朝所未行也況不係有益
國家重大事務若遂行之誠恐軍民驚駭以為此

數年未輕差遣內臣抽取木植及自來不曾着
令陝西織造絨褐況今天下民困財竭兵
食不足差去官員帶令人衆雖不害人終要供
給及回還之日裝載木植該用馬快船二三百
隻人夫數千餘名沿途官司未免勞擾伏望
皇上遵法二帝三王之儉德近遵
祖宗列聖之良圖收回
成命該用木植或令南京守備內臣將龍江瓦屑抽
分竹木局及就差南京內官前去蕪湖揀選已
抽分堪用者陸續運來應用或令工部分[illegible]

下有司買辦進納其實錫亦非供用之物其進
實為靡費若備賞賜自有江南織造段疋何必
用此毛錫方成錫賚且昔西旅貢獒武王受之
召公奭拳拳告戒至勒一篇之訓夫以武王之
聖受此一獒似未為害而召公告戒之切者蓋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老臣輔君正當如是而武
王終能聽之載在經書垂之萬世臣荷蒙
皇上厚恩叨以重任義同休戚遭逢
皇上堯舜之君日夜思惟無由補報覩茲二者事雖
若細關於

聖德實大事雖若小繫於天下
國家實重臣若隱忍不言萬一為
皇上聖德之累臣負國之罪將何所逃豈不有孤
皇上之付託故伏願
皇上將臣所言
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拳拳忠愛之至謹題請
旨

題目寫
請勤政事疏

[illegible]
[illegible]照得近來各處共
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適者[illegible]矣[illegible]是偶見此
旨
上天仁愛
皇上之意也
皇上發勤惕減膳撤樂凡有游[illegible]停止此又
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雖見[illegible]消與宋
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然[illegible]信乎天人相

與之際其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
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凝滯上天之道惟在於健
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與[illegible]
相脗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illegible]
之告[illegible]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illegible]
[illegible]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
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
宣宗純皇帝俱聽政視
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并天下一

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
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
朝
列聖之定規也恭惟
皇上膺
上天之眷命紹
祖宗之鴻圖
即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
朝決事悉遵
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

朝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
祖宗也近年以來視
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
皇上頤養天和保固
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
惟
皇上清心講學節嗜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
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
哉今視

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遵用
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
皇上勤政之心其於
聖德所關甚大臣切惜焉伏望
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
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
朝常常如此則
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
祖宗之規不改於
今日其於

聖德實非小補而庶務之治亦不難矣伏乞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一

題目寫請
務教太子條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豫教
皇儲以隆
國本事臣惟
太子國之儲貳後世
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故大易有蒙養
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憂深思遠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敬
天勤民法
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於
兩宮[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既昇

皇天眷顧
祖宗垂佑誕生
皇子實由
中宮皇后去春已正
儲位
神器有歸
宗祧是託此誠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
不早爲之教養也蓋蒙養之時長引長能未有
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
他日雖有良師良傅教之亦難入矣昔成王始
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
唐叔與遊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
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爲君也克紹文武之業
而爲有周令主此其豫教太子之明驗也爲今
之計必選端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
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於凡言語必教之以
真正之音而非禮之語不使之聞於耳凡
行步必教之端莊而非禮之容不使
之接於目教之不忘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
心教之恭謹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
內庭之宴鐘鼓可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
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凡不宜口誦其
言目觀其像而佔之鷹犬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
好遂其所欲而皆之使遠[illegible]
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昌者先教之誦習孝經
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

至於八歲教之誦詩讀書[illegible]

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illegible]

立

宮僚之時仍乞

勑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慎選

名實相符才德老成[illegible]學問醇正端良方正之臣

以充其任佩服箴規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

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illegible]日修已治

人之道凡世事委曲任[illegible]人物賢否在所

當辨與夫

上天之所當敬

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

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

皇太子德不至於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

堯舜文武之聖亦由此而致之耳臣以非材荷

蒙

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

皇上加臣

太子少保正係

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illegible]

惟在豫教

[illegible]備以成至德他日足以負荷[illegible]

而免[illegible]之譏大教

太子之道[illegible]文王世子篇賈誼保傅篇載之詳

矣宋儒真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

矣近日儒臣亦嘗進講於

[illegible]以此為[illegible]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

日之治亂是[illegible]臣[illegible]得之愚惓惓忠愛之[illegible]也伏

望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殞越之至為此具本親[illegible]

題請旨

弘治[illegible]年十一月初七日具題[illegible]七年[illegible]月

初十日奉

欽依是衍[illegible]

題爲請
皇太子御
經帷疏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奏
題爲恭請
皇太子御經帷以隆
睿學事恭惟
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
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侍從咸謂有進益此
誠
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
臣文升臣瑾俱任
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皇太子初出讀書於
文華殿後視
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
正旦冬節及每月朔望日於
文華殿門外朝
參相去頗遠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
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經書以隆
聖學而追古帝王今
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

三
內閣大臣及
東宮兼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未嘗一聚於承華
從容考之古者帝王之教
太子行步起處太傅在前太保在後入則有師出
則有保蓋欲左右前後皆正人出入起居無
有不欲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竊以爲今
欲請
皇太子照
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

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
臚寺堂印正官并二品以上官同
內閣大臣
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
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臣等得視
皇太子之
睿顏而
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收斂身心嚴威儼恪相接
日久自然厚重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
於緝熙光明之地

睿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
馬愚誠如此伏乞
聖明留意裁處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illegible]
弘治十五年四月　日

[illegible]臣馬文升謹

題為巡撫事會得先該戶部奏
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議事續
准兵部咨為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
在邊者於四月內腹裏者於八月內到京議事
緣即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
一槩赴京誠恐悞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
官員其附近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
情妨占照例議事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

民未得安緝有事難以摘離宜從將應議事件
明白條陳徑自具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
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
欲軍民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
事務除遵依欽奉
勅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
欽差鎮守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即次具
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坐具本專差舍人某人齎

史199-439

據謹題請

一重守令以廣德澤

切惟致治莫先於安民安民在擇乎守令蓋守
令者親民之官也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
天下無不治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殃而
庶政無不隳矣故自古英君誼辟欲躋民於雍
熙太和之域者未嘗不以慎擇守令爲先務也
洪惟

皇上愛民之心無異於舜禹宰相佐理之勤有同於
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致治之澤者
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
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切見今之守令由進
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
鮮有能稱其職探其所自其監生坐監并在[illegible]
部聽選通前二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
時年已五十以上鬢髮皓然神志昏憊其[illegible]
爲任任不久又將黜退照用之例諒不敢[illegible]
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如此[illegible]

政事之理人民之安豈可得[illegible]雖有吏部考覈
黜退之例及 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舉劾之嚴
然今日之黜退者爲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
者又有老耄闒茸之甚於前所退者蓋以國子
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考察數數黜
退而不知所以更張變通之則小民送舊迎新
徒爲勞費夫吏賢所以治民而賢才之盛未有
過於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令人皆以爲幸登
黃甲概除外任有負父母之望而厭士子之心
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
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
居瀚臯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
養人材之一端也陝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
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運各處邊方
夏秋稅糧相繼往來並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
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

皇上以生民爲念以守令爲重乞
勅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闕照依已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李賢奏

准

[illegible]吏部聽選舉人不分[illegible]
[illegible]生中年未老並資質英俊者通行[illegible]
[illegible]未成文移頒通堪任正官[illegible]
[illegible]主照依甲數挨次取用除[illegible]
[illegible]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illegible]
[illegible]有疾名[illegible]不分三年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月知州[illegible]
[illegible]今選[illegible]
[illegible]廢名[illegible]
[illegible]知二[illegible]

奏吏部定奪授職[illegible]
之罪以後知州知縣[illegible]
廢使守令皆得其人[illegible]

一添風憲以撫流民 照前 [illegible]

臣聞防[illegible]於未然者易[illegible]
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illegible]
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illegible]
於未然也切照漢中府地方[illegible]
民數少出産[illegible]多其河南山西[illegible]
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illegible]

軍

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
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
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之不肯還鄉即日
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
反叛臣恐乘機嘯聚為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
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見數造冊收照行仰
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
令回還此等之民若禁捉緊急又恐激變為患
若聽令在彼居住又非保久無虞況漢中山勢
之險尤甚於竹房流民之多不減於襄鄧雖嘗

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
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為因南陽之間
流民甚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奉
勅專一撫治近於荊襄南陽之間又蒙
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
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於
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
勅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
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
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

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
許偏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
無虞矣

增課鈔以贍軍用

切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
之道可行於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於財貲
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
國之用有不足而贍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
西所屬衛所官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
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

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關支本色六分
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
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
年該用鈔一千七十六萬六千四百六貫今所
屬每年止收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九
十八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
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一十二貫
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軍披堅執
銳卧雪眠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本等
在衛全資月糧俸米養贍爲[illegible]

折支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年不
得關支者四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
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
置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
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
不得關支事體尤非所以令官軍折支俸糧鈔
貫既有不敷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
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爲羅弊將何以蓄
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
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

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
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
項車輛馬騾亦令摽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
稅鈔是亦權時損益之宜也如蒙乞
勑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
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
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
安府首領官員於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
貫每騾一頭納鈔五貫每季將一季所收鈔貫
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

用假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滙
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
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拿問如律如此庶使軍
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至困之矣
恤軍士以蓄銳氣
切惟克敵制勝莫先於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
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
而後可以蓄養其銳也不衣不食不足而饑寒
身彼則自備之不暇何暇其用命而樂為之
用哉此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須

加撫勞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
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
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
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
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
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
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
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
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惟怕到邊責打只
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

該管官旗或指以[illegible]旗號[illegible]頭為[illegible]收假以
修理城垣門樓為由[illegible]次[illegible]欲逼迫[illegible]人將
原買脚力馬騾[illegible]及一年[illegible]
或又有倒死官馬[illegible]
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illegible]參等官[illegible]
物馬一匹還銀一二三[illegible]兩者有之銀　兩[illegible]
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illegible]
來索取在衛官員[illegible]
妻子或揭借月糧[illegible]一匹[illegible]
家為所借再倒死[illegible]此而逃亡[illegible]

十常八九所以[illegible]少且[illegible]
倒死責令賠補[illegible]死者[illegible]
其饑病瘦損倒死之[illegible]
復一年艱難狼狽又[illegible]
意外之虞矣[illegible]
多有衣不遮[illegible]
總兵等官[illegible]
此而欲[illegible]其用命[illegible]
以一遇[illegible]
[illegible]守京軍[illegible]

年久益加困弊[illegible]虜窺何我軍虛實擁衆犯邊
重有以貽
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深爲寒心伏乞
[illegible]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
將所屬官軍領關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
三次點視膘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膘息瘦者列
爲二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着
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
膘息肥壯遇有騎征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

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倒該買補本軍在邊艱
難者行移原衛着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
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
匹者就仰同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
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
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
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
科擾於軍及并奉奏
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剝害其各軍士上班脚力
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三人共買驢者各聽從

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
放債於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
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
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
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
勝之功矣
一清軍丁以杜勾擾
切惟發冊清取軍人[illegible]官擅勾所以絕勾
擾之弊而立長久[illegible]然法立既久不能無
弊若不隨時斟酌[illegible]則前法愈壞奸弊

愈生而民有不勝其[illegible]矣近該陝西布政司
清軍委官左參政[illegible]等呈奉得節據西安府耀
州等州蒲城等縣軍[illegible]等各告稱各有戶
丁應當臨州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
營見有正軍身力精壯久有餘丁三四丁者七
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種
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
往買囑衛所官旗捏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
冊勾擾及至解衛爲因軍伍不闕將解去戶丁
爲奴驅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illegible]

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入已放囬者亦有之又
有告稱正軍囬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妻又
囬取討軍妻囬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
原籍人丁爲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從措辦
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
賣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猶不如意輙便囬衛
發冊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囬還出賣
自巳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甲人等爭
競讎恨在心囬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
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弊往往赴官訴告

分豁所司因見兵部發冊清勾難於干涉只得
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撥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
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
衛所投文官吏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饋送
土宜彼既有丁只得放囬往囬數千餘里勤經
半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
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
不許原籍勾取有司體勘是實囬報原衛將在
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除依
奉外今各該官吏罔遵前例往往受在營軍

丁財囑輙與發冊清勾非惟紊煩官府抑且擾
害人民照得陝西布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
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冊之弊因有而利州[illegible]
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冊之弊尤多呈乞通行四
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切詳衛所關軍發
冊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闕行文勾擾原
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連年供給各邊糧草
兼以累歲旱荒歉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
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困極不與供
送盤纏輙便捏故清取連年擾害不得安生誠

爲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叅政于璠督屬
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恐
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
勑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見在幷逃亡等項軍人
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見在者要開應役正
軍並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隷
各府各另類造文冊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
冊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并南京直隷府分徵
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冊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
對原降文冊如在衛原造有空閑餘丁[illegible]人又

清取戶丁顯是挾讐作弊所清戶丁免其分
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員再行本衛查理如
果在衛有丁就將作弊之人並該管旗吏先行
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
請提問不許管軍管事者令帶作差操若是在衛原
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
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
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擅便
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從原籍不與其[illegible]
盤纏捏作逃故一槩發冊清勾擾害果有違[illegible]

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與勘明白方許造
冊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憑捕之弊
而原籍戶丁免勾擾之害矣
一存遠軍以實兵備
切惟陝西關中重地北拒河套西抵番戎南通
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其大不比他方
尤當軫念況虜寇犯邊必先於此方今急務惟
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
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為率逃亡等
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見在

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
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
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
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鞏昌臨洮延
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為之闕
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為之不敷矣近年闕少各
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為因腹裏軍少無從
撥補文移往來終無杜絕查得陝西西安等府
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為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
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為因水

土不服多為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
至各衛所移文清取者一年或二三年方得起解
到彼又為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
其戶丁與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縲紲之
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
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
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解
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者
役間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
久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illegible]

伍空闕兩無所益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
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見今有例仍令
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
無丁戶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陝西布
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
戶丁如果累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
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閑軍衛所補伍操
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所軍役遠年
逃故清勾不到者却徑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

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
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
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illegible]之應衛
所不致闕軍而有操守之實矣
一禁通番以絕邊患
切惟欲絕邊方之患當[illegible]啓患之源蓋邊患不
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也苟欲絕邊患之[illegible]
而不禁啓患之原是猶止沸而不[illegible]薪又[illegible]
於治邊者哉照得陝西洮岷[illegible]
所沿邊番夷郎古之[illegible]　服不常

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
德彼皆順服歲時
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
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
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
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
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
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
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茶段疋銅器等貨買

求守把關隘之人公然放出外境進入番族易
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
段疋置造軍器及[illegible]使犯之必或
因爭論價值將通[illegible]人殺死同夫之人因是
違法不敢告官番人[illegible]人報[illegible]亦不敢前
來交易日肆搶劫[illegible]及各寨堡守把官
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illegible]吐番却又妄
稱本族搶劫等情[illegible]財物因而激變[illegible]
同各族為惡引惹邊[illegible]由於此甚至有等近
邊土人居民因與[illegible]人結親或通吐番[illegible]

題目當（四）講明律意疏 又俱頂格寫

進貢貪圖
賞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
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爲
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
軍互相倣傚一概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
便如蒙乞
勅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
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珉河州西寧但係隣近
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收買鐵鍋銅器
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私入番族貨賣及各
寨軍人將良善不曾爲惡族詐稱搶劫恐嚇財
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
明白本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
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
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
守備官員奏
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警懼而邊患爲少
息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奏
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
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
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
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
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切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
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婦含冤三

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寃抑之氣有
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重
之故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
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
愼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臨
御之初屢
詔大臣更定魏律至於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
命刑官重會衆律

矜恤為之
宋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
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明鞫獄之際
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
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
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
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
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
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務循就律將就發落
且笞杖徒流絞有所未當害未大至於人命一

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强盜竊主重在造意若
窩藏强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
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
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斷勘致
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
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亦
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
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若
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
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付

擬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
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
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
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
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
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
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
因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
科覆
奏處決幸蒙

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
明詔强盜無贓仗人命無傷者俱
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逐日辯理寬
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
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
倘然則其餘府州縣衙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
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
未明之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
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

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
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
勑兩京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
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
要將
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
不講其問囚之際悉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
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
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
衙門併兩京部屬官吏各置

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
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
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
者依律施行當奏
請并降用者徑自具
奏發落仍乞
勑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見任官
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闕先
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
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以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

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無濫施之弊獄無枉
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　月　日題

端肅公奏議卷之二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思患豫防事近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俞俊
奏該四川行都指揮使司經歷司呈稱建昌越嶲
等衛地方梁山崩塌土阜擁起地動數里塵砂
飛揚聲響如雷搖倒城垣房屋壓死軍民不知
其數成都等府所屬州縣亦各地震不已人畜
驚駭又該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翟瑄
奏據平陽府隰州永和縣申稱自西北起火紅光
照地天鳴有聲響如雷砲驚動山林鳥獸皆鳴

等因臣等切惟四川地方僻在西隅萬里之遠
番漢雜處水陸二途俱各險阻比之他省不同
而建昌地方尤在四川西南西連諸種番夷南
接雲南麗江軍民等府昔諸葛武侯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即此之地且四川地方自漢唐以來
往往奸雄竊據殘元之季為因荒旱明氏據有
其地我
朝賊首趙鐸等嘯聚為患數年始克平定況人性
猛悍易於倡亂今本處地方荒旱軍民缺食饑
殍盈塗已為可慮而又有此非常災異建昌之

甚亦不可不為之深憂且
上天變不虛示必由人事感召臣等訪得建昌原有
銀場別無衍司止是本處衛所軍餘煎辦歲辦
銀課數多十分困苦揭借月糧典賣男女不彀
陪補因而逃亡數多嗟怨之積已非一年災變
之示或由於此況本處不通舟楫尤艱於食及
訪得四川缺食之人民流入陝西漢中者不下
十數餘萬而湖廣饑民流來河南唐氏永寧者
亦不止此其襄陽竹山等處潛往者亦眾前項
地方往年無事之時尚有劉千斤李鬍子等少

患況今饑饉之際難保無虞誠恐陝西河南官
員止顧本處人民而外郡流來者既不給與賑
濟又不設法防閑缺食待死之人因而聚眾劫
掠其患非細萬一有此未免動調官軍得勞
何仰給然思至此深可寒心其四川缺少人
目下雖是遣官賑濟糧可度日若種無秋望
成亦無所望將來所為又不止此必須隨時
給種子方可濟其將來戶部雖是差官一員
濟一員又在湖廣督糧又恐不能週遍如四川
望

皇上軫念地方乞降
勅河南陝西湖廣廵撫鎮守等官督令布按二司廵
守并撫民官員作急前去漢中盧氏永寧并竹
山等處聚有流民處所將各處流民俱取見數
一面多方設法量爲賑濟一面嚴加曉諭防閑
務令流民得所不致貽患地方及請
勅四川鎮守廵撫等官行令各該衛所府州將見在
官軍壯手嚴加操習振揚威武用防不虞仍乞
勅戶部再差能幹郎中一員星馳前去四川一員專
在建昌賑濟撫恤一員同先差郎中分投賑濟

及行令差去湖廣督糧官員務要於湖廣地方
糴買新鮮種子數十萬石運去四川或就令成
都府所屬糴買若干量給災重地方無種人民
督令趁時播種以繫人心不許權豪勢要一槩
妄領仍將建昌等衛歲辦銀課暫且停罷待後
豐收之年所司另行奏
請定奪庶幾地方可保無虞而災異得以少弭臣等
職總風紀事關地方苟有所聞不敢緘默緣係
思患預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題目寫
陳治道
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題
題爲陳言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切惟贊襄治道
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
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
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
焉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
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
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廵以肅清一道廵按御
史總監察焉其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

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
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
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
吏肆無忌憚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
羣小屛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
望於
今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擢總風紀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仰答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
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
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
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
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

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
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
朝廷頒降
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
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
憲綱凡遇御史有闕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人內
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
任者所以未盡得人知蒙乞
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并布政二

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
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
戴賢有聲譽者明白具
奏遇有御史員闕吏部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
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
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
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
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
一禁擾害以戒贓官
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

贓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穀稂莠不除則
嘉穀無以遂其生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
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
罷職役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
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
司官拿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illegible]拾具
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
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
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

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懼罪原問官員或
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
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
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
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
尤各保職任坐視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
弛貪汚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
勑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
未發落妄捏虛詞捏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

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弔一干人卷勘問
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捏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
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
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
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
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
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
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
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
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

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
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而
上干和氣故雖皐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
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
豈可不慎擇其人而任之哉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闕吏部於兩京法司
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
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

闕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倘不得人
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槪以年老
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
名問刑之際止憑姦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
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
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
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
闕人尤爲誤事如蒙乞
勑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

等官有關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
官理問斷事有關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
年力精强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
除仍乞
勑內外問刑衙門以欽䘏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
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
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行誤問刑如此則司
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姦弊
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
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安
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
樂年間各處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
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
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
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尋到朝行甚至
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
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弛而姦弊滋甚矣
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實效如蒙乞

勑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
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
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
拘日期凡有官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
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
將問過[illegible]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
完過[illegible]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
人民并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
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
奏乞

勑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奸避
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
史指實參
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
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曠職而奸弊為少革
矣
一申明命令以修廢務
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
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

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
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
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
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
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
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
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
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
遷瘝曠逢迎罔恤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
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

所當痛革者也伏望
皇上降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并各處都布按三司
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
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爲鎮守總兵
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
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務
使
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汚之斂跡倉廩充實軍
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
按御史從公糾察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
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
切惟
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
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
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
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

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
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
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
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
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貪祿妄爲人所共怒莫
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
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
來如蒙乞
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

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
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
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
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
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
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
為民仍乞
勑守
皇城四門内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
有前項之徒及不係

内府工作人役擅入
皇城者就便拿獲具
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
禁而人心不致於蠱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
洪惟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
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為尤重蓋
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

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令為
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
准凡遇
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
近考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
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
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
授者甚至有二三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
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
延正官既闕佐貳管事延一日則民受一日之

害且當
天朝寧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
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
實用臣竊惜之如蒙乞
勑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
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
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
預防州縣之煩僻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
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

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闕到方纔除去不
無太遲亦須照闕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
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
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
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
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
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
一嚴考覈以示懲勸
洪惟我
朝

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
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
朝廷給與
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闕給且有黜焉此乃
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
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
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
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
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
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警激
百司如蒙乞
勅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覆屬官務要察其平
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
員敢有似前捏詞妄
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
劾
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
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
此庶

待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
一禁公罰以勵士風
切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
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
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為賢
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
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
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營造
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巳者十常八九其上
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

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嘗降戒諭之
勑比之穿窬之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爲天
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
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
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
容家人揹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
勑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
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
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
拏問如律其二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前轍

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勑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崇敎廉恥之風
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
爲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
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
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
綵段所以

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
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
爲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
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二
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
興言至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勑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
武官員及各
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

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
干鈔貫若干有無發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
不闕乏及
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
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
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
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
國者宜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爲之不乏矣
一恤士人以防後患

切惟思患豫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漷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戸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異類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況達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關按季關支近來遲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類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

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如蒙乞

勅戸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行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遊食

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

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翔修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瀆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

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名
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
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
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
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
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拿問仍通行各該
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
寺觀即便拆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
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
及容隱未度行道之人受容隱者各問發口外

嘉肅公奏議 卷之二 [illegible]

為民寺觀住持誤容俗人為僧道官罷黜不舉者
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參奏以罪仍通行天下
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
致故違重并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
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
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
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乃前代之所行[illegible]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illegible]肇造丕基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入覲罔不來
貢賜以綵緞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
厭飫[illegible]自成化年間以
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
夷朝
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雖可而朔望
見辭酒飯甚為菲薄每桌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
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
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illegible]

嘉肅公奏議 卷之二 [illegible]

[illegible]
鮮外夷之邦豈不識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
會聞外夷人怨言亦嘗具
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
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翹看一時頗可
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
維結怨於外夷且貽笑於中國此事雖小關
繫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

累朝奏案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
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
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
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
令後除筵宴外其
午門外[illegible]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係
前廷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
長等參
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蘇民困
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illegible]
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雖有愛民
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illegible]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首下寬恤之
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illegible]
儉文王視民如傷之
在心也天下蒼生無不欣戴[illegible]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illegible]休息軍民富[illegible]
故雖外征北虜內營

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
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
爭[illegible]
進貢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陜西連
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
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
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
兩京
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
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

節用之道必自
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戶禮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
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鷄鵝及擡柴夫工價銀
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
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illegible]
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

奏增添允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
裁冗食之人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
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
切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
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忘戰必危是知自古莫
不以兵戎為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
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

由里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
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一
二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
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
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攢運糧儲江北者
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
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
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
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
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
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
復見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遇警將
何調用況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
賊又嘯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
者如蒙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
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
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
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

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
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
數每省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
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
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
勅兵部徑自具奏
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
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
各營官軍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
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
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開
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
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
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欽依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撫卹南都軍民事照得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
陵寢所在攸係非輕防奸禦侮全藉官軍軍[illegible]
尤賴民庶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其無虞[illegible]
得南京官軍專靠俸糧養贍其武職本色俸[illegible]
每年九月十月折支絹布有過一年不得[illegible]
者其折色鈔貫等項一二年之上方得關支[illegible]
其所以甚由南京
內府該庫收放絹布內官比上年間止是一[illegible]

近年增添七八員月羽各處送納絹布大戶[illegible]
來每絹一疋要使用銀二兩錢每布一疋要[illegible]
一二分包攬大戶乘機作弊納戶無銀使用[illegible]
得棄絹逃回經年累歲不敢前來上納以[illegible]
欠上萬餘疋各衛本[illegible]頭故[illegible]
此不得關支只得減[illegible]入兩預[illegible]
俸糧者尤多其各[illegible]役衔新[illegible]
軍士戶丁到來南京[illegible]自行[illegible]
收役食過本衛逃於[illegible]
行余放[illegible]

狀赴通政司告送本部行衛查勘重復保結多
則三四月少則一二月方得公文到部上下打
點用銀一二兩俱係揭借月糧比及支糧月分
又被債主嚇去因無食用隨即逃亡以致操練
數少武備不足及洪武年間
駕在南京其
御馬監養有大馬餵飼苜蓿以此每衛撥空閑地
土着令軍士種藝苜蓿以供餵馬至永樂年間
遷都北京而南京
御馬監別無大馬原種苜蓿地土又被勢要占去

本監仍要各衛出辦苜蓿因無所產只得出辦
價銀每衛多者四五十兩少者二三十兩一年
不下千百餘兩逼迫軍士揭借月糧稍有遲慢
衛所官員受責多端況造送快船等項家無空
丁差無虛日此南京官軍受害之大弊也及訪
得南京工部遞年該辦打造快戰等船木料比
先年間本部收有太平鎮江等八府人戶承佃
蘆洲賣蘆價銀不下數萬餘兩支給買辦價無
所虧近年以來前項蘆洲爲因本部具
奏召人承佃多被無籍之徒占去無有銀兩送官

凡遇買辦木料俱於應天府鋪戶賒買年復一
年即今欠少鋪戶木料價銀三萬五千餘兩其
欠少各項買辦顏料等物價銀尤多鋪行取於
鋪戶鋪戶取於逐門戶戶受害怨言盈途其上
元江寧二縣人戶在府者支應往來
欽差內外官員下程及
漢府織造段疋一應合用之物併
內府花園夫修理
進貢鰣魚廠外廓城等項在鄉者出辦各應還往
併南京各衙門公差官員人夫皂隸俱要用銀
僱覓每名月該銀七八錢前項坊廂在鄉人戶

一年共該出銀萬兩有餘年年如是無有空歲
此南京鋪戶人民受害之大弊也恭惟
皇上嗣登寶位屢下
明詔革罷應天府織造緞疋南京軍民懽聲載道如
獲更生傳聞猶欲織造愈加驚疑夫以南京之
內所賴全在軍民平昔既不能使之得其所臨
時何以責之効其力必須痛革前項之弊可保
無意外之虞如蒙乞
勅[illegible]內臣等該管收支紵布內官量爲減去

新添之數仍令遇有南京戶部送到細布到廠
早爲收受不許指要使用錢物過多及查南京
御馬監如無大馬將苜蓿價銀革去止令牧馬所
軍人將草喂養見在馬匹共
漢府織造緞疋機張等項照依欽奉
詔書內事例革罷以蘇軍民困苦及鰣魚廠房屋如
有損壞方令修理不許指以修理爲由年年擅
令應天府出辦銀兩花園人夫如果不係洪武
年間額設之數不許久占辦納月錢仍乞
勅內外守備官員行移戶部將南京各衛但係替役

新解併自首復役軍人該南京兵部查勘無礙
行令本衛着役收支月糧者本部止照在京戶
部事例造冊收糧不許刁蹬又赴通政司告狀
重復保勘致累逃亡及行南京工部將有蘆場
地委官踏勘明白照舊追收蘆價銀兩給還欠
少鋪戶木料價值今後凡遇買辦務要先給價
銀不許逼迫賒買負累鋪戶及乞
勅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將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該
出前項差役銀兩時常查考當減省者減省當
撙節者撙節不許妄費有傷民財臣仍備員南
京熟知此弊其來已久恭遇
皇上圖治憂民遠追舜禹臣叨總風紀責在澄清若
知南京軍民不得其所緘默不言不惟有負
皇上任用之意抑且得罪
祖宗在天之靈故敢昧死上陳伏乞
聖明留意南畿軍民幸甚臣不勝幸甚緣係革弊撫
安南都軍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二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積年弊病當要禁革都准行欽此

端肅公奏議卷之四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爲迴避讎害大臣事弘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因八月初二日祭祀
先師孔子及初三日祭
大社大稷在於本部宿歇齋戒二十八日早有臣宅
內守門皁隸王順到部說稱今夜四更時分有
不知姓名人在於門外口叫開門數聲不曾答
應良久聽得門響至天明開看得門上射有大
箭二枝入木甚深及問大街口坐鋪火夫亦說

前項時分有一騎馬男子再三問馬尚書囬家
不曾止見往巷內去訖等情臣先訪得本月失
記的日在於
東長安門外丟有匿名帖子亦寫臣姓名及捏別
項重情皆欲害臣性命切念臣本以庸材叨任
南京兵部尚書荷蒙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首轉臣左都御史總司風紀又
命臣提督團營操練軍馬續又陞臣前職臣累蒙
皇上莫大之恩誓欲致身少圖補報况賦性愚直凡
事惟務公道讎怨有所不避且如近日點選司
營官軍點選把總二十餘員令囬老家管事該
管至今未曾定奪併禁約放債之家不許多取
利息逼迫操官在逃或銓選武職減革職事或
奪勇士優免戶下差徭臣止知爲
國爲民豈料致有衆怨且衆怨所聚中傷必多考
之前代俱有明驗觀其前項二次所爲必欲害
臣性命可知况臣叨任大臣日逐
朝參往居頗遠起身須早豈能一一防避萬一被
害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實有傷
國體而臣下誰敢爲

國任事此事關係非輕兼臣衰老多病管理部事
尚不能任其團營事務尤爲繁劇官軍驕惰最
易生怨臣實不能兼理伏望
皇上憫臣衰疾容臣止管部事免其提督團營臣不
勝戚荷
天恩之至仍乞
勑廠衛行事官校併五城兵馬密切體訪前項行兇
併投匿名帖子之人務在得獲鞫問明白置之
重典庶好惡知所畏懼而任事大臣不致受害
國體不致有傷而治道爲之益隆矣緣係辭免提

督團營併禁約奸惡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二年八月初五日奏奉
聖旨馬文升係朝廷任事大臣如何輒小讎怨要陷
害他東廠錦衣衛便着行事官校上緊緝訪限十
日以裡務得獲提督團營不准辭今後照總兵官
每軍伴倒量撥馬軍二十名與他跟用該衙門知
道欽此

題當恤民弭災疏

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奏
爲恤民困以弭災異事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
禮監太監韋泰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
朕當檢身飭行祗謹
天戒爾文武百官允當各加修省勉其圖報毋事因
循各衙門政事有闕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
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
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
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

所以爲民也蓋君非民則無以守其國得乎民
則國祚延長失乎民則社稷衰微故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傳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未嘗
不以愛民爲本而施仁爲先也成周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得乎民心之深耳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
深民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

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
度日一遇凶荒轉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
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撈柴砍柴人
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
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
班皂隸各關腳夫及
內府各衙門黃蠟苗撞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
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
兩至如通州額倩接遞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
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

集多餘地土幫助近被
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
言嗟怨之聲盈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
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
內官監成化年間具
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二硃
生漆錢線肥皂各五萬觔共該用價銀二十餘
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幸遇
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恤刑薄斂

庶事罷賢納諫任賢去邪凡百無益之事悉皆
革罷雖古帝王亦不能過宜乎雨暘時若嘉祥
之物可致天祥異不生矣然而今歲猶有天鳴
地震星變河決兩淮大木雷雨之災異者此蓋
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
皇上仰體
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
國家而鞏固
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
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

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
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
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於
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饑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
嚴刑峻法日加捶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
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陪馬匹抬柴夫役已該
兵工二部覆
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裁
揭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
虞自古人君欲回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

節財用如蒙伏望
皇上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
勅戶部速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
糧草外各將本府所屬見今一應買辦歲辦併
各項差役共若干項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
銀若干兩作急具
奏候奏報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
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
免某件合當量從減省中間果係
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

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
府今後每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
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
用價銀數目備細具
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
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為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
有故違擅自朦朧具
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
奏究治仍乞
勅戶部預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饑民錢糧以備歲

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
困少蘇
天意可回而災異可弭而
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
臣同
國休戚覩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緣係修
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奏
聖旨是戶部知道欽此

題官正罰俸奏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申明
舊章以正罰俸事。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
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
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關支罰俸
錢單官月俸全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　一體扣筭
追罰俸錢欽此此我
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
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

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
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
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
小罪責荷蒙
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有
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彌因水
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
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
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饑大官猶可小官何以
日減非

用度須祿養廉古者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
祖一應
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
勅戶部遵依
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
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
色養贍妻子庶
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
恩澤臣叨任大臣事干

國體職所當言者不敢緘默緣係申明
舊章以正罰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二年十月　日題奉
聖旨是

題竄
恤民弭
災再奏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臣聞天命人君居大
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為民也人君簡賢任
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為民也蓋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
焉故古之聖君良臣未嘗不以安民為務若民
有未安則愁嘆嗟怨自足以召水旱之災致非
常之異欲致雍熙太和之治而保天下之無虞
蓋亦難矣故皐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
王曰視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

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
者必先於節用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為人民
之主者豈可以不恤乎民哉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纘在
青宮已勤聖學既登
寶位尤篤力行所以於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
帝王致治之要行之以效宜乎雨暘時若天地
位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然而近年
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地震是皆災變之大
者非

□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心仁愛示此災異欲
□□飭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民以隆
祖宗莫大之洪業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
皇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
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謹以民之困苦言之
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每年該備用
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二十五兩共該銀五
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抬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
銀三十萬兩京班皂隸八千七百餘名該柴薪
價銀八萬餘兩通共□□六十八萬兩及各
王府郡王將軍郡主儀賓等位生者蓋造府第死
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又該銀數萬兩而□

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
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
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
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
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殘催徵
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
於天災異之召實由於此況近來
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件月等項額□

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
去有司徵收急於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恒產止
是種田既要完納糧草又要備辦科徵收成甫
畢十室九空啼饑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
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
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
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產已盡計無所出逃亡
數多倘來春青黃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
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
賑救之備不可不豫為之備伏望

皇上上思
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法成湯之一慈周宣
體文王之懷保小民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
之費量為減省及乞
勑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
同該部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纔
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
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派一槩具
奏若有故違雖奉有

旨該部亦要明白覆
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及小民仍乞
勑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併買辦
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
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
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隷係補助俸糧不及難
以停止亦暫派江南
王府頗少併無南京各衙門皁隷去處十分之三
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
四年為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

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
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餓死已多不
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
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之
後仍前補解再乞請
勑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
者從自斟酌停止當具
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小民之困苦聽其
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為民害
者就便黜罷勤於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

及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
奏
等例常川在於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
盡省糧撫恤流移凡有一切不急之務不許擅
自興造一應公私債負不許擅自追逼一夫不
許擅役一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
致監禁人難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
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
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
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因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

可弭矣臣本庸材叨居重任幸遇
皇上堯舜之君過蒙委任之隆聞茲災荒若不以小
民艱難困苦之狀繫
國家安危之機懇懇爲
皇上言之萬一民窮盜起釀成大患誠有以負
皇上知遇之隆而貽
國家無窮之憂義同休戚罪實難逭伏望
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爲此具本親齎
謹題請

弘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

大祀犧牲事臣惟

國家大事莫重於祀

天地享

祖宗而祀享之物莫先於犧牲必犧牲之純粹肥腯

方可以感

天地之降格而

祖宗之歆享也故詩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其言辰

養犧牲以防抵觸傷損皮毛以致犧牲不潔而

不能感格乎

神靈也臣曾與看牲之列往年看得犧牲所所養

大祀牛羊豬隻每牲各混一處糞尿深厚或互相抵觸傷其皮毛蓋由本所官員不知養牲之法太常寺官又少嚴於提督以致如此彼時祀期將近人不敢言雖言亦不及事所以一向因循及

訪得

大祀之牲除牛羊係派有司買辦外其豬隻俱係抽分小豬送去犧牲所喂養備用糠糟又不真正所以多有瘦小不甚肥腯且

今先殿祭祀並光祿寺供用之豬俱係坐派有司買辦今

大祀之豬卻用抽分之數恐有以褻

聖天子敬

天地祀

祖宗之誠意也如蒙乞

勅禮部會同太常寺堂上官計議將犧牲所所養

大祀等項犧牲用何法拴繫喂養不使似前抵觸傷損皮毛及糞尿污其牲體務令肥腯潔淨仍將

大祀並

太廟社稷所用豬隻行移戶部多給官銀預為買辦毛色純全豬隻送赴犧牲所用心喂養以備用其餘常祭仍用抽分小豬大約每歲不過用銀二千餘兩臣叨任大臣覩茲重事義所當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三年十月　日具題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乞
恩終制事准本部咨該臣咨稱繼母趙氏於弘治四
年　月　日病故臣係親男例應守制所有
本部印信合應咨送收掌等因備咨具
題節該奉
聖旨馬文升着奔喪去葬畢即回任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備咨前來切念臣受繼母訓誨之恩愛實
深無以為報茲聞去世哀苦不勝得終三年之
喪庶能報其萬一今奉

恩命哀感交增在古雖有奪情之例多在金革之時
今四夷納款邊境寧謐伏望
皇上容臣終制服滿即當赴京罄竭犬馬之勞少效
涓埃之報為此具本令孫男馬顓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弘治四年正月二十日奏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受軍務重託今夷虜進貢邊境有事豈宜終
制所乞不允還馳驛去限三個月回任欽此

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乞
恩終制事臣繼母趙氏於弘治四年　月　日病
故本月二十二日聞訃移咨本部具
題節該奉
聖旨馬文升着奔喪去葬畢即回任欽此續該臣
奏乞終制節該奉
聖旨卿受軍務重託今夷虜進貢邊境有事豈宜終
制所乞不允還馳驛去限三個月回任欽此又該
臣奏乞終制節該奉

聖旨卿奔喪事已處置定了不必固辭欽此臣於本
年　月初七日離京本月二十五日到家為因
地方艱難修墳人夫未到四月初九日方纔穿
壙十九日殯葬臣母已畢赴京間臣素有痛[illegible]
之疾哀毀勞心前疾舉發飲食減少日漸[illegible]
恐稽
嚴限切念臣荷蒙
皇上厚恩擢掌兵政委任極隆誓欲捐軀以圖報
今遭繼母之喪禮宜守制仰蒙
聖上令臣奔喪嚴限赴任臣累乞終制未蒙

俞允此蓋
皇上勵精圖治入惟求稱之意但天經地義莫可乎
親降衷秉彝莫大於孝仰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今時無金革之事臣冒奪情之
命恐虧孝理而來物議況終制不過三年報
國尚有餘日伏望
皇上俯從愚衷容臣終制候服滿即當赴京竭犬
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令孫男馬奎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弘治四年五月　日奉
聖旨卿既受命奔喪葬事已畢當上緊回任事理不
准固辭該部還行文去催來欽此

端肅公奏議卷之五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豫祈雨澤以冀豐年事伏覩
皇明祖訓一欵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
憂當在心則民安國固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
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
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欽此大哉
聖祖之心乎至哉
聖祖之訓乎其仁民保
國貽謀防患之意可謂深且遠矣誠爲

聖子神孫所當恪守而遵行之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六載于茲奉
天勤民無所不至法
祖圖治罔有怠荒前此數年三辰順序百穀用成民
安其生奈何去歲蘇松杭嘉等府雨水爲災山
東河南懷衛彰德地方荒旱秋穀少收百姓缺
食逃亡相繼荷蒙
皇上勑令巡撫官及
遣廷臣前去賑濟民頗獲安今訪得山東河南北
直隸山西大同宣府遼東去歲一秋無雨至冬

少雪和煖如春愆陽太過今春雖有雪雨三二次止可浥壓未深入土二麥已種者日見枯萎穀豆未播者尚猶待雨若春種之失期則秋收之無望

國賦何從而徵民生何由而遂又恐漕運一帶閘河無水糧運不通有誤

國計況今天下民困財竭兵食不足意外之虞雖保必無事之可憂莫重於此誠有如

聖祖之所訓矣且雨暘不時旱澇為災固氣數之使然亦人事之所感召也故殷湯遇旱而以六事自責周宣遭旱而靡神不舉側身修行惕勵憂勤卒感天意之回轉災為祥邦本獲安而國祚綿遠是人事之盡而有以勝其氣數也伏望

皇上節財用以隆儉德開言路以求直諫益崇堯舜之正道益卻異端之邪術遠法殷湯近遵

祖訓風雨不時而恒憂於心軍民未安而常切於念則誠通於

天感召和氣雨暘自若年穀自登而民生豈有不遂者哉仍乞

內府香帛翰林院撰祭文禮部分投差人齎赴各該巡撫官員無巡撫處就令本布政司掌印官員支給官錢買辦精潔祭物親詣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虔誠致祭用祈雨暘時若以昭

皇上憂民之意臣叨任大臣同

國休戚事所當憂豈容緘默為此具本親齎謹題

請

旨

弘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潔淨
皇城門禁以壯
國威事車駕清吏司案呈照得本司官員奉本部
劄付輪流差委不時點閘
皇城四門及各舖守衛官軍看得
北安東安西安門外被人作踐十分不潔二面費
上高於門基若遇大雨水必內流恐與門基相
平又恐年復一年習以為常作踐益甚外面益
高門基益下以外欺內尤非所宜又看得

西安門迤北
皇城墻下更舖門牕多被人偷去墻壁亦多損壞
又看得
東西長安門外各有磚砌大街磚多被人偷盜或
年久破碎止存土街其下又被大小車輛經行
風吹水衝旁低數尺一遇大雨積水如河有
人行其
皇城下亦被沙壅甚高或低下數尺
東長安街與會同館相通凡百夷入
朝俱從此過亦多損壞不整及

東西長安二門外通水溝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
亦非細故本司職專點視門禁理合具呈乞爲
具
奏修理潔淨等因案呈到部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營建
宮殿規模宏大誠有以壯
中國之氣象而聳天下之觀瞻也初成之後內外
禁例甚嚴無敢輕易作踐者經今八十餘年舊
例廢弛守門官軍罔肯巡視任人作踐以致如
斯其

東西長安街往年工部亦會建議要行用石修砌
但被浮言所阻況自古稱帝都之盛者必曰長
安今
長安街坍塌如此誠非
盛世所宜千金之家門前糞穢亦必掃除瑣屑損
壞亦須修整況
皇城四門豈宜如此如蒙乞
命內官監老成太監一員會同工部堂上官帶領諳
曉風水陰陽人員逐一看視果如該司所呈如
無禁忌趁今天氣晴明先將

北安東安西安三門外堆積糞土當平去者平去
當整理者整理水溝當疏濬者疏濬更無當修
補者修補務要外與內齊不致相欺立爲久遠
之規毋再令人作踐其
東西長安街道須用石砌方可經久仍乞
勅各官逐一計議合用石料若干工部先行措置停
當候今年秋後借倩撥軍及在京火夫併工修
砌速爲完畢庶使
禁門潔淨
國勢尊嚴緣係修理潔淨
皇城門禁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六年四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釐正祀典事竊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
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
爲一州之鎮如
五嶽五鎮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
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
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
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
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
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
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
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

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
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
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
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
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
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
俱於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其河北之地宋
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

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僅僑
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若宋
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
宜之道也造我
太祖高皇帝
天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illegible]定遠在京師之北
所以因循未[illegible]釐正[illegible]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illegible]在京都之南當
時禮官亦未[illegible]祭曲陽縣惟北鎮
仍祭於廣寧[illegible]在真定則周禮載

恒山爲并州之[illegible]王我
朝一統志亦載[illegible]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
以此觀之則北嶽[illegible]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
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號
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
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者
未與但係
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如蒙乞
敕禮部再加詳致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

奏行移山西並大同巡撫官員候明年豐稔措置
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
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
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
奏更乞
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
北嶽之神於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於
今日而我
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緣係考究神封以正
祀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六年七月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illegible]
[illegible]與守備以方不負臣[illegible]切惟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陵寢宮闕之所在百官衙門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
俱
命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分
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太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
臣併叅贊機務文職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
總理機務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
輕也明矣自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於

上新河大教場與
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於城內不知此先何
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
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等其守備內外官員止
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
軍馬未甚精強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
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叅贊機務所以備知其詳
心甚驚惕況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逋逃併趂食
等項百種之人俱集於此門禁之寬嚴軍馬之
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荊襄武
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illegible]
以所敵金陵且如近者荊王因居上流乃敢潛
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
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幸
而
天佑國家殲殄凶醜早為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
財困竭奸宄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
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為
預防也預防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為先
此非臣之過慮實亦職任當為近南京

神機營小教場閱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
見其
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恐闕官日久
武備廢弛如蒙伏望
皇上以
祖宗根本重地為念以思患預防為慮乞降
勅南京守備內外官太監陳祖生蔣琮鄭強
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儀協同守備懷柔伯施鑑叅
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侯瓚自今各要同心戮
力彼此協和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

察奸究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
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強盛威武
奮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
消奸究紓
九重南顧之憂保
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
神機營併小教場坐營官亦須查照本部原行事
例作急推選官員具
奏前來以憑上
請定奪庶先事有防而後患自弭矣緣係請

勑南京守備重臣愼機務以防不虞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弘治六年九月初六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爲袪除邪術以崇正道事臣訪得
東嶽東鎮西嶽西鎮中嶽中鎮北嶽北鎮等祠廟
俱有
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遣石函一
座周圍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金
銀錢數個各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乎
魘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
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致祭于
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觀歷代並我

朝故事凡改元之初並因水旱災傷
朝廷命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
廷臣前去致祭
五嶽五鎮四瀆四海之神祭畢所在官司就將祭
文刻于石碑以昭
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
朝廷祭文致祭
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於
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
此皆鄧常恩恣逞邪術熒惑

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已置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
不除去不無取譏將來貽笑後世有虧
先帝聖德如蒙乞
勑河南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
嶽鎮等廟但係陝嶧鄧常恩妄造石函並所立石
碑俱各拆毀仆倒磨去文字其原妄金銀錢寶
石并道經差人齎
進赴京庶免後世之譏以塞將來之釁臣叨任風
憲大臣苟有所見事干
國體不敢緘默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欽依是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切惟爲治莫先於德
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
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
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大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
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
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

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
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
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
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姦淫擄掠
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
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
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
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強盜綁赴
御前引奏者俱奉
綸音三法司錦衣衛

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
奏奉有
欽依刑科三覆
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
奏而處決者所以民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
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
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
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
此盖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

冤枉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即古帝舜欽恤
大禹泣辜之心也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
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
該傳奉
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
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
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獄斃
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寬
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

衆多至日晚或手足綁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
速今常若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
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
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如蒙伏望
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
御前引奏者乞照
先朝故事
勅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
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

奏奉有
欽依刑科覆
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
要明白上
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問強盜及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
仗真正毋拘於勢要毋拘於成案發大理寺審
擬合律類
奏奉有
欽依者刑科覆

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懈而
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奏准
皇上寛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
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
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
將強盜竟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
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
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
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
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

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
苟有所見事干
國體不敢緘默緣係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理未
敢擅便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欽依是法司知道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添巡撫以保安地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
惟制治貴於未亂保邦在於未危蓋治亂安危
相為倚伏自古帝王謹於未然而不救於已然
謹於未然者易為功救於已然者難為力昔伯
益之告帝舜亦曰儆戒無虞而終之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是皆制治於未然之意也我
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設巡撫官員或都御史侍
郎以節制三司[illegible]之意也比時惟河南
山西陝西南直隸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

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 年二年
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
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留
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為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
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為
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為亂
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剿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
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
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
在倉廩空虛軍士之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

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屈羸之輩如湖廣
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如入無人之境江西
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
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猖或
嘯聚日久為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
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
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為整治將來之
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
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
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聽節制難以
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於福建浙江添設
巡撫官員未蒙
命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為處置

案呈到部 臣等切詳民貧盜起理勢自然各處
災異迭見已非一日恐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臣
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係若不彌之於早萬
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
皇上以地為重乞
勅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
為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
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
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
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為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
就令巡撫江西多在贛州府居住仍兼管廣
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俾
命下之日各另寫
勅行事[illegible]
使遵照題[illegible]
旨

端肅公奏議卷之五

欽當除災異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奏

題為災異事准本部咨該禮部咨前事該巡按

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

題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茶陵二縣申

切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

降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

米楓樹生李實黃蓮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

七日方纔凋謝備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

御史鄭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

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草木

多開異花生異實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罔攸徵

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

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

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

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殞如

輸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歷

考傳記以詳厥罰上請

皇上修德以弭

天意及要行兩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

職以奉

朝章修人事以回

天意期交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於

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

奏以舉行等因具

題節該奉

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

爾兩京文武羣臣并各處鎮巡三司等官尤當痛

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

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勉

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

奏外臣聞上天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子民為責故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養民為本以順

承乎天心蓋天下之安危係生民之休戚而生

民之休戚又係乎安養之何如耳民得其養自

然飽食煖衣向仁慕義雖有變故卒保無虞而

國祚靈長民失其養則賦重役繁愁苦嗟怨遇

有小變遂至離心而國勢寖弱成周嬴秦足可

為鑒後之有天下國家而為斯民之主者烏可

不加之意哉臣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illegible]
養斯民爲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於[illegible]
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污吏[illegible]
害吾民者必重置於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illegible]
必大治以罪
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
少見民之感德浹於骨髓淪於肌膚[illegible]
之甚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發民之心實同乎舜禹[illegible]

繼乎
祖宗無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宜乎[illegible]
而萬姓咸若三辰順序而百穀告成矣何近年
以來乃有前項[illegible]各處
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illegible]
震者未若
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因不
能無未見今日併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
之甚者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於下
斯天變應於上然而致此者則皆臣[illegible]

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
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今之田畝十稅
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
宗藩位少武職未多江北布政司稅糧撥付邊方
京倉上納者每石價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
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兩而有司倉存收
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來
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
民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
則用銀八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

製淨銀豐年用糧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
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還間有空閑地土又
被各
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爲莊田進租之人百般科害
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於上納遞年
使用之錢過於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
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經攬頭小民不敢
上納所以在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毋一布政
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抬柴夫役京
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皂隸驛遞馬驢船[illegible]

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
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并各衙門糧米運
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
四石者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
了期桑蠶之已空而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
盡而稅糧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併於見在人戶
代納收成已畢而枵腹啼饑者比比皆是隆冬
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
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僞子罵
其父胥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爲異究其所由

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困民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
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
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
逐年挑塞歲以爲常近因河決張秋有妨運道
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南山東人夫不下
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脂膏
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萬
即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
及湖廣前後修蓋

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
江西前後修蓋
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蓋
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
年之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
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
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陜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
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派天下各
王府校尉廚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必致
傾家蕩産且武洪年間

封建諸王惟
秦晉等十府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懾服人心以固
藩籬其餘諸
王府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
德年間亦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蓋各
王府方纔寛大宏麗一府有修蓋二三次者北方
府州城凋民稀拆毀軍民房屋不致太多今江
南府分多有依山順嶺傍河臨江城小人稠自
唐宋以來未曾
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聞差去內

外官員止照北方
王府周圍墻垣丈尺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
房屋拆毀十之二三者甚有拆至四五分者新
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者訴
告之言盈於道路嗟怨之聲徹於上穹加以做
工人夫暴露日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今在
京各項工程亦衆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
亡及在外司府州縣并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
聖旨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種
自己田土做造私已器皿者亦多衰河一帶直

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搬送馬快船隻等項人
夫近因三次
興王之國預備接應人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
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於
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
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
旣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
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
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於此
賦稅之重勢至於斯固不可已但價値亦當小

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
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
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爲
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怙下嬉災異之示或不
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
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
思
朝廷委任之重仰體
皇上恤民之仁邊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量減銀數
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

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
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令存收或折納
潤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那移作弊致有不均
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預定期限陸續設
法催納不許要譽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
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
祖宗舊制着令照丁栽種務臻實効以復民之恒產
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
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
學并

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設……之
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俯察所當先謂……
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令當拯
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
振作視民如巳之子節財如巳之肉使民無啼
饑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
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剿滅毋致滋蔓貽
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
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
者務要

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蓋小小工程亦要申呈巡
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
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
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廨宇
祠私宅公館等項并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勞
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
具
奏提問如律上
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敘用武
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

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并各邊監收官
員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紛
戶掯勒財物仍乞
勅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
王府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
是巳完即便回京不許在彼遷延虛費供給有
傷民財仍請
勅二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
王府內外官員及請
勅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公同相度

今次所修
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闊如果城闊人稀其
周圍墻垣丈尺并宮殿衙門一應房屋照式起
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稠別無空地周
圍墻垣不必拘於北方
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
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
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省令匠作斟
酌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
勞民重買有悞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

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illegible]宮殿
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
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
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一次具
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見在做工
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
仍查內外節年修蓋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
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
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illegible]
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蘇困敝一二前項
事情

國家安危所係臣叨任大臣荷
國厚
恩上在輔
君德下在固邦本而
國之安危尤其當慮臣久知生民困苦邦本[illegible]
每欲上陳恐涉越職輒復中止今當災[illegible]
之際復奉
綸音事干治理許其條奏臣若不以實[illegible]
聞而徒事虛文[illegible]

君之義伏望
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
宸衷俯賜施行更乞益遵
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生造作以培植邦
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
聖心庶幾
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
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於是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恐懼倦倦為
國為民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爲陳言申明職掌清理刑獄事陝西道呈刑科
抄出大理寺右寺右評事魯亦清
奏竊聞刑者民命所關刑清則化行化行則民用
和睦而行順至否則天降災譴而百異與自古
君天下者未有不以刑獄爲重也仰惟
皇上初登
寶位維新治化首頒
明詔大赦天下是以久禁囹圄者悉蒙
大造之恩犯至死刑者多獲再生之德中外歡欣靡

克稱慶和氣生周於兩間嘉祥已彌於六合故
郊祀一舉而瑞日暫輝籍田一耕而靈雨即降是皆
聖德和氣感召之所致也太平休徵何以加此將見
五穀豐登刑期無刑誠有在於
今日臣幸際
明時備員法曹顧所司者刑名所專者參駁不敢
職妄言謹以目擊耳聞弊所當革有關職掌並
不便事件條成五事上瀆
天聽伏乞
俯賜採擇施行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呈到院除均地方以
便審錄一件行移吏部施行及遵律令以平刑
罰等三件先已詳議具
奏外内一件詳律意以重大辟節該伏覩宣德三
年三月初四日欽奉
宣宗皇帝勅諭内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
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
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
愼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三法司自

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
大明律保辜限期内一條手足及以他物毆傷人者
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
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雖
誦再三不能無疑夫鬬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
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内因傷死者以鬬
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
内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又
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
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

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與律文大戾
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為也
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
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
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
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切詳立限之意惟以限
滿為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
輕未敢便決蓋恐彼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
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
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

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
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將犯人
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彼毆之人
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
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
立法無有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
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
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不循若是也及觀墮人
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若
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今

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
矣謹按
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
後又
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
繕成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
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

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何須又云各從本
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
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
法無久近我
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
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
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
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反逆殺人矜其
老幼猶不加刑況鬭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
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

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槩坐以毆罪是與辜內
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
祖宗欽恤之意乎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一或失當則刑斯濫矣昔高宗以刑不濫而
致中興寇準以刑不平而爲旱魃刑之所繫如
此可不愼歟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之謂也伏
乞斷自
宸衷或
勅都察院會議奏

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
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
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
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
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否得先該本院
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
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
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
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
於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

過殺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
害未大至於人命 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强
盜竊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
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却擬鬬
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
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衙所因犯枉抑而死
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
意未明之故也乞
勅兩京法司掌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
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

要務
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畧置而
不講其問囚之際叅錯誤鞫務在得其眞情方
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
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辯明白等因具
題本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曾永淸
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尙書何 大理寺卿馮
等計議切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
朝斟酌最爲適中且互相鬬毆若於虛怯致命去

處被傷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遠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

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於死者反輕於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於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於生前矣再考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

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蓋原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於我

朝

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爲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鬬毆殺人絞罪

自

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

奏合無今後凡鬬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

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於限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鬬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

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真情力爲辯明不許拘於限內畏懼原告刁潑將殺害之人一槩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於律意不遺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illegible]

[illegible]

原缺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遴輔導豫防閑以保全
宗室事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
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
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
因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多行

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為候其惡淫暴
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
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我
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
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
至聖龍飛淮甸掃除胡元奄有中夏革去一時之陋俗
回百代之醇風
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
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

諸王藩屏
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
俱為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
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
一員內使司藥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
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
祠典寶紀善良醫典儀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
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
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克其任而輔

導之方甚嚴
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
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
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
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
興岐等府內官不闕外其餘
王府內官有闕不行具
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至全闕不補者宮門傳
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字
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

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放縱無忌者雖
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
鎮巡三司官員懼其揑奏欺侮雖聞動輒差官
勘問亦不敢具
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
强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
致成讐敵者有密取外人之爲嗣者有呼與樂
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
他將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
賭博者以致祿米揭借於人而衣食不足鞍馬

全無而徒步於市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
虛因違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
者有革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天下聞之
四夷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
朝廷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爲扶持輔導外
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
藩府親王肯爲戒諭而鎮巡等官豫爲具
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其懲治於已敗而示戮罰

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
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闕不必具
奏外其餘闕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
奏闕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
勅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內擇其老成讀書者具
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有闕具
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
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淩辱陷害其
郡王府毋府給
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

勅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
紀善伴讀教授乞
儒官除授如
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
三匡諫事情重者如再不聽密切具
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
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
藩王具
奏事情輕者降
勅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洩於外若
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
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
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
王於書堂內講讀經史
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
為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若
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

所為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
奏上
請區處其
藩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
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
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强買民間子女
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
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
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

入
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
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騙財物及擅入
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遞送充軍色長依律問罪
革去管事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臣叨任大臣每見
宗室所為不善事露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伏望
聖明留意俯

賜施行
宗室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陳情乞
恩休致事切念臣猥以寒微遭逢
盛世歷履中外四十餘年官濫叨於極[illegible]
於涓埃每懷尸素之愧但切覆餗之[illegible]
年七十例該致仕已嘗懇乞歸田以遂[illegible]
奏奉
欽依卿累朝舊臣方切委任正宜盡心職務豈可引
年求退不允欽此此實
皇上圖任老臣人惟求舊之

盛意也臣伏覩
綸音感激益切雖隕首糜身無以為報臣遭遇
聖明千載奇逢況荷
寵榮復踰涯分正當罄竭疲駑以圖報稱但臣自今
春以來耳目昏花腰痛耳鳴加以痰氣壅塞脾
胃虛弱[illegible]減於前時思惟不及於往日勞
心之久[illegible]太甚延年實踰於古
稀近有風寒亦覺衰老況臣職掌係于兵[illegible]
一事有所誤罪將何辭若不再乞退休恐來[illegible]
鑒之譏不能全臣終始之節伏望
皇上憫臣衰老曾效犬馬微勞容臣致仕俾得生還
閭里少延殘喘數年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九年十月十二日奏奉
聖旨卿才望老成久諳戎務正隆委任豈可引疾求
退宜勉加調攝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端肅公奏議卷之六

明馬端肅公奏議十二卷兩冊

是即四庫據印之底本書內刪削語皆通簽
事皆當時所諱言者字跡亦似河間紀相親點
即河間手筆 乙卯首月四日得此初本齋共四十九冊
此間手澤殊可寶以識俟後于王姓書肆

下

懸寫修飭武備 瑤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七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切惟天下之安危係
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
天下安否則四夷恣肆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
昔殷高奮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
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
可一日而不修也若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
鎮之亂也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
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端肅公奏議　卷之七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
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
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
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於武
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
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胡虜遠遁威武之
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illegible]

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
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
至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
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
能充足原數額京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滿七
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
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
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
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

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
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
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
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
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
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
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
一二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
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
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

永樂年間京衛於空野官地設立草場
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
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馬
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
家或
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
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赶往西
山一帶四散趂牧中間多有潜回原衛之數
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
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

月止折與銀一錢通不彀一月支用凡人無食
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
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
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
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
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
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
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
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
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為

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字不掩心下不遮
膝葉多不堅袖長壓肘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
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
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慣不能射遠加以
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
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
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
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遼府大
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
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

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已間有成造
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
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
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見在者不知幾
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
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未易制勝方今將官除
京營總兵俱蒙
朝廷
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會舉武舉等[illegible]亦各舉
持可取者選練士卒者但中間亦有[illegible]

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
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
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
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閒於習學韜略操
演弓馬一聞推舉多肯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
籌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
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
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
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
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

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
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猶未操
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
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
求如舊騎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鞍轡銜
物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
得人數者而已今既知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
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
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

近日北虜又欲近邊遞送番書要求
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
一人以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
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求
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
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
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
之程邊墻之外即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
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
理之自然倘虜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

今京兵訓練既已甚而武備又復如此
若不早爲修飭誠恐何後十年愈加廢弛不堪
有誤
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
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令
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
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
奏置之于法更乞
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

恤不許指投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
督大臣欽奉
勅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
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
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
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等
選軍之後奏
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
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勵調撥營前去免致
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

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
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
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
皇上念戰馬爲
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
勅稽付見差清查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
并伍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
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
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
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

耕種地若干長草埧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

親王管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碑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

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劾

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料豆盜賣與人及將官馬僱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

號一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僱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

勑戶部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

尤望

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

勑工部通查

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毀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

勑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箭各二十萬頂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收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

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武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扎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者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

降級發落若已造完陸續差官運送來京工部
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
內府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前項司
府每二年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
照前看驗交收庶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
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
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各各照本
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韜畧弓馬絕倫或有出
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
人俱聽選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

次所舉未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
失機革去責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
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叅將某人可任
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
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
事例具
奏擢用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詐託者終身不錄
各官亦要用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槩濫舉
有孤

朝廷廣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材不致
遺棄　更乞
勑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二九月常操
之期早爲具
奏行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
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
之內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
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
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册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
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東則

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
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
鋒破敵全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
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
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來
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千原習大刀
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
却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
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
本營操軍除神鎗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

名於
內府該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遞到歲造官弓內每
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强弱以揀弓之硬軟務
要日逐用力開弓時加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
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
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
俱要堅固整齊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
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
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
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茲北虜窺伺

中國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掇拾武
備之緊要冒昧上陳伏望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緣係修飭武備以防外患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職方淸吏司案
呈切惟
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乎山
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塞之固而國祚綿
延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虜寇憑陵欽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統馭夷
夏其於四方之險無所不備而於北虜尤注意
焉故於甘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
使司并於寧夏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

封肅慶代谷寧遼等王以爲第一藩籬其寧夏有
賀蘭山黃河之險復自偏頭鴈門紫荊歷居庸
潮河川喜峯口直至山海關一帶延袤數千餘
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爲第二藩
籬而居庸關迤東又
命太傅魏國公徐達修理數年尤爲完固封疆之險
非前代之所能及迨我
太宗文皇帝肅淸內難紹
鴻圖以爲金陵雖古帝王之州終是偏居一隅河
北之地切近胡虜精兵健馬甲於天下若非建

都難保無虞乃遷都北平一面而制天下山勢
於控制北虜邊
神謀睿算亦深且遠矣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邊山樹
木無敢輕易砍伐而敵人亦不敢輕犯自成化
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家爭起第宅木植
價貴所以大同宣府窺利之徒官員之家專販
筏木往往僱覓彼處軍民糾衆入山將應禁林
木任意砍伐中間鎮守分守等官或徵歸而起
蓋淫祠或貽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蓋不急衙門
或饋送親戚勢要動輒私役官軍入山破木牛

拖人拽艱苦萬狀怨聲盈途莫敢控訴其木處
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一年之間豈
止百十餘萬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可長成
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
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爲之一
空矣萬一虜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
而撤其藩籬也靜言思之實可寒心本部謹會
節次奏
准請給
聖旨榜文發去沿邊張掛禁約軍民人等犯者

俱發烟瘴地面充軍但立法在乎上而行法在
乎人今鎮守等官已既縱人採取何以禁約軍
民年復一年誤事非細案呈到部仰惟我
國家遷都北平密邇[illegible]禦[illegible]之道固賴乎邊兵
亦藉乎山險山險之要林木爲先居庸關左右
山後林木實乃天險爲我藩籬近年以來砍伐
過半各該守臣既不行禁約又縱人採取倘年
久山空萬一有警將何以禦伏望
皇上以[illegible]爲慮以險阻爲念乞降
勅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雲等

處鎮守等項太監覃平孫振劉正陸闇張睿屏
進鞏朗田亮奉御羅能總兵官神英馬儀劉福
陳輝李俊李杲參將熊岡王志都指揮張原巡
撫都御史侯恂楊謐張敷華劉忠韓文張岫魏
富張琳并
天壽山守備太監王定都指揮解端各思上報
朝廷之恩下副委任之重照查本部節次奏
准事例各行所屬分守守備備禦等官并各府州縣
掌印官員各要嚴加禁約該管官旗軍民人等
俱不許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販賣違者

取問如律俱照榜例押發南方烟瘴衛所充軍
其分守守備備禦并府州縣官員敢有私役軍
民人等砍伐山木或起蓋官私房屋或餽送勢
要之人或令子弟赴京販賣者事發參問畢日
軍職俱降二級發回原衛所司終身帶俸差
操不許管軍管事文職俱降邊遠敘用鎮守并
副參等官違例擅令軍人或縱容民砍伐山木
者聽彼處巡撫巡按并各該分守道官指實劾
奏治以重罪若巡撫巡按徇情容隱不舉一體究治仍
於應禁林木山口伐木人所經道路緊要去處差

端肅公奏議　卷之七　六

委能幹官軍守把除內外官司奉有明文修理
營造及運官木并小木柴炭查驗明白照舊通
放外其餘私自販賣等項大木經爲即便拿送
合干上司依律究問役木籍數入官敢有容情
縱放者事發俱問受財枉法贓罪庶法令嚴明
而山林不致其砍伐險阻不失而京師實資其
保障緣係請
勅沿邊守臣嚴飭險阻以保障京師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乞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切惟人君之於天
下文德武備相資并用武備尤先於將將得其
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不振可以懾伏四夷而保
奸宄矣且古之爲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
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
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其
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
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始成
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難通

端肅公奏議　卷之七　七

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
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
況我
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其爲難得
近該本部節次
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爲將
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
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
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
馬嫺熟或持己清廉或馭軍頗仁者求其洞曉

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臣等
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巣命儒臣纂集
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
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
賜内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
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
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在
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
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
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

間有抄謄傳本字樣亦多差訛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
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
所不能滅屢爲
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
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
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
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
書如蒙乞
勅内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
進仍乞
勅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
刷印數百部
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
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遊擊守備内外官
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
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
壞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
爲虛文若有開知巡按御史時常查考若有帶
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

得而兵寄不乏人矣緣係刊武書以作養將
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九年　月　日題

端肅公奏議卷之七

端肅公奏議卷之八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爲陳情乞

恩罷歸田里以弭

天變事照得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夜

淸寧宮災烟焰障天其勢甚大此非常之變異也

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以來敬

天法

祖勵政勤民聲色之不邇貨利之不殖[illegible]而不

合乎正道無一政而不恤乎軍民[illegible]之

君天下亦不過此宜乎和氣召祥災異罔見然

而近年各處

奏報天鳴地震等災異殆無空月今

皇城之内猶有此災變驚及

九廟悖遠

重幃此固

上天仁愛

皇上示此儆戒欲

皇上側身修行以保[illegible]萬年[illegible]之

洪圖實亦由臣叨任保傅濫居尚書職掌兵政係

國安危學術疎寡德望淺薄不能陳善閉邪以匡

輔

聖明奏宣

德意以康濟天下所致且古者國有大災人君固當

修省必策免不職大臣以應

天變臣備居大臣之列況年踰七十精神衰憊不能

任事竊祿瘝職宜在所免伏望

皇上痛思致災之由重加修省之誠先將臣罷歸田

里另選賢能以充厥任庶

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一年十月　日奏奉

聖旨卿老成大臣正宜勉修職務以彌災變豈可遽

自求退不允所辭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保晚節事照得臣先因年滿七十
累乞休致俱未蒙
俞允頃因星變復欲上
請歸田以應災咎但念
清寧宮工役未及告成又值邊方多警
奏報填委未敢遽陳緣臣今年七十有四聰明日
減精力日耗强持衰憊之體久忝
密勿之班尙

寬汰斥有妨賢路乞放歸田里以終餘年等因具
本
奏奉
聖旨卿宿望老臣方隆委任豈可遽求休致宜盡心
職務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伏覩
綸音仰荷
聖明圖任舊臣弗忍棄去臣不勝感激雖頑有糜軀
無以為報但七十致仕
國典具載臣之叨冒已踰四年恩榮報
國之忠遂失進退之節以上乖方致來物議況兵
部職掌戎務係
國安危顧臣衰老才識昏庸加以近來疝疾舉發
痰喘壅盛委的不堪任事伏望
皇上俯徇憫容令致仕全臣晚節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奏初八日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舊臣已有旨勉留宜安心供職毋
再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懇乞
天恩憐憫衰疾容令休致以全晚節事臣近以居官
四十九年年已七十有四不能任事有招滿識
乞放歸田里以終餘年等因節該奉
聖旨卿宿望老臣方隆委任豈可遽求休致宜盡心
職務不允所辭欽此欽遵又該臣
奏要的衰老有疾久妨賢路乞容致仕以全晚節
等因節該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舊臣已有旨勉留宜安心供職毋

再固辭欽此欽遵臣以兵部係軍政衙門邊報并
常行公事繁冗日逐
題奏事件用印臣有疾不能
朝叅已將原掌印信咨送本部定奪該本部
題奉
聖旨印還着馬文升掌欽此欽遵又該臣
奏稱疾舉發一時調理未痊恐致有悞部事所繫
印信乞
命本部佐貳官暫且掌管候臣病痊之日另行具
奏定奪等因節該

聖旨卿有疾暫免朝叅在部用心辦事印信還着掌
管欽此欽遵臣伏覩節奉
綸音不勝感激雖粉首靡軀無以為報切思[illegible]報
國人臣事
君之大本進禮退義仕者始終之全節況七十致仕
令典攸存臣年滿七十已來累上封章懇乞休致俱
未蒙
俞允茲復陳情乞歸田里再荷
勉留兩辭印信又蒙暫免
朝叅在部辦事此皆

皇上天地委曲覆育之恩不遺枯朽之意也伏念臣
本庸材荷蒙
列聖洪恩官叨保傅職掌兵戎奚逢
皇上備堯舜之德撫盈成之運臣過蒙委任所以緩
食弗遑職掌之外累上封章期
德澤流布威武奮揚內安黎庶外攝四夷少輔
雍熙之治仰酬
知遇之隆此臣之悃忠素志
天地鬼神之所共鑒者也豈敢輕棄祿秩求就閒
而辜

皇上之恩但臣委的衰老加以痲疾纍纍艱於步履
非醫藥所能治療一時不能赴部本部邦政所
司係
國安危臣如何遵
成命勉強支持倘誤
國事關係非輕微臣始終之節罪責之加亦何措
哉是以昧死瀝陳伏望
皇上憐臣衰老有疾[illegible]
得以生還田里少[illegible]
鑒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馬[illegible]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奏[illegible]日奉
欽依卿累次引疾求退已有旨留[illegible]
副眷懷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賞勞官軍激勵銳氣事照得大同宣府延綏
三鎮軍士數年以來遊奇兵[illegible]大同者常往延綏
策應踄涉黃河數百餘里宣府者亦往大同應
援延綏却來大同截殺少則一二月多則三四
月馬匹倒死隨要追陪及各鎮城每見在操守
馬步官軍俱係聽調按伏防禦截殺賊之數馬軍
常出朋合買馬銀兩委的十分艱難加以邊地
苦寒誠為可憫自弘治元年起至
朝廷頒賞銀兩弘治十年又蒙

欽賞遊奇官軍之後至今數年未沾
恩澤今[illegible]近邊勢甚猖獗軍威挫損士氣消沮正
係激勵人心奮勇効力之秋伏望
皇上重念邊軍艱苦斷自
宸衷將三鎮操備防守馬步官軍并偏頭關遊兵每
員名量
賞官銀若干兩其三鎮遠調出征遊奇二兵勞苦
尤甚亦合量為加賞以濟困[illegible]則彼心感
恩思報而奮勇殺賊矣但此等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乞
賞邊軍以激勵銳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三鎮操備防守官軍并偏頭關遊兵各賞銀
一兩遊調出征遊奇兵各二兩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成造堅利甲兵以防虜患事照得克敵制勝
固在乎官軍之奮勇尤在乎甲兵之堅利甲不
堅則不能以遮矢石兵不利則不能以挫賊鋒
故古人云甲不堅是以其卒與敵也蓋言不以
人命為重而喪於敵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
盛武備以捍禦强敵者其甲兵豈可以不堅利
也哉本部向因天下衛所年例成造軍器有名
無實徒費錢糧俱不堪用已經奏
准行移
內府兵仗局成造盔甲腰刀斬馬大刀長牌弓箭
等項發去浙江等都司團局照樣成造已有解
到之數俱為可用今看得凡京營官軍每遇出
征止關與軍器局所造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
不遮臍袖口太寬又多壓肩不掩心則不能遮
矢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而
甲葉不堅軍士豈能披之而盛尤平常甲面布
多藍色不以盛軍容而振軍威臨敵誠為誤事
況今邊方多事正係繕甲利兵之日臣文升任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之時南京軍器局等

造軍器每年內外守備參贊官員親詣[illegible]
驗其甲顏堅甲面布色亦[illegible]但甲亦[illegible]
以上袖亦壓有不知前項軍器置之何用[illegible]
京庫闕少盔甲如蒙乞
勅兵仗局成造上樣盔甲各一領腰刀一把[illegible]
重十八斤盔二斤半發與南京軍器局[illegible]
局內外官員照樣成造務將甲葉[illegible]
使之十分堅固擲地有聲方爲得法甲[illegible]
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illegible]
緻而盔要低矮不宜太高亦[illegible]

在京軍器局所造軍器各亦照[illegible]
提督內外官并工部堂上官[illegible]
御史試驗一次如有不堅[illegible]
其給事中御史仍照[illegible]
不如法者許其具
奏罪坐管工官員仍行南京工部查勘[illegible]
局所造軍器各有若干具數作急[illegible]
奏應否行取前來備用工部徑自具
奏定奪臣等職掌兵戎亦[illegible]
負俯乎甲兵堅利何[illegible]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緣係照舊成造
堅利甲兵以防邊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題奉
聖旨是着管局官員用如法成造不許虛費錢糧欽
此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爲乞
恩憐憫衰老容令休致事近該本部咨准禮部咨
爲星變事近開欽天監
奏有彗星之異中外臣民皆相傳說況[illegible]
之變尤異常即今邊方告警[illegible]
人事實切憂思是皆文武大小官員不能仰承
德意勉修職業致此變異乞
勅內外臣工勉圖修省等因備由轉行到臣除痛加
修省及時禦[illegible]安邊合行事宜節次具

奏外又准吏部咨兩京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但係
大臣中間衰疾未副人望者行令各官自陳等
因前來照得臣成化二十二年任兵部尚書未
幾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成化二十三年十一
月欽蒙
聖恩改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內
欽命臣同太監傅恭李良保國公朱永襄城伯李[illegible]
提督團營操練軍馬弘治二年二月內復蒙[illegible]
臣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復陞太子太保少
陞少保兼太子太傅切念臣本庸材荷蒙
列聖天地覆載之恩歷官五十年恭事
皇上一十三載自愧德薄才疎夙夜在公罔敢怠忽
勞心焦思寢食弗遑期效涓埃之報少酬
知遇之恩仰惟
皇上堯舜之聖禹湯之仁宜乎兩儀奠位五辰順序
夫何玄象示警坤道未寧[illegible]於邊陲盜
賊充斥於荊楚此固
上天仁愛
皇上之恩實由臣官居保傅職掌兵戎不能論道以
燮理陰陽盡心而修舉邦政致召前項災變罪

莫能逭當茲邊方多事之秋固非臣敢求退之
日但古者凡遇災變必策免大臣以回
天意臣實居大臣之列宜先罷去況臣犬馬之年七
十有五前此八上封章懇乞歸田俱未蒙
俞允今臣步履雖若強健而精神實爲內衰兼素有
脚踝痛氣之疾飲食不多近日勞心稍過輒生
暈眩須少寢片時方得蘇息臣竊思之歷官年
久賦性愚直見惡於人者衆今衰老之年才力
有限恐處分乖宜有誤
國家大事萬死何贖伏望

皇上憫臣衰老曾效犬馬微勞容臣致仕俾全餘
別選賢能以代其任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奏　十七日奉
聖旨卿累朝宿望練達兵政方隆委任正宜贊務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釐正選法事檢照我
朝所定諸司職掌吏部文選清吏司所掌有開選
官一作闕凡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爲
疾考功司勳來付案呈本部立案作闕類寫闕
本進
內除註一類選凡考功付到考滿官司勳付到起
復官及內外衙門送到降用裁減裁革別用官
員就憑來文附簿立案案呈本部審實相同比
例無差就便將緣撰本引選又開進士監生通
經秀才人材孝廉賢良方正等項俱憑來文附
簿責供年籍住址出身名色引
奏選用大意謂凡內外衙門將事故官員開闕到
部明白立案作闕然後照闕行取各衙門該選
進士監生人等并九年考滿及三考冠帶聽選
官員考驗停當分成等第一具開闕本一具選
本引
奏選用案
朝廷照闕逐項用選官印子某人至某人某官以
合原闕之數用選官印子印

朝廷

欽選也候用印子已定本部遵奉

欽定職銜照闕除授在內者就令到任在外者給憑

到任選法始終大意如此職掌開載甚明萬世

所當遵守今在京大小官員及在外方面知府

等官有闕俱據闕推舉相應官員隨即具

奏銓補惟大選在內或闕主事評事司務行人等

官在外或闕知州通判推官知縣等官或三四

百闕或五六百闕不知始自何年行取該選人

等查考停當止其選本不具闕本引

奏選用若無闕本

朝廷憑何銓選某人爲某官該若干員且選法首

開作闕益有闕則補官若選官不具闕本殊與

職掌所載選法不合臣等再三思惟實爲闕典

若不具

奏釐正誠恐因襲年久選法愈致廢弛作弊難與舉

所係非細合無今後凡遇大選先令該司官於

闕內容切查算內外各衙門開到大小員闕共

若干然後照例挨次取辦事進士聽選監生并

九年考滿該陞該降及三考給由等官吏應

試者照例考試分成等第臨選之時照依職掌

一具闕本一具選本其闕本止開總數通行達

人引

奏選用候用印子已定臣等於

午門外選官房內共同吏科都給事中遵奉

欽定職銜照依闕帖填註相應衙門其餘掛榜抄選

等項照舊施行庶選法舊規不致廢墜歷年宿

弊得以清除而將來有所持循矣緣係釐正選

法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少傅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避賢路事臣昨以年今七十有五

夏初北虜入寇大同勢甚猖獗臣因奉書遣督

調度軍馬時值盛暑勞心太過以致衰弱消化

精神衰憊委的年老不能任事乞容休致等因

具

奏節該奉

聖旨卿宿望老臣熟諳兵政委任方隆豈可引年屢

求休致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伏覩

綸音益切感激仰惟

皇上聰明英武睿知仁慈

踐阼以來任賢不貳如臣庸懦亦蒙委任俾典兵

戎且加重職此誠千載之一遇也故臣之圖

報寢食不遑妻孥莫顧誓竭報

國之忠期輔

堯舜之治以身殉

國死而後已因年踰致仕之期前此累乞休致俱

未蒙

俞允今復懇乞歸田[illegible]

勉留此皆

天地委曲覆育之恩也臣益當勉竭疲駑以圖報稱

但臣委的年老心衰非克濟事雖

聖主之恩不忍棄去而在臣之勢自不敢留若再列

班行必重招物議縱容立

朝心實愧恨亦不能展布四體以辦政務或又加

臣以負祿固

寵不知止足則臣之晚節終不能保伏望

皇上憫臣衰老察臣懇衷早放致仕以避賢路或俾

去官秩罷歸田里少延殘喘以終餘年臣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奏二十四日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重臣委付兵政累乞休退特切慰

留宜勉起供職以副眷懷毋再固辭吏部知道欽

此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八

題覆處置邊餉疏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奏

題為處置銀兩以濟邊餉事照得近年因北虜小王子人馬數萬往牧河套犯我邊陲

朝廷軫念地方重恤生靈

命將出師往彼征勦主客官馬五萬之上日費糧料草束不止千金但以陝西人民自成化二十一年大遭饑荒死亡過半加以比歲屢歉亢旱灾無收各邊糧素無積蓄

欽差總督邊儲大臣誠恐邊餉不敷設法分派腹裏

人民轉運訪得每糧一石除本色外用腳價銀二三兩草除本色外用腳價銀一錢二三分方得轉運到邊里無空戶戶無閑丁懼怕殺身逃亡者衆此外無計可施累次具

奏有欲軍民上納銀兩授以武職者有欲生員納銀許其入監者有欲僧道納銀給以度牒者有欲吏典納銀免其京考者各衙門恐傷治體多不允從戶部或開中鹽引茶課或行取皁隸銀兩東那西輳方得六十萬兩之數又於河南預備秋夏稅糧本色一十七萬石以每石用銀一二兩論之須得銀五十萬兩每兩須實穀麥十石而民何以堪今陝西一方用兵未及半年之餘本色之外用銀已該前數況遼東軍衛又防年直隸及見未見寧息而湖廣貴州見今相繼用兵近聞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有大水蟲蝗之災秋無所收春來小民缺食嗷嗷待哺必須賑濟有司倉廩空虛貯藏銀兩不多不知將何以處置耶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經制國賦論田定稅驗畝徵糧天下相同令該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

縣折糧價銀多有不一有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者有折銀一兩用價八九錢者少亦六七錢者草每束有折銀三分者有上納用銀六七分或四五分者除官錢并加倍糧數及廣西雲貴外不為常例權時之宜自弘治十四年為始每糧一石暫增銀二錢每草一束暫增銀二分則數十萬兩之銀可立而得況出自地畝分所當然比之每石折銀一兩者不及其半用價三兩者霄壤不侔既不係橫徵重斂亦不係額外濫收衆輕易舉民亦樂從候邊方寧靜照舊折納不

猶愈於前項賣官鬻爵等項事例有虧治體而
見輕四夷乎急濟邊餉計無出此伏望
皇上念邊務之方殷思軍餉之不足斷自
宸衷勅下戶部早爲查處姑賦群議必於施行凡百
官員不許阻撓臣叨任大臣職掌兵政見河套
醜虜未曾殄滅閒陝西人民供運疲困恐生意
外之虞寢食不遑日夜思惟不避怨謗而建此
生財助邊之議具乞
聖明留意邊方生靈不勝幸甚爲此具本親齎謹題
請
旨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地震非常事查得近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燕忠
奏稱據西安并長安等縣申稱弘治十四年正月
初一日申時分忽然地震有聲從東北起響向
西南而去動搖軍民房屋本日酉時分復響有
聲如前至次日寅時又響如前及據本府朝邑
縣申本年正月初一日并初二日寅時地震聲
響如雷自西南起將本縣城樓垛口并各衙門
倉監等房及縣軍民房屋震搖倒塌共五千
四百八十五間壓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名口
壓傷九十四名口壓死頭畜三百九十一頭隻
及縣東北正東東南地方安昌八里一十九處
遍地裂眼湧出水深淺不等泥流震開裂縫長
約一二丈者四五丈者湧出溢流良久方止蔡
家堡嚴伯村等四處湧出幾流成河不時動搖
自本日起至十五日尚震未息人民驚惶四散
逃避高阜去處搭菴存住等因隨據延安慶陽
二府及直隸潼關等衛各申稱所屬州縣與前
長安等縣日時地震聲勢相同其

奏該禮部抄出又訪河南河南府靈寶等縣亦各
地震如前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
常也若乃地震則尤不然於靜者不靜
於中國之地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初
日者亦未有震開而裂才出將成河者此乃非
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況朝邑縣有近華
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
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蕩
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況陝西乃關中重地
四鄰番[redacted]而延慶一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

日地震而[redacted]大占曰[redacted]入寇榆林[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駭驚愕莫知所措
除痛加修省外照得節令[redacted]小王子部落門
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
詐計敗我官軍近來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
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
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山或
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使我
兵甲以彼之馬力雖强之技巧恐終為

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憂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肯以
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變異
常是皆
天心仁愛
陛下故示此以警告之欲其早為修省而保
邊圖於億萬斯年也今海內民困財竭兵疲將備紀
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侈成風[redacted]
[redacted]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
災之日伏望

陛下祗畏天變興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惠達
諫以廣言路府庫之金帛為撫備以備緊急
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造以省浪費之繁冗
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罷養民之艱苦
禁
奏討有礙之地遵
聖祖之訓每清晨
視朝法
列聖之規日奏事二次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
合將陝西緊要邊方日期開寫奏聞請兵一撥

軍民之困存其餘力以備三邊飛輓之急仍乞
勅翰林院撰寫祭文禮部奏
請差官齎捧香帛前去陝西致祭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之神更乞
勅陝西巡撫都御史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
軍民之家每門量給銀若干兩以為賑恤埋瘗
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
安緝之方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修理城池
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內治既修則北虜不
足慮矣臣荷

國厚恩五十餘年官至保傅職掌兵戎
國家安危實同休戚視茲變異無任憂懼伏望
陛下察臣愚衷憫臣勞瘁前項所陳　俯賜施行
則臣安享厚祿不為靦顏而
陛下言聽計從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溫切之詔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欽依覽奏具見忠愛之意視朝奏事朕自加省織造
絨毼內官便取回其餘都准行該衙門知道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傳奉事切惟
國家之患莫大於天災天災之重莫先於荒旱蓋
荒旱則田無所收而民必至於缺其食食缺則
命不可保而必至於為盜盜賊蜂起而禍患所
由作矣自古君天下者莫不為憂而所以致此
者豈無自而然哉仰惟
皇上禀上聖之資居
天位之尊
大孝隆於

兩宮仁恩溥於四海聲色之不邇貨利之不殖任賢
去佞從正拒邪無一令之不臧雖古帝王亦不
過是宜其海嶽效靈而雨暘時若三辰順序而
百穀用成夫何去歲浙江溫台寧紹江南直隸
太平寧國及應天府所屬江北直隸鳳廬淮揚
滁和等府州夏秋不雨田禾無收百姓缺食逃
移流亡餓殍盈途荷蒙
皇上勅命憲臣及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并南京守
備等官大加賑濟但生齒至繁錢糧有限所活
者固多而餓死者尤衆豈期今歲鳳廬淮揚滁

和等府州并順天北直隷大名等府河南山東
二布政司所屬州縣自春至夏仍復不雨麥多
枯槁穀未播種人心徨徨亦無所望況漕運京
儲尚未過淮此大有可憂之時也凡此皆臣等
叨任大臣復竊厚祿不能燮理陰陽寅亮天地
宣布德澤以惠養黎元減省徭役以滋培邦本
所致亦由在京內外衙門官員中間或有恣肆
貪婪無所忌憚在外三司等官亦多縱惡容奸
不行禁治所以軍民受害積怨於中上干和氣
致有旱熯之災臣等又不倫貢爲建明至歷

聖慮特降
綸音不勝惶汗除
內府各衙門弊政已蒙
欽降
聖旨榜文禁約外而在外衙門積弊亦不可不釐革
弊豈有其要得其要則弊不革而自無矣其要
惟在於振紀綱嚴法度而已此時紀綱漸弛法
度少寬內外衙門弊政之多實由於此誠如
皇上斷自
宸衷俯賜施行更乞推此心以施之庶政凡百司官

員有犯者無分內外無間疎戚
假貸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illegible]
如此則紀綱振法度行貪殘[illegible]而弊政自[illegible]
宗社億萬無疆之休端在此矣臣下情
天威不勝戰慄懇悃之至緣係應
詔革弊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戒百官以修庶政
洪惟我

朝稽古建官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統
屬官以分理庶務外設都布按三司各率其[illegible]
以安養軍民上下相維體統不紊雖唐虞三代
亦不過是
國初法令嚴明官知警畏敢有犯者重則置之典
刑輕則流竄革職以故官無輕犯犯無輕貸所
以庶績咸熙而萬姓樂業未聞有所謂弊政者
矣自正統年間以後始遇災異
朝廷必降
勅切責修省咸知警畏近年以來在內官員等[illegible]

公而盡心所職者固有聽囑納賄而任情行事
者亦多或競華侈於輿馬衣服之間或誇美麗
於居室妻妾之奉上下因循職業不修法日以
弛而政日以弊在外大小官員或極力以奉承
權要或恣意以剝削軍民科罰以遂其私淫刑
以逞其暴巡按等官亦多姑息旌與廉能之奏
月無虛日參奏貪酷之官歲或一見以致困窮
無告冤抑莫伸政愈苛而民愈殘皆足以上干
天和召災致變誠非細故庶官之賢否係生民
之休戚若非官得其人弊政何由而革治道何

由而隆災變何由而弭乎伏望
皇上降勅兩京府部等衙門并巡撫巡按都布按三
司官各要正已正物爲
國爲民嚴戒所屬恪遵
國憲各修其職務令謹其操持俾弊端悉革而物
議少息上體
朝廷圖治之心下解生民倒懸之苦庶幾官得其
人政得其理和氣日臻而災沴自消矣
一公勸懲以別淑慝
臣聞唐虞之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歷代

遵行莫之或易我
朝法古爲治參酌時宜凡內外大小官員俱以三
年爲一考在內先從本衙門堂上官考覈咨送
本部定其稱否在外從本府并布按二司官考
覈各出考語三考各赴部給由定其黜陟在外
方面府州縣官再遇朝
覲之年本部憑巡撫巡按布按二司揭帖考語黜其
不職官頗知懼其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凡遇
災變科道官必指名劾
奏聞議凜然但五品以下官員名位未崇不在糾

劾之列止是五年一次本部公同各衙門堂上
官考察但年期尚遠各官雖有不職者亦或遷
轉而去以此漏網者多及至給由各該堂上官
考覈詞語又多溢美中間清與無聞物論不與
者亦不開平常不稱職等項勸懲之典又或未
公在外巡撫巡按察方面等官責任非輕近
年皆尚和同風紀欠振以致貪虐滋甚有壞事
殃民跡狀敗露爲言官所劾者往往付之查勘
所以各官肆無忌憚患失之心一生固位之謀
百出此弊政之大者也今後在內衙官果有貪

違不謹實跡昭然人所共知從本衙門堂上官
指名舉
奏以憑罷黜其在外大小官員有的為民害贓虐
顯露者許巡撫巡按官舉問如律前項內外官
員倘有知之未盡而漏舉者本部訪有的實事
情奏
請定奪庶幾勸懲以公淑慝以別政無不清而弊無
不革矣
請傳奉以節冗費
先准兵部咨為救荒弭盜以安地方事該本部

會官計議題奉
聖旨各處地方災傷重大民生困苦朕甚憫恤卿等
所言深切時弊事當行的還會議明白開具來說
欽此欽遵查議開今奉
勅旨臣等[illegible]惟人君之大柄莫先於惜名器
國家之首務莫急於節財用益名器不惜則官必
至於冗濫支費無窮而財用有不足矣君天下
者豈可輕之而不重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
功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不

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
荒未嘗告乏
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
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為之漸多十六年因遇
星變廷臣論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勳戚功陞蔭
授祿用不動外其餘及僧士部寄名放回有闕取
用內有為事妄冒并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衙
門近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半俸欽此欽遵
綸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為雖漢武輪臺之詔
亦不能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

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
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
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
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
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一年該支俸糧動至數
萬石皂隸銀不止萬餘兩況今
親藩已至三十餘府而
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

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
之洪武永樂年間且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
以內外倉廩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窘
官爵而措之無方矣且
國家貢賦有限皆小民膏脂以此有限之膏脂供
彼無功之庸輩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
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
屢奉旨上
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俱未蒙
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且古者官以待有功賞以酬

有勞有功者斯授以官有勞者斯加其賞今各
官不過由一藝小能無大功勞叨授官職妄費
錢糧無益於事是亦弊政之一端也仰惟
皇上敦行大孝善繼善述其於
先帝良法美意獨不能遵而行之乎伏望
皇上大奮
乾綱俯從羣議將額外傳陞及乞
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勅戚并
進藥有効者爲
制勅及大臣并

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與[illegible]
帶榮身暗葬俱事仍乞今後[illegible]代替乞
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illegible]所
納[illegible]塞倖門而戒奔競[illegible]而
國用少足矣
弘治十四年五月初[illegible]
奉聖旨你每再查議停當[illegible]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暫且停止奉送神像以蘇民困事查得近該
御用監太監王瑞等
奏稱欽蒙差往湖廣江西等處公幹合用黃快船
六十隻帶去官舍勇士人匠八十六員名乞要
應付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除照例應付外及詢討船之
人俱言往武當山送玄帝神像近又該司禮監
太監陳寬傳奉
聖旨朕弟汝王之國凡一應合行的事該衙門便照

例開具來說欽此除欽遵施行外近又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丘天佑
奏稱直隸池州府貴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日起
十三日止驟雨連綿山水泛漲勢約三丈渰死
男婦二百六十一名口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
百餘間臣又聞河南山東南北直隸遼東山西
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水深數尺漫倒城
垣沒渰田禾自通州直抵湖廣江河兩岸無處
不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為害尤甚各處秋
田必無所收況今陝西[illegible]勢猶猖獗未

見剿平勞及三省民不聊生而遼東[illegible]亦未
寧靜湖貴苗夷倡亂方且用兵此正天下多事
之秋也仰惟
皇上奉送
玄帝神像於武當山固是為
國為民祈福之意而神亦以好生惡物為心臣昔
巡按湖廣親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
此皆我
太宗文皇帝所造其制度規模無以復加矣
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稔邊方無事不甚勞

傷且猶不可況今天下水旱蟲蝗邊方用兵
親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
恐神亦不安福亦不降矣
欽命內臣并帶去官員匠役如此之多所過去處該
用人夫動輒數千差去官員固為安靜終是勞
傷況自京城至於通州道路泥濘人馬難行尤
為不便臣累荷
列聖莫大之恩叨官五十餘年幸蒙
皇上委任隆重職掌兵戎官居保傅責任輔弼使天
下之人竊議當此多事之秋而為此可已之舉

誠恐後世史必書之臣若不懇切為
皇上言之是孤
眷遇之恩勉留之意則臣負
國之罪將何所逃哉伏望
皇上憫念生靈察臣愚忠將前神像暫且停送候年
時豐稔邊方寧靜民困少蘇之日差官送去亦
不為晚倘納臣言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欽依卿所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去
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勅嚴加戒諭
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豫防邊患以保重地事臣切聞事貴乎圖早患
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於未亂保
皆防患於未然圖事於未萌也凡事皆然邊患
尤甚故昔周宣征伐戎之亂吉甫伐獫狁之役
莫不先事而慮內修而外攘也載諸書史昭然
可考切照甘涼地方乃古[illegible]屠左賢王之地漢
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
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益北翊胡
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

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
地方誠為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
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
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
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
正統初年因阿朶兒只伯等為患數年靖遠伯
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
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剿下既而寧夏副總兵仇[illegible]

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illegible]所[illegible]
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illegible]入[illegible]河套侵擾
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
以來此[illegible]知彼將不得入生畜蕃息復往彼處
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
所在[illegible]搶掠[illegible]不可勝
官軍失事[illegible]見先因
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illegible]知我虛
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
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illegible]以數千人把

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
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
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
處鎮守總兵等官具
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
城堡官軍所報不日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昏
賊計掣兵回還必日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
鈎拖去訖未嘗見其
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illegible]
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二十七顆而人民被虜

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迥因甘涼等處關糧
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借運數次困苦不勝
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
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論問說稱成化二十二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達賊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
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
今甘涼總兵等官
奏稱止被達賊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
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
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闕兵寡卽目天氣

炎熱遠遁窮荒罔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
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
又遭蹂躪年復一年彼賊益爲得志而甘涼之
地大有可憂思患預防不可不慮如蒙乞
勑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
擁衆犯邊有無足彀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
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難曰延緩調兵二千往來
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類回則徒勞士馬遇賊
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
計議賊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畧挫其初來之鋒

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此虜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

朝廷西顧之憂永絶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

奏期於必行仍乞

勑戶部査筭甘凉各城見在糧草若干可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闕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闕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償運千里饋糧民有饑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

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慮者無過於此故我

皇明祖訓有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緣係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弘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欽依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欽此

端肅公奏議卷之十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賑恤饑民以固邦本事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所存者仁民之心所發者恤民之政凡

遇水旱災傷百姓闕食必蠲免稅糧復加賑濟

雖豐收之年猶慮倉廩有餘去處量爲減免是

以民皆家給人足而無凍餒之憂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近年以來工役頻興科差繁重

加以北虜犯邊遠近供軍餉財匱力竭而民始有

不得其所者矣今歲夏秋大雨驟降連綿旬餘

順天并直隸保定河間真定順德永平等府直

隸淮安等府徐邳宿等州山東兗州等州曹縣

等縣河南開封等府所屬州縣田禾被水渰沒

及有蟲蝗猛風之災秋無所收民多闕食臣訪

詢前項去處闕食人民流移滿道十室九空攜

男帶女鬻賣易食啼號奔走絡繹不絕臣思當

此隆冬之時衣食無依棲之無所死於道路塡

於溝壑有傷和氣深可憐憫見在者又被有司

追徵錢糧愈加逼迫或以素乏倉糧不能賑濟

況至明年夏收尚有半年之期將何度日又闕

盜賊去冬殺死沛縣知縣今秋殺死邳州判官

民窮盜起理勢自然而徐邳之間自古姦雄之

徒多起於此恐釀成地方之患尤有大可憂者

且小民豐收之年出賦稅以供

朝廷今當闕食之際豈可不加賑恤以施

恩惠乎況前此每遇水旱災傷去處必差官賑濟今

歲大水蟲蝗之災尤甚於前時賑恤之典必須

舉行臣叨任大臣銓衡固所職掌民瘼尤所當

言伏望

皇上以邦本爲重以民饑爲憂乞

勅該部或

奏差老成大臣或選差能幹屬官分往前項被災

去處會同各該巡撫官員取勘闕食人戶見數

將所在預備倉糧驗口賑濟如無倉糧或動支

官錢或設法處置凡百從宜而行事重當

奏者具奏定奪務使見在饑民不致凍餓而死逃

移之數各要招撫復業仍通行各該巡撫官員

各行所屬凡遇別處流移饑民一體存恤賑濟

毋分彼此若有盜賊生發亦要督捕盡絕毋致

滋蔓其有見今該追拖欠稅糧馬草買辦物料

等項不急之織明白具
奏暫且停止以蘇困憊差去官員候明年夏田收
成之後方許回京庶幾民蒙賑恤之[illegible]
恩而邦本固矣謹題請
旨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題十九日奉
欽依地方災傷人民艱苦誠如卿所言該部便推能
幹堂上官二員分投前去會同各該巡撫等官存
生賑恤毋致失所本內開具未盡地方還通查來
說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爲申明
舊章以厚風化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
君臨天下惟[illegible]
其新一代之制作大洗[illegible]之陋習始著
大明令以教之於先續定
大明律以齊之於後製
大誥三編以告諭臣民復編禮儀定式等書以

頒示天下即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之意也當時名分以正教化以
明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無敢僭越真可以遠追
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之所能及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克平內難正位
宸極及至
列聖相承一遵
成憲恪守
舊章禮儀不紊法令嚴明人尚節儉不事奢靡至景
泰年間

祖宗成憲所司奉行未至風俗漸移近年以來宵小
用事恣肆奸欺販賣寶石之徒盜竊府庫銀兩
供帳服飾擬於王者飲食房屋勝於公侯以致
京城之內遞相倣尤習以成風雖嘗禁約玩法
不遵軍民之家僭用渾金織成衣服寶石鑲成
首飾倡優俱着紵絲綾羅搭攆亦用麒麟繡補
其官員相遇尊卑不分俱不迴避奴僕隷卒騎
坐驢馬亦不讓道違禮僭分無所忌憚名分踰
越風俗奢侈
舊章廢墜禮制因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任賢去邪納諫容言宵衣旰食
親決萬機圖治之心可謂切矣然圖治莫先於法
祖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是也然法
祖必先於遵
舊章而守
成憲舊章成憲莫重於
大誥三編
大明律令禮儀定式稽古定制教民榜諸書并節年
禁約條例若不通行申明使人遵守而欲風俗
之厚亦難矣如蒙乞
勅禮部將前項書內所載摘其緊要者並節年禁約
條例奏
請出榜通行申明曉諭禁約上下各循禮制用度務
存儉約但有前項奢僭之徒在京本院行令巡
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馬及錦衣衛坐城官校在
外行巡按御史按察司各緝拿問罪重加懲治
違禁衣服首飾等物入官婦人有犯罪坐家長
夫男及通行兩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知會凡在
道往來相遇之間各要緊守禮制當迴避者迴
避當讓道者讓道各守尊卑之分共敦禮義之

風仍通行浙江等布政司及應天順天二府各
將
大明律令
大誥三編教民榜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書並節年
禁約條例照依發去榜文事理各要遵守不許
故違儒學生員並社學子弟亦須熟讀講解勿
視虛文務使中外臣民皆知貴賤有章豐殺有
度等級名分不許違越車服田宅莫敢僭踰庶
禮義興而奢靡息矣緣係申明

舊章以厚風化事理未致損便許題請
旨
弘治元年　月　日具題奉
欽依是風俗奢僭甚害治道禮部便備榜嚴加禁約
犯了的着實懲治他不饒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爲陳情衰老乞
恩休致事切念臣一介寒微叨登甲第歷官中外五
十二年恭事
皇上一十五載荷蒙
聖明委任隆重眷遇稠疊誠千百載之奇逢也
恩賚同於天地勞無補於涓埃仰沐保全幸無過舉
雖隕首糜軀何足爲報但臣氣體素弱宿有痰
氣頭暈之疾茲者前後九上封章懇乞休致俱
未蒙

俞允臣感
恩罔報死而後已但臣今年已七十有七耳目益加
昏聵精神愈覺衰弱牙齒漸落手足不仁動履
艱辛出入
朝參率由勉强勞心之久輒爲暈眩委的不能任
事有妨重任伏望
皇上憫臣衰老曾效微勞放歸田里少延殘喘以終
餘年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奏
請伏候

勑旨

弘治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奏初四日奉

欽依卿以耆德舊臣方膺重任屢乞退休已有旨不

允不必固辭該部知道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因災變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查得近該

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

奏稱弘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掀

播樹木拔仆屋瓦飄飛人心驚惶勢甚可畏

天地山川社稷等壇并

孝陵

太廟共吹倒松栢等樹數千餘株及

皇城各門內府監局京城內外城門闕陛處所并

文武大小衙門墻垣屋宇亦於是日被風雨滲

零震撼損塌數多牌樓之傾倒旗竿之摧折不

知幾處加以江湖泛漲江東諸門浩如陂湖水

漫進城五尺有餘新江口等處江淮濟川等衛

戰巡馬船商民船隻多有漂沒及溺死之人詢

之父老皆以為耳目所聞見風雨之變未有甚

於此者及該

欽差守備鳳陽地方內官監太監倪文亦

奏七月初二日午時被猛風刮倒

皇陵皇城萬歲山

圜丘方丘獨山龍興寺并南山一應壇墻大小樹木

大約不下萬株軍民房屋一千五百餘間今日
奏前來該禮部奏
准合無行移兩京大小衙門各行所屬恐心修[illegible]
加修省凡天下急務得以盡言無隱等因奏[illegible]
到部除痛加修省外臣 切惟南京風變乃
祖宗根本重地
皇陵
孝陵實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

太廟乃
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
天地山川社稷等壇皆
國家重事所係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
年樹株吹倒如此之多而江水海湧損壞戰快
船隻淹死軍民人口如此之衆皆併見於中都
南京是益天怒之甚誠非常之災變也伏惟
陛下覽此災變亦必有以惕然於
聖心矣然
上天垂戒譴告之切夫豈無意者臣恩惟[illegible]

今日之急務也禮部奏奉
明詔舉工言之已詳臣 恐猶有所未及者焉竊以
國家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北虜之
猖獗一則南都之無備且北虜雖强四肢之疾
密邇
神京兵馬咸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持況戰守之備
素亦講閱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爲帝王之州而
論建都之地以此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
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始欲[illegible][illegible]汴梁隨又建都

於鳳陽終復還都於金陵雖知居於下流乃於
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并
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
屏蔽及於江西九江府設立九江衛經略南京
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喉襟建置立法至爲
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軍專備
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如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
軍分帶一半隨
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轉運以備京儲該用

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并湖廣江西[illegible]
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其沒
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
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無復操
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旣缺傳報烽火之驚
又無飛哨巡邏之船隻江賊出沒劫殺官商鹽
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脩
涉大江城池單薄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
不逞之徒哨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
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於金陵者俱有故

事言之至此實可寒心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
常慮此奏
准於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
南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彼言者
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
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擄
捕不絕湖湘軍民因饑瘠拔未復風俗人心比
之洪武永樂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者安知
無之況患生於忽禍起於微乎知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貽[illegible]之

任各管軍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為隄防坍
塌城池作急修築損壞船隻早為措備凡防姦
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
奏定奪仍乞
勅吏部推舉[illegible]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
江西按察司帶俸請
勅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一
帶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修理城池督
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理
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

不足甲仗之闕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
從計處停當徑自具
奏定奪其沿江有司官員事有當稟行者俱要稟
行不許視非統屬輒為怠玩凡事仍與守備軍
職協同計議而行不宜偏執誤事務使威武奮
揚戰守有備潛消姦宄之邪謀用為南都之保
障仍聽南京內外守備官并南京都察院巡江
都御史節制及請
勅湖廣江西鎮巡等官各將未獲盜賊督捕盡絕困
苦軍民存恤得所一體整飭軍馬撫安人民以

備不虞毋爲因循致悞地方臣叨任大臣目
國休戚關茲變異若不披瀝爲
陛下言之他日倘悞大事則臣負
國之罪將何以逭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
宸衷俯賜施行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子幸甚
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緣係陳言災異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五年八月二十日題次年十二月奉
欽依覽奏具見忠愛所言事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作養人材以備任使事切惟人君莫先於致
理致理必本於人材人材尤貴乎作養亦必須
作養於先方可任用於後得其材則政舉而天
下治非其材則政隳而天下危此必然之理而
治天下之急務也仰惟
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先開科取
士一以經術爲本最重進士之科而於京官尤
加意焉何則後日內而卿相正郎等官外而方
面府正俱於此等官員內陞用故於諸司職掌

吏部各司所載內一款凡在京官初入仕且令
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不堪者量材
調用係
祖宗舊制亦造就作養人材之一端所當遵守而不
可易者也不知何年一向廢閣不曾舉行所以
在京進士等項除授官員之後不肯用心習學
政事考究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以致識見
未充心胸未廣其於持已或有未至一遇用人
輒嘆乏材及至陞擢外任多有不謹不稱任使
三年之間經歷考察所以陞愈難而退愈速耶

今在京各部無五年以上郎中員外郎在外無三年以上布政按察使日望陞遷怠忽政務治道未隆職此之由此當今之大弊也或者謂試職之例久未舉行一旦行之人心嗟怨殊不知洪武年間法度嚴明人材老成猶除試職所以盡心職務庶績咸熙今經百三十餘年紀綱漸弛人心怠玩若不舉行前典重加作興誠恐年復一年人不知警政愈不舉所係非輕及查得南北二京各道監察御史初除者不分進士知縣推官已經任年深俱與試職一年使之習學

刑名歷練事體滿日本院考覈堪用者具

奏實授不堪用者仍調除外任所以人皆奮勵克舉厥職頗爲得人惟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行試職就與實授甚失

祖宗作養造就人材以備任用

盛意合無自本年八月大選爲始前項各衙門除授經轉陞及不該陞除方面知府官員并進士第一甲三名俱不試職外其餘主事給事中評事中書舍人博士行人初除之時俱照

御制及御史事例先令試職一年滿日聽本衙門堂上官六科聽都給事中中書舍人聽掌印官考覈如果勤能不怠老成練達堪用者明白具

奏本部再行覈實奏

請與實授若輕浮淺露怠惰厥事不堪用者改除外任所除試職官俱照帶本等牙牌實授三年後一體請給

勑命封贈父母妻室庶人材俱蒙其造就任用不至於乏人

祖宗舊制亦不至於隳廢而不舉矣臣等職掌選法

責在得人以備任使以隆治道伏乞

聖明留意俯

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緣係申明

舊制以造就人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乞
恩優容言官事照得近該南京守備郯國公等官朱
輔等會同南京守備內臣
奏據南京旗手衛指揮史顯章等呈稱南京工科
給事中徐沂倚酒恃醉於
長安右門要點官軍將軍人張保兒責打及盤出
銅鈴等情備由參
奏前來蒙將徐沂差官提解來京問理隨該給事
中徐沂

奏稱奉例點閘守禦官軍於
西長安門點下不到數多該管官員誠恐照例參
究捏呈守備官處以致參
奏乞要辯明等因事下所司未經問理覆
奏臣等看得南京守備郯國公等官朱輔等
奏據指揮史顯章等所呈前項情由則給事中徐
沂誠當有罪若據徐沂所
奏則點閘守衛官軍亦係職分當為彼此各執一
詞是非曲直未見明白其朱輔等任專守備以
皇城門禁為重既據所呈法難中止但傳聞徐沂

平昔敢意言事勉於盡職頗有中傷之疑其
情庶實臣等未敢懸度切惟
朝廷設置言官所寄最重必須保持愛護庶敢盡
其言責若於言官一有小失不待勘明即加罪
譴則各懷患失之心將必以言為諱尼有大奸
大惡誰肯為
陛下言之其於治體所損非細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未嘗輕易罪一言官所以各官感激
而思欲盡職也伏望
皇上軫念言官有益

國家恢宏
聖度少寬
天威將徐沂曲賜寬
宥以釋前疑則
皇上優容言官之量實有同於天地矣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懇悃之至謹題請
旨

弘治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徐沂待問來發落欽此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十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恤民困以固邦本事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英
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為首務蓋以生民之休戚
國家之安危繫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
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强而猶知尊周炎
漢去古未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
衰之禍而旋復舊物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
而民仰戴不忘之効也繼而隋唐趙宋其君有
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者仁政

不能久施於民而又有突厥吐番契丹西夏之
患兵戈擾攘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
仁政不能久結於民心之驗也載在史冊昭然
可攷下迨[illegible]元[illegible]荼毒生靈仁政全無
固不足言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illegible]有天下拳拳以愛民為本
懇懇以憂世為念驗田取賦十一而稅凡有買
辦免其徵納未嘗輕歛於民永為定制故民之
感恩淪於肌膚浹於骨髓得民之心實有同於
三代萬萬年之

國祚蓋已基於此矣
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十四年承平日久
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黃[illegible]
哨聚於南方[illegible]也先等侵犯乎京師自此天
下多事而民漸凋憊矣肆惟
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尤切愛民
內府各衙門供用之物俱定有中數雖光祿寺奉
上之物亦[illegible]
御批而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述
祖宗近年以來為因[illegible]邊方多故

內府成造軍火器械等項及百工技藝之人添支
酒飯所以
內府各衙門派出物料牲口數多況又該用一倍
而派三四倍者不分會有會無年年派出無有
止息該部依數分派有司照數催徵懼獲稽遲
之罪定立均徭之名有一大縣一年派銀五六
千兩者三四千兩者至小州縣亦派銀數百餘
兩而糧草驛站京班皂隸砍柴擡柴夫役收買
備用馬匹該銀不下數百萬兩不在均徭數內
俱係小民脂膏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

宗藩位多冗官太濫祿俸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
之外存收糧米所餘無幾凡百買辦俱係民供
其視
祖宗之時大有不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塗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得知臣詢之天下至京方面官
員并各該鄉官仕於京者皆以買辦頻繁均徭
出銀累民爲言大哉邦本實由于茲況今兩廣
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
及應天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民
多闕食荷蒙

皇上欽命憲臣前去巡視及
勅巡撫等官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年
所派物料不行斟酌蠲免有司懼罪嚴刑追徵
是所賑者少而所徵者多欲民之不逃亡尚可
得乎蓋自古民安則思治民困則思亂和氣則
致祥沴氣則召異此理勢之自然也今徭役既
重災傷荐臻武備衰弱倉廩空虛盜賊充斥而
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
恩典少蘇困憊誠恐闕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聚
處處蠭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事之可憂莫重於是蓋思貴預防患在早預故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
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致慮也伏望
皇上以社稷爲重以斯民爲念乞
勅戶禮兵工四部各查自嘉靖元年起至十六年止
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
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
品及兵部見追節年虧欠倒失馬匹草場等項
銀兩并成造解京軍器與夫一應物料已未完
數目備查明白從實具

奏一總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
上官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從長計議某物
料合當蠲免某物料合暫停止某物料果係急
用作何買辦凡可以節財裕民久遠良規議處
停當上請
聖裁如此庶恩惠溥施以備仁政之本民困少蘇而
免意外之虞臣叨列六卿之首忝任三孤之職
責在上輔
君德下安黎庶承固
皇圖安如磐石此心之存死而後已今聞茲民患若

不以古今治亂係民休戚懇切爲
皇上言之早爲消弭萬一貽患地方則臣負國之罪
將何所辭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緣係蘇民困以圖維太平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傳奉事准本部咨准禮部咨弘治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早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宜開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
明白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轉行到臣伏
覩
聖諭此即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之聞善言
則拜成湯從諫弗咈之意也蓋欲追古帝王克

紹
祖宗而陋漢唐宋諸君有弗爲矣天下臣民何其幸
歟臣惟自古創業之君必立一代制度以爲子
孫典則率由持守不使墮壞者國祚必保於悠
久間有不遵承致有廢弛者宗社或至於顛危誠
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掃除[illegible][illegible]羣雄身經百戰奄有天下稽古定制斟
酌損益首開學校定賦稅恤百姓開屯田修軍
政重鹽法禁贓吏設驛傳愼刑獄弭盜賊凡此

皆我
朝一代盡善盡美之大制度迄今百三十餘年
列聖相承率由罔墜世底隆平而治[illegible]
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漸凋敝迄今歲
久風俗奢靡人心怠玩上下因循惟務苟且所
以
祖宗舊章成憲奉行未至多致廢弛加以冗官太濫
宗室位多賦重役繁官貧吏弊而民愈不勝其困
矣是蓋世道之使然也若非修舉以復其舊何
以重裕而保無虞仰惟

皇上聰明英武大度寬仁總攬
乾綱勵精圖治數
召大臣咨詢化理此誠大有為之
君也其於修復
祖宗之舊制奮振一時之紀綱以臻堯舜之治夫何
難哉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臣荷
國厚恩五十餘年濫居六卿之長叨任三孤之首
銓衡人物固臣職掌寅亮天地亦臣責任軍民
利病歷嘗數陳仰荷
聖上明多見采納茲奉
敕旨廣求讜言臣有所聞若不悉心條陳實有以負
皇上知遇之恩而孤
勉留之意也故不揣鄙陋謹以
祖宗舊制所當修舉及軍民利害所當興革而有裨
治道條成十事上塵
聖覽伏乞俯賜施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汰冗員以節國用
切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至周風氣漸開人文日著然考其建官亦
不過周官所載古人立政不在官職之多惟在
得人任用是以政不紊而民不擾嗣是而後歷
秦漢隋唐以及宋元中間沿革雖有不同而官
職之增未至甚繁迨至我
朝奄有區夏地廣事殷設官雖盛在京大小衙門
官員各有額數內外相維體統不紊故當時事

不廢而民不困柰何承平日久政務日繁在京
在外添設官員十之三四然此或因錢糧賦稅
軍器河道事當專任或因地方學校馬政水利
人貴責成無非上體
朝廷下安百姓而其俸祿之給民已不堪今各處
宗室已至三十餘府而
郡王將軍儀賓不下千餘況各
王府大小官員亦該一千五百有奇軍職一至千
萬之上其祿米俸祿折色等項豈止數十百萬
無非

朝廷貢賦之常數天下小民之膏血今在上者積
食如此之衆則天下之民安得而不困且之幾
奇得近年以來倫入白丁專事奔競或假技藝
為梯階或以貨賄為蹊徑陸續傳奉乞陞大小
官幾至千員通計所食俸糧動至萬餘石折色
祿銀且及數萬兩夫以
朝廷有限之財供此庸輩無益之用
聖政為之少虧士類因之解體況今[illegible]遂與
迭見加以各處盜賊生發地方未寧若不預為
節省儲蓄萬一倉卒有事軍國之需豈能

本部已嘗二次將冗官指述者上
請定奪至今未蒙
聖斷伏望
皇上以節財為
國家之首務以冗官為時政之大弊乞將前後傳
奉乞陞人員容臣本部再行備細開具上
請斷自
宸衷或革去冠帶仍應原役或姑與職銜住支俸祿
其餘無益於事而濫支俸祿者行令開住天下
衙門添設布按二司并府州縣參政參議副使

僉事府同知通判州同知縣丞主簿等官本部
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
掌科掌道官從長計議酌量裁革庶官不冗濫
而財不妄費矣
一育人材以備任使
切惟人君莫先於圖治圖治莫先於育材育材
必資於學校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也且一代
之材自足一世之用惟在作養之何如耳蓋養
於素聞學必博心術自端以之修政而政無不
舉以之立事而事無不立自無乏材之歎

之急務又豈有重於此哉昔三代之時人無[illegible]
不學而所學者窮理正心之學所習者[illegible]
德之源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一旦以[illegible]
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所行皆此素定[illegible]
張不待閱習而後能以之涖職則不[illegible]
遇而施皆稱其任所以人材濟濟而治隆[illegible]
也及周之衰下逮漢唐雖有大賢名儒[illegible]
濟惜乎其道不得大行而治不古若也
天啓
皇明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修武之餘即興文教於
天下府州縣皆設學校[illegible]以教育人材
三年開科取士務得[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今
之士使內外任事有[illegible]
以人才輩出任用不乏至宣德年間[illegible]
廢弛正統初大臣建議於南北直隸并十三布
政司各設憲臣一員以專提調庶為有益奈何
近年以來提調官用心作興者固多[illegible]
者亦有況教官多是[illegible]
生員成材者[illegible]

知性理為何物經濟為何事[illegible]
十又因邊方多警許其納[illegible]
粟俱得入監既為監生再不務學此大壞人才
之一端況各年上銀納粟[illegible]
有數千餘名雖年少舉人歲貢監生亦[illegible]
次歷事上選之後又待十數年方得選用[illegible]少
人多取選未到精神漸衰銳氣已銷此[illegible]人
才之大弊也惟成材生員倖得入科[illegible]
即為中式既仕之後安於小成而[illegible]仕優則學
之切識見未廣經濟少充所以本部每於推舉

京堂并方面官之際常以得人為艱且今之人
才惟藉進士舉人三年之間除為守令者不過
二百餘人固可資其安養黎庶其餘俱係年老
并納粟之輩欲望赤心報
國而福澤蒼生豈可得乎蓋人才盛衰
國家之治亂安危繫焉必須申明振作方可得其
真才如蒙乞
勅該部轉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提調
學校御史副使等官各嚴督所屬府州縣學教
官各將本管廩增生員務以性理之學[illegible]其心

術之正仍通行嚴加考選果係[illegible]材可造升學
年未五十者增廣生能作經書義資質俊秀堪
為後日之用者俱存留在學教養廩膳五十以
上不能科舉增廣四十以上不通文義者宜遵
勑諭內事理量為處置使人才不至於久淹教養不
視為故事仍審訪各學生員平昔孝友著聞又
不作非為者為一等雖不善於作文而謹守禮法
者為二等造冊在官則善者知所勸不善者知
所懲而自遇日遷於善矣是亦三代教養人才
之一端也提督官仍每季於四書本經內每府

州縣各出題目務關性理四書二篇經四篇論
策各一道按季預先發去令其作文週而復始
不一二年經書題目出之追遍性理既明心術
自正如此作養十數年後人才必盛於往昔而
庶官不至於乏人矣
一恤百姓以固邦本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
為首務也蓋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所以供宗
國之用者資於彼所以祀饗
天地

宗廟者資於彼
朝廷之上宮闈之內凡百之需無一而不資於彼
為故成周以仁愛養民傳世三十而歷年八百
是知民者誠有天下者之所當重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惓惓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即免
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廩有餘之處亦甚蠲
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
顏料等項俱於糧石內免納買辦未嘗分毫重
科於民視彼成周尤為過之

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
成化年來科派不一均徭作弊水馬驛站之苑
害戶口鹽鈔之追徵加以柴薪皁隸銀兩砍柴
擡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廚料夏秋稅糧馬草
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
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殫力竭而日不聊生
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盜賊蠭起若不痛加減
省大為蘇息誠恐將來之患有不可救者矣如
蒙乞
勑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徭各照地方從長計議書

爲一定之規行令永爲遵守及將洪武年間原
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委官分巡分
守并在隸府州各委佐貳官員親詣所屬州縣
通將戶口文冊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
數多今消耗數少者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
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爲增添十分貧難下戶
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毎三十年一次造報及
應革弊良法宜從舉行以蘇民困而固邦本仍
乞
勅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

數多時値收買比之往年價値果賤將派去各
處原定價銀酌量再去減去若干行令作爲
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支收隨時收買
應用不致賒欠於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土產
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
惠仍乞
勅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舖陳工食
銀兩數目及合用廩給口糧各衙門大勝夫俱
定爲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給
地免糧或蠲丁冊合行酌節年久

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爲定例務在[illegible]
民不受害而馬舖所蘇矣乞
勅工部今後凡
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
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
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
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待後遇有出征軍士
多不開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
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一清屯田以復

舊制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定民田驗
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粒以
給軍士之食此我
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而不可廢者也故工
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營牛具犁鏵耙齒等項
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去處七分下屯三分
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
王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給田[illegible]

地一百畝者五十畝者或三二十畝者所收子
粒內除一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
粒六石上倉所以各衛所倉廒充實紅腐相因
而軍士無乏糧之虞迨我
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爲注意刱置紅牌事例至
以激勸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自
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
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
六屯田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
一二年不得關支者近因災異該廷臣會議奏

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官一員請
勅前去南北直隸浙江等布政司并兩京會同清查
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等官王勒等將清
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田頃畝及該
子粒數目
奏行戶部會官計議案呈奉臣因看得本官所
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項共四
萬一千餘頃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石中間
尚有未能清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於某年
開設某衛所係何年并自外調來一時[illegible]

又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
詳不能補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
衛所屯田清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累歲不
得關支而歸怨於
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久享厚利軍士嗟怨
人心未平若不再行查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
家終爲己業而屯田之
制終未得復將來缺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其
之所重莫先於此如蒙乞
勅該部一面查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查洪

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一面行查兩京衛
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
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通
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
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
勅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
請
勅巡按御史督令都布按三司管屯官員清查務
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
通行計算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

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一本
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
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
將來有所持循而
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上一重鹽法以備急用
切惟鹽課者
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備緊急
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
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為急若使法不

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
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
朝建制之初其於鹽法尤為嚴重行鹽各有地方
販賣不許越境務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
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
統年間鹽法漸弛
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祛除
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
或遇緊急用兵缺乏糧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
旱災荒軍民缺食之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

米藉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通關繳部就
給勘合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
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
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
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兩京往來勢要船隻
夾帶私鹽數多又況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
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不上納糧料
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
命大臣前去督理重復勞民買運所以
祖宗鹽法壞之極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

如蒙乞
勑戶部通查鹽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
處置停當上
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緩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
弊革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饑荒之民命賴
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勢要之家
權豪之人敢有乞
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
皇上斷自
宸衷必置於法庶

祖宗備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上廣備蓄以備凶荒
切惟氣數流行不能無水旱之災思患豫防不
可無豫備之備蓋有備則無患也故雖堯湯不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以其有備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州
縣悉出官錢糴穀於四鄉置倉收貯以時斂
散雖遇凶荒而民賴以安此萬世之利也歷年
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稍遇凶荒

民無所賴正統初大臣建議該戶部覆
奏遴差廉能幹濟京官請
勅分往各布政司督同司府等官通行整理修復四
倉或出庫藏官錢收買或勸殷富大戶出納以
復
祖宗備制而民實有賴焉奈自正統十四年以後虜
寇犯邊天下自此多事而四倉之糧又爲之廢
弛矣至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時
勅各該巡撫都御史督令都布按三司官將原設四

倉設法措糧三年之內務□□成化十一年
復降
勅巡撫官舉行
天語叮嚀至爲詳悉彼時各官若能仰體
聖意用心整理倉糧頗積至今二十一年河南陝
西四川大遭荒旱之災預積倉糧不能賑濟人
民死亡流移者十之四五而四倉之糧又爲之
一空矣以後雖有措置之糧多被看倉人等侵
盜抵換所有者糠粃穀稻一遇大荒勅經差遣
大臣往彼賑濟不費官帑因開上納監生吏典

所得無幾而軍民存活者少皆由所蓄不多而
賑濟不救也近日淮揚蘇湖浙江乃其明驗況
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劇大州縣人口百餘萬
極小州縣亦不下數十餘萬口若非大爲儲備
遇荒豈能賑濟坐視死亡實所不忍仁政所重
莫此爲先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洪武年間創置四倉
舊制及
列聖降勅整理修復之意從長計議作何處置創爲
久遠洪規使四倉之糧隨其州縣大小人口多

歲遇荒足穀賑濟不致失所其斂散關防具
法美意宜從徑自具奏上
請定奪庶備預有備而遇災無虞矣
一撫流移以正版籍
切惟戶口以版籍爲定人民以撫字爲先民雖
有流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
在者日見消耗而軍匠埋沒者多矣我
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雖
多逃亡遇有災荒流移他所者所司郎委佐貳
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有收去處□送

招撫帶領回還重加存恤或給與雞豚或蠲免
稅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窩藏流民者有重罪
隱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於復業而版
籍不至於有虧軍匠不致於埋沒此誠安民之
良規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賦
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禁
行招撫任彼居住就宜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
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於
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撫若不爲
明

待制若暫卑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併於見在
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
宜也乞
勅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
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查自正統元年以來
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共若干曾經招
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
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
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
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

俱繳送巡撫官處各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
官郎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逃移人
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
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
辦納糧差其餘原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
別有招撫良法宜從其
奏施行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於大
虧矣
一革大弊以蘇軍民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

貢獻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
京師福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
其遠不一二月可抵
皇都北方賦稅止供各邊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
而得遂厥生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
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
統年間以後或裝載
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飾鐵等項用船數多所過
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

所出辦銀兩催覓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
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真抵通州所用催夫等
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
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
快船隻其獘固多而
進鮮者其害為甚且進鮮乃
朝廷敬奉
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笋蓮
藕苦菜宣州梨蒸因
太祖高皇帝南京發祚之將所用故猶進奉

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產
者其味尤佳隨時
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於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
尚書之時備知
內府針工局遞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
衣服該用綃布俱於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
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染
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廩給下程一年該用銀數
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其染完南京
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

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
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京染造交割歲
以為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獘也臣思天
下之獘有大小有遠近若獘之小而近者革之
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況
裏河實南北咽喉之地我
朝廷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獘則軍
民受億萬年之利若前獘未革則軍民受億萬
年之害利害之間向背所係又況我
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為心雖

皇上篤於大孝以奉
祖宗但
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欲[illegible]
皇上將臣所言乞勅乙夜之
覽斷自
宸衷將前項
薦新如青梅筍藕宣州梨菩菜之類於中[illegible]進
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雞魚北方不產者
照舊進奉
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illegible]每年[illegible]
行移該部計算一年[illegible]若干數俱於南京該
庫交收該局每年[illegible]
奏行南京該部并南京[illegible]再行在存剩月
照數就於南京該庫[illegible]
備該南京內官內使[illegible]與應用免其運
來以省勞擾該在京內官內使所用者守備太
監選差南京老成的當內官管運前來該局交
收定爲常例不許
奏擾紛更其餘若馬楷篩鏟之類止運竹木來京
着落此間該衙門匠役編造應用仍乞

勅南京兵部今後差撥馬快船隻務照奏
准事例滿船裝載不許多撥沿途擾人庶馬快船隻
減其多差而沿河軍民免其復害之弊矣
一慎刑獄以重民命
切惟刑者所以禁暴亂防奸宄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故帝舜有欽恤之命周王有敬明之戒我
朝
列聖相承每下恤刑之
詔而又特遣刑官出外審錄皆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命也但律文創自往古其來已遠文義
深奧非用心講讀者未能深曉初任刑官者視
以爲常該官之後再不講明問囚之際亦少推
情止憑原勘情詞間有失入人死罪在外惟按
察司官出自法司頗知律意亦有忽畧而不經
心者至於推官理問斷事等官其於律文猶不
能知而問囚豈能皆得其當或有明知冤枉而
不與辨明者亦有避嫌而故入重罪者比先年
間布政司參政參議等官職專承流宣化俱不
問理刑名近年以來有該巡撫巡按官接狀批
行問理者有自受詞狀問理者出脫輕罪者因

有中間枉人至死者亦多臣每於疏後俱開多
官審錄在京重囚情可矜疑者仰蒙
聖斷發落情有未明
奏行再問者仍照原擬非故欲人之死蓋取自安
之道其他府州縣正官有等酷甚之徒逞一己
之忿怒輕人命如草芥有犯該竊盜者即時捶
死者有犯該鬬毆致死而問擬故殺者民之死
於非辜者處處有之撫巡者不之禁兩司官若
不知小民含冤無所控訴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未必不由於此也如蒙

勑三法司備載
朝廷恤刑之仁憫惜人命之意戒飭司屬務要講
明律意必至貫通曉暢凡問重囚叅錯訊鞫期
得真情彼此具服方幾擬罪送審審刑官尤宜
用心詳讞毋拘於成案勿避其嫌疑使生者無
冤而死者無憾以仰副
聖天子恤刑之意仍乞
勑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巡按官行令按察司并分
巡等官凡遇問理重囚一體用心不許輕易致
有枉仰令後布政司官不許受詞自問刑名各

撫按官亦不許批行問理[illegible]
有所爲人民有告户婚田土[illegible]
其據狀呑行本司[illegible]所問理[illegible]行府
問擬大小衙門官員[illegible]
不許[illegible]人命[illegible]
奏發[illegible]令[illegible]民[illegible]
不濫[illegible]民[illegible]矣
弘治十八年四月[illegible]
聖旨卿所言深切時[illegible]
此

端肅公奏議卷之十二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啓為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illegible]

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illegible]

奉

大行皇帝聖旨朕偶感風寒欲調理數日暫免[illegible]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連日問

安至五月初七日忽聞

聖躬升遐臣等五內分崩叫地號天不勝哀痛既而

風聞原

命醫人用藥非當之所誤也雖

九重深邃莫知其的伏思

大行皇帝平昔節膳寡慾善養天和縱感風寒豈宜

遽爾至此臣等哀恨尤深且

朝廷設置太醫院衙門訪取天下名醫授以大官

養以厚祿又設

御藥房於

內府嚴密之地尤選上等之醫日支酒飯正為調

理

聖躬之用今臣等風聞之言內外相同臣子之恨可

忍逾已伏望

殿下早示

睿斷應醫并用藥非宜有誤

聖躬官醫人等合行拿送法司追究節次所用藥餌

有無當否擬罪如律上

請發落庶上有以紓

殿下痛悼之心下可少釋軍民無窮之恨臣等不勝

哀悼之至為此會本親齎謹具啓

聞伏候

令旨

弘治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會本具啓奉月十三

日奉

旨都察院便會同多官好生打着問明白來說欽此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釐正封贈事切照我

朝諸司職掌內一欵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蓋言一人生二子俱任官當封其親若長子官五品次子官七品當從其長子五品者封贈其親是謂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其婦人一子任官當封其母而父亦任官若夫之官五品子之官七品當從其夫之官而封贈其母若子之官二品父之官四品五品當從其子之官而封贈其母是謂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此指嫡母而言一

代定

制開載甚明不知始自何年有父任尚書或侍郎都御史其次室所生子或中進士或由監生等項出身任郎中主事評事太常等寺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該封贈其生母當依母以子貴論其已之官品封贈今攙其從一高者往往將生母從其父之官不分存亡俱封贈夫人或淑人是以夫貴而封贈其妾非母以子貴受封之義也不可不爲改正切惟致治莫先於倫理倫理莫先於名分必名分正而後倫理可明前項封贈殊爲未當若不釐正誠恐因襲年久有紊

舊制而貽譏後世合無今後若父任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次室所生子或任郎中主事評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請給

誥勅該封贈生母者依母以子貴照已之官品封贈不許與行此例從其父之官封贈其母庶

得制不違人心允愜緣係釐正封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重
明詔信老臣以愼初政事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於吏科抄出吏科給事中安奎
題近該
御用監太監王瑞等
題爲急闕書篆人員事奉
聖旨這急闕書篆人員吏部便訪尋精通的七八人
來看欽此該吏部
題稱自來

內府各衙門所用雜流辦事之人俱不經由本部
選送宜從本監徑自訪求能書之人應用等因
奉
聖旨還選取來用欽此續該吏部考試得吳一中等
八名頗通楷書篆字乞要轉送
御用監收用奉
聖旨吳一中等八名幷前革退李鼎等六名都送御
用監通考優劣來說欽此又該吏部執
奏要將吳一中等八名送去
御用監收用李鼎等六名不必同送等因奉

欽依遵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說欽此欽遵備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渙頒
明詔汰黜冗員一時仕路頓淸宿弊盡革中外咸曰
此
聖天子維新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月之內
率多變更且雜流之徒廉恥素無奔競慣熟謂
傳乞固可得官濫裁革自當盡黜不若營求吏
部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今太監王
瑞等
題稱書篆闕人誤蒙

准令吏部訪尋幷選取來用又將革退李鼎等六名
通令送考雖該部執
奏再三而
陛下終未
俞允使大臣垂首喪氣謂蠹財而難行冗食依社憑
狐卒鼠祿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
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旣退復進則吏部爲徒設
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矣
詔旨者

朝廷鼓舞羣下之術朝更夕改則
詔旨爲虛文矣矧
詔旨一出布滿寰宇所以洽上下之情者在是所以
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須詔
令以繫人心然又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
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治否則視爲泛常甚
之信從不信不從政事曠廢世道日趨于壞而
不可救藥矣
陛下初嗣寶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願可徇左右姦
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

詔旨自相背戾哉昔人謂南山可移而此判不可移
陛下忍令
詔旨反一判之不若矣臣嘗檢閱冗員未嘗不爲之
愧赧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與竈下
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
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鼎等亦係招收人匠之叙
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背篆彈琴
一藝之微有之不足爲重無之不足爲輕不知
何以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遵奉

明部裁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鼎等十六名亦得
得行臣恐倖門一開後即爲例如
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關人乞要
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關
人乞要查取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方今
朝政多闕邊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
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
召一大臣訪一方而乃於此不急之務冗濫之
徒既責吏部以劾考又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

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日名正而言順
雖老臣碩輔累進不恤也雖
詔旨廢閣不行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未服不恤
也然天下之事致謹於始猶恐鮮克有終以
陛下新政之初講求之際尙爲如此其欲終之盡善
治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世道整頓紀綱遵
守
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朝野倚[illegible]
冗員二事

陛下於老臣馬文升之論亦嘗見從之不肯拒之矣
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又何人哉 臣聞執
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
門近日文升執
奏前事至於旬日
留中不出 臣仰測
淵衷欲從文升之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
之私又非太公至正之道以故展轉卒從前
旨遲遲而出耳使事事如此將來羣小肆志賄賂公
行馴致

王威不振於上政柄潛移于下矣
新政之累孰大於此況裁革冗員雖係吏部之職
掌舉正欺蔽實 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緘默
爲
陛下激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 臣言收回
成命
勅令吏部將李鼎等六名仍遵
詔旨革退爲民惟復拿送法司追究交通情弊以爲
將來之戒其吳一中等八名務照吏部所擬必

候辦事十年滿日給與冠帶再辦事五年滿日
量除鴻臚寺序班仍前辦事不必考滿陞用著
爲定例以後若有夤緣傳乞陞職者許該部及
臣等指實參
奏庶弊源永塞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
國之心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近該
御用監太監王瑞等
題稱儒士李鼎等六名革退爲民各不應役即今

成造
上用生活并
寶纛龍旗龍床等項無人書篆乞
勅吏部查照先年事例考取精通楷書篆書西番西
天等字人員量送六七人赴監辦事等因具題
奉
聖旨這急闕書篆人員吏部便訪尋精通的七八人
來看欽此本部查得李鼎等五名先因
御用監招作諸曉楷篆西番西天等字并撫琴隨
該工部參稱李鼎等既謂之舍人固非在監人

匠之屬所習字業又非該監應有匠色混同濫
收不過他日傳奉之媒奏奉
孝宗皇帝聖旨改作儒士御用監辦事甫及三年
奏要比照儒士彭勉循事例授職又該本部參稱
不應妄引事例合送法司問罪具題節該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與冠帶欽此及查得趙垚亦係傳
奉之數俱各近奉
明詔本部查奏革退為民今
御用監成造
上用生活合用楷篆等字人員宜從本監徑自訪取

應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還選取來用欽此本部訪得在京官舍等項邢
溥等五十七員名各諳曉楷篆等字考得數內
吳一中等八名頗通前項字樣及議擬各人俱
係白衣出身必候辦事十年給與冠帶又辦事
五年量除鴻臚寺序班不必考滿別項陞用等
因開坐具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說欽此欽遵覆
奏間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吏科給事中安奎
所言大意欲導

明詔以革倖進之徒杜人言以謹傳奉之漸不使李
鼎等復得進用而壞
維新之政是亦本官職分之所當為臣等亦竊思
之李鼎等不過書篆小藝其先以匠役招收後
又改作諸曉楷篆西天等字已該工部參其為
傳奉之媒續要乞授職事又該本部參其妄引
事例之罪及今夤緣進用據其前後奔競情節
比之其他一時傳奉陞官者又大有不同臣等
執
奏非與李鼎等別有讎怨固欲沮之但以

皇上新政之始中外企望之時今乃因李鼎等五六
小人撓亂使
明詔不信于下物議騰沸于
朝傳奉又開末流難禁蠹國致災實由於此關繫
治體誠非細故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合無俯從該官之議仍依臣等所言
將李鼎等不必送考照舊為民其吳一中等八
名本部送赴該監收考中者留用不中者亦從
黜退其考中之數月支俸糧及辦事除官等項
月日俱仍依臣等所擬以後若有夤緣陞職者

許本部及科道官指實糸

奏挐問如此則

皇上從諫之美可以追配

祖宗用人之善可以益隆治道冗食自减而倖門少

塞矣緣係重

明詔信老臣以慎

初政及節奉

欽依還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設并該衙門知道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正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是欽此

□□□□□